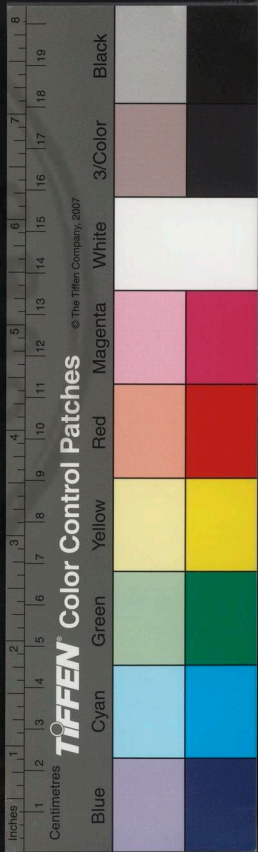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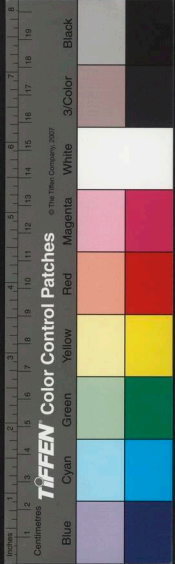


1. 962<7r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錄號	1662
類號	
紙別	
全書	而 8 冊





重錄策學集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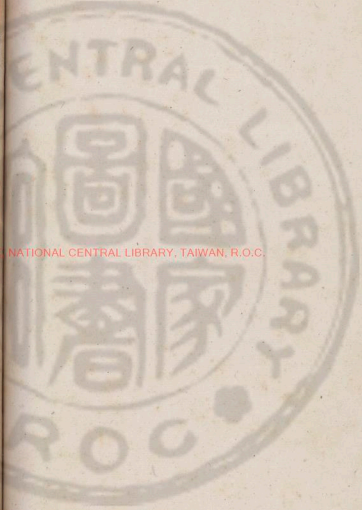
我

朝選俊三場以策正觀其博古

通今之學以適於用也使

待試者空言無據是謂虛

車何補實用將并前場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美而棄之良可惜也疇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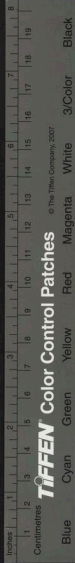
未蒙

姚江胡日門先生雋錄南宮
爲門下士暇日談及科舉
之學因請教焉

先生出是授疇曰此予應試

時之筌蹄也尔諦觀之疇
受而再拜曰

先生以禮經大魁天下入奉
大對及第抱負蘊蓄之弘固不
止此然其講學於燕間從
容乎席上真如良賈之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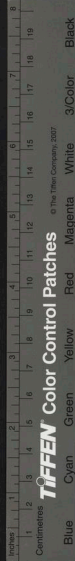


百貨珍貝無不備具隨所
叩徹大小鳴之無有涯涘
也此豈足以盡

先生之學哉敬珍藏之茲重
錄以惠後學云時

隆慶三年正月人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浙江
嚴州府事前南京刑部湖
廣清吏司郎中吳門雨泉
戈九疇頓首拜書



策學集要總目

聖製

聖治

儲貳

崇儉

任舊

君臣

納諫

宰相

守令

聖學

法祖

天人

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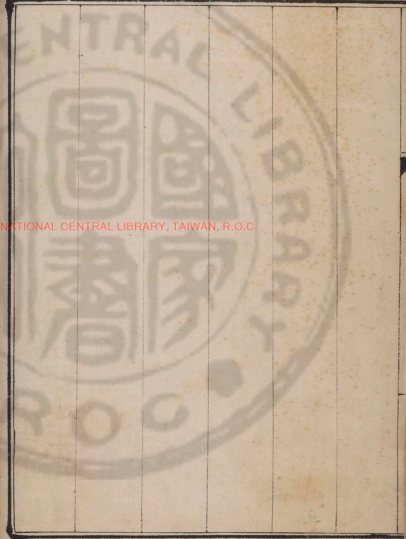
功臣

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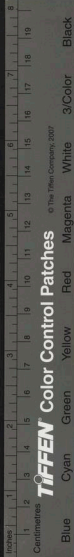
紀綱

侍從

史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屯田
道統
異端
圖書
文章
禮樂
郊社
天文
謚法
兵制

鹽法
六經
周禮
史書
性學
樂律
廟祭
曆法
任將
御爽

賞罰
寬猛
封建
官制
考課
士風
學校
田賦
理財
荒政

王霸
風俗
明堂
銓選
久任
薦舉
科目
役法
儲蓄
漕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任舊

創守

崇儉

天人

儲貳

法祖

聖治

聖學

聖製

策學集要第一卷目錄

水利

都邑

弭盜

錢鈔

治河

刑制

馬政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任舊

創守

崇儉

天人

儲貳

法祖

聖治

聖學

聖製

策學集要第一卷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利

都邑

弭盜

錢鈔

治河

刑制

馬政



功臣

君臣

文武

納諫

紀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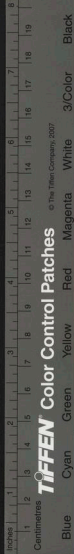
宰相

侍從

聖製表

聖人之德業成於治，聖人之精蘊見於文。夫聖道之大德，業文章盡之矣。然德業所以篤其實，而天下蒙其休澤，文章所以發其華，而萬世仰其高明。故德業以文章為益顯，文章以德業而愈光。或為於前，或為於後，聖人之出不偶，然也。粵自伏羲，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文字蓋始於此，而八卦不以文名，書契不以字顯。蓋忘於文者也。自是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其煥有之章，載賡之歌，文敷四海，文治天下，與夫渾渾之謨，倬然之章，無非經緯天地，軌範帝王，非徒為文而已。後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漢高帝大風之作，已非古人氣象，下至光武萬國之賜，已求工於一札十行之間，不過競事翰墨而已。他如漢武帝之集，史稱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唐太宗之錄，鄧世隆稱其為文賦詩，瞻麗冲邁。宋太祖之製，輔臣稱其援翰屬思，必極精妙，是皆天資雖敏，而無危微精一之功，立言雖巧，而乏正心誠意之學。本之於身，既有慚德，則徵之朝廷，達之天下，不知所以作之。君作之師，與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果安在哉。彼風雲月露，爭章句之奇，庭草燕泥，與臣下競巧者，陋矣。洪惟我

聖祖流光於前

列聖承休於後，皆有

奎章宸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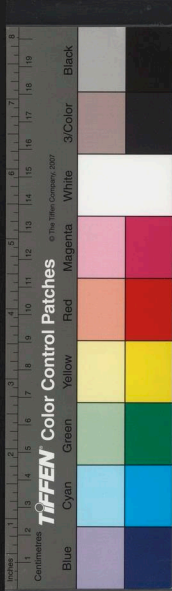
神謨聖訓，修道立教，其書與六經相為表裏，傳心繼統，其道與七代相為後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經天緯地之文，瑤編寶軸之紀，藏在秘府，非草茅可得而易窺者。姑以所得於父老者言之。方胡元之僭竊也，天地之綱常，究為裂矣。我聖祖

闢天地於既闔之後，振綱常於既沒之餘。惟其溷養於心者，有繼精一執中之傳，故其發見於文者，直以追典謨訓誥之作。當干戈擾攘，幾務紛紜之日，詞章奮發，動成巨帙。

詔誥勅諭，咸自

宸衷，其見於

御製文集畧可舉也。現夫渡江一檄，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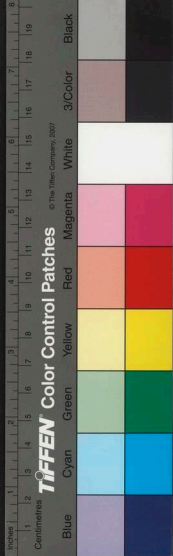


乎華夏之防登極一詔泯泯乎天地之紀免糧有詔則憫其疲於奔命而歎致之仁壽也諭外國有詔則責其貢物之豐而抑請謚之失也 大祀之文著我將之誠也祭樂之章協九德之敬也 皇陵有碑示創業之艱難也

感舊西征叙時勢之因與也 醉學士有歌即明良之氣象也 閔江樓有記見都會之適均也 七曜天体有論正曆象之誤也 克湯水早有說不忍聖應之見誣也 駁韓愈之訟夙伯敬天也 辨柳宗元之記馬退山訓臣也 設諭言好惡之公也 省頑戒善惡之混也 紀夢表符命之自也 故言近指遠律筆而成章 明燭洞見柔遠而能迎如誠意伯劉基

之所贊者意無停撓若宸翰之掃灑片時累牘為群下之驚服如起居注郭傳之所頌者豈虛譽也哉 雖然此特聖製之見於文集者如此至於訓戒臣民則有

大誥 三編布之寰宇首之以君臣同遊之盛繼之以申明五常之諭語敬天也 則有不敬之條報本之訓語忠孝也 則有諭官之詞明孝之章或彰善而瘅惡則有有司超群倚法為姦之目或厚本而抑末則有互知丁業再明遊食之禁所謂雨暘時若者思古治也 所謂家和戶寧者叙人倫也 正昏因以厚別也 行御飲以勵俗也 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猷畝之艱難罔不備述其為目二百有四無非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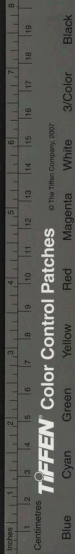
世之大訓保治之良規馭臣之正法惠民之善政也開導
子孫則有

皇明祖訓藏之盟府細繹六年更易七稿始頒賜洪武六
年維重定於二十八載慮後世之或改易首見乎

製序之文戒臣下之言變更再形諸勅禮部之諭一

書所載如持守則脩身之法也內合則齊家之法也慎國
政則治國之法也黥刺腓鼻之刑不得復用重民命也東
南諸夷限山隔海不得征伐戒黷武也大而國政國典小
而營繕供用無不曲尽其為目凡十有三以貽孫謀以昭
燕翼以示創業之艱以訓守成之慎者也聖政記則宋濂

之所撰而借漢以為喻焉如秩祭祀以嚴祀事正東宮以
定大本衆建諸王分列功臣則大分昭矣分設軍衛權歸
朝廷則軍政肅矣革冗濫以絕倖位別冠服以禁侈僭他
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樂之失嚴宮闈之
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皆煥然有條資世通訓總先
賢之格言而托諷者以評之首言君道所當為者十八事
次言臣道所不當為者十七事資富之說嚮於報應民用
之戒明矣妖妄之徒足以殺身造言之懲著矣務實而舉
常道士用也力本而脩常業農用也不作巧以違制工用
也兩平心以去詐商用也他如污倍敗家以罪僧道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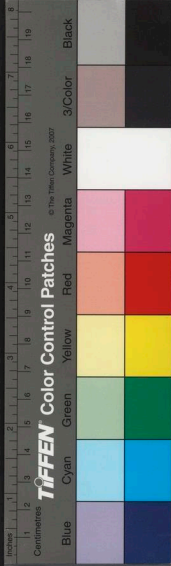
妄作以罪愚痴從師養性以勸教子善人之福民惡人之禍民皆無所不備大明集禮一書出於魯魯徐一夔輩所脩者也吉禮則十有四嘉禮則有五賓禮則有三軍禮則有三凶禮則有二以至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莫不秩有定制樂律有九自本大初以至樂清寧莫不雅有定式其敦樂而無悖禮備而不偏者乎諸司職掌一書準周禮而作者也革丞相以防專恣設六部以分專事權立都察院以執法置通政司以納言設大理寺以評獄舉百官之事括於九卿舉九卿之事歸于朝廷其所以成一代之治立百王之法者乎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皆

聖祖

之規畫者也上自朝廷下及鄉邦儀章度數小大有倫冠服品式尊卑有序宏綱大紀粲然其精密矣細微委曲秩然其詳備矣更化善治之條莫大於此大明令大明律皆

聖祖之裁定者輩前代之淫刑明先王之正法律令弛張訓誥之具載名例六曹綱目之備全令以教之於先者周大而儻切矣律以齊之於後者審慎而昭晰矣出禮入刑之訓莫要於此致齋有感命儒臣纂進敬天忠君孝親之事為精誠錄以諭臣民以便省覽發明人道之大也又命儒臣編緝歷代諸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昭鑒錄以賜

諸王以令進讀萬世維藩之義也存心



一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於災祥者皆載焉。故後之人君必六事自責如成湯遇災而惧如宣王應之以實不以文感之以誠不以言也。省躬一錄。凡漢唐宋災祥之應於臣下者皆載焉。故後之人臣必災異輒聞如魏相之于漢水旱輒奏如李沆之於宋以君之心為心以天之變為畏也。洪武正韻非病四聲音韻之拘者乎誠以東冬之類宜同而異翻根之類宜異而同去沈約之偏音所以用夙雅之舊也。元史纂脩非垂特未鑒戒者乎如分紀傳以著善惡凜乎夷夏之防列表志以見事實昭乎名分之著其筆削之謹嚴一皆春秋之旨也。御註洪範則先命儒臣書洪範於御座之右朝夕視省乃自為註誠有如劉三吾所謂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教民榜文則詔徵江南大家親訓諭於廷文恐其遺忘復奉本分賜誠有如伍偉所謂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正昔帝王教民之意者也。以宗室之賢否在善惡之勸懲於是乎永鑒錄以人子三年之喪在父母不當有異于是乎有養慈錄慮開國功臣或不知估侈之為悖德縱欲之為敗度也于是乎稽制錄以昭鑒戒慮中外臣工或不知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也于是乎世臣總錄以示勸懲現心之記探義理之本原無逸之論得聖賢之心法論語有解上契孔子之

一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於災祥者皆載焉。故後之人君必六事自責如成湯遇災而惧如宣王應之以實不以文感之以誠不以言也。省躬一錄。凡漢唐宋災祥之應於臣下者皆載焉。故後之人臣必災異輒聞如魏相之于漢水旱輒奏如李沆之於宋以君之心為心以天之變為畏也。洪武正韻非病四聲音韻之拘者乎誠以東冬之類宜同而異翻根之類宜異而同去沈約之偏音所以用夙雅之舊也。元史纂脩非垂特未鑒戒者乎如分紀傳以著善惡凜乎夷夏之防列表志以見事實昭乎名分之著其筆削之謹嚴一皆春秋之旨也。御註洪範則先命儒臣書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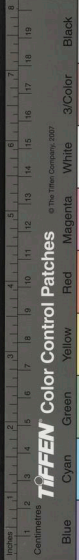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言書傳所定近糾蔡氏之失清教錄嚴釋老之辨也脩日曆欽昊天[○]之誠也監規降于太學卧碑頒于學校端風化也正條例以恤軍士為女誠以正宮闈動政教也風愆有訓道德有註彰善癉惡之錄啓忠萌賢之篇要皆所以正範而示法也本之乎聖心發之乎緒論其為道也太其為教也詳皆 聖祖制作之太有可見者矣

成祖文皇帝纘承丕圖恢弘治道乃於萬筮之暇采輯傳記得古人為善之有陰陽者百六十五人其間有居官臨政而施德敷惠者有致位宰輔而直道事君者有為將帥而不嗜殺人者有典刑獄而理人之寃者有施財帛以濟人之急者有拾遺忘之物而不苟取者有誠切於仁民者有存心於愛物者有生為英傑沒為神明者有陰德感通神明默相者是言人而徵諸天也又嘗歷求古今之孝行可述者二百七十人其間有帝王之孝有公卿之孝有士庶人之孝有婦人女子之孝有孝之動天地者有孝之感鬼神者有孝之化盜賊者有孝之格人心者有孝之孚草木禽獸者是言天而推之人也作聖學心法一書以貽子孫其為道有四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父子二道惟有綱焉君臣二道則有目焉胡廣所謂帝王道德備載此書者是也作文華室鑑以授太子取儲君昭鑒錄稍充廣之蓋以



太祖聖謨太訓之傳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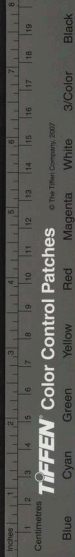
聖諭所謂修己治人之要且於此書者是也。又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凡有發明經義者則取之而為大全。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議論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治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二書之作變士習而淑人心。維往聖而開求學明道賢之道。合天人_之理表章之功於茲為烈矣。

宣宗皇帝作五倫書以明人道言所以詔世則詳嘉言於前行所以導民則述善行於後君道二十有二始於聖德終於教育臣道三十始於輔德終於恬退周公伯奇父子之至也。夔缺共姜夫婦之正也。虞舜夷齊兄弟之極也。管仲鮑叔朋友之賢也。

祖宗之鴻休盛烈具載於中群臣之功業行誼亦所必錄。垂世立教之大典孰有尚於此乎。作歷代臣鑒以勵人臣。始於春秋之鄭子產終於元世之帖木兒二千餘年忠良奸佞君子小人彰々昭著自蕭何以至於文天祥為善不同同歸於忠義者矣。斯為可法者矣。自田蚡而止於賈似道為惡不同同歸於奸佞也。斯為可戒者矣。勸善懲惡之典孰有過於此乎。製為

帝訓以示

神裔洋洋乎精一執中之格言為目凡二



十有五首之以君德終之以葉餌萬世為君者之著聲也
製為官箴以示百工鑿乎吁咈疇咨之至訓為目凡三
十有五首之以督府終之以儒柰萬世為臣者之準繩也
英宗膺皇帝作大明一統志是書也
太祖高皇帝於即位之二年命儒臣魏俊民等六人編類
地里形勢謂之大明志然天下甫定未大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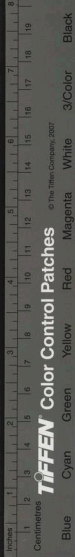
成祖文皇帝於永樂十一年遣使採訪開局纂脩期成先
志焉然龍馭上賓未就緒也及

英宗膺皇帝繼

祖宗之業而成之自京師而及方岳稽列宿而定分野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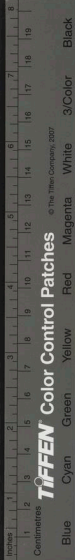
沿革而次山川先人物而後名宦土地之等人民之數山
川之名物產之宜莫善於禹貢而凡九州之所有者無不
載莫詳於周禮而凡大司徒之所有者無不具漢志書郡
邑土產之未收而貢賦之或遺今則郡邑土產之兼收唐
宋書貢賦而山川之不錄今則土產山川之畢載自有地
志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也故 製序詳于開創之
艱難懇于保守之不易其致謹于垂訓之切乎

憲宗純皇帝脩續通鑑綱目蓋取宋元二代之史加筆削
裁定之義書歲時月而天地運行之序周詳善惡褒貶而
聖人憂世之志見義例精嚴綱紀大定貴華夏而賤夷狄



辯疑似而正綱常立萬世之防維春秋之旨者也有文章
大訓蓋念繼体守成之甚重集古今至論而為書其目有
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以賜太子昭謀之善也
有歷代君鑑蓋備載帝王行事之實詳考古今治亂之迹
尽君道而可為後世之法失君道而足為來世之戒歎君
鑑古勅幾之道也其示教之深意有如此者大明會典一
書我 孝宗 教皇帝命儒臣纂集以進

武宗 教皇帝命大李士李東陽等重加校正者也遠有所
取自洪武戊申之歲近有所稽迨弘治壬戌之秋主之以
諸司職掌類之以頒降群書附之以歷年事例其凡一百
有七其卷百有八十一代之制萬世不刊矣然而因革損
益有不尽同於職掌者蓋因初親王嘗領宗人府矣今特
用勳戚大臣一人而已官固不備也事多歸重於郎中裁
禁門待詔之員職惟兼統乎翰苑詹事之設舊固無有也
今則設詹事少詹事府丞等官宮僚也科道之官舊嘗類選也
今必試其才與貌而後授之職重臺諫也條例之頒以濟
律之所不及五典之制以發誥之所未發增文廟之樂舞
籩豆以崇德而報功黜真人之與燕位次以閑邪而衛正
其他如儀禮司之改為鴻臚寺回七監之附于欽天監五
軍罷斷事之司六部增主事之額損之益之與特宜之而



非有戾於祖宗之意也。是故揭之以官職制度。而大網奉焉。麗之以名教儀文。而萬目張焉。經制之典。何其詳且盡歟。津我

皇上起而繼成之。堯典作于虞。史武烈承乎謨。文一代之制作。煥然備矣。明倫大典一書。分年紀事。備詳衆言之得失。考求故實。務協輿論之允當。念罔極之恩深。斥夫濶安懿王之擬。去本生之稱。大明乎繼嗣。繼續之說。所以扶萬世之綱常。極一人之至孝也。敬一有箴。傳聖賢之心。孝。五箴有註。闡程范之微言。廟祀有詩。著尊祖敬宗之心。除夕有作。寓省過進善之意。含春有集。則孝親見手澤于羹牆。幽風有記。則重農發心。吉於製作。精誠時見於欽天之頌。憂勤頌露於薰風之詞。表尚書之三要。疏遺治之五事。製冠服而有圖說之頒。遇災異而下罪已之詔。平臺之咏春遊之倡。君臣同遊之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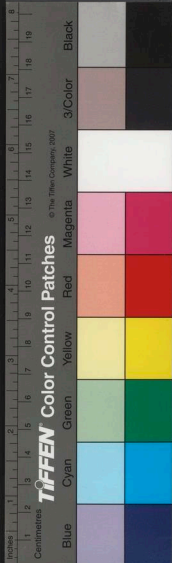
祖德詩之作。輿圖詩之和。揚功紀業之美也。至於復

南郊北郊之舊。而朝日夕月之禮並崇。改太社太稷之配。而帝社帝稷之壇始建。重建

九廟以獨尊

聖祖。大享明堂以專奉

獻皇。重先聖先王之祀。嚴天神地祇之享。皇史景神之偕



作 慈慶 慈寧之肇 丹戩土像而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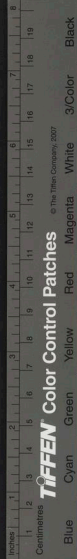
先師之禮 焚佛骨而斥異端之教 道合百聖 德超千古 製作之太誠 有不可殫述者矣 嗚呼 聖人之道 德與造化而同 其妙 聖人之製作 與造化而同 其工 方其蘊而為道也 如天地元氣之斂 而不能窺其秘 及其發而為文也 如天地元氣之散 而不能掩其光 故日星之煥爛 雲漢之昭回 天之文也 即其高明者之形 見乎草木之敷茂 山川之流峙 地之文也 即其博厚者之發露 乎至理動於天 機精思溢於膚藻 昭揭天地 扶持綱常 聖人之文也 即其淵深者之洋溢乎 愚也 溷濡於茂澤 久矣 蓋摹天地而難乎為容

飲江河而止于知足者也 若夫心

列聖之心 弘

列聖之道 崇日新之盛德 致太平之大業 德業文章 同流天地 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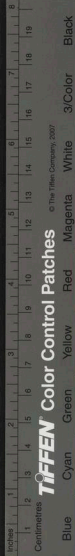
聖天子在 愚何幸 躬逢其盛



帝王之治道本乎心，帝王之心法存乎孝，心也者所以揆
事宰物以出乎治者也。學也者所以明理通變以養其心者也。致
治而不本於心，則無以致雍熙之盛。正心而不本於孝，則
無以望精一之傳。自古帝王所以能成天下之治者，豈有
外於心孝乎？華陽范氏曰：人君之孝與不孝，其所係豈小
哉！天命之所去留，人心之所向背，君子小人之所進退，夷
狄中國之盛衰，皆於是乎判焉。又况人主之一心甚微，而
人欲之交攻甚衆，自夫刑名功利之孝與，而其心擾矣。自
夫黃老清淨之孝與，而其心惑矣。自夫神仙佛老之孝與，

聖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其心荒矣。間有知用心於李者，則又破碎於章句牽制於文義，何益於心，而何補於治哉？蓋嘗考之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李之源，開於此矣。三代之君，若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之緝熙敬共，武王之敬怠義欲之戒，啓之敬承，太甲之克終允德，高宗之遜志時敏，成王之宥密緝熙，蓋皆有於精一之傳者。故當其時，時雍風動之化，允殖永清之休，有以獨盛乎千古而數賢之守成業而致治者，亦足以紹烈於一時，卓乎不可及已。三代而下，其間英君詎辟如漢武帝之表章六經，似知李矣，而內懷多慾之心，尤

武之受經尚書，似知李矣，而不免人倫之薄。唐太宗銳情經術，似知李矣，然閨門慚德，十漸不終，何有純一之誠。宋太祖開門喻心，似知李矣，然得國不正，授受不明，不免內省之疚。心李邈乎，其未聞無怪其治之不久也。夫人君身雖處乎九重之尊，而心則當乎衆欲之攻，声色貨利乘間而竊發，便嬖使令伺便而投術，暗長於幾微，而英明或失於辨察，憑陵於昏惰，則剛武或失決斷，雖以賢聖之君處之，而一或不檢，未有不溺於晏安，徇於外誘者。而况其他乎？漢唐宋之為君者，平居暇日，原無操持涵養之力，特以一念之良心，生於夜氣，一時之善言觸乎天機，遂不覺



仰愧俯慚而假之以為進修之具豈可得哉卒之無根之善不可襲取有種之歆又難以頓拔隄防乍設而橫流暫止習狎既久而故態悉見亦無恠其然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聖神本天縱之能心孝得不傳之秘現其泰覽尚書會選揭書大孝衍義孟子七篇則以問許存仁於白虎殿洪範九疇則以語劉三吾揭於

御坐親為之疏論侍郎魯魯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治者有堯舜之德不可得也問孝士宋濂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如魚之在井雖未免於跳躑終不能度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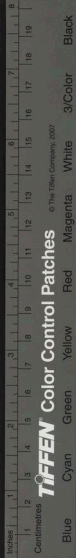
範圍而又存心者躬有錄覘心亭有記問心有擬道衡有說是即所謂精一執中制事制心緝熙敬義接諸二帝三皇誠千聖一心萬古一道矣

成祖文皇帝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若心能靜虛事未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無非心孝之妙也肆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繼溥將之緒益隆

聖祖之心孝遠接帝王之道統行之為大典而彞倫以正明之為大訓而心孝以昭然於萬機之暇

親製敬一箴及五箴註則以昭揭宇內數責人心有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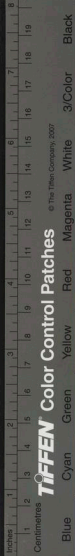
以教一之義言之。夫教所以存其心而不忽也。夫一所以
純乎理而不雜也。而又以嚴

郊廟以慎閒居。以乎言行。以貫終始。是皆素豫乎內求。利
乎外者也。即精一執中之傳也。以五箴之義言之。夫心所
以統視聽言動者也。慎其為物慾所攻取也。於是乎以現
邪正。以辨忠諛。以謹号令。以戒妄動。是皆素豫乎外致。養
乎內者也。然又不以帝王之聖自居。而於顏曾之季有取。
御製十六字之箴曰。卓爾先養一貫之唯。希聖君子勗哉。
無偽語。潔義精與大舜。人心道心十六字之言。相上下矣。
大哉

王言。豈非上接群聖不傳之統。而默契

聖祖垂訓之要哉。蓋韋論之性之所主。常切於理。而難於
存養。是即所謂道心之情之所向。多溺於欲。而易於縱逸。是
即所謂人心。然非於道心之所在。而時培植之。則無以察
其惟微之機。於人心所發。而當克制之。則無以識其惟危
之漸。故聖賢之德。雖得於天性。而日新之孝。實本於修為。
所造愈高。而戒謹之心。益於毫釐所得愈深。而幾微之警。
益嚴於動靜。蓋自有不容已者。我

皇上經筵日講。不問於寒暑。有因言啟沃之幾。朝御章疏。
不倦朝夕。有以言贊襄之益。孝一於道。一於心。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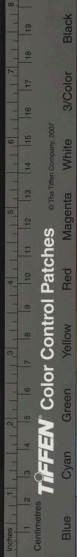


敬真德秀所謂惟孝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
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者兼奉而無憾矣然啓沃有講章
而事閔乘輿則禁忌而不敢上聞書史有疏解而道涉時
政則避諱而不敢旁及得夫有所擇而未廣者乎殿閣大
臣非宣召不得以請對臺諫章牘雖機密不得以面陳得
無有所拘而未盡乎我 祖宗或御齋室則宋濂侍或
御東閣則章溢陶安侍或御萬歲山則胡廣金幼孜諸臣
侍今願卿佐以時便見則情義通而忠信自著講官分班
直宿則顧問備而緩急有人科道得以面奏則志意達而
是非易明而又如

聖訓所謂人之一心甚為難持朕養此心與身如兩敵時
防閑尚為未能以是而省心則心不放矣如

寶訓所謂朕有女昵近習汝群臣務尺言以匡不逮以是
而清心則心不蔽矣如日曆所謂敬其保命之本一或不
敬天命其將他適以是而戒心則心不肆矣雖然先聖贊
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法天之剛健也一有是
事則非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之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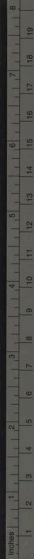
皇上以鼎盛之年時敏之孝誠能懷望道未見之心體乾
健不息之意慎密以防其疏緝熙以維其間始終如一時
乃日新則德盛而業益廣久安長治之休端在此矣



聖王之經天下有法而其化天下也有道法以維持於外而施諸紀綱制度之繁萬目之謂也道以根柢於內而由於經常倫理之正大經之謂也綱無不正則內聖之德可及目無不奉則外王之業可太此古之帝王所以作之於前而我

聖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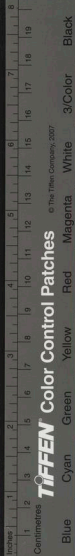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九族以睦重華協帝濬哲文明而五典克從人知堯舜人
倫之至也然而治曆象以授時同律度以協紀故當其時
庶績咸熙而四方風動万目之奉為何如也惟王尽制惟
至尽倫后有作者弗可及矣降是以后如漢之大綱正而
万目弛然分羹無父子之親夷族無君臣之義溺愛無妻
妾之別固矣非圣人之倫矣孰曰大綱正哉唐之万目奔
而大綱隳然田疇之制未脩學校之教未成禮樂之具未
及固以非王者之制矣孰曰万目奔哉宋雖家法遠過漢
唐而君子小人每有雜置之嘆五事超越古今而制度文
為多襲五季之舊况陳橋之變德昭之死大綱不能以無

愧万目不能以無弊豈所謂尽倫尽制者乎蓋其歎於內
聖之德故無道以經綸天下之大經昧於外王之業故無
法以成天下之善治也仰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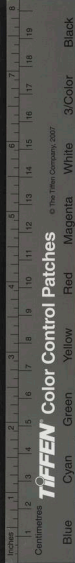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以天授神聖之資復帝王中國之統取天下
於腥羶之餘復網常於淪歎之後規畫詳明足以建諸天
地而不悖典則精密足以質諸鬼神而無疑其所以具內
聖之德外王之業而尽倫尽制者請奉其大者言之礼文
咸秩而祀事以嚴儲宮早建而大本以定衆建諸王列封
功臣何大分之昭也禁兄弟之婚定父母之服何網常之
正也戒武彘之失則宮闈不預朝政懲許史之過則戚畹



不干國典杜巫蠱之釁則春宮不設專官鑒淮齊之禍則藩封不攝民事而又錄孝慈以示後也修汝誠以肅內也註九疇以示訓也述八事以貽謀也申明五常之說敦典庸禮之道也君臣同遊之言都俞吁咈之意也傳曰察於人倫

聖祖有焉其大綱之正視堯舜而無異矣專號未上而宗社先建予以重邦國之禮儀戎務方殷而庠序則設予以謹郡縣之風化南郊之祀每歲一行紀元之法一定不易嶽鎮海瀆而去其封號帝王功臣而立廟以祭延鴻儒置之帷幄而講論日資求遺書藏之秘府而現覽不倦圖宮

室而施繪畫者則去之示朴素之當崇獻鞍轡而飾金玉者則却之見奢侈之當戒去中書省而屬之六部則政本有所歸去樞密院而隸之五府則兵柄有所統取周之八法而內有勅諭以勵九卿取唐之六典而外有勅令以布諸省絕倖位則增減漢唐參以宋典布列中外者官各有定制而泛濫為之尺章肅軍政則自京師達于諸郡率為置衛其權一出於朝廷而將帥不得私正樂禮則修大明集禮之書製宴享九奏之典重教養則歲事有種桑之法疑寒有給益之惠孝校惟教以經術科奉不雜以詞賦優前代之才勵忠節之訓正風化也均財用以紓民力公



賞罰示勸懲昭恩威也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實效之覈人材之育而責成有道自適用矣嚴禁令之申刻積歲之弊則凌壺之鑿塞矣毀鏤金之床碎水晶之漏則嗜慾之戒明矣語其慎固邊圉則嚴陝西甲冑之修飭河南城隍之險固語其控制夷狄則責安南貢物之豐抑高麗請謚之失暹羅入貢則有襲衣之頒苗人未庭則有三衛之勞而又啓忠萌賢之篇昭其度也存心有省躬之錄正其範也卧碑監規之條端其則也資世教民之訓溥其化也宮殿新成而疏大李衍義之言重先務也延訪儒臣而嘉唐仲實之論聞言路也傳曰王天下有

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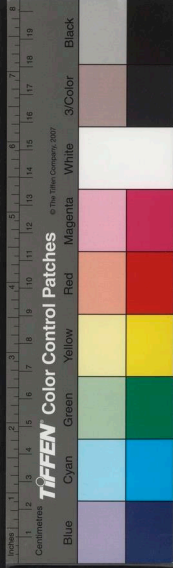
聖祖有焉其万目之奔與堯舜而同歸矣夫正大綱以体道則能崇內聖之功奉万目以用法則能廣外王之業此聖之所以立人極而陋漢唐宋於不居也列聖相承守而弗失

成祖文皇帝則戡定禍亂知人善使者也

仁宗昭皇帝則勵精政事推誠任人者也

宣宗章皇帝則輯寧邦家重熙累洽者也

英宗睿皇帝則剛明獨斷奮發有為者也寬裕溫柔神武不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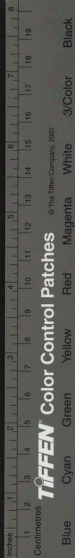
憲宗純皇帝之所以治天下也。仁孝純篤誠敬格天則
孝宗敬皇帝之所以治天下也。英邁肅厲昭德顯功則
武宗毅皇帝之所以治天下也。

皇上以膺聖之資。紹帝王之統。日新聖德。日勤聖政。表尚
書之三要。疏遺詔之五事。所謂善維善述而尽君師之道
矣。然愚尚有一言以獻帝王之治本於孝。帝王之孝本於
心。創業非此。則智慮疏而不足以尽天下之變。故其於政
也。必將有偏而不奉之弊。守成非此。則心志逸而不足以
明人君之鑒戒。其於政也。必將有弛而不振之憂。惟務孝
正心。存於中者。必精於天德。而不雜以智術之末。發于治
者。必粹於王道。而不奪以功利之私。帝之所以帝王之所
以王。皆是道也。愚嘗觀

聖祖之諭輔臣曰。心為一身主。帥常自點檢。此心與身有
如兩敵。又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信已能。若防閑此身。
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噫。斯心也。斯孝也。即帝王之心。孝也。
蘊而為天德。純乎其不已也。行而為王道。粹乎其不雜也。
大綱之正。萬目之奉。由此出矣。今日式遵之道。豈在外求。
哉。保治者法也。守法者心也。正心者孝也。亦惟心。

聖祖之心。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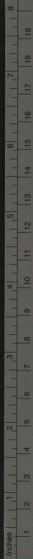
聖祖之孝。而後可。



聖人之治天下有傳心之要法在乎善繼之而已矣有致
治之成法在乎善守之而已矣蓋心法百王之所同不可
易也惟善繼而后心孝昭心孝昭斯貽謀之弗墜矣治法
一代之所守不可變也惟善守而後治道脩治道脩斯垂
範之不窮矣夫是之謂內聖之德外王之業而善法祖者
不以其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其得之也甚難則其為之
也不易其慮之也甚周則其處之也不苟故有心法以為
天德之本有治法以為王道施維世而有天下者其所御
之上字祖宗之勤勞者也所統之人心祖宗之培養者也

法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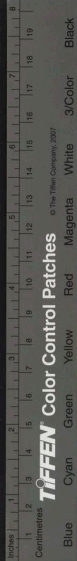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所承之天命祖宗之昭格者也。可不以法祖為事而於祖
宗之心法治法加之意乎。昔伊尹之告太甲曰。王懋乃德
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傳說告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周公之告成王曰。儀刑文王。万邦作孚。語法祖也。若
啓能敬承繼禹之道。太甲率乃祖之攸行。武王之繼述。成
王之殫心。所以維持一代之治。以致享國之久者。蓋心法
治法兼奉而無遺矣。彼夏之紀綱壞於太康之手。周之法
度蕩於厲王之世。蓋既失其心法。復廢其治法。不孝孰甚
焉。自是而后。若漢之高帝。唐之太宗。宋之藝祖。雖其心法
治法不及三代。遠甚。而亦一代創業之君也。如孝文之加
以恭儉。孝景之恪遵洪業。殆善於敬承者矣。真宗之寬仁
慈愛。仁宗之恭儉。仁恕。殆善於率循者乎。他若述孝文政
事。讀唐太宗政要。是徒法於一時。而不得其心法。謂之法
祖。未可也。至於漢之武宣。唐之玄德。宋之神宗。則心法治
法兩得之矣。歷觀前代之君。法祖則治。不法祖則亂。往事
昭然。勸戒具矣。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稟聖神文武之資。正天地夷夏之統。既獨得
千古聖王授受之法。又遠為子孫万世靈長之計。以今日
心法言之。置齋戒銅人而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檢
點。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當檢點此身。與心如



兩敵然造現心亭而謂宋濂曰人心虛靈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與曾魯論堯舜授受則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聞朱善讀堯沒心箴則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桂彥良正字侍講

東宮以二帝三王心法為本則以帝者師稱之宋濂致仕獻書

皇太子以二帝三王心法為言則召令賜書以文綺卷之是深契堯舜禹精一執中之旨也易曰以此齋戒以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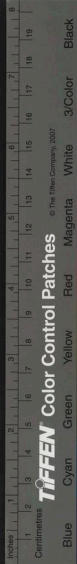
德也其

聖祖心法之謂乎以治法言之始親著

祖訓錄以頒賜東宮諸王其目十有三及重定

皇明祖訓以頒示内外文武諸司慮後世之改易始見于御製序之文戒臣下之言變更再形跡

勅吏部之諭既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又曰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承受天之眷顧可謂事制曲防矣而又修女誠以示內也著職掌以示外也教訓諸王則有昭監一錄訓誠臣民則有大誥三篇禮儀有定式軍政有定



例律令有定條賦後有定額是即夏商周之典則謨列以啓後人者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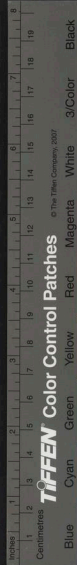
聖祖治法之謂乎心法治法之所在固万世法祖者所宜善繼而善守者矣不特此也修德省愆清心寡慾推隆孔子之教化深斥道士之方書因天時之久旱而減膳免租此其事天之敬也念創業之艱難而終夜不寢此其臨政之勤也其見於正心者如此令獨密於宮闈法常嚴於內外宮中隙地而使種蔬崇節儉也水晶宮漏而即命擊碎戒侈靡也立孝校以教生徒敦彝倫之訓也頒經書而令講讀明聖賢之道也為孝子而屈法令行人以釋寃恤刑

之仁昭矣嘉唐仲實之言納許好問之諫言路之開廣矣其形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如此何莫非

聖子神孫當取法者哉

列聖繼作鑿成憲以無愆重熙累洽之治有由然也肆我皇上以膺聖之資善繼述之道敬一有箴而大本大原昭晰無間有箴有註而微言奧義闡明無遺列置李宮身建皇極是于

聖祖心法之傳益有光矣然又制札作樂修奉廢墜遇災修省而敬天之道得矣後宮無盛色之譏宦寺供掃除之後立祈穀先蚕之壇建豳風無逸之亭殿是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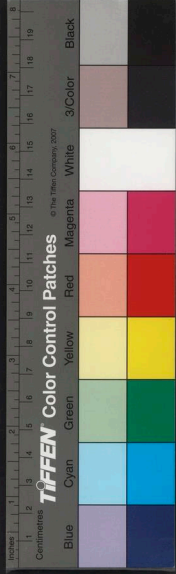
聖祖治法之垂益盡善矣。心法以立其本，治法以達其權。法祖之道，孰有大於此哉！然齊曝之心，不但已也。人君之圖治，不難於謹始而難於保終，不難於審幾而難於持守。必法祖之心，始終如一，則盛德益崇而大業益隆矣。然持守之要，不外於一敬焉。蓋敬者此心之主，保命之本也。主敬以為要。

皇上之心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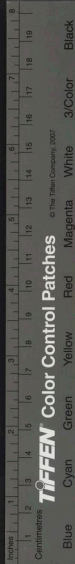
聖祖之心法也。心法既同，則治法自合。所異者時也。所同者道也。率循者非安於廢弛，修復者非病於紛更。斯為法祖之善矣。伏願

崇聖教以養其心，托賢輔以資其善。則大本已端，大機已審。夫是之謂內聖之德，外王之業。

聖祖之所望於萬世者在是也。愚何幸躬逢其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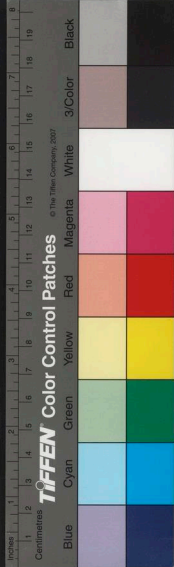


大相遼也。而可不為之圖哉。先世之訓。吾不得而稽矣。讀虞書。嘗得教胥子之法焉。后夔典樂。以教胥子。蓋入人之深。莫隆於樂。是先王教諭之方也。讀商書。得官刑之訓焉。夙愆是戒。以貽子孫。蓋輔導之責。貴得其人。是先王左右之選也。治及成周。而官官之制。尤詳。是故教以三德。六容。明與三物。異教也。教以樂德。樂語。樂舞。明與九德。同設也。榘伯禽以世子之法。以予譬而喻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是教諭而德成也。明之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使入孝以齒也。有保氏。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傳其德義。而內外之交。養矣。圖無逸。以習其智。歌豳風。以異其心。而教訓之煩。懇矣。故詩曰。貽厥子孫。以燕翼子。周之法。可謂至矣。三代而下。語通達國體者。莫如賈誼。其論世子有曰。天下之命。懸於世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意於重太本。永大統者。舍二者。何以哉。今以詁言考之。古者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聲音必禮樂。滋味必正味。言未生而胎教。養也。君奔之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已有始生之教。入太孝。承師問道。進退而端於太傅。已有少長之教。司過有史。徹膳有宰。進善有旌。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已有成人之道。三公三少。道充弼承。而太公周召。史佚者。實為之。其下亦必得天下之端士。孝弟傳聞有道術者。



為之輔翼。共明仁孝禮儀。以導習之。太子迺日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志長。化與心成。不求而聖賢入也。自古語太子者。莫詳於此。而惜其見疎於治安之朝也。胡仁仲所謂養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以不可以不仁者。不亦有見於此哉。后世英君。誼辟望之。未必仁。養之未必慎。是故以法制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而景帝之刻成矣。開傳望通賓客。則處之非其地。而巫蠱之禍作矣。帝範作於唐太宗。而無修身正家之孝。若玄宗。宗孝經之難。仁孝之詩。父子君臣之義。显矣。而身亦不正。椒風扇殃。以危宗廟者也。戒子篇作於宋太宗。而昧經術道德之訓。若真宗元良之述。承華要畧之修。繼体治民之論。廣矣。而資善之堂。作書有能於孝。何切也。至其輔導之人。則六傳之設。賓客等官之設。左右春坊之設。不過具員於寮屬。無以妨其戲娯。婢御奇袤。雜進之害。備禮於講讀。無以法其隆師。取友尊德。樂義之誠。亦何以望太子之善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建大本。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矣。又著祖訓錄。儲君昭鑒錄。以賜皇太子。而其為書。或綉繹六年。始克成編。或未經傳格。言以示訓。誠天下之至文也。東宮官屬皆兼而不設。聖慮淵默。見於詹同。李善長之諭。至語太子。固慍。於正



心修德以保宗社以福天下生靈望之

成祖文皇帝嗣位之後命翰林諸臣奉老成正大儒者得侍郎儀智以傳

皇太孫矣又韓

文章鑑室

聖孝心法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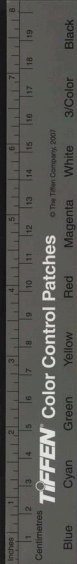
皇太子而其為書或充廣昭鑒之義而深懲秦晉之非或推極帝王之道而重陋刑名之教聖者之謨訓也保傳之官深加戒飭問孝之勉見於楊榮胡廣之言欲其輔養太子推廣仁義道德之原開陳修身建極之孝以涵養而恢

弘之然非惟以言為訓也

太祖之禱早於園丘也使太子素服饁飯而習為田畝之事成祖之車駕北巡也使太子遍閱農器而授以艱難之狀此繼志述事即豳風無逸之意而得夫身教之實者難我皇上仁孝之德格于皇天太和之氣洋溢宇宙

聖胤篤生繼明重潤迎者冊立早建慎選官寮誠足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而繫其心矣乃若緝熙敬止聖孝日新廣藻性成綏猷建極敬一之箴獨遜心孝之源星夜一勅曲盡時幾之義今日教

太子之術奚必求之遠哉養之慎望之仁祖宗良法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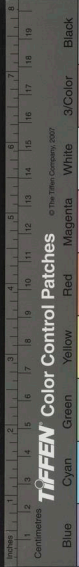
追三代而上之矣。率而行之。雖萬世可也。然今日欲過計而豫圖之者。豈無其道乎。蓋教諭之早也。所望在朝廷左右之慎選也。其難在師傅。望之在

朝廷者何也。夫人苟禮義無見。則智慮日昏。戲謔無度。則驕矜成習。故冒子之教。慮夫虐傲。童蒙之吉。存乎巽順。陳善而閉邪。所以謹始也。爰以威克。則義方斯著。誨以時行。則潛德日深。惟在迪之。

祖宗之訓。而使思。視之以天子之身。而使則。修己以貞。教所以端本也。難之在師傅者何也。我

朝宮寮之設。授講既退。跡固疏。迤寒暑時間。宴游莫知。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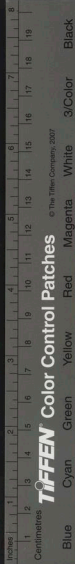
明帝于桓榮時。執漿爵。太宗與馬周。遞日不休。况不為明帝太宗者乎。今宜臣僚於授講之外。日侍左右。有剪桐之戲。隨事盡規。或折柳之悞。應時諫止。則存養無弗密也。又尊卑隔絕。欲有言而不敢進。見有期。欲尽言而不可得。昔唐貞現有延接三師之儀。宋天禧有講讀官升階之節。况不為貞現天禧者乎。今宜稍通上下之情。從容諮訪。上欲聞其說。而不以狂妄為忌。下欲罄其衷。而不以嚴重為拘。則啓沃為易入也。夫慎始則天德全矣。端本則皇極建矣。存養密則德成矣。啓沃易則聰明發矣。然推而廣之。六樂之教。宜具之也。國子之法。宜抗之也。官臣宜近以震天



下之望也。上意宜端以好惡之始也。是故春合舞秋合夫
教胃子之法也。先王豈以是為患乎。蓋八音之作所以固
肌膚束筋骸詩歌之誦所以暢人心和人性其教化也微
其止邪於未形其必復六樂之教而后性情可得而理也。
齒讓於李抗法於國子教胃子之法也。聖人豈為不用情
哉。蓋人情有所屈則有以抑其驕逸之志人情有所激則
有以異其愧恥之心。教刑既非所施而后不能行其意於
法之外斯無以伸其教也。其必抗國子之心而后道德可
得而成也。有威望之素然後奸宄有所伏有居重之權然
後緩急有所恃。蘇子所謂衛太子之事惜無重臣居乎其
間而舒王之所以不廢亦以李泌在其左右。

聖上必取重臣。勲德老成者。兼領之意也。上見其形則下
必求情上見其意則下必異。故申生之見忌而讒成於
李克魏王秦之見寵而奸懷於揚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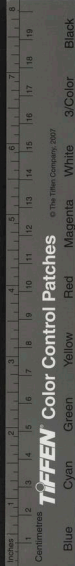
皇明聖祖訓必慎好惡而明夫建立之意也。蓋好惡端則
分定而不易安重臣立則國本固而下易懷國子之法立
則有所感而異其進善也。自兢六樂之教卒則有所陶而
化其成德也。日深。盡此數者。夫是之謂養正於蒙望之仁
而慈道廣養之慎而教道貞可以屬天下之人心可以弘
先人之丕緒。天下之大本已重而万世之大統已永矣。豫



圖之術孰有要於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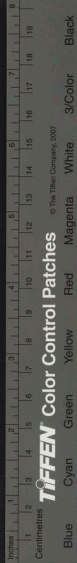
天人

善言天者識其幾者也善事天者循其實者也夫天人之相與存乎感應之間也幾也而人之所以應之感之者實也幾至微也實之特義大矣哉嘗讀雲漢之詩而知古之人君善事天矣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其憂悞何如也然又必至于靡人不舉靡養斯牲與庶正而共鞠也與冢宰而共收也則不徒憂悞之而已又嘗讀板之詩而知古之人臣善事天矣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其競惕何如也然必謹介人大師之藩垣大邦大宗之屏翰與夫辭之敬其輯也民之敬其洽也則不徒競惕之而已為此詩者其知幾乎其知所以脩實乎箕子陳洪範以天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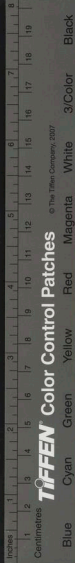
之侈然者瑞也。志災不志瑞。恐道人主以侈也。董仲舒衍其說以著陰陽論。至京房翼奉李尋谷永之徒。論災異而必求其事。異應果春秋之意乎。真德秀以附會譏仲舒。蘇明允以牽強譏劉向。陸子靜于京房諸子均無取焉。歐陽脩于唐五行傳。不着事應以破漢儒之非。似有見矣。至于以四靈為非瑞。用啟紛紛之說。非愚之所知也。鄭夾漈論妄學欺人妖學欺天。而欲削去三家褒貶之例。五行相配之詞。不免于矯枉過直矣。老泉蘇氏之說。足以正牽強之失。而無得於應感之由。致堂胡氏之說。足以破諸子之謬。而不窮其有無之故。由是觀之。着事應者。蔽于常而不知變。配福極者。蔽于經而不知義。非四靈者。蔽于矯而

行配人之五事。而附庶徵于其間。曰肅時雨。若義時暘。若時燠。若時寒。若聖時風。若而恒也。為狂為僭。為豫為急。為蒙。亦各以其類應之。然五行含羅九疇者也。皇極裁節五行者也。劉向劉歆伏生之徒。作五行傳以福極配五行。其果洪範之旨乎。孔子脩春秋。按天道。實人情。參古考今。為後王法戒者也。祥瑞不書。而災異是記。故日食星殞。山崩地震。彗見魚冰。蝻螟水旱。若雉門兩觀災也。六鷁退飛也。隕霜不殺草也。大雨震電也。罔不志焉。然考其書。屬辭比事。因時覈實。雖不明言其應。而所以召致之由。已不可掩。即洪範之精義也。夫其詳于記災。而獨不書瑞者。何也。蓋可以警人而使之惕。然者。災也可以悅人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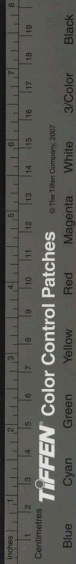
不知天非五行者。蔽于無而不知有。或失則誣。或失則鑿。或失則妄。或失則踈。昧于其幾者也。深知天人感應之理者。其洪範春秋故曰善言天者識其幾者也。禹謨曰。惠迪吉。後逆克。惟影響此休咎之徵。存乎其人也。然或至拂其常者。何哉。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則出災異以警之。夫知其所仁愛。而天人之相與者可識矣。昔者堯之時。洪水滔天。湯之時。水旱數千里。其諸未定之天乎。降水警予。予之心競競焉。思所以格天也。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矣。六事自責。湯之心惴惴然。畏天之威也。而大雨千里。兆民允殖矣。高宗之雉。雖升。曩宣王之旱。雖為災。天於中興之君。有惓惓焉。然一則恭默而思道。億天而正事。其變

亦消焉。一則側身而循行。任賢而使能。其異亦息焉。漢之文景。宋之仁宗。守成之令主也。考其當時。災害尤多。然文景躬脩玄默。恭儉愛民。而群臣則類多長者。仁宗以深仁厚澤。及于天下。而當時則君子滿朝。雖有其異。而無其應。災變之衆。何足素哉。他若景公禱弟。晏子諫之。穆公崇旱。縣子譏之。詔罪已。如成帝。停樂減膳。如太宗。避殿露禱。如神宗。亦未見其克配彼天也。故知禳視殊格。薦之方。貶殺乖抑。畏之度。物戒閑昭。塞之術。避遜違。增釋之本。備望非念。用之叙。欽崇之道。故可以僞為也。哉。下此則上下相偷。惡聞災異之名。而以為諱矣。臣主相蒙。倡夫天變不足畏之說。而以為玩矣。甚者矯誣以為福。侮戒以自喜。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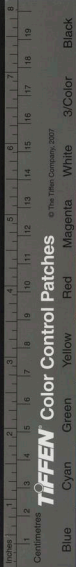


謂之變者。雖祥亦異也。出于人為者。自昧其幾者也。出于異者。則其幾甚著矣。此可見感應之不僭。不侷其實者之不可也。天之于人。其示之異也。將或變之。其降之瑞也。將或棄之。譬如小人多行不義。而議不及君子。未有一失而責者。亦倫多祥。而恃危之幾矣。異衆而戒安之幾矣。又可以見感應之無定。而脩實之不容忽也。仰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講洪範庶徵之應。則曰。天道微妙而難知。人事感通而易見。脩德則災害不生。不脩德則災害疊見。斯言也。其何由于丹書之戒乎。拒甘露頌歌之獻。則曰。凡人悞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聞災而悞。或皆蒙休見瑞而喜。或皆致咎斯意也。其何待于旅爇之訓乎。語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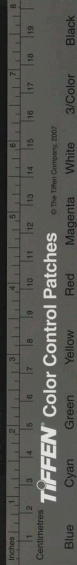
封之旱稻為乾封崇觀之冬雷。以為徵賀矣。此公孫弘王安石之所以為誤其君也。堯湯高宣。其得事天之實乎。故曰善事天者。脩其實者也。然竊有疑焉。漢治雜伯也。而獲神爵之祥。宋室不競也。而致祥符之紛。五代之國。隨政荒也。而四靈畢至。遂使論者疑于感應之機一也。元狩之神馬祥矣。而不免于危後元之水旱災頽仍矣。而亦以安焉。遂使論者惑于感應之機二也。蓋嘗求之瑞。無常徵。惟德是視。有其德。有其瑞。是謂正也。帝王之謂也。無其德。有其瑞。是謂變也。漢宋五代之謂也。瑞無常名。惟實是徵。假其名。紀其實。是謂誠也。龍師鳥官之類也。侈其瑞。彰其名。是謂僞也。神爵寶鼎之類也。夫謂之僞者。人為之者也。



仁又曰。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備省以輔其君。既而命儒臣編輯存心省躬二錄。正款君臣一心。交相儆戒。備實以事天也。乃若仲夏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禱于山川。令皇后執纓。太子進蔬。是皆存省之可述。足為敬天之準的者也。肆我皇上懋德建中。則見于敬一之箴。欽天之記者可誦也。備政導和。則見于郊廟之正。權倖之革者可徵也。甘露醴泉。白鹿河清之瑞。四方疊上。又禁天下勿復以聞。其于天人感應之機。已審矣。夫何邇來災變屢形。章牘堂所謂无湯水旱與。盖天地大父母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王。天子之也。故其事天也。亦循夫事親而已矣。親有喜怒。不為不愛其子。天有災祥。不為不愛其君。子之于親。惟起敬起孝而已。安望問其怒之所由乎。君之于天。惟立德立政而已。安問其變之所來乎。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兆于上。今者民庶流離。財窮有起盜之由。倉廩空虛。食寡無兵強之勢。內宮少府之役未息。而索鼓之聲。上轍乎倉寧。山陵城廓之工正興。而冠蓋之使。相望乎道路。倍加賦之說。遠近驚疑。肇開礦之端。士民惶懼。刑獄太煩。而冤氣上動。師旅不靖。而人心弗寧。職官惰于貪夫。綱紀隳于逆豎。得無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履其上。如實生之憂。漢者乎。得非所謂有治平之形。而無治平之實。如蘇子之憂宋者乎。有一於此。皆足以傷和而致災也。昔唐康證論三辰失行。天象變見。小人訛言。山崩川竭。蟲賊傷



禾五者為不足畏。而以賢人隱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
消。毀譽亂真。直言箴聞。六者為深可畏。此感應之幾。循實之道
也。蓋惟知其深可畏而畏之。夫然後不足畏者。不吾災矣。頃因
後殿之災。彗星之見。罷兵蠲賦。停工審囚。是心也。即古帝王之
心也。祖宗列聖之心也。然而芻蕘之猷。則固至情之不能已者。
夫聖王事天如事親。其心豈肯自以為足也。是故事父母自知
不足也。而後為至孝。事天亦自知其不足也。而後為至仁。文湯
水旱既弭。而兢慄之心。如一日也。今日循實之道。舍此何法哉。
惟願聖天子始終一德。常以天之心為心。如帝堯之降水警。予
成湯之六事自責矣。公卿精白一心。咸以上之憂為憂。如親相
之災異。輒聞李沆之水旱。輒奏君臣之交。咸以恤民為事。疢癘
疾痛。舉切于身。經營節省。一如其家。恤筮獨省。徵需薄稅。斂務
有以厚之。而不困。蠲煩苛。黜貪酷。時工作。務有以生之。而不傷。
雪冤。抑議功能。省刑罰。務有以通其情。而不盡。則政善而民安。
民心悅而天意得。轉移之機。固在此而無難也。尚何災變之不
可弭哉。雖然。循實之道。亦有要焉。不當求諸在天之天。亦唯求
之在己之天而已矣。求之在天者。祝幣史詞。將以謹天戒也。
減膳輟樂。將以回天怒也。搜訪真才。曰求賢以代天工也。詔
求直言。曰樂聞缺失。推原所以致變之由也。然天威或不可回。
天心或不可測者有矣。惟求之在己者。清天君以絕偽妄之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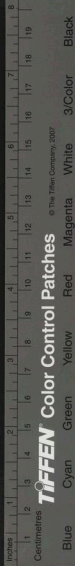


厚天倫以明綱常之理。守天位以塞權倖之門。謹天戒以杜闖
寺之釁。霽天顏以容切直之論。公天聽以去諛諂之言。如此則
以先湯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法為法。是即王嘉之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而脩實之
要得矣。是故聖人先天以合天。則天且不違也。君子事天以聽
天。則天鑒其德也。智者畏天以順天。則天與其心也。以智者之
心察其機。以君子之心脩其實。則與天合一。故陰陽和風雨時
天其應之矣。此知幾之神。脩實之極功。不容以易致也。天人感
應之理。其微矣乎。其微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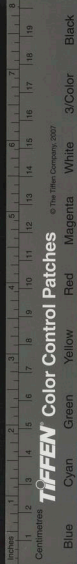
崇儉

人君者風倍之機。教化之本。一有所尚。天下之所觀望而風倍
之所由以成也。昔者夏之人尚忠。商之人尚質。吾嘗欲求其
故而不可得也。及今觀書。夏有克勤克儉之君。而尤謹於鈞石
之典。商有不迨不殖之后。而尤儉于風愆之刑。其本之有素也。
周之人尚文。其始猶近古也。蓋文王即康功田功。卑服于一身
之間。故節儉正直。見于當時。在位之君子。去古愈遠。人情物倍。
靡然尚奢。夫子之答林放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而春秋築郿
則書。新築室于郎則書。戒奢也。三代而下。力行節儉。以為天
下先者。吾得三君焉。漢文之與宋仁是也。身衣皂絺而露



于祿猷，矯誣天書而躬祀岱汾，不以奢失之乎？是數君者，其得失昭然可見矣。伏齊高帝欲使黃金同于土價，梁武帝乃以麴為犧牲，不覺于無饗殮幣帛，無百官有司，率天下而歸之糶乎？出乎此則亦蕘淫無度矣。我太祖立國之初，以敦朴先天下，江西以陳氏之鏤金床進，即命毀之。司天以元氏之水精宮漏進，即命碎之。新成大內宮殿，則善其制度之不侈。中書請宮後宮，則恐惧土木之病民。躬服澣濯，皇后之內德也。隙地種蔬，太子之侍教也。其諸禹湯文王之實德乎？聖除以為二字當守，侍臣以為万世足法，其鈞石風愆之垂乎？且有居處僭分之誥，毋作非為之榜，服舍遠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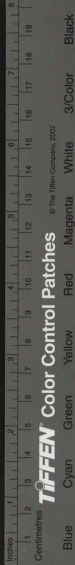
室惜費，所謂始終一節者也。故當其時，魏氏醇厚，見于再世，金覆黃絁，而羔羊思飢，所謂表裏無致者也。故當其時，深仁厚澤，施于四絕，非有躬行之實者乎？他若先武身不大帶，而色無重采，章帝命銘屏風，而以愧何敞，亦庶幾近之。唐太宗樓徹端門，而飛仙之宮作，宋太祖飭戒皇后，而名馬之費頌，亦何以化戾成倍，非唐玄宗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宋寧宗焚銷金翠羽于通衢，皆有意於示儉者。然焚以示人，特好名耳。况梨園湖志而椒風煽，殃官闖竊政，而家法掃地，亦徒儉而已。唐文宗下詔勅，以致本崇儉為先，宋真宗禁進奉，勿以銷金文綺為飾，皆有意于禁奢者。然詔勅之下，亦虛文耳。况夫不能自強而此



律瑞其本固其防故當時又朴還淳化成倍定有由然也百餘
年來平居無事當豐亨豫大之時而侈靡之倍日盛尚文患
質固人情之所以趨者古者金銀與泉布並行不以飾器今則
自飲食玩好之具皆為之古者錦文不鬻于市今則錦紡文
穀百出而庶人之婢妾衣之古者偽飾之禁甚嚴故之所作賣
之所鬻高之所資皆用物也今則民以踰侈相尚百工競作機巧
商賈競通珍異取倍稱之息者無筭也古者執左道以亂政
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有刑今則巫卜之徒托淫邪之鬼
言天地之數以鼓惑天下者無筭也古者庶人無用樂之文
今則鼓吹歌舞倡優角觝無筭也在昔倡優為后飾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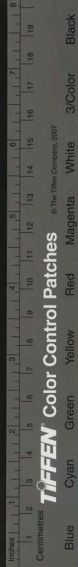
未被文綉漢室之弊則然矣少年太息之書寔悵悵于經制
之定今日之弊豈無類漢者乎然漢時為之沮抑者不過禁
賈人錦綺之飾耳禁行于賈人則非賈人而僭侈者猶衆也
不過簾冕履草以為天下先耳身約于在上則庶人之僭
侈自若也非上人防閑而禁制之何以納之朴素淳厚之域乎
我

皇上躬行儉素以示天下中外風俗宜已變遷矣而亦有
未尽然者何耶為今之計惟在乎定民志以移習變俗究
其本之所在以漸行之而已矣故欲禁奢靡踰僭莫若明立
制度良賤有差上下有式如器用之有等也則庶民毋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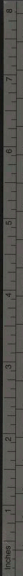
金銀為飾，章服之有別也。則民非布帛，毋得輒衣。故毆木
技游食，莫若立法嚴禁。使家有定業，人有定藝。如毆高工
之靡也。則先復朴素，而禁巧偽。毆方術之濫也。則凡厥妖妄
縣法以伺。毆声伎之賤也。則令庶民毋得用樂。卿士勿納俳優。
推是以廣。凡諸踰越僭擬者，悉以除去。妨本廢業者，一切禁絕。
則有禮以防之于先，有法以禁之于後。是即荀卿之所謂名分。
楊雄之所謂弛法。賈誼之所謂定經制也。風俗不可移乎。雖然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
敢不懲。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人何禁乎。惟
聖天子謹好尚以率下，廣教化以變俗。賢公卿皆祇承德

意，申明禮制，倡率之。攬自上及下，法制之行，自貴及賤而已
矣。是故有文帝仁宗之恭儉，則百姓富庶，社稷有賴矣。有
毛玠之布衣蔬食，則貴寵之臣不敢輿服過度矣。有楊紘
之質性儉約，則在廷之臣莫不減膳徹樂矣。行于上而化于下，
夏商忠質之風，有不可復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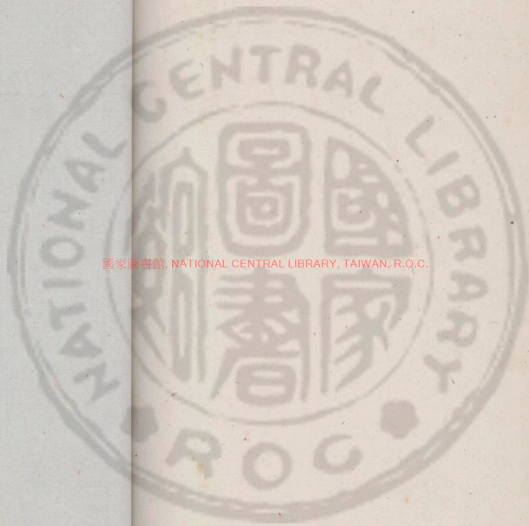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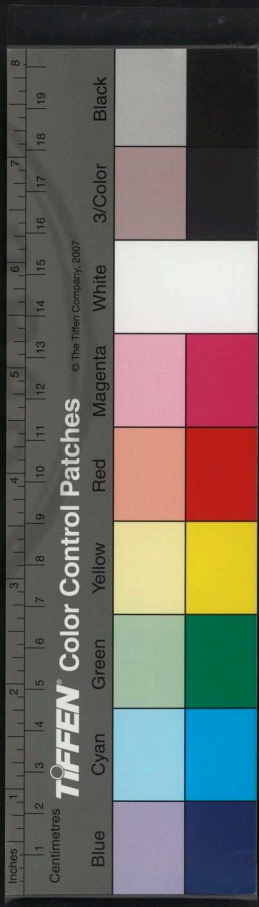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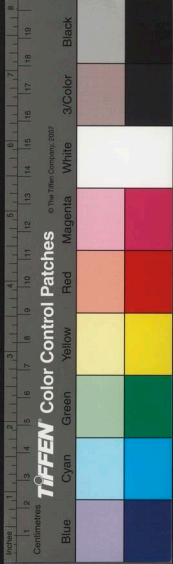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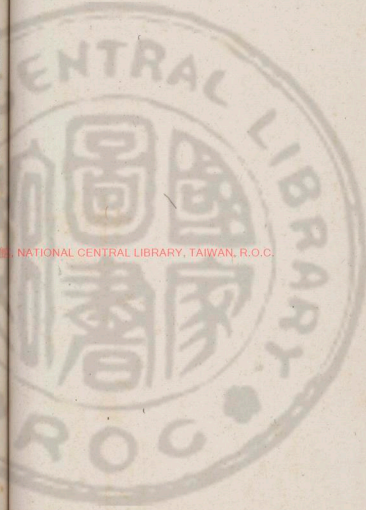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聖人之御天下其創業也必立乎可久可大之規其守成也必垂乎善維善述之法夫創業而無久大之規非所以順天而宅命也是故聖人必為所當為以立天下之大本守成而無維述之法非所以祈天而永命也是故聖人必戒所當戒以審天下之大機斯道也或有顯設於天造草昧之初者矣而慮之不能及於遠或有率由於嗣大歷服之後者矣而謹之不能及夫微故非天下之至聖不足以言創非天下之至聖又烏足以言守哉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創業者然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守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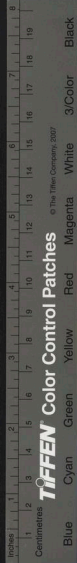
創守



然也古之聖帝明王蓋莫不然豈有如我

國之盛者哉請試陳之自古帝王協群情膺景命其得天
下者甚難其慮天下者甚遠其宏細細目定命評謨建於
當時則至大至正傳之後世則可持可循其子孫能遵法
而体其心則可以成雍熙之治保不拔之基矣若禹之造
夏有典則以貽子孫而啓能繼其道湯之造商有風愆以
淑後嗣而太甲能承其緒文武之造周有謨烈以啓後人
而成康卒致刑措之治創守之盛卓哉邈矣后世創漢家
之業者高帝也班彪稱其興也有五曰帝克之苗裔曰体
兒多奇異曰神武有徵應曰寬明而仁恕曰知人善任使

五者高帝信有之矣若其入關之約慰乎秦民裂土之封
偏手同性十五稅一規模宏遠此所以衍而為四百年之
漢也創唐家之業太宗也陸贄稱其有六美如武定禍亂
文致太平威行雷霆明照日月英略施於百戰聖功被於
九州六者太宗誠能之矣若其以六典定官制府衛寓兵
法租庸調定均田法度周密此所以衍而為三百年之唐
也創宋家之業者非藝祖乎程子稱其遠過前代五事如
百年無內亂如四聖相授受如受命之日市不改肆如百
年未嘗擅殺大臣如至誠待夷狄五者祖誠有之矣若
其用儒臣以分藩鎮之力立叅政以分中書之務恤刑定



折扶之法取士覈覆奏之制此其所以行而為三百年之
宋也但不務詩書百務章畧君子謂漢治之雜霸閨門之
化有虧華夷之辨未正君子謂唐治之雜夷質任自然開
道弗詳君子謂宋制之未備創業固偉而比迹三王殆不
侔矣其守成之君若文帝躬修玄默而禮樂未遑景帝恪
遵洪業而刻薄任智明皇之美果而卒惑嬖寵憲宗之剛
明而終蹈於小人真宗寬仁慈愛而矯誣之未免仁宗恭
儉仁恕而紀綱之漸隳其於守成之道未之或盡也數君
者皆一代之明君而守法若此况其他乎是故刑名繩下
而為基禍之主若漢之孝宣情忌刻薄而致亡國之患若

唐之德宗信任非人而蒙攘亂之名若宋之仁宗者夫何
足道哉大抵創業之君憂深慮遠莫不有仁政以結人心
嗣其后者蓋亦難乎為繼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應天受命當五百年之昌期創業垂統肇千
萬世之鴻緒史臣宋濂叙記日曆稱我

聖祖創業之善者六有曰功高万古謂一統乎華夷之盛
創見乎天地以來是也曰得國之正謂取土地於群英之
手拯民庶於塗炭之中是也曰獨稟全智謂平生用兵攻
取獲乎百勝雖天立極經綸出於一心是也曰敬天勤民
謂欽畏天地而郊祀之尤恭惠鮮小民而貪暴之必刑是



也曰家法之嚴謂外戚無怙寵之非貂璫供掃除之後是也曰兵政有統謂兵權悉歸於

朝廷征伐不專於大師是也李士解縉序

大明帝典則首之以神明之胄徵應之竒次之以得國以仁獨稟全智繼之以敬天動民家法之嚴兵政有統終之以至治之極盛德之至雖詳略不同其所以開一代之鴻基而經理天下者至矣勿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其我聖祖亨屯之謂乎又寧敬聞我

聖祖與侍臣論古之女宦寺人外戚功臣藩鎮夷狄之禍而深以為戒者六至語其制之道其畧有曰不惑於戎女寇聲

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体息不掩義焉有曰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毅於政典裁以至公焉有曰宦官便習此後職任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焉有曰上下相維此後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有曰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帛有司兵必待符而調焉有曰務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則不追焉至於諸王之建功臣之封明大分也正禮樂之失去海嶽之封端崇尚也

大誥之三篇 祖訓之一錄訓戒之意勤矣衛所之倫

設官制之詳定制馭之法審矣是防範周悉其所以貽万世之全謀而防於未然者乎易曰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



防之其我

聖祖弭患之謂乎大綱萬目靡有闕遺所以立万世之大
法者至矣

聖子神孫思

聖祖創業之艱謀慮之遠

列聖相承兢、業、皆守而勿替我

皇上大孝以開万化之源一敬以為聖孝之要四方異

勅諭修省其克謹天戒者乎諸臣之奏疏親自批卷其克

勤庶務者乎罷四方無益之獻則德謹矣塞諸途倖進之

門則官正矣屢頒寬恤之詔勤施賑貸之恩仁以恤民也

懲外戚之驕豪華內臣之鎮守嚴以正家也命特出而大
臣以督其事則兵柄有所統戎狄梗命而薄伐以討其罪

則威武罔不嚴我

皇上敬守

聖祖之法實未易以殫述也然守熙洽之久玩愒之餘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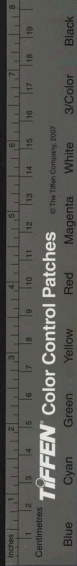
廢墜不奉者亦多有之是故有持循之道者尤必有振勵

之功持循者守法者也振勵者以濟其持循之所不及而

防其法於不廢者也易曰幹父之蠱用耆其

皇上復修之謂乎雖然宋儒羅從彥有曰祖宗德澤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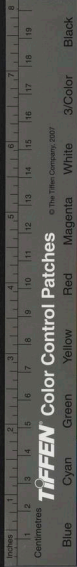
恃法度不可廢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廢法度則變亂之



事起覩斯言也惟今日加之意而已知其不可恃則所以培其德澤者益深知其不可廢則所以守其法度者益謹故善守祖宗之法度自可以綿德澤於無窮矣尚何以他求哉

任舊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前人儲才之意也器惟求新人惟求舊後人任材之法也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皆決於老成人之言圖任舊臣設先王所以立國也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與也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武王所以訓康叔也命冲子嗣無遺壽考召公所以告成王也黎老播毒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故行帝之詩詠周家尊事耆考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蕩之什則敘設不用舊而大命用傾焉古今治亂之迹可見矣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二聖人定兩



朝六七百年之商周以二君能任之也向使太甲成王改父之臣不委以重任則商周之事去矣故後世安劉之計不外於高帝之絳侯權昭立宣不出於武帝之子孟太宗之任房杜皆秦府之舊臣矣英宗之相韓范皆仁宗之元老曾子謂之托孤孟子謂之世臣者此也我

國家培養人才寵任元老

聖相承以循守家法以維持國體百七十年天下長治如一日皆得斯人以為之本也是故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中武王常遇春誠意伯劉基李士宋濂皆定冊元老一代宗臣也若

仁宗進之師保賜之銀章則有蹇忠定也

成宗為之扈從

宣宗賴之輔導

仁宗起之相位則有夏忠靖也任於

成宗以典樞機任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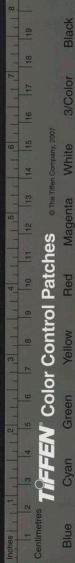
仁宗言多見用及任

宣宗壯老一心如楊文貞也

成祖簡之內閣

仁宗陞之尚書

宣宗用之平安煦之反如楊文敏也老成體國老耄典刑



非楊文定乎。安危衆倚，日夜分憂，非于肅愍乎。此皆我朝優禮舊臣，天下賴之以安者。此也。然先王之舊臣，忠厚近迂，聞老遲近遲，鈍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以老成之人，閱世久而涉歷深，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治亂興衰之迹，當世沿革廢奪之由，瞭然於見聞之際，粲然於指畫之頃。於事有所證，非徒為空言也。於理無所遺，非徒為篤說也。故不為少年之紛更，不為流俗之鏗薄，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服群心之望，可以決大事之危疑，可以翊社稷之靈長，其斯人矣。苟或以厭常喜異之心而投之，以銳於有為之說，則新進者得以行其志，而老成者以遲鈍而見疎。

厚重者以迂闊而見阻，若宋神宗舍韓琦富弼而用王安石，變祖宗舊法以致靖康之禍，不亦可戒哉。雖然居舊臣之責者，若畢公之弼亮，四世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懷不自足之誠心，克勤小物，正已率下，則无勳碩德，有益於治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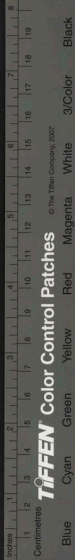
人君報功之道賜之爵秩勒之鼎彝可以為報乎曰未也
享以大烝錄其子孫可以為報乎曰未也必也於功臣之
生也則爵之銘之曲盡保全之道於功臣之沒也則祭之
錄之備加追報之典此四者豈非虞夏商周忠厚之道
哉書曰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銘之也易曰大
君有命開國成家是爵之也書曰茲于大享于先王尔祖
其從于享之是祭之也又曰賞延于世仕者世祿是錄之
也周禮司勳之職紀功旗常祭于大烝使後世不失其祿
如此晉文公出亡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而勿祿於反國之

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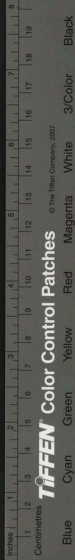
后龍蛇之書君子悲之越勾踐敗國夫種戮力以佐之而賜劍於滅吳之日烏喙之識知士取焉是固弗假論也漢高得天下犬抵皆諸臣之力故元功之封十有八人然張良韓信目為人傑而不與或者張良未從入關韓信非起豐沛是或然也嗚呼烏足予藏免死徇烹信固甘心矣彼非謝病辟穀良亦曷能免于宣帝繼統治化維新乃思股肱之美圖像於麒麟閣若蘇武之貞貫日月而抑之於諸臣之後論者以為誇耀夷狄此固雜伯之餘智也霍光身肉未寒而赤族之慘遽及宣帝亦少思哉光武中興當時輔相之臣若鄧禹而下二十八將之功世祖保全之明

帝圖畫終始無間崇德報功之意厚矣馬援以椒房之親而不與豈意茲之惑再世未明耶他如不戢部將之賈復隗武自名之滅宮而亦與焉何以示勸懲哉唐太宗本兵晉陽其一時吳王之臣若長孫無忌而下二十四人圖像於凌煙閣其亦羽翼以成相軋之勢乎魏徵始卒而停婚仆碑不善其報高宗弗念而遂良無忌不保其身有唐亦忍矣乃若許敬宗之奸佞侯君集之小人而亦與焉何以示公義哉維世之君肅宗有寶應之畫則以郭子儀李光弼有再造唐室之功也德宗有貞元之畫則以李晟馬燧有一匡天下之績也宋寧宗建昭勳崇德閣益宋只以未



而配享
二十有三人始於趙普終有葛邲以其事先朝有功者也夫何呂蒙正畢士安之不祀以為柄用未久范仲淹文彦博之不列乃為勲舊之不如惜哉若夫劉光世之傑驚史彌遠之奸邪而特與其列則是卒之不服人心也直矣哉太祖於歷代帝王之有德者自伏羲女媧降至元世祖凡三十六帝固非宋太祖之倒置而列曹操於成康之間進朱溫於景武之列者矣其於一代翊運之臣皆得以從事配享三皇五帝三代之臣若風后力牧以至方叔召虎十四人焉漢唐宋元之臣若張良蕭何以至於赤老溫伯顏二十三人焉趙普則黜之安童則罷之亦非藝祖之錯亂而降劉倫於張羽之列廝李勣於房杜之中者矣又立功臣廟以祀當時共事之人若中山王徐達材畧趙衆征討四方其功獨尊開平王常遇春百戰不衄克復中原其功尤偉撫定八州所至克捷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也討平諸夷所向有功黔寧王沐英岐陽王李文忠也克太平下建康按諸國而屢出奇策梁國公趙德勝越國公胡大海也擒友諒戮士誠率舟師而屢立奇功蔡國公張德服永義侯桑世傑也又如泗國耿再成著勞績於渡江之日號國俞通海成戰功於出鎮之時是十二人者皆開國元勳而配享

二十有三人始於趙普終有葛邲以其事先朝有功者也夫何呂蒙正畢士安之不祀以為柄用未久范仲淹文彦博之不列乃為勲舊之不如惜哉若夫劉光世之傑驚史彌遠之奸邪而特與其列則是卒之不服人心也直矣哉太祖於歷代帝王之有德者自伏羲女媧降至元世祖凡三十六帝固非宋太祖之倒置而列曹操於成康之間進朱溫於景武之列者矣其於一代翊運之臣皆得以從事配享三皇五帝三代之臣若風后力牧以至方叔召虎十四人焉漢唐宋元之臣若張良蕭何以至於赤老溫伯顏二十三人焉趙普則黜之安童則罷之亦非藝祖之錯亂而降劉倫於張羽之列廝李勣於房杜之中者矣又立功臣廟以祀當時共事之人若中山王徐達材畧趙衆征討四方其功獨尊開平王常遇春百戰不衄克復中原其功尤偉撫定八州所至克捷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也討平諸夷所向有功黔寧王沐英岐陽王李文忠也克太平下建康按諸國而屢出奇策梁國公趙德勝越國公胡大海也擒友諒戮士誠率舟師而屢立奇功蔡國公張德服永義侯桑世傑也又如泗國耿再成著勞績於渡江之日號國俞通海成戰功於出鎮之時是十二人者皆開國元勳而配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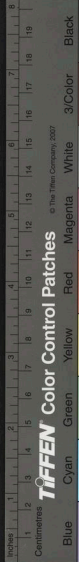
高廟者也迨夫

成祖皇帝之朝若河間王張玉知略

謹悉戰沒東昌東平王朱能降強撫順討服安南武勇著名率義兵以擊奸賊寧國公王真也運韜略以立武功榮國公姚廣孝也是四臣者皆靖難勲臣而脩食於

太廟者也乃若劉基才本王佐而識真主於群英蜂起之秋亦張良也宋濂李貫天人而贊徽猷於四海鼎沸之日亦許衡也章溢振肅百僚陶安保障二郡宋訥樂育群英朱善望貫一世待制王偉叅政胡大海則仗節死義而日月爭光少師蹇義少保復元吉則得君行道而魚水相契張輔平定交趾而黃福固鎮守之謀陳瑄疏通漕運而周

忱主交兌之議胡儼取士得人亦歐陽修也顧佐鋤強抑暴亦包孝肅也楊士奇楊榮楊溥謂之三楊李士輔治二十餘年太平之治者不有賴於斯人乎他如李士劉球之忠凜：大節祭酒胡儼之德慥：真儒陳敬宗之行方而李莘周恂如之才豐而礼恭浩然正氣百折不移有若李時勉孝義幼聞踐形實履有若吳敏德礼部魏驥海內達尊左都軒輒百年廉士山雲號令嚴明鍾同秉忠尽節薛瑄力行好古年富保民薦賢吳與弼以師道自任王直以清操自勵劉實有李有守以立名王翱立心制行之尤介胡訥魯穆有声臺憲王圻耿九疇著績曹部正統之變社



稷幾危而于謙建不世之奇勳天順之初日月復明而李賢揚無前之偉烈至於劉定之葉盛羅倫亦皆一代之名臣也夫先正諸臣功業名節德行文章紓國難而濟時艱皆兼而有之亦未有以先朝故事奉行者豈未敢輕議與崇功報德帝王盛典也若悉數而論第之曰某也可某也不可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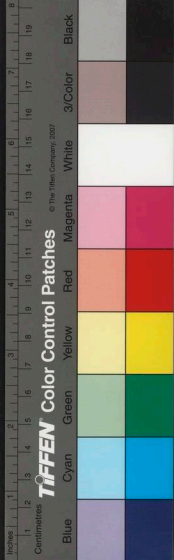
聖天子之獨斷焉雖然漢唐之世功臣亦常受封矣然其后世或以酎金失侯或以細故除國蕭何之後遂致絕祀陳平之後不得紹封房杜子孫覆亡殆足魏徵故地質錢於人汾陽之宅為寺馬燧之地為園此古今之所慙也今

武臣有鐵券金書山河帶孺載在盟府文臣則使其子孫肄業成均隨材器使先正可謂無負於國家國家無負於先正矣奈何子孫有才不才之殊故爵祿有及不及之異近有零落里閭投置瀕海者皆其自取非先王之無餘澤亦非

朝廷之靳厚恩也在昔

先帝慨念鴻勳追思駿德常詔有司修葺名臣墟墓錄用後昆矣逆者

皇上念功錄舊立于謙之後復劉基之封崇死者於前勵生者於後也天下之人欣聞快覩咸謂諸臣有非常之功



之治也。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自吾夫子之有感於周也。明
良之筮千載一遇。賢傑之具有不勝其慨者矣。三代盛時
如昌言之拜一德之陳說命對揚之三篇。丹書敬勝之數
語。更相勸勵。無或疑貳。同遊之盛。媲美唐虞。而致治之隆
亦豈後世之所能及哉。自是而降。漢唐宋諸君如漢武之
不快於汲黯。梁武之詰責于賀琛。段平仲錯愕於德宗之
猜忌。令孤絢悚懾於宣宗之听察。此皆中材之主。以智御
人。無足道者。乃若漢文帝止輦受秦。而賈誼顧有長沙之
行。唐太宗諫疏比弦索。而魏徵終有停婚之奏。十字要說
玄宗始嘉納之矣。何以不能自克于後來之侈心。侍從陳

言宋仁宗每款接之矣。何以不能究用于天章之引對。他
如稱上旨意。莫救苛察之風。傾心安反。釀成靖康之禍。是
盖上有好賢之名。而無其實。下有用世之志。而無其時。噫
甚矣君臣相遇之難也。尊卑濶別。而堂陛之分。嚴禮節繁
多。而手足之義薄。自非人君降志以誘之。溫顏以接之。不
拒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覓為能。不以億度為知。則
為之臣者。雖有遇主于巷之忠。納約自牖之願。亦豈得從
容展布。以效其所欲言者哉。三代以還。上下之交。兩成杆
格。而治日趨于下。深可慨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而神明。首出庶物。即位之後。昧爽臨朝。日



晏忘食虛心清問從諫如流自微言以至大政皆謀義之所先自公卿以至將吏皆咨訪之所及自正朝以至便殿皆延接之所在蓋嘗莊誦 五倫一書所載而有以窺見當時君臣同遊之盛矣如宮僚之議參之兩府藩屏之建謀之侍臣語孝士宋廩以漢治之未及語中丞劉基以天位之可憂南北之治與孝士劉三吾言之多將之道與都督張溫言之許存仁博士也而與之講洪範庶徵之應許好問縣令也而與之論祈天永命之道尋常問答如家人之唯諾往來詰難如師弟之告語雖虞廷之賡歌周人之燕樂亦不過此非漢唐宋君臣之所能及也又嘗莊誦

大誥三篇而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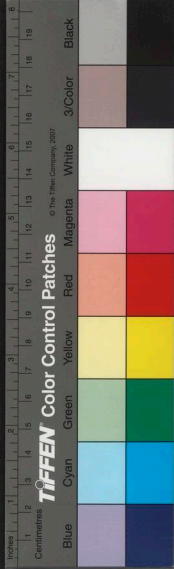
聖祖致治之由保治之要矣夫君

臣之分當嚴也

大誥之始首以同遊之言明示開誠之意者以上下文而後可以致天地之泰也繼以樽拾之語交申敬畏之情者以無虞警而可以保上下之交也大哉皇言豈非萬世君臣之明鑒哉 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正朝之外有經筵勸講之禮有便殿燕語之親若成祖臨幸內閣親問勸業仁宗賜銀圖書便絨奏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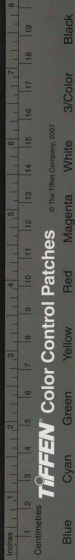
宣宗幸史館而賜招隱之篇

英宗遊西苑而有詩歌之作至若大孝士楊士奇所著朝



聖諭錄及季賢天順日錄李東陽燕薊錄傳播臣民仰見
列聖優禮群臣至忘勢分無以加矣我皇上亶天聰明
承大統即位以來以敬天法祖為心以居敬窮理為孝以
敦古裕民為治日御經筵講求理義特延元老咨省民瘼
若平臺之召春和之咏式遵

聖訓君臣同遊分賜天章儆戒是懋公卿大夫精白一心
以承休德誠千載一時之遇矣然所以保至治于無疆者
不可加之慮乎無怠無荒益之所以戒舜也而從後言舜
之所以戒禹也豈以舜禹而有是哉聖賢儆戒其意自有
所不容已焉耳是故古之君臣不以心之相知為美而以
道之相濟為難不以迹之相得為歡而以誠之相孚為貴
不以已之得志為幸而以天下之受福為榮其必崇惇大
之體以養和平之福廣听納之良以倡直諫之風所謂托
賢輔以為腹心開言路以廣耳目而又君臣之間凡見于
言論政事者必存憂勤惕勵之心而極經久常行之慮則
相得之功相警之道兩無不周而同遊之盛可保無疆也
抑竊有疑焉諸臣之賜對幸也然傾刻相親時或不得而
久咫尺相違言或不得而及况所議者皆軍國之遠謀天
下之大計立談之頃不知能一一委曲敷奏而極事理之
當乎否也請令賜對之後別具封章各陳所見或即日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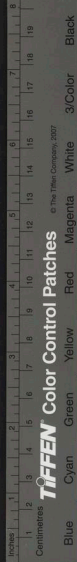


上聞或非時而請對言之必聽聽之必行無已則如唐人
之制諫官隨中書奏事以從史大臣之直議或如宋人之規
儒臣更番入直以備燕閒之顧問此一說也至于外服庶
僚或以受命而進辭或以奏計而入覲亦宜時召一二與
之議四方風俗之宜閭閻疾苦之狀因以考其善取之多
寡弛張之先後此又一說也如此則加言罔至于攸伏國
勢日升于昌明如

聖誥所謂千万世不磨而我國家致治之美永臻于無替
矣

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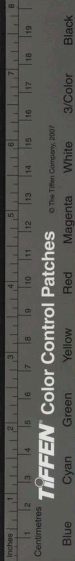
聖人所以化天下者存乎文所以定天下者存乎武所以
兼文武者存乎德何謂文經天緯地是也何謂武戡定禍
亂者是也何謂德仁義中正是也惟其有聖人之德是故
天下無事則制禮作樂發政施仁民見其光輝烜赫如日
月之臨照而名曰文天下有事則誅暴除虐推亡固存民
見其威靈震耀如雷霆之奮迅而名之曰武而不知皆本
於聖人之德也是故乃文乃武益所以贊堯也而必曰帝
德廣運則克之德何如也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詩人所以詠文王也而必曰予懷明德則文王



之德何如也。彼漢唐宋之君，若文宗之優游，不斷武宗之崇尚，虛無其各以文武見稱，固不必論也。而文帝之禮樂未遑，武帝之海內虛耗，亦豈其盡美哉。唐太宗身兼將相功德俱隆，固一代帝王之冠冕也。然遼左黷武，豈不順天應人之吝。閨門慚德，豈有純一不已之誠。進之於堯文，猶砥缺之於美玉，亦豈有倫哉。此文武之全德，所以必我聖祖出，而後帝王無愧焉。何者，胡元之亂，生民以來所未有也。夫以犬羊而入為中國之主，變衣冠於左袵，汚祖豆於腥羶，三綱及淪，九法俱斃矣。惟我

聖祖大德受命，驅其種類，返其故域，復我二帝三王之境。

土明我天地開闢以來之彝倫功德之盛，亦生民以來所未有也。聖文神武之德，雖曰難名，而父老之所傳聞，李士先民之所叙載，又有可得而言者。蓋弔伐之師，有征無戰，一奔而江漢清，再駕而吳會平，三征而閩越歸，命四伐而荆湖率從，中原之師，兵不血刃，太平之績，一怒而成。其武畧本於天授，何盛也。然命將則曰元未，豪傑劫奪，寇掠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克敵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以廣恩為務。此湯誓以後所未有也。又曰爾等帥師比征，拯民艱苦，君固有罪，民則何辜。肆行屠戮，朕實不忍。不恭命者必罰無赦。此武成以後所



未有也則我

聖祖之所以為武者誅暴降雷已爾推亡固存已爾所謂
戡定禍亂者非歟方機之暇親灑宸翰体裁迥別爰筆立
成若大祀文有我將之戒大誥三篇有夙愆之訓醉孝士
歌虞庭明良之氣象也閩江樓記周公相洛之謀猷也天
光昭回赫著簡素議論英發不習故當其文章本於天性
何其盛也然其為治以網常為重取中國之人民而冠裳
之取三代之禮樂而損益之禁兄弟之婚均父母之服罷
黜異端表章經籍設官則六卿分職無專任之患紀元則
一定不易無數改之煩禮儀有定式上下有章矣洪武有

正韻遠通同文矣嚴典以懲愚頑尊高年以彰有德則我

聖祖之所以為文者制禮作樂已爾發政施仁已爾所謂

經天緯地者非歟伏觀

洪範有註則皇極之建也問心有擬則允中之執也精誠
有錄則格天之誠甘露有論則修己之敬也我

聖祖之德何其至哉此所以聖神文武上兼帝王而建千
万世不拔之鴻基肆我

皇上繼承大統毅然有為九五有齋恭默有室親近儒臣
講明治道凡所以涵養本原者至矣矣雖其盛德蔑以
加矣是故發而為文則聖人之文如敬一之箴園丘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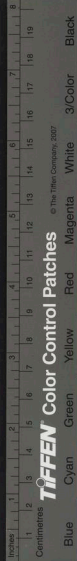


春和之詠修省之諭固不洞見治原根極理要煥乎有文
與我

聖祖之文其揆一矣著而為武則聖人之武如北虜入寇
大同則治之以不治安南悔過效順則撫之以重臣固不
明於天道察於民故神武不殺與我

聖祖之武其歸同矣中興之盛遠邁室之宣王與詩所謂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王猷允塞徐方既耒者何異哉抑愚
願有獻焉藝文盛矣禮樂明矣而淵默之中燕閒之地不
可以不修矣內修至矣外攘斥矣而吉囊之據河套亦不
刺之據海西不可以不慮也雖然先王馭世戡亂定具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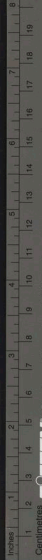
張並用賢才馮生則亦有靖內攘外附衆威敵不二心之
臣周懿兼美立國家之藩屏焉故維申及甫四國于藩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此周室燦然中興而復文武之業者也
惟今日加之意而已



人君蒞天下之治莫急于廣求言之路而尤莫急于重諫諍之官廣求言所以來天下之善也重諫諍所以來天下之言也勢相懸若而理實相成有志于菑治者于此加之意焉耳蓋天下之大猶人之一身也一人之十身苟一氣之少戾一息之弗融則疾之生必肇于此矣故膳養身者必有以鍊其氣攝其息使之不滯而疾無由作矣善治天下者亦何以異于此哉故晉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皆有親暱以相輔佐善則賞之

納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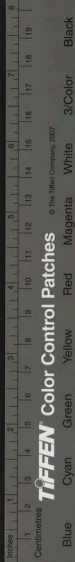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PPEN Company, 2007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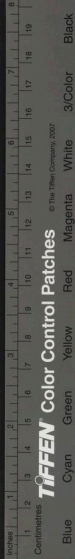
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其所由來者漸矣愚嘗想夫
唐虞三代之時君臣道合其相倚也手足腹心道為一體其先
親也家人父子為一家君惟恐臣之不言多方以誘之臣惟恐君
之急肆無事亦傲之言斥棄輿而上無怒色詞涉忌諱而下無
畏心舜之責禹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益之告舜曰
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滯于樂其氣象何如哉周
官師氏掌以嫗詔王而教國子以德則凡守衛而居王之前後
左右者皆以德而詔王也保民掌諫王惡而教國子以道則凡
守衛而倫王之顧問應對者皆以道而諫王也然又贊謂詩諫
則瞽矇之官得言矣士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祿市議

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獸臣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
說則寺人有言矣揚解飲酒則膳夫有言矣太史得以獻書庶
得以傳語近臣得以進規親戚得以補察古人不以諫名官而父
得以諫降至春秋此意猶有存者先王盛時所養敢言之氣而
開直言之路者如此也三代而下乃懲壅蔽之患特立論諫之員
言路之開固自此始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也漢因秦制置諫議
大夫及御史大夫中丞唐制左右補闕拾遺宋改左右司諫正言
其任亦可謂重矣漢文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
受其言唐太宗英敏每因群臣奏對失錯必假以辭色宋太祖
懼人之不言也令每月內殿起百官以次轉對並陳時政得失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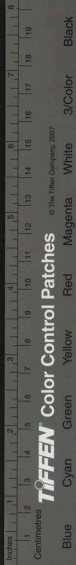
或命大夫中丞與百官絕席使百官避道或諫官隨宰相入
閣議事或御史言事不先白中丞亦甚為尊禮矣惟姚崇迂
李義府為美官而實奪之權張說出崔沔于外州而得行
其計李逢吉除韓愈京尹詔不臺蔡以激李紳而使之相攻
李林甫專進諛諛之徒公指立伏馬以諷近臣甚者六蔡所言
行于有司而不及二府諫官隸中書門下而徒為具員又甚則
聚不言是非者在朝廷擇不取言人過者為臺諫如朱子當
時大論風節蕩然起和一時而已故葉氏所謂周人不設諫官而諫
諍之意廣漢人專設諫官而諫諍之意狹也蓋官以員定則
所任者或非其人諫以職定則敢言者未必在位石介劄正聞

天下以范仲淹為相恐其牽裾折檻不使為諫官其餘可知矣
杜牧積藩鎮之變以身非諫官作罪言以私議其餘又可知
矣夫人君之尊天地其威雷霆也人臣以卑微之身乃欲犯尊
觸威強其難為之事沮其甚溺之情回其已行之說發深忌之
詞豈易為哉是故言及君側則有投鼠之忌指摘宮闈則有
當馬之嫌事未露而預發之則有宋人鄰父之疑計方隱而偶
及之則有閔明伐國之教直言抗詞則以為謗訕而不餽旁諭
曲說則以為游說而不實款其言及棄輿則天子改容事聞
廟廟則宰相待罪如蘇子所言者鮮矣進諫之難也有如
是哉唐陸贄有曰為下者莫不顧忠為上者莫不求治然下



恒若于上之難達上恒若于下之難知何也九弊不去故也是
九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辨給銜聰明厲嚴
威恣疆橫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此三者臣下
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佞詞耻聞過必忌直諫如是則下之諛
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給必勸說而折人
以言上銜聰明是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
便而切磨之辭不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
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喜而情理不
申矣蔡襄又曰任諫非難听諫為難用諫為難是故廣求
言所以來天下之善也重諫諍所以來天下之言也我

國家求言非一途而言責則專責之御史給事中今之御史固
即周官掌邦國都鄙之令以贊冢宰者乎然所掌者不過
治令耳今則不繫之都察院以寓得自彈糾之意任益重矣故
石介有曰君有佚豫失德蓋政弊諫御史得以諫之相有蔽上
罔下專福作威御史得以糾繩之將有免悍不順恃武肆害
御史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將相至貴也皆得以言之餘可
知也豈不為重乎今之給事中周官掌諫王惠者乎
列署內廷職掌封駁彈糾任益重矣故歐陽脩曰諫官者天
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
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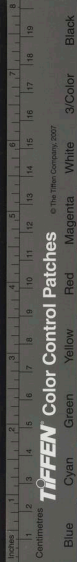
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是不為重乎。然而或有失其所重者。蓋君臣之間。堂陛森嚴。而成意難以格心。禮節頌多而簡牒難以盡意。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其五六。及物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自以為周旋委曲矣。而咫尺尊嚴。往往至于顛倒錯亂。自致罪戾。勢之所拘。威之所劫。而才或不能以自達焉。耳况臣之進諫于君者。知或不足以濟忠。德或不足以養節。見時事之乖謬。悻悻負忿。不量可否。不度進退。而遽欲責備于君。劉不及以發奸射佞。而粗或至于候上凌尊。直不足以開誠布公。而妄或至于臆度附會。夫面折以忠告。相知猶或按劍。逆耳以責難。父子不免動色。而乃欲深望于君臣之間哉。

孔子曰。諫。臣有五。有直諫。有諷諫。吾從其諷。呂祖謙曰。諫道有三。難遠則听之。難疏則入之。難驟則信之。難夷考諸古。若漢元從乘橋之請。仁宗罷彥博之相。果諫者不宜直乎。奏罷荔枝。唐羌之言。流民有蠲。鄭俠上之。果諫者或有難乎。直諫如楊城。伏閣之奏。是可法也。若谷永。越賊抗議。陰為王氏之黨。劉廙。楚叩墀光諍。欽悅。逢吉之意。曾謂直言是信乎。諷諫如魏徵。馱陵之對。是可法也。若相如子產之賦。啓神仙之想。子雲羽獵之賦。滋游樂之心。曾謂諷言是信乎。諫失其道。于是始難矣。蘇軾曰。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呂祖謙曰。蕭望



之遷諫議出補郡守且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以是知臺諫之選不容少緩一子之言豈不可信乎哉君子之于諫臣也當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慷慨任事艱難不避而以貞許國者大節也聞見不審而言或至于失節學術未正而詞或不能達意者小過也小過略之則敢言者進矣賢出則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小人而廢听納諫者多未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嗚呼尽之矣臣之諫君平居當感之以誠意臨事則相度乎機宜鞠躬尽力夙夜匪懈

而日以忠信道德輔之所以取信于君也不幸而有過可以諷則諷不觸怒以沽名可以直則直不畏威以縱惡斯善矣程子曰至誠以感動之尽力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好感以誠其意蘇子曰理而諭之雖敵必悟勢而禁之雖驕必悞利而誘之雖急必奮激而怒之雖懦必力隱而諷之雖暴必容即此意也雖然進諫之難臣之仰望于君者也任君者不可強而致听諫之難君之自限于己者也猶可以勉而為方今天下神聖直節壯顏輩足以容矣孤忠臆見明足以察矣輒言狂態仁足以恕矣密謀從疏劄足以斷矣議者欲復舉轉對隨議之請蓋君相之舉措諫官不得而知也及其命已出而後諍之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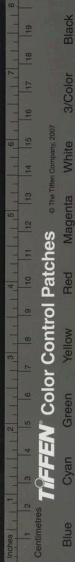


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是臣不得言而君耻過也。故轉對隨議所以防壅蔽重君命也。昔孝宗皇帝舉唐宋故事于退朝之暇嘗三行之矣。誠能法而行之則君臣同心豈無威望素著彈劾忠誠如汲黯之淮南寢謀宣東之百僚敬憚哉。

紀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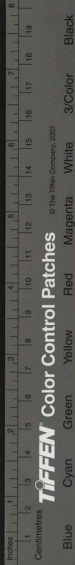
統天下之治存乎法。用天下之法存乎機。為治而不本於法則紀綱陵夷無以維持乎國。是天下之所以潰亂而不可收拾者。皆廢法之弊也。用法而不相其機則因仍苟且無以激勵乎人心。天下之所以頽墮而不知整飭者。皆不知機者之過也。故得其法則基夫治者有渾淪完固之勢。得其機則資夫法者有精白奮揚之功。二者兼舉而法可無弊矣。噫。通于此也。其為天下乎。夫網何為者也。猶網之有綱也。夫紀何為者也。猶絲之有紀也。網有綱故不紊。絲有紀故不乱。斯二者非有品式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之可指非有形迹象數之可求而施之朝廷行之天下貫乎人心閑乎氣運不可一日無者也故棧樸咏文王之盛曰勉亡我王紀綱四方五子歌太康之失曰亂其紀綱乃抵滅亡而韓子亦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理亂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要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唐虞三代之時治本于道亡本于心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齊家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是故在朝有百揆有四岳在外有州牧有侯伯唐虞之紀綱何如也是以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焉天子率諸侯亡制卿大夫治士庶人三

代之紀綱何如也是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焉韓子所謂紀綱者脈也脈不痛雖疾不害夏殷周之衰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三代而下紀綱代有漢之初以制度紀綱維持天下故非列不王親疎有別也權在大臣內外無間也列置郡縣尊卑相臨也然呂氏之勢橫而政由房閹矣恭顯之寵盛而事在閹宦矣邊陲之釁開而夷狄猖獗矣漢之紀綱安在哉故不一再傳而有指大如股胫大如腰如賈誼之所陳者也唐之初欵見紀綱為万世法故凌煙起舜宮廷雍睦也周典建官朝廷整肅也府衛置兵郡國聯屬也然閹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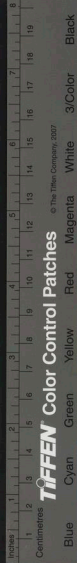


德慚而禍貽子孫矣輔相之臣奸而變生夷狄矣藩鎮之權重而冠履倒置矣故及其季世而有藩鎮沮兵士卒逐帥如司馬光所論者也程伊川謂宋有超越古今五事呂大防謂家法遠過漢唐蓋其初朝廷之令必行于運使七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縣七之令必行于吏民其所以為天下者不亦通且密哉惜其藩鎮之權既釋而州縣外輕之勢成燕雲之險不復而夷狄猾夏之難作故國勢寢以衰弱而紀綱遂廢怠至中葉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七畏士卒至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如司馬光所疏者也夫紀綱

無一定之体用紀綱無一定之法化而裁之存乎變神而明之存乎人漢以規模為紀綱唐以法令為紀綱宋以忠孝廉恥為紀綱是皆相之以概裁之以特者矣他若仲長統以井田于謹以賞罰姚崇以官爵杜黃裳以法度為紀綱者各指一事言之而非其全也我朝紀綱創造于

聖祖考定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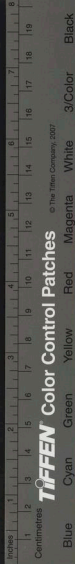
太宗以仁厚存心以法制經國規模弘遠節目精詳諸司職掌一書具載一代之治体六卿之事權蓋取諸成周至如正禮儀絕倖位肅軍政革僭侈申禁令覈實效



以令則無不行以禁則無不止其建之可謂久且遠矣
列聖相承恪守弗變至于承平既久人心墮于上下之
偷安事功廢于中外之玩愒一事之施屢煩詔旨一政
之司頻費指麾操筆有掣肘之虞作含有多言之惑與
前日之紀綱大不同者

皇上憲天法祖益弘遠猷闔闢張弛之妙已定于櫬先
而更飭裁割之文屢形于詔旨尚何紀綱之弗振耶竊
嘗聞之紀綱若人自然梁肉以養生藥石以治疾均之
不可少者然非有疾則藥石弗輕用也又若居室然屋
構所以實其中藩垣所以衛乎外然藩垣不葺則堂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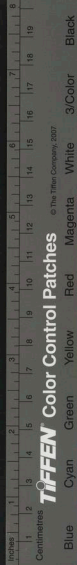
亦因之而壞矣試舉今日三言之庶民僭擬乎王公風
俗靡矣歆董而正之則豪貴之奢太者不可不先革也
恒產兼并于富戶世業壞矣歆厘而復之則鄉邑之把
持者不可也謹士鮮廬耻之風毋亦教之不立乎必慎
師儒而嚴督責先器識而后文藝可也吏乏清脩之行
毋亦養之未厚乎必增郡守之權慎黜陟之典可也貴
賤或踰而奸訟者無已矣必降典以析刑明刑以弭教
獄訟其或平乎兵將或驕而猖狂者不戢矣必肅將聞
以嚴紀律練兵民以省浮冗將卒其或飭乎不但已也
屏四惡崇五政苟悅之說可行也辨矣否以定上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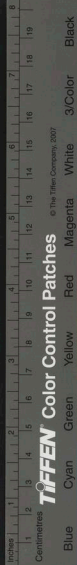
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朱子之說可行也。夫是之謂
審勢達變。而興革補救之道得矣。然大臣者百官之表
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故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相秉
持而不敢失。臺謀補察而無所私。又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則夫
審勢達變之道。非君臣之所當究心者乎。傳曰。勢輕重
也。識不早。力不易。審勢之謂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達變之謂也。敢以是為今日獻。

宰相

論相于三代之下。可取其隨事之功。而難定其格心之準。
夫人主治天下。必資輔相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後天
下之政。始出于一。而其為輔相者。雖每就事建功。其所以
正君之務。殆不可後矣。昔黃帝首命六相。舜之奉相十六
而相之名始立。自湯之左右相。用伊陟。周之左右相。任周
召而相之。貞始定。后世國勢輕重。治道汗隆。未嘗不闔相
業之脩否也。故周人太宰之職。以佐王治邦國。六典八法
八則之治。得以自行。九式九賦九貢之入。得以自裁。司會
以廢置詔之。小宰以歲令贊之。御史以治令贊之。內朝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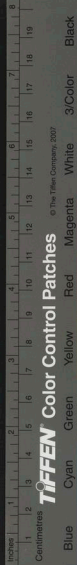


衛之士外廷徒役之人冢宰得以統攝之太府授藏之務
司會稽考之任冢宰得以均節之奴僕薰腐之派宮闈嬪
御之職供奉飲膳之役冢宰皆得以主之故相權專而君
心正至秦而周人任相之意壞矣漢興猶有古意宰相得
以預制誥兼武事秦罷二十石請誅宦官督察御史通主
內外故相權重而賤業循至武帝而漢初任相之制壞矣
魏晉以來以丞相為尊官廢置不常類以監令官機要之
任李唐之興以省長為丞相品高不除類以他官長政事
之要宋初以昭文脩史集賢為相所用皆端士元豐以左
右僕射為相所用非正人元祐雖仍元豐而相賤之業奉
紹興雖仍元祐而相權偏此古今用相之本末也故自當
特為相之可稱者而言之漢高既定天下蕭何為相尽草
秦法定一代規模天下作合一之歌曹參雖不逮何自怡
清靜不務變更遵何約法其人亦寬裕有識矣魏相之遇
宣帝或條陳灾異有變輒聞及諫伐匈奴憂勤独至丙吉
為相深厚不伐寬緩從事乃問牛喘以求陰陽不及魏相
遠矣史稱之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李宣中興丙魏有聲
其他若周勃之安劉申屠嘉之執法霍光之立宣卓茂之
寬和石慶之醇謹匡衡之經術或優於才而短於德或舍
其實而務其名其能無得失之議耶唐太宗任房玄齡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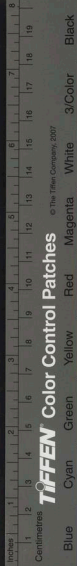


相本以文李明達吏事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
臺閣規模多所著定可謂謀斷相資者也迨玄宗始相姚
崇即陳十事以堅帝意帝皆納之其與宋璟雖志操不同
然協心輔帝使賦寬刑清百姓富庶要亦正夏互合者也
史稱之曰貞觀之治房杜有功開元之盛姚宋維跡其他
若李絳之鯁直張九齡之剛方韓休之峭直楊綰之清簡
李德裕之才望裴度之勳德或心術稍正而相才之不足
或大体周知而措置之無方其能無愧於全才乎有宋韓
琦初相仁宗首請建儲大策既相英宗調和兩宮真安國
家定社稷之名臣方仁宗之相范仲淹也仲淹上十事類

皆切於兵民帝欲以治平責成輔相命仲淹主西事富弼
主北事弼陳時務諸條安邊諸策及復相神宗極論小人
变法所謂李本忠孝先憂後樂者有之矣當時之人一曰
韓范二曰富弼其亦有見與至於呂蒙正之善於規諫呂
端之深得相体李沆之登庸端士王曾之正色立朝王旦
之碩德重望寇準之安靖邊患杜衍之裁抑僥倖文彥博
之尊德樂善司馬光更保甲而罷新法呂公著總百揆而
除吏奸斯皆相業之賢者乎昔真西山論名臣事業曰正
已也曰格君也曰謀國也曰用人也先之端本以澄源次
之達用以昭化体用一源內外無間大孝之道其在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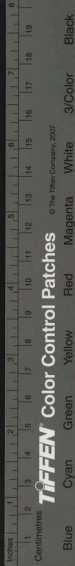
即此而漢論唐宋之相大抵隨時以立功名求其克全四
事而無歎者鮮矣何參惟其不李以高帝之資不能贊助
遠追三代之法而田宅自汙師周公而酣歌失休又
何望其格君乎丙魏則淫刑不救虐問牛喘動稱上意適
助嚴急其猶蕭曹之于漢高也以房杜之李而值好名之
君故樞要久任而以譴還第御史割風而罪謫不赦以姚
宋之識而逢中材之主故彞异受饋義方何存置使括錢
頗擾吳怨其正己之功蓋亦未之有得也韓富諸公所李
皆出于正一時建立大有可觀然力爭撤廡而密有可窺
容德有餘而李術未至惜不能以正君為急也若四事之
克全者惟漢之諸葛亮乎唐之陸贄乎宋之范仲淹歐陽
脩乎先儒稱武侯曰才本王佐可與禮樂視古伊尹寔伯
仲之稱宣公曰李本帝師才通經濟視漢賈誼寔度越之
稱文正公曰本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乃傑出之才也
歐陽子調和定策之功可比魏公然以文章自任故曰歐
陽子今之韓愈也求相業於三代之下舍數公者吾誰與
歸雖然柳子厚有言曰宰相之於天下調其紀綱而盈縮
焉奔其法制而整頓焉循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循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
藝也是言宰相以用人為職也王元之有言曰天道不言



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行。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至人不言。而百姓親。萬國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職矣。是知君逸於上。民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不独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其或兆民未安。思所太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闡之。賢人在野。思所進之。佞臣在朝。思所黜之。六氣不和。災青荐至。仍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是言宰相以勤政為職也。能用人以廣才。勤政以謀國。而先之以正。已推之以格。君相道其幾矣。人君之任相者。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而不忌。宰相听命於天子。百官稟命於宰相。若商周之任伊傅。周召可也。苟以一人言而進之。以一人言而罷之。相而不賢乎。然後去之。去之而賢。又復用之。又有用而不賢者。其何以坐政府。統百官。而為天下之相乎。我

高皇帝有天下。深鑒近弊。直師帝王。府部院等分理庶政。不立丞相。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又云。政權不有所統。必有所在。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黜運之人。是以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選文李之士七人。俾居內閣。專掌制



誥凡大典礼犬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不與之以名而與之以實夫不與之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與之以實則上賴詢謨咨訪之益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

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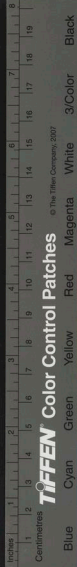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知小人養之以惡則愚在昔文武聰明齊至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故有周之礼虎賁列於宗伯內臣係於天官八之法掌於內史建邦之典掌於太史周公重任之意至矣其後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而誥之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其所望於侍從之臣者不淺也降而後世得古帝王之遺意者鮮矣漢文不用乎賈誼而顧有長沙之行漢武不快於汲黯而莫究其排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志乃若宣帝置石渠閣以講五經似亦善矣夫何進石
顯而退望之卒虧甘露之治則其講李者止於石渠也而
况卒以俳優不根之論莫能勝義理之文詞賦虛誕之作
不過狀陸高之景當其時居侍從之職者又非正人也魏
徵以仁義勸太宗而不終陸贄以恢復勸德宗而不用至
於玄宗置李士院命儒臣講讀用益重矣夫何相林甫而
罷九齡卒致天室之亂則其號為內相者亦徒然也况于
應制摘辭者第為靡競之習賦詩侑酒者殊失操脩之行
當其時為侍從之人者多非吉士也自五星之奎聚肇端
而有宋之斯文日盛太祖知竇儀清介復為李士太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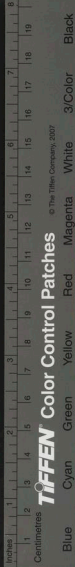
翰林侍讀高直禁中真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說仁宗章
閣閣欵接陳言其亦知所重矣故當時之臣若王駿之忤
意李良杜衍之不誌薛顏清美而尤未也楊億之揮翰如
飛陳彭年之詞筆優長敏矣而猶未也蔡齊之不媚近習
劉筠之不吝權貴黜矣而猶未也若李文定條登兵計稱
為頗牧司馬光兼有文李可比董楊范文正四論之獻極
指弊政歐陽公上林之咏規諷君心張方平之文章典雅
道安仁之文行兼著若人也何忝於厥職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李士洪武
十八年始定翰林院官制設李士及講讀李士其屬則有



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侍詔此外又設脩撰編脩
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李士代言之官講讀
經筵之職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侍詔則前代
以供奉之名而脩撰之類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是今
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矣 太宗皇帝又東七人入
內閣專知制誥脩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
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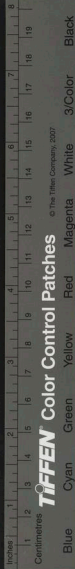
皇上聿興御經筵切磨治道甚盛心也昔呂祖謙曰朕
親者有習染之移林之奇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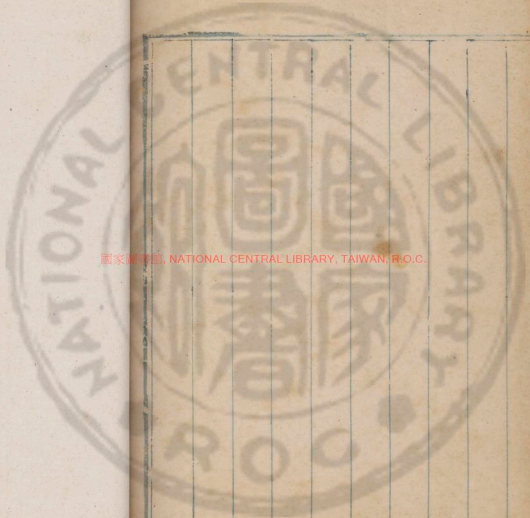
入於邪僻而不自知故用儒李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
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李之中擇其尤者置之
廊廟而付以大政其重如此也然重任之道有二擇之不
可不慎也情之不可不孚也何謂擇之慎蓋李士之官居
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
有所為欲有所謀獻於廟堂欲有所設施於朝廷欲有所
播告於天下皆假諸其手是代王言脩顧問資獻納者李
士之職也講明經義質正疑滯者讀講之官也必道足以
貫天人李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始可以膺李士
之選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者斯可以稱講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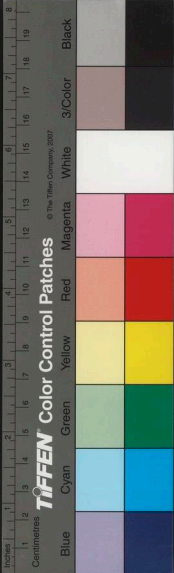
之名苟徒以其才藻之艷麗言辭之捷給而於治道民情
罔有所知君德治体畧無所補又焉用彼為然哉人才不
易得亦不易知非儲養作興之不能有成洪武癸丑命編
脩王連等十八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永樂甲申選
進士及脩撰曾棨等二十九人就文淵閣進李當時有得
賢之效誠一代盛萃也宋時歐陽脩曰館閣為儲材之地
兩府闕人則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取於館閣當博采廣
求而多蓄之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名臣矣呂公著
曰館閣之職前世將相名臣多出其間比來雖有簡拔其
數不多朝廷平日艱於收採緩急必乏使令士不素養無

擇易舍難則范純之仁所以諷其臣也居侍從之任者其
鑒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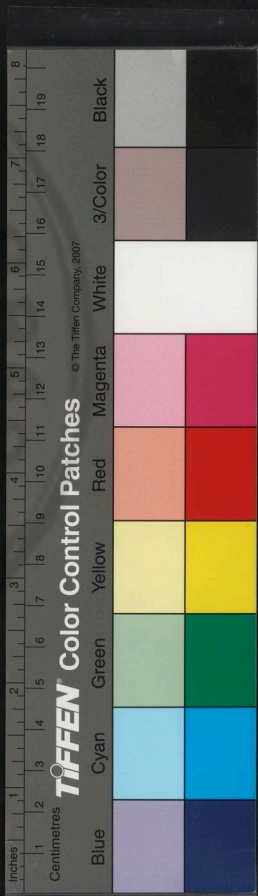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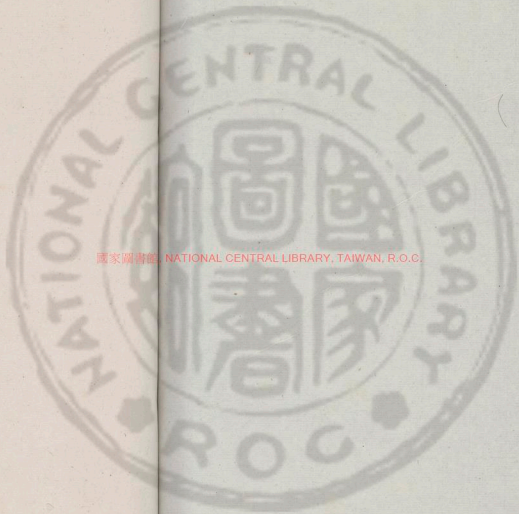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Ex 86cett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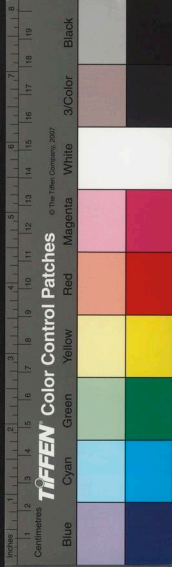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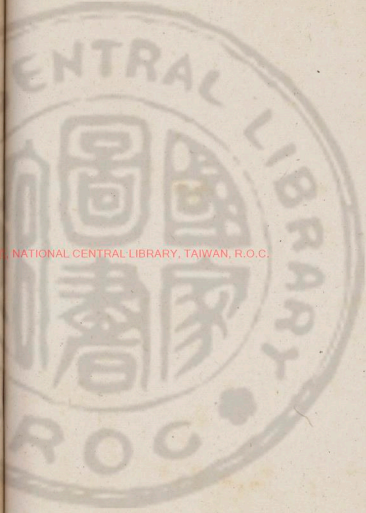


官制
明堂
封建
風俗
寬猛
王霸
賞罰
史官
守令

策學集要第二卷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銓選

考課

久任

士風

薦舉

學校

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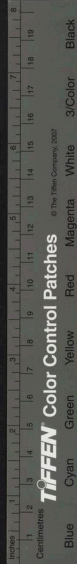
守令

天下猶一身也。內而邦畿腹心也。外而郡縣四肢也。民元氣也。四肢之不治。而欲元氣流行於一身。以保其腹心之無虞。不可得也。治天下之勢。何以異此。是故郡縣者政教之首也。天下者郡縣之積也。治不明於郡縣。其何以成天下之治乎。虞廷咨牧。命辭勅治。可謂厚矣。又繼之以黜陟之典。周官計吏。詔王受會。可謂詳矣。必重之以廢置之文。鼓舞人才。變通之治。前代則已然矣。故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則曰棫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夫以唐虞三代之盛。不能去是而治何



獨至於後世而疑之。漢宣帝勵精之主也。躬清庶政。丞相以下並加裁覈。及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每朝嘆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憂民之心。其切如此。故杜延年名卿也。出為邊郡。治效不進。詰責加焉。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勞。勲增秩賜金。公卿闕則選。所以表用之。故在當時。尹翁歸為扶風。以捕盜為三輔最。韓延壽守東郡。以斷獄為天下最。召信臣葦皆以治行高第入為少府。為大司農。而其最先褒異。符登相侯之貴。則黃伯其人焉。史稱漢宣之治。優於孝文。神爵五鳳之間。史稱民安不其然乎。唐太宗願治之君也。屈己親賢。議郎以上引對便殿。及拜都督刺史臨軒授之。掌對侍臣曰。朕思天下事。日夜不安。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愛民之心。其切如此。故龐相壽舊臣也。掌刺濮州。龍賂一彰。即以罪免。諸所上狀。輒以名氏分疏。考記善惡。有廢置。即按所籍而進退之。故在當時。李洞容守巴州。以清平著。張允濟令武陽。以惠愛著。賈敦實輩皆以治績異。效徵為庶子。為大都督。而其獨蒙嘉美。下詔慰勞之。勤則未實其人焉。史稱太宗之治。幾於成康貞觀之際。民殷物阜。不其然乎。有宋於親民之官。深切留意。仁宗一代之名君也。印祇書績。引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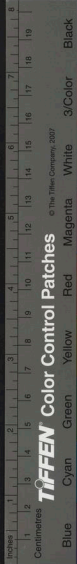
獨至於後世而疑之。漢宣帝勵精之主也。躬清庶政。丞相以下並加裁覈。及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每朝嘆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憂民之心。其切如此。故杜延年名卿也。出為邊郡。治效不進。詰責加焉。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勞。勲增秩賜金。公卿闕則選。所以表用之。故在當時。尹翁歸為扶風。以捕盜為三輔最。韓延壽守東郡。以斷獄為天下最。召信臣葦皆以治行高第入為少府。為大司農。而其最先褒異。符登相侯之貴。則黃伯其人焉。史稱漢宣之治。優於孝文。神爵五鳳之間。史稱民安不其然乎。唐太宗願治之君也。屈己親賢。議郎以上引對便殿。及拜都督刺史臨軒授之。掌對侍臣曰。朕思天下事。日夜不安。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愛民之心。其切如此。故龐相壽舊臣也。掌刺濮州。龍賂一彰。即以罪免。諸所上狀。輒以名氏分疏。考記善惡。有廢置。即按所籍而進退之。故在當時。李洞容守巴州。以清平著。張允濟令武陽。以惠愛著。賈敦實輩皆以治績異。效徵為庶子。為大都督。而其獨蒙嘉美。下詔慰勞之。勤則未實其人焉。史稱太宗之治。幾於成康貞觀之際。民殷物阜。不其然乎。有宋於親民之官。深切留意。仁宗一代之名君也。印祇書績。引對便



殿卿監郎官更相外補侍從有闕選守諸臣監司其在當
時富弼范仲淹欲比唐制豐足外官之俸故為守令者若
富鄭公之救災恤患向敏中之伸冤理枉民田植桑存名
著作則有若范純仁也。庭院植柏留號萊公則有若寇準
也。史稱四十二年深仁厚澤社稷長遠終必賴之信不誣
也。唐臣馬周有取於漢宣詰責之事以之進諫太宗謂為
急務宋臣蘇軾復有感於馬周勸諫之言以之適英進讀
謂治天下者不可不知司馬光議八條以繩吏治而以仁
明公廉四者旌其能苛役貪懦四者別其惡臨川吳氏又
謂世固有廉者矣未必能明廉且明矣未必能仁或其心
雖仁而短於刺裁或其才雖善而偏於意向兼是五者之
善歎為人才之難豈非一時傷俗之論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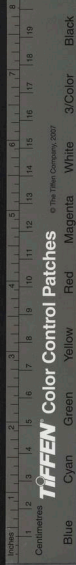
國家用人首重民牧參酌虞周之制式明黜陟之典於有
司超群者加勞賜級條於大誥若陶安之守饒州則斯民
賴以安逸胡深之統處州則生靈賴以保全章溢臧賦稅
而寬民力以愛民稱李文鼎陳民害而除蔽政以治績著
彬、得人於今為烈我

皇上精核庶治罔侈近康謂
郡縣守令非重其選則不可以得人非久其任則不可以
責效屢戒詮部亦既奉行然而仕者猶不樂郡縣又未見
久於其官者豈其奉行者有未盡耶古之刺史入為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內外均停時罔攸擇今則不能無內外輕重之別矣京師文物所萃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動而成其於私計甚得郡縣屬人是非相軋職事叢積勞瘁俱多其於人情弗堪然君子之仕以現民也非以有己也誠使輕重勢均則孰不欲得吾民而臨之古人謂吏教變則下不安業又於其道則民服教化顧事相聯屬久任之法不可不行耳企慕進取恒情則然修己安民有位者之所希及亦以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苟可趨時何防損道苟可索財何暇濟人損實事以養名簡空言以飾政是故或者所不免也士如有志則中立果行不與同趨先

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人必有所濟又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守令當以郡縣為家以吾民為子孫足衣食異教化政之大端未必不可行也惟不忘此心焉豈真一分之賜哉然守令之輕其弊有二守令之不自重也監司之責守令非其所重也彼守令而賢也則必以職業自盡不以得失為心其不然者俱其行之疚也於是乎偃俸以為恭彌縫以冀免枉道飾名以干進者而守令始輕矣監司而賢也則必責守令以大節而不欲過求其末務其不然者惟欲快己之私也於是乎有樂奉承而疾簡充忽民牧而長奸欺偏愛憎以亂賢否者而守令始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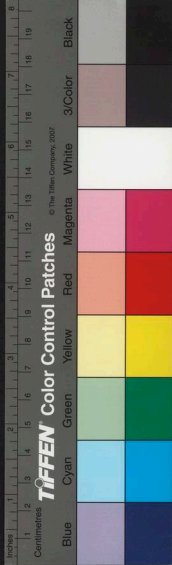


矣守令而輕且失職焉民其有不病者乎若是者有本有原貪與求之謂也必也於監司之不務大体而瑣求備者去之則貪而僥倖者皆不得以肆於元元之上矣而於其有聲於天下者又祿秩加厚之 璽書褒勉之虛公卿以處之則天下皆賢守令矣故曰天下之吏不能以盡賢也於是乎勵之以法天下之法不能必其久安而無弊也於是乎裁之以時君子敦孝以明志利用以達才時易則順志比成時難則惟殫厥力此又守令者之所自盡也

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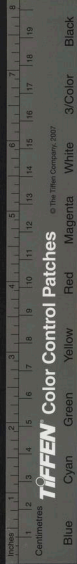
史職有關於君德大矣夫敬奉其職惟在得其人然人可
以易言哉必博聞見而有道術有文孝而知史事與夫心
術之正大者斯其選也以是而立乎君側則有潛移默化
之功矣豈不有以基天下之治哉蓋嘗論之天下之事有
一人之榮辱有万世之榮辱爵賞刑威一時之榮辱也其
權總於人主簡紀載万世之榮辱也其事責之史官然
刑賞失實不過爽一時之勸懲記錄失實則將改万世之
現聽史官之職尤重於刑賞也而可不慎乎粵自制書契
以來黃帝有蒼頡夏有終古商有高摯皆史職也然世不

時



易業如周之史佚魯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長之考之周禮春官之屬掌邦之六典法則則有太史掌八柄之法則有內史掌邦國之治則有小史掌四方之制則有外史掌贊書之職則有御史故周書曰太史友內史友夫武王以太史內史為友則史職之任亦甚重矣漢興有大事記太史公位丞相上群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宰相而司馬遷則談之子也班固則彪之子也為述掌圖書四十年任史官二十三年家孝相傳用法專一猶有古意其后以太史掌占候以他領修撰又別置柱下五史禁中起居注以漸變其初置矣唐初起居郎舍人史官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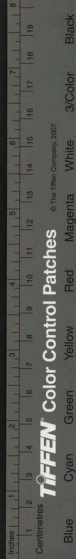
隨仗入直記事故貞觀記述最詳太宗文字皆欲自觀因史褚遂良魏謩輩力諍之可謂得其職也后李義甫許敬宗令仗下俱出不欲與聞奏請永徽而下此意甚微矣宋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三館之士修起居注置會要所修纂國史然或設立監修提舉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是以朝廷大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撰述既成錄本呈進則事有避諱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有如歐陽所論者甚則亟進而亟罷之館閣虛為占職擇其周已昔用之如蔡卞為右史蔡京為左史林希為大著豐稷為小著私意紛然迷暗千古而已若李昉以賢稱而建言起注必



先進御后付所司起人主諱過之端為史氏求全之地他尚何足論哉戴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深宮之所獨行者皆天下之所共見明主統業以有此為之防耳以今現之尚書所記皆言也春秋所記皆勤也即其善者而現之雖去之千載猶可為現况當時乎即其不善者而現之雖去之千載猶可為戒况身有之乎呂東萊曰史官者万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奔天下莫之能移焉故曰史官之職尤重於刑賞也我國家稽古為制慎重是任蓋嘗考之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設起居注之職太史令之職而以宋濂輩充之日侍帷幄啓沃記載是即周制左史右史之遺意也故神功聖德輝映簡冊厥有自来其后易為修撰編修等官屬之翰林院每遇纂修分任編摩稽之公牘而董之以武臣總之於內閣副之以孝士核之以諸司之奏兼以各路之採訪居是職者必拔於科目傑出之英孝問優長之士其儲養造就則洪武癸丑入文華肄業矣永樂甲申就文華就劄其慎重戒勉則輩伏讀

太祖高皇帝諭修撰曾祭等曰汝等皆今英傑為孝必造道德之微必其体用之全其為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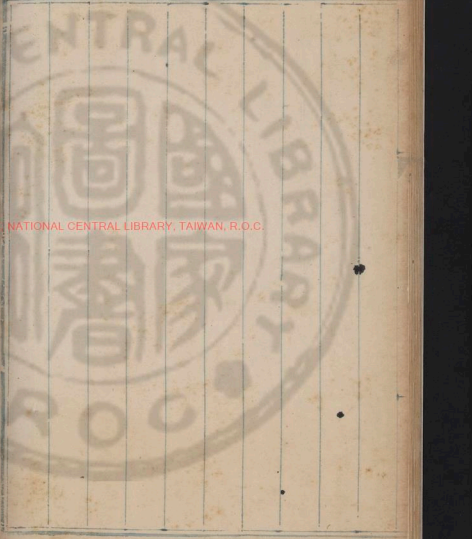
我王言所以主張文教作與人才者至矣百餘年來政體人才紀綱風俗亦既見其綱要也雖三代之史何以加焉然或者慮載筆之戢不恒報采于一時者雖備而紀於平日者未預異時纂修率億兆於數百年之后筆削於數人之手竄易靡常率無定論况法宮之獨行謀猷之入告皆有不與於聞其何以信今傳後以昭謨訓之盛乎請翰林諸臣更宿寓直日記

聖諭至如經筵講說文筆召對或升某官以某功或降秩以某罪之類亦皆隨時紀錄月送內閣以備編纂隨月令以進御焉可也無已則如唐人之制宰相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可也或如宋之制凡上殿臣僚退后省留殿門候修注官出而錄聖語亦可也而居是居者必如劉知幾所謂廉才李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万物之理道足以識天下之用知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顯難顯之情足以稱其任矣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如揭傒斯所謂有李問文章知史氏而心術正大者以之在左右則右史也以之備顧問則親臣也以之奏災異則拂士也以天下万世之心處天下万世之事則聖神謨訓不至缺記將克塞宇宙昭明日月可以追二典而配六經矣



賞罰

人君之尊其天乎。君之德天德也。君之權即天之所以運行四時而成歲者也。故知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知王道則所以奉若天道而化成天下也不難矣。易畜上乾下居尊應天而大有之卦名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天揚善者賞之謂也。遏惡者罰之謂也。順天休命則反之於身亦如其公而已。然非有文明之德則曷從而知。非有剛健之德則曷從而斷。知此則可以謹君德。可以握君權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說始於此乎。凡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紀綱法度之張弛皆繫於威福之能用與否。回



1 2 3 4 5 6 7 8
Inches

Centimetres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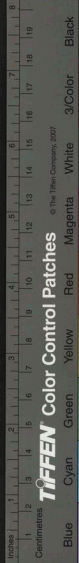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純於公正者乎。勵精為治，宜莫如漢宣帝。觀其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可不謂知言乎。然王成偽增戶口而封，益寬饒數犯上意而到，則不免於偏私矣。功德兼隆，宜莫如唐太宗。觀其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孰敢不盡心力。可不謂善言乎。然無忌以外戚而封君羨，以讖言而戮則不免於偏私矣。好文守成，宜莫如宋太宗。觀其諭宋琪曰：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可不謂至言乎。然固宣容再誤之言，而相趙普固久得志之譖，而罷曹彬則不免於偏私矣。之數君者，或溺於好惡之情，而無剛斷以主之，或徇於毀譽之偏，而無文明以察之，故徒托諸空言耳。蓋人君者，天也。天地闔闔之機，

不獨賞罰也。而賞罰為大。臯陶之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罰，五刑五用。哉。蓋言人君之賞罰當承天以從事，不得而私之也。殷武之頌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蓋言高宗之刑賞上若天意，下順民心，不得而私之也。周禮八則治都鄙，實具刑賞之條。八柄馭群臣，莫非威福之政。其所必掌之天官者，總百官之殿最司四海之鈞衡，亦一公正而已。豈人主所得而私之耶。齊威王排左右之議，封即墨而烹阿大夫。左右之烹，僅用其一言。然猶能不听姦宄而立數十年之霸業。況有天下者乎。漢高帝待項羽之臣，斬丁公而官季布。季布之購，未免於貳命。然尚能聲其大義，而勵四百載之人心。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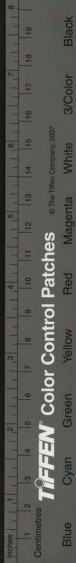


世道升降之會於我乎屬焉非劉不足以體乾之健非明不足以法天之公德澤一雨露之沾濡刑辟一雷霆之震迅天下之人勉勉焉遷善改過而不自覺此君人者所以納天下於平康正直之域而得無媿於憲天之責者也苟不劉不明則善者未必賞而賞者未必善也惡者未必罰而罰者未必惡也又其甚也知其非善而以私喜行賞賞借而人不知所勸矣知其非惡而以私怒用刑隘而人不知所懲矣嗚呼賞罰天下之公法也而可或違哉我

皇上稟劉從中正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即位以來信賞必罰如春生秋斂蓋釋乎斯道之中而建維皇之極者也然欲求其可以繼今日之治者愚何足以知之蓋自古人君非必奮然獨運而後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斷且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幸之門則權在人未嘗不在己也後之人主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權失於下也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者有所偏外戚女謁之情重而听有所不察則權雖在己未嘗不在人也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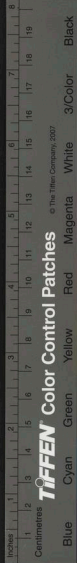
太祖嘗曰朕於刑罰未嘗敢輕

成祖有曰帝王之治刑賞為務大哉王言其道之蓋乎觀其於薛世顯也既封之為永城侯又謫之海內於征伐也既論其功又係之獄一哉王心其公之至乎今日當大有之時而允賞罰



之行也。其惟率乃祖攸行乎。其惟順天休命乎。劉健文明高聳之矣。是故賞罰之道不必予之太驟也。思之太速也。不必責之太重也。赦之太數也。賞必當功。如書所謂功懋懋賞。爵因及惡德。而後為賞之公。猶恐其或偏也。有公心焉。如周人所謂不賞私勞。後為罰之公。猶恐其或偏也。有公心焉。如周人所謂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是也。猶恐其弗協也。有公典焉。如禮所謂爵人於朝。典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也。又恐其弗中也。有慎心焉。如蔡聲子所謂慎及淫人。慎及善人。是也。又恐其或蔽也。臨事而思焉。如魏徵所謂行賞罰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是也。至於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沃腸。此以知其勸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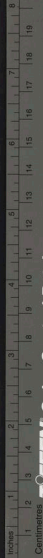
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此又任德而不任刑。以法陽之生育。長養。陰之積於空虛不用也。如是而賞則天下莫不勸。罰而天下莫不懲。大有之治寧不永保於無疆乎。雖然有志焉。有力焉。持之始而不變於其終。志也。行之果而不礙於其私力也。自古人君惟定志為難。吾未見志定而力不足者。故曰義理不先定。則多听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帝王之御天下也，有為治之大用，有出治之本，為治之大用，存乎道。出治之大本，存乎德。德存于心，而為道之所以立。道達于政，而為德之所以行。故有是德，斯可以為純王之心。有是道，斯可以為純王之政。德以本之，道以行之。故道章化感，從教之治，必世之仁。治其易易焉者，而非霸功之小補，所能彷彿其方一也。世之君臣，有志于治者，非不尊王而賤伯，然尊之而不能行，賤之而不能去。美玉砥砭之辨，猶或惜焉。故三代之治，獨為純粹。而漢唐宋以柔，所以遠不遠焉者，非其時之降也。局于小者，不足以語大。滯于近者，不足以言遠。論于雜者，固不足以與

王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于純也。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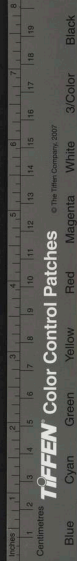
祖宗之所以燕翼今日之所以敬承豈有出于王道之外哉蓋嘗聞之天下之道二王與伯而已矣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伯荀子曰粹而王雜而伯此王伯之辨也所謂王道醇乎醇者也無外飾無近功慎于幽獨而達于家邦審于兌微而特于悠久故道洽政治有以澤潤乎生民而過化存神可以同流于天地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若乃闕畧于身心縱肆于閭閻所以為之本者有未至焉則声色之矜持政事之黷諛類皆弥文粉飾而無惻怛懇切之實故雖足以誘民之驩虞而終不能致民之悅服此伯之所以未醇也嘗即是而求之古之言

治者莫過于唐虞三代言聖者莫過于堯舜禹湯文武是政也以峻德達于敬天動民之政而後有萬邦協和之休舜以玄德達于詢咨岳牧之政而後有四方風動之化禹以祗台之德達于脩和府事之政然後地平天成之績以成湯以懋昭之德達于輯寧邦家之政然後兆民允殖之治以臻文王之所以怙冒西土者以其緝熙敬止而又有懷保惠鮮之政也武王之所以永清四海者以其建極叙倫而又有奠醴陳教之政也是皆本諸內者有大聖人之德而達于政者有大聖人之道推之而準動之而化故可以謂之純王若夫伯者則推之不本于德行之不由于道如台陵之役合八國之師以服楚城濮之後樓諸侯



有閭雉麟趾之意亦豈遠至于斯耶宋以忠厚立國舉德行孝弟之士隆禮義庶耻庶幾乎王者之風矣然任智術以成功置真儒于不用視彼漢唐不猶伯仲之間乎其間英君詎辟若漢文帝之為治也不盡人之情以德化民而海內富庶幾致刑措唐太宗之為治也以六典建官以府衛治兵以祖庸調定賦力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至誠恭儉而社稷靈長之慶終必賴之其于王道亦若庶幾焉者然文帝之心終溺于黃老太宗之德有愧于閭門仁宗之優柔不能制夷狄之橫蓋其上焉者得于天資之暗令下焉者出于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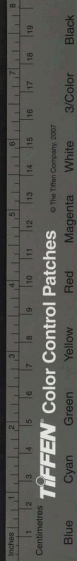
之兵以強晉有所因以為功有所強以為善其視王道譬猶枯槁之于雨露燂火之于日月其大小判然矣故曰誠心而王則王假之而伯則伯此之謂也昔邵子道德功力之論春夏秋冬之喻蓋誠至言矣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蓋世變之趨其勢誠然也要之至于王則人事備極于伯則世道衰下伯一等則夷焉而已耳三代而下稱善治者曰漢唐宋漢之初興除苛法以順民心服縞素以行仁義庶幾乎王者之心矣然不一再傳而諸呂之禍興七國之叛起借有紀綱文章之制亦豈遽至于斯耶唐之興實祖稷而謹刑辟遵守令而增學舍庶幾乎王者之政矣然迨及後世而台武帝之變致肅代之立借



術之把持故其功烈之盛雖足以致一時之小康而其道德之化卒無以復隆古之全盛誠以法制之鋪張者可以易舉而躬行之敦篤者不可以易能威令之闔闢者可以易振而膏澤之浸灌者不可以易致耳故曰漢王而未足唐猶夫漢也蓋漢之治雜乎伯不純乎王者也唐之治雜乎夷猶悞于伯者也至于宋則家法雖正萬目未及舉是謂以弱政濟弱勢亦安可以語王道之大哉論者乃以世變日下先王之治不可復者歸于氣數之使然是豈先王之道不可行而隆古之治不可復耶亦存乎人而已矣我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緒百王之舊服

成祖文皇帝安內攘外立百世之丕基其心之純政之善見于先民所得者詳且悉矣請畧舉而言之註洪範而傳箕子之心定書傳而糾蔡況之失造觀心亭于城隅書大學衍義于廡壁語侍臣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堯舜然現其授受在允執厥中而已又曰人君一心治道之本存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于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是皆所以為運用推行之地而純王之心不在是乎是以經綸運量出于一心綱紀不紊而內外有相維之勢綾體有序而小大有相制之權恤民窮則有種耒之法有給益之惠重教典則有國監之規有學校之碑崇禮義而人才無不正抑浮費而風俗無不淳軍政有條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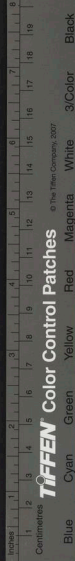


禮義有定式也是又極夫規模宏遠之妙而純王之政不在是乎道治政治德脩民化彞倫正而風倍美中國安而四夷服豈非政之純而化亦無不純耶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莫不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百五十年
熙然大和天下成純王之化固其所也述者
皇上嗣承

大統嘉靖殷邦所因所革惟帝王之道是遵一政一令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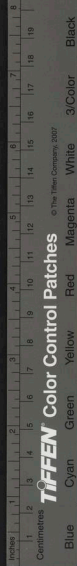
祖宗之法是守轉移之間風化立殊是宜直追唐虞三代之隆而陋漢唐宋于下化也顧承平日久人心晏安誠有不能不屋當宁之慮者昔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則夫君臣固當各任

其責也蓋嘗歷觀前代見上有賴治之君而臣不能將順以成之則悲其臣見下有輔治之臣而君不能推心以任之則悲其君是故明良相逢道易交而志易行斷斷乎不可易也昔董仲舒之對武帝以王者當法天立道為言魏徵之告太宗以飢易食易易飲為言諸葛亮之佐昭烈以開誠心布公道為本蓋皆庶幾王佐之才矣然論功雖切莫投江都之行納諫雖勤卒有仆碑之憂籌策雖紆而不能復漢祚于既衰果可以為明良相過乎程子謂尽天道則可行王道謝良佐謂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張子謂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蓋皆發明王道之旨也然洛黨之禍作而其道不用于時偽學之禁嚴而其言不



徒有其志而貴于有其功不貴于徒有其言而貴于有其行不
貴于徒有其名而貴于有其實功者所以符其志也行者所以
踐其言也實者所以副其名也惟皇上存一心之誠以為王政
之本而不徒尚乎虛文則志以功符言以行履名以實副矣而
又延訪公卿果有可為王佐如仲舒孔明者則推心委任而使
之得以展其才博求儒彥果有能明王道如伊川橫渠者則隆
禮咨問而使得以行其志斯則君臣兼資內外交養以純王之
心行純王之政無愧于天地無忝于聖人是故勞之而不怨利
之而不庸遷善敏德而不知其功相安相養而莫識其力士讓
于朝民和于野萬物並育各得其所而純王之化有不難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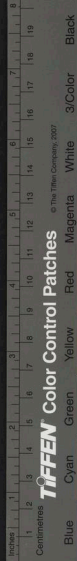
聞于上又可以為明良相遇乎是知王者之政必以道為之用
王者之心必以德為之本而王道之行又在于君臣之相遇也
今自朝廷以至百司庶府其法具在然而有不行者以心之未
純乎王也故心者人君之本而聖學之要也至其用力之方則
先儒所謂王道本于誠意足以斥之意者心之發也必去其徇
外為人之病以求其心廣體胖之真斯意可得而意誠矣然道
入之始有所在也天德為王道之本而慎獨所以全天德之要
亦曰慎獨而已獨者理欲之機也擴充天理而克治人欲使內
省不疚而無惡于志所謂純王之心在是矣堯舜禹湯文武之
所以上達天理者皆是道也雖然尚有說焉天下之事不貴于



古之帝王亦豈得而專美于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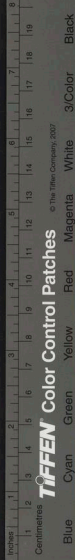
寬猛

蓋聞帝王之道，天道也。是故有寒暑陰陽之時，有剛柔仁義之用。禹凡以和育民物，順其長養而已。王者憲天立政，執中和之極，以緩臨四方，故寬以敦渾厚之治，猛以作精明之治。功苟一於寬，則流於姑息，其弊也弛；一於猛，則流于苛刻，其弊也察。惟仁義並用，恩威兼舉，久安長治，不外是矣。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以猛；則民殘；則施之以寬；以濟猛。有以濟寬，政是以和。萬世經權之道也。蓋天下之道，經有權，經也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權也者，或相兼以適其宜，或相濟以補其不及者也。人君撫輿圖之廣，臨兆民之衆，天下所恃以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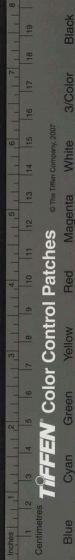
者也。非寬則惠有不孚，民畏之而不敢親，非猛則威有不立，民狎之而不知敬，是寬之與猛，猶天之有陰陽，而不容以或偏也。故曰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然德教以象天之生育，而養者未嘗不坊之於中，刑戮以象天之震曜，而仁者未始不貫乎其內，是寬猛之交相為用，猶陰陽之互為其根，故曰道之相兼以適其宜也。然天下之勢有強弱，而人君之政有德與刑，乘弱之後者利用威，而乘強之後者利用惠，此其斟酌操縱之間，猶天道之雨以潤，而日以暄，雷以動，而風以散，既成万物，而人莫窺其神，故曰道之相濟以補其不及者也。如天之仁，好生之洽，人見充舜之寬矣，而四凶之誅，有苗之北，則未嘗以不猛也。禹刑之制，

官刑之儆，連殺之義，人見三王之猛矣，而文命之敷，兆民之殖，咸和之施，則未嘗以不寬也。是寬者本心之不容已也，而猛者又救弊之不得已也。故惟聖人為能用交際之權，而後世之為治，則有可慨者。漢文感一女之言，去肉刑，惜中人之產，罷露臺，其政似寬仁矣，然不朝者賜以几杖，受賂者賜以金錢，是不寬於寬而縱乎，宣帝躬親政務，而奏事必親問，考核功，能而名實必相副，其政似乎義矣，然怨謗者坐死，驕奢者必刑，是不寬於猛而慘乎。唐宣宗嚴矣，而後世說其以察為為明，無復仁恩，蓋督責已甚，乏渾厚之治，休焉耳。肅宗寬矣，而後世說其專事姑息，養禍藩鎮，蓋怠廢不舉，少精明



之治功焉耳。宋仁宗慈孝恭儉寬厚待民，以不殺為刑之威，以不蓄為財之富。深仁厚德，與漢文同。然上下姑息，綱紀漸隳，其勢之弱者，未能有改而事之弊者。日增于前矣。明作之功可少哉。神宗刻意王道，上嘉唐虞，欲繼藝祖，取茲之志，以復中華一統之盛。勵精之治，將與漢宣同稱。然信任匪人，驟行新法，祖宗之舊，一掃無餘。而天下之財，靡散殆盡。渾厚之治，亦虧矣。蓋人君之為國也，有元氣，有神氣。元氣欲實，深仁厚澤，優游而浸灌焉者，所以培元氣也。而懦焉則神氣絕。神氣欲張，明罰勅法，果敢而奮勵焉者，所以作神氣也。而察焉則元氣索然。神氣固絕於積弊之餘，而元氣及索。

於勵精之後，故當夫庶政之隳廢，而不大有更張以拯之。則日靡月玩，國勢漸弱。此致危之道也。及夫隳舉廢典，而不自寬和以養之，則旬磨歲鍛，剗削殆盡。此致亂之術也。善養身者，保護振作，造其宜，善為治者，寬仁嚴義，當其可。書曰：明作有功，惇大成祿。非此之謂乎。我太祖高皇帝應運挺生，承胡之弊，綱常淪斁，不容於不振矣。冠屨倒置，不容於不整矣。臣民奸欺，不容於不革矣。風俗流蕩，不容於不清矣。故作為。大誥以繫王綱，所謂刑新國用重典，蓋見其有不得已之故，而非寬仁之本心也。及海宇既寧，名分已止，則貽朕孫謀，以固万世之基，故又作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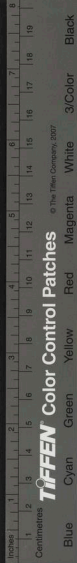
祖訓一書以示 聖子神孫著其好生之德。立為不刊之
典而仁心仁聞實洋溢乎其間。此又聖祖之善用寬猛也。蓋
治有本原。政有先務。勢有所必行。時有所不可。君人者惟審
其端。使可縫之下而已。朝廷有寬和之實。則大臣有休之量
矣。故無弗師之而尚德者焉。百工播推讓之風。萬民興禮遜之
行。至和純龐而治道其成矣。人主有督察之實。則大臣多劄
勵之行矣。故無弗師之而尚威者焉。群臣飾知以自眩。庶民
懷私而喜爭。和氣不流而剛暴之政漸成矣。是故王伯之所
由異也。此我

聖祖神明不測。以迭運寬猛之機。所以駕唐虞而軼三代。未
肆我

皇上嗣統頌治之志同符

皇祖中興之盛遠過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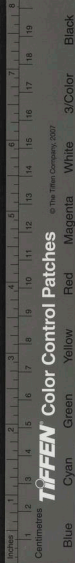
宣即位以來。信賞必罰。威行如雷霆。發姦摘狀。明照如日
月。對時茂育。容保如天地。蓋粹乎寬猛之中。而建中和之極
者矣。夫何承平既久。人心怠緩。法度廢弛。則振揚剔勵。自
有不容緩者。夫綱紀所由以出治也。而今或上下無別。貴賤
無章。不能無凌替之患。振而舉之。不有望於馮河之勇乎。
守令所恃以安民也。而今或以利滅義。誣上行私。不能無貪
虐之弊。飭而厲之。不有望於黜陟之嚴乎。將帥所以握兵
而衛國也。而多不得其人。甚者晚唐債帥。復見於今矣。釐



而止之不有望於糾糾之
宸斷乎刑罰所以詰奸而懲
厲也而多不得其平甚者刻木不對誠可哀痛矣督而
責之不有望于明之

廟謨乎至於庶民僭越而擬於文童則奢太之禁不可以
嚴也夷狄跳梁而橫於邊境則薄伐之師不可以不整也此
此要皆以精明之治而敦大渾厚之休以成純王之道以躋中
興之盛耳然寬者居上之本猛者救弊之略仁可過也義不
可過也則夫崇寬大之休以養和平之福沃深仁之澤以為萬
世之基沛皇仁而扶國脉不有望於今日乎抑愚竊有言焉
朝臣之尊猶天地也政令之布猶陰陽也奉法之臣猶五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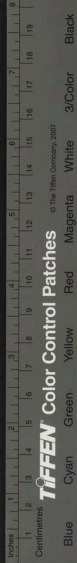
秉而宣其氣者也五行之吏苟失其賦則天地不能位陰陽
不能序而萬物豈能率其性哉誠使今日大小臣工存報國
愛民之心象諸陽以布仁象諸陰以布義仁義並施寬猛相
濟則唐虞三代之盛可復而雍熙太和之治可保於無疆矣



教化者風信之樞機也。法令者風信之隄防也。樞機不謹，無以化民。隄防不立，無以率下。二者兼施而造，卒然後足以轉移風信而歸之正也。夫民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声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為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所款，故謂之信。唐虞流化，茅茨而堯舜之，艸正者躬也。夏禹菲衣，粟食而禹之為度者，身也。文王不遑暇食，武王款不敢縱，而又有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家塾黨序，州序國季，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興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信，是以成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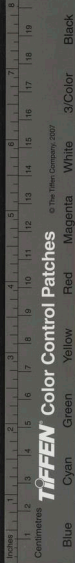
風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世道洽政治。至于衰世，猶有信厚之風，以閑雅麟趾為之地也。昔司馬公曰：商之信激昂而奮勵，周之信柔和寬緩，誠有見矣。以詩、國、風、考之，唐之信儉，陳之信蕩，秦之信悍，幽之信厚，則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信，備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蓋先王務同其大馬耳。齊高功利而後以強亡，魯重禮教而後以弱衰，則習之所漸，而非其始正，遷弊也。春秋之時，衛則教教勸孝，晉則士競于教，鄭有鄉校，齊作內政，卿長馭事，施于矣。漢魯儒習射飲之禮，鄉正有街，彈之室，是教化猶近古也。冀野之耕，相教如賓，洙泗之上，紉代老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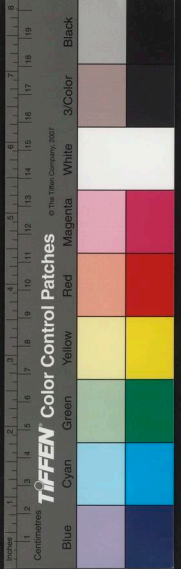
韓信無行，推擇不與，李陵失身，隴西為耻，其風信猶近古也。漢至武宣之世，倡之以文而不本之以道，故張禹孔光之徒，雖號稱儒者，陰附王氏，而不以為耻。漢祚之移，武宣始之也。豈可歸罪於儒術哉！光武中興，倡之以傲而不節之禮，故李膺范滂之流，疾惡大甚，而不得其正。黨錮之難，光武起之也。豈可致尤于名節哉！自今言之，漢之風信醇厚，其後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則見于貢禹之言。唐之風信素朴，其後虛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涖官者為信吏，則見于憲宗之世。宋之風信以通經孝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美，以



犯顏敢諫為忠其後以恤民隱者為迂儒以親世務者為佞吏則見于張叔夜之疏以全身保位為矣以竭忠盡節為愚以刻薄辦事為才以恬退自守為拙則見于余應求之奏大抵漢之風信尚經術尚氣節唐之風信尚詞章宋之風信尚名檢其始也君備節儉而臣尚忠厚君行仁義而臣好直諫君愛養元元而臣先憂後樂風信之美有由然也其終也則牽制不斷姑息多疑偏聽獨任馬耳我國家列圣之所化導

累朝之所漸漬上下和洽遠近齊同風信可謂同矣以今日言之浮靡不適于實用詭隨或改其平素矧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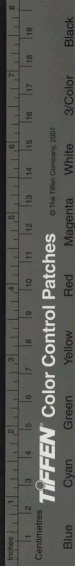
侈靡之風溺意于佛老之教若有異於前日之風信者將席寵惟奮怙侈滅義驕淫矜誇如書稱殷士者乎將車馬衣裘宮室競飾調五音采五色重五味以現款天下如嚴安之言于漢武者乎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以金珠為賄醜以契券為詩文如朱子之論浙中者乎朝廷為四方之倡馬廖高髻廣眉之論慮其波蕩之不可止也則夫首善之地一道德以同信庸可緩乎哉方全鈞陳紫宮之營建北門少府之工作玉帶蟒衣濫及于形餘內府錢帛半費于賞賚則其本豈能盡端兩京之華居日多蘇杭之織坊日衆婚聚尚夷虜之風死喪從



異端之教則其防豈能嚴飭此侈僭之俗所以日盛也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昔何為而醇今何為而弊何為而朴厚今何為而流漓昔何為導之而輒後今何為禁之而不止君天下者當詳究其本躬行節儉以為天下先于是申法令以立其隄防如漢之察州郡者則豪暴斂手頑黠格心而奸偽之徒不敢為侵漢僭踰之計如是而民有戾于習者乎明教化以謹其樞机如古之教鄉孝者崇黜黜浮敦本務實一道德之習而不為異端邪說之惑如是而民有弗若于訓者乎故程明有正風俗得夫才之論誠得夫才以勵風俗吾知万石君

處家而子孫燕居申一家可化也王彥方居鄉而訟者望塵而返一鄉可化也魯恭治中年而不取乳雉韓延壽治潁川而民喪祭嫁娶以礼朱子知漳州而男女不入僧序一邑一州一郡可化也楊綰為相而中丞毀池現京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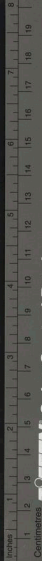
騶送大臣減音樂天下亦可化也故曰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夫然則礼義廉恥以定經制賈誼之四維已張納市價現其好惡覽車服等其奢儉陸贄之五術斯奉矣尚何苟悅四患之足慮哉雖然于有机馬人君有躬行之德而臣下無輔德之誠則德不完人主有禁奢之



封建

帝王之封建也，仁義而已矣。故親親之道，恩以懷之，而法以御之；恩施而濟之以法，則恩不流於褻，仁之至也。法立而先之以恩，則法不傷於刻，義之盡也。蓋本之所在，則衆建以貽安，勢之所極，則變通以定制。處之以仁，所以悖倫，非以植私也。裁之以義，所以永圖，非以厚下也。是故仁義並行而親親之道得矣。故曰：太上修德，以下撫民，其次親之，以相及；親之，以禮其尚矣。欽明光彼，九族允親，濬哲明揚，先彼有庠。武王克商，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管蔡魯衛，文之昭也。荊晉膺韓，武之穆也。盛則

法而臣下無奉法之意，則法不行何也？化行于九重之上，而達官貴戚之家，有司弗敢問也。禁嚴于宮掖之中，而京城都邑之民，有司弗能革也。故欽風化之厚，當自朝廷始。欽法制之行，當自貴近始。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萬民遠近四方莫敢不正。記曰：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乎。則夫所以正天下美風俗之機，特在一轉移之間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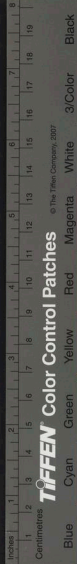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周召相其治衰則晉魯扶其弱是故封建者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以厚天倫以昭燕翼以大本根以固屏翰以聳大業以庇生靈以杜僭逆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此之謂也此意不明而棠棣之詩廢角弓葛藟之刺具矣漢當海內新定大起九國漫成強大文帝用賈誼之言以分其強故有七國之變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以致其弱故有五威之命班固所謂漢明鑿戒焉者也唐制率以親屬降爵未及再傳而降封之禮以薄迨夫親及而仕宦之制無分矣宋制分爵僅止其身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若夫屬族疏遠者則與齊

民相類矣夫以親言之則漢過於厚宋過於薄然興衰嗟嗟者在苗裔之光武直氣攝姦者乃五朝之更生而賢臣碩輔如趙鼎如愚輩且疏附先後以光王室顧不有由哉自周以降親宗室者非不懷之以恩也然恩勝則流於褻故寵祿踰制者起奢侈之端非不御之以法也然法勝則傷於刻故防檢過密者致彈微之患其能及仁義而無弊者鮮矣肆我

皇祖創業之初博觀上古遠惟万世之安大都名城悉以封建親藩錫之國而不屬疆域班之祿而不煩以入民兵衛有防出入有禁咸使推恩子弟遞受封號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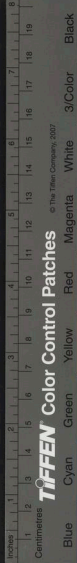


食祿入睦親之隆如此所以鎮制四字承衛本根也既又親作

祖訓以授之宏綱大体燦然具列條貫品式纖悉不遺所以貽燕翼之謀至深遠也自今觀之藩封星列天下輦盤石之宗蓋監宋藩之聚居而致悔祿食歲供宗室無專地之惠則監漢封之過制而難馭為法之善上薰虞周維持保愛之意益所不至而制節防範之道未嘗不行思法並施仁義兼得真足以傳之万世而無弊矣百七十餘年支庶日行祿米荐增歲供稍闕則環起而愬於有司不得則轉相稱貸杜子夏曰戚而不見殊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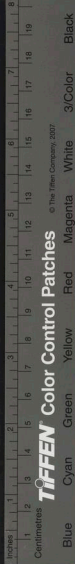
能怨此慮在目前也且宗室之祿糧皆取諸民力鶴壤地有限而民賦日窮故在上者苦常祿之不給而致怒於民民復睚眦怨且譏矣夫宗者國之幹也民者國之上也將植夫幹不容不厚其宗將沃夫工不容不恤夫民審於謀國者舍是其曷以哉我

皇上踐祚以來法祖尊親明詔再頒惓惓然宗室為念且曰一切宗藩祿米未給者有司其虞補之噫其即睦之仁有庫之義乎若夫通變以濟時之道亦不可以不講也昔漢之諸侯分以土地故其患強大而不分今之藩國給以祿米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蓋地分則易弱



祿合則易辦是以談治安者空而無當計七國者偏而靡思今欲培既茂之林而思衍其盛息不支之力而欲為之所將以廣仁而非以寡恩將以圖安非以速釁也自今言之宗嗣主則得祿其勢必廣嗣以資生祿必時予其情必輕祿而侈用耗乏之原正在於此愚以為聖人之澤遠近異勢賦之數可相為差等由將軍以下得以漸減由中尉以下得以遞輟妾媵之欲因以名裁婚媾第宅之訾當以時罷得非仁之極至而可裁之以義者乎若夫父子之恩天性之愛分其祿以貽所生猶之母哺而子茹之非割恩也况齊民之制恒產其封植自愛者無不為子孫計是以積之既厚則均遺其子孫今宗藩食祿十萬者不有可分之祿乎至於訓之以險約則無奢侈之敗度示之以禮法則無僭踰之過卒歲時之給無所稽滯則恩惠易敷誘惑之徒無所親昵則德行可正若然庶可使無戚戚具尔之心曹植之有議有卓尔群之行如班固所稱矣近又聞之宗室中目擊與思固有請立宗李以興教化者亦有願辭祿入以就科第者茲非誠負曠達之識者歟蓋為睦族之計欲其厚生莫若令自業以取足欲其皆賢若莫令倫比而材之位然竊有可議者夫建李以教宗戚拔其之論也宗室

祿合則易辦是以談治安者空而無當計七國者偏而靡思今欲培既茂之林而思衍其盛息不支之力而欲為之所將以廣仁而非以寡恩將以圖安非以速釁也自今言之宗嗣主則得祿其勢必廣嗣以資生祿必時予其情必輕祿而侈用耗乏之原正在於此愚以為聖人之澤遠近異勢賦之數可相為差等由將軍以下得以漸減由中尉以下得以遞輟妾媵之欲因以名裁婚媾第宅之訾當以時罷得非仁之極至而可裁之以義者乎若夫父子之恩天性之愛分其祿以貽所生猶之母哺而子茹之非割恩也况齊民之制恒產其封植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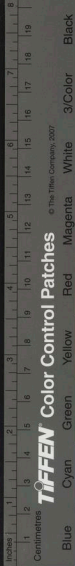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之中抱材出衆可為國家之用者固有其人然王爵之及幼而有尊典孝者何以臨之况夫科貢之所入者宜置於祿而今百官不內序無故不令踰節連姻帝貴則仕者不得通籍京朝此其故何也而宗室之仕其可輕議乎立籍以自力田導由之遺也今宗藩孰不擇置田宅類以家僮買而租稅之入則于其主地額稅類存業戶而包賠貽累民且弗堪如令置田則明示以植產而好惟其意常賦之入誰能連之訟牒號呼者且將毅然興矣是數議者愚以為非小節而可以不酌其理勢之宜哉况夫叢委而不散則聚食京師者可鑒也極重而

不反則本實先撥者可慮也親尽而不處則引領坐食者可念也困窮而不恤則向隅之泣者可隱也則夫今日濟窮達奕補偏救弊詳為之處曲為之防使恩與法之並行仁與義之兼致篤親之心溥厚民之政以綿國家無疆之慶則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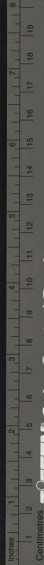
聖君賢相在焉



明堂

有帝王仁孝之心，而后能以奉曠世之典。有帝王敬一之德，而后能以垂經世之文。嚴父以配天，曠世之典也。奉曠世之典，以尊其親，而仁孝之心斯尽矣。明道以養人，經世之文也。發經世之文，以定其禮，而敬一之心以彰矣。故必有其心，則仁孝足以達天人之際，而其本立。必有其德，則敬一有以闡義禮之精，而其文明。求諸古昔，粵有成周，而我皇上肇奉明堂之祀，直与之異世而同神。先圣後圣，其極一也。且明堂何為乎？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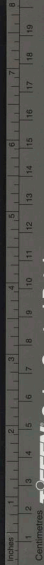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夏商以前不可得聞矣而周始為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見于周頌之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佑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而孔子則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知明堂之礼武王以義起也原武王制礼之心以祭天于圜丘其礼極簡未足以尽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礼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后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焉配文王以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而親周道備矣盖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以不変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世祖之尊蒸嘗於庙則不足明文王之德故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先明堂而后郊者礼由内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后祖者礼由親以及疎也此義之當然礼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禩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庙為質故郊掃藁秸而已明堂礼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致堂胡氏曰文王已有庙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庙中獨奉大礼于一庙故迎主致之致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君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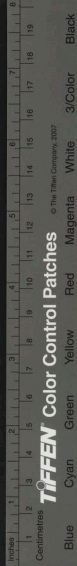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乙五帝或特牲祀五帝或降五帝之座同稱吳王上帝或合祭天地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然以嚴父之說求之祭法曰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成王之特固祀武王於明堂有可推矣。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成王不敢康則康王之特固祀成王于明堂亦可推矣。漢明帝祀明堂而配以光武魏明帝亦祀文帝於明堂唐高宗祀太宗中宗祀高宗玄宗祀肅宗宋仁宗祀真宗英宗祀仁宗皆用嚴父配天之義。惟漢武祀高祖而又配以孝景宋至佑時至於三圣並侑皆無見乎孔子之言而失乎嚴父之旨所謂非禮之禮也。當時名臣如司馬公呂公誨錢公輔等不能正其議其考據經史精通禮樂之功豈能及於程朱也哉。至明堂之制度則有可疑者。考工記曰夏有世室殷有重屋周有明堂鄭康成曰或奉宗廟或奉路寢或奉明堂互言以明其同制。夫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不可盡信也。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後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舍傳記而從經可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

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乙五帝或特牲祀五帝或降五帝之座同稱吳王上帝或合祭天地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然以嚴父之說求之祭法曰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成王之特固祀武王於明堂有可推矣。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成王不敢康則康王之特固祀成王于明堂亦可推矣。漢明帝祀明堂而配以光武魏明帝亦祀文帝於明堂唐高宗祀太宗中宗祀高宗玄宗祀肅宗宋仁宗祀真宗英宗祀仁宗皆用嚴父配天之義。惟漢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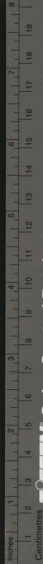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宮房一門。此明堂之意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如方。明于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礼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纁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朝會也。是故謂之明堂。當時方岳則有之。是說也。吾於孟子有證焉。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趙岐曰。太山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鄭康成曰。王此行至於方岳。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為此宮。而不此宮之為明堂。趙岐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之制度。与其典禮。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據諸家之異說焉。蓋諸家之說。皆億度而意之也。呂不韋之月令。有青陽明堂太室。總章玄堂之異。以周礼閏月詔王居。由是觀之。則先王各有攸居。順時布政。至於十二室之說。則失之誣大戴記曰。上闔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元渾斯論又從而廣之。以為四達。以法四時。十二座。以法十二月。則失之侈。蔡邕所論。又以太庙太室靈臺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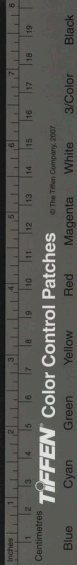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季辟雍合為一區則失之離晏子春秋所傳茅茨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面複道層樓則詭而不經他如宗廟大寢之說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故歐陽修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祀上帝三代以來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而諸儒之說不一至於莫知所從然推其本旨要在布政交神于王者尊嚴之居而已蓋明堂也者王者所居政令之堂也然其制必凜然森嚴王者朝諸侯出政令之時而后居焉而亦可配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同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現朱子明堂之說有曰論明堂之制竊意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其誠可據乎大抵圣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所重節文末也議禮者所當經明堂之禮下以朝諸侯上以事上帝大經也若夫壇墠之崇卑堂室之廣狹節文之末也酌其宜而為之雖異于古人何病哉噫此禮之廢也久矣胡直儒曰百王之禮沿革不同而配天地於郊丘祀上帝于明堂裕享祖廟於大廟三者万世不易之大端蓋有見於三者之當奉也我

建

皇上以天縱之夔秉作述之全德本敬一心乎仁孝首



郊祀之壇而冬至有事于園丘則以

太祖高皇帝配馬躬上

昊天之神而歲首有事於大祀殿則以

成祖文皇帝配焉祿禘大禮燦然修明昭穆廟祀煥然
鼎建以致孝思以昭功德矣尤以

皇考睿宗獻皇帝同文皇之純而混于群廟之中未足
以極其尊崇之意也爰制周制以肇明堂而親灑

宸翰以發之假或人之言以引其端據先圣之心以闡
其義辨嚴父祖宗之旨酌

文皇獻考之宜孝子親之道稽古有徵明王純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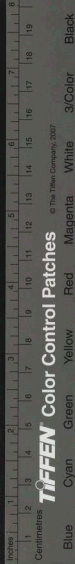
心由之丕著其至理大義之所存微辭奧旨之所存信

有炳若日星者矣惟時季秋之月大亨于明堂而以

膺宗猷皇帝祀焉始行於玄極維建夫大享孝因本心
禮定百王之中義益千古之秘前有武王今有

皇上武王其先得圣心同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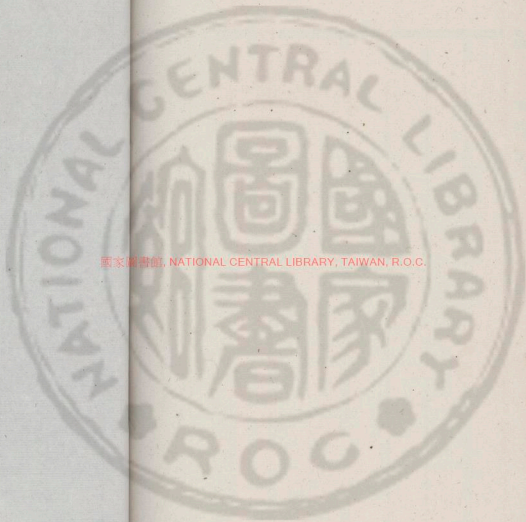
皇上其善益武王之未益乎是故冬至祭天而配祖重
本始也季秋享帝而配父思成形也尊親之兼備孝之
大也本仁以行志仁之至也協義以起禮義之尽也明
道以折中文之極也善繼善述非大圣孰能与于此記
曰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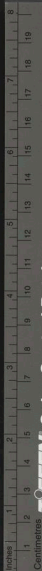
皇上之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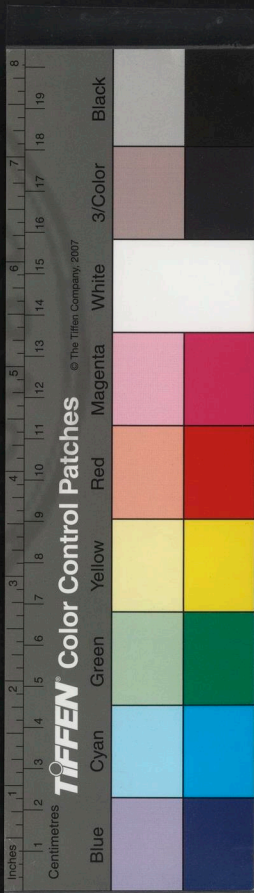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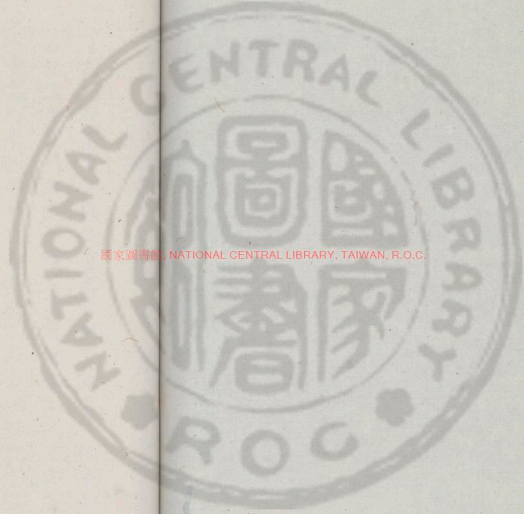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e receipt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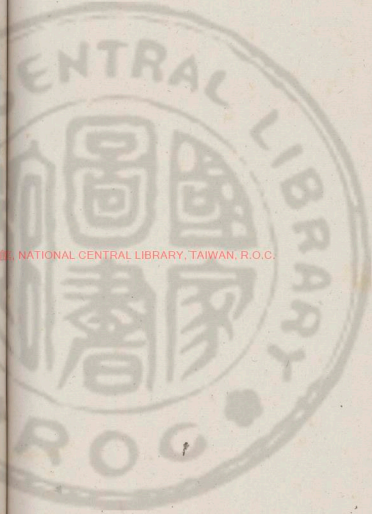


官制之設建官分職之道也自剡子論六代紀官而官之名始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義至於周禮命之以宰相四司之名而冠之以天地四時之號總衆屬而論之雖無慮二万三千職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也故大而公卿二長次而大夫士之屬既有兼攝則官何嫌於冗下而比閭族黨小而府史胥徒之衆又典於民則數何嫌於多周人命官之意深矣漢以大司馬至散騎為中朝之官丞相至六百石為外朝之官唐以七百三十員為官制以尚書令一人總百官宋則三公三師有其尊兩府

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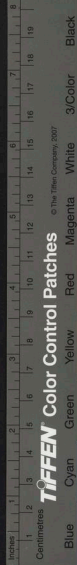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制有其官。是漢失之繁。而有鰥官曠職之說。唐失之復。而有車載斗量之誣。宋失之散。而有九羊十牧之諷。皆不能以無弊也。我

朝諸司職掌一書。實準周禮而作。革中書省。專任六部。是古之六官也。六部分設諸司。即三百六十屬也。其中有同異。亦因時而損益耳。是故教士舊屬司徒。而今歸禮部。豈不以禮樂之司。實育才之地乎。御史舊隸宗伯。而今別為臺官。豈不以耳目之任。不宜有所屬乎。萬民九賦。掌於戶部。五刑庶獄。總於刑部。以至吏部統百官。工部居四民。此周禮之舊也。他如都察院。因御史臺而為之也。通政司。因

銀臺司而為之也。大理寺。因廷尉而為之也。分兵柄於五府者。因樞密之遺。寄言責於六科者。因諫院之舊。是皆兼總乎漢唐宋之制矣。方今員外之制。絕倍於舊。額添註之名。時見於奏請。則冗官之害也。昔荀勗之建議。則以九寺可併於尚書。蘭省宜於省府。王彪之進言。亦以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靖。在於併職。辛替否則以行賞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三子之言。蓋有見矣。我朝職掌之舊。非作缺不以授任。非類選不以入官。考覈則黜陟。惟允紀錄。則漏報有罰。吏役之升降。具有資格。人才之歲貢。惟取實用。故當時官制。亦無弗足者。其必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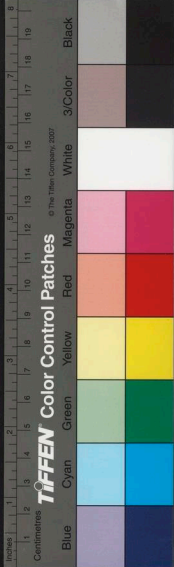
祖宗設官之意，愛惜爵賞，慎重名器，布公道以杜倖進，破常調以待異才，勿行鬻爵之令，不施內降之恩，革蔭補，黃緣之濫，嚴解送考覈之法，因事置官而事已即罷，如漢人美俗使者，直指使者之命可也，官事無攝，而冗官必省，如唐人罷斜封數千人，裁冗官八百員之奉可也，如是則蘇子所謂一官而三人並之者，可以無其弊矣。雖然，周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建官在乎得人，不在乎其備也。若徒取其備，則孔子所謂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者，其能免刑渥之羞乎？若不主於得人，則沈既濟所謂安行徐言，非德，空文善書，非才，累資積考，非勞者，寧不垂

銓選之法乎？是必有推賢尚能之訓，崇功廣業之戒，而後可以語此者。愚嘗誦我

皇上訓飭六部之文，而知其以得人為重矣。其訓吏部有曰：司黜陟者，無品評之真，訓戶部有曰：賤邦計者，無置理之策，其訓禮兵二部也，則曰：典三禮者，忽夙夜惟寅之敬，居邦政者，罔安內攘外之心，其訓刑工二部也，則曰：秋卿昧欽恤之訓，冬官失節省之宜，大哉王言，大哉王心，真有以默契周公之心，仰嗣

聖祖之意矣。惟在位諸臣，能体

皇上之訓，掌邦治者如毛玠之奉進清正，杜衍之裁抑僥



侍則冢宰得人矣。掌邦賦者如李絳之不進羨餘。陳恕之不上會計。則司徒得人矣。掌邦禮者如王凝之守正不阿。常純之抑浮尚實。則宗伯得人矣。掌邦政者如山濤之忌武備。宋璟之不賞邊功。則司馬得人矣。掌邦刑者如張釋之之不寬。徐有功之平恕。則司寇得人矣。掌邦土者如張玄素諫洛陽之經營。狄仁傑劾上陽之過侈。則司空得人矣。誠得其人。則公卿以天子之心為心。而尚何聖治之不可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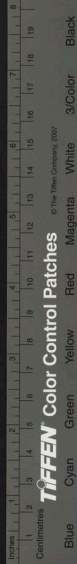
銓選

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古者試人之法。不過曰言。曰功而已。周禮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司士掌群士之版。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至周而其法加詳矣。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常侍尚書以主公卿之選。二千石尚書以掌郡國之選。蓋未有



而吏部所銓者惟注擬州縣官幕職而已。又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沉於下僚。故有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之詔。可謂得操縱之道也。其後典選之職既分。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罷身言書判之制。而試以案律經義法。官典銓曹同為撰式矣。自夫中正之法具。而寒素不得進。資格之法起。而豪傑不得伸。選拘於資格。而天子不得予奪于其間。由是墨勅之官。自宮闈出矣。權歸於吏部。而宰相不得黜陟於其間。由是堂除之官。自廊廟出矣。故尹洙有曰。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戰業之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

資格之拘也。其後限年四十之法。立於左。惟中正九品之法。作於陳群。逮至北魏。崔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而資格之法。自此始矣。唐制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亦未有資格之拘也。其後三銓之法。既不行。而十銓之制。遂以立。至開元時。裴先庭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而資格之法。自此行矣。宋制凡入試。有貢峯。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文臣。則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則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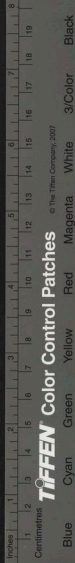


今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我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自立國以來，至於今日，未嘗更易，可謂一定之法也。然於

大明會典亦有保舉推陞之條，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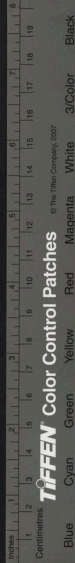
宣宗皇帝與楊士奇論有司之廉幹，能興利除害者，具名來聞，用憑獎擢，現此則銓選之法，亦不專任於資格也。然資格之法，史稱魏之失人，自亮始，而胡寅亦曰：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前此若宋璟爭之

不能奪，張九齡欲去之，而卒不能去，蓋其意以為與其用能鑒別之明，以顯吾之力，有餘於一時，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補其不足於久遠乎？故當時薛淑深指其弊曰：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沈既濟極論其失曰：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大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蓋誠有見矣。雖然，以名譽取人，或失之浮，以功效取人，或失之詐，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人耳目，吾恐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常袞賢愚同滯之說，崔祐甫親舊俱用之嫌，可鑒也。若論古今選法之要，不過資與望而已矣。蓋資以任法，望以任人，積日以為勞，積勞以為最，日月既足，不肖



選之法長吏辟奉之制如陸贄所謂委任長官謹擇僚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庶乎進不失倫而可以杜絕徵俸求選不失類而可以詳知實行此固任人之一道也然語其要尤在於叙進者得其人也使掌銓曹者公以通天下之志而不任一己之私明以用天下之才而必合衆人之見公明兼至人法並行則紀經已立雖用資格可也不用亦可也否則一資格也何司馬光用之而善常家用之而不善崔祐甫不用而善王安石不用而不善乎故曰用人非難得人為難得人非難得用人之人為難

亦遷日月未足雖賢不與此所謂資也考德以為階量材以為器陟降之稅視其優劣進退之際視其賢否此所謂望也必以資耶恐非鼓舞之稅祇以為苟祿者之聖書此寇準所以有執簿之羞也必以望耶徒開僥倖之門反以為盜名者之捷徑此汲黯所以有積薪之嘆也然則司銓衡者如之何蓋善用人者必出於常亦或不出於常必出於常者法也所以定天下之志也不出於常者法外意也所以作天下之氣也是故東天下之公持天下之法以任天下之人資格以待常調不次以待異才如蘇軾所謂存其大綱而變化出入固將付之於人可也前代有鄉衮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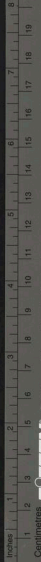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考課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故考課之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蓋明其功於一時者，未足以究其蘊考其績於三載者，斯足以盡其才。然必遲之以九年之久，賢否既判，功罪既明，於是從而黜陟之。至人立法詳盡，真可謂萬世法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听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以六計弊群吏，曰：廡善廡能，廡正廡法，廡辨是也。宰夫以八職掌官府，則王師司旅，府史胥徒是也。而又司會總受其計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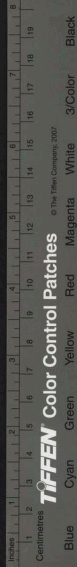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惟太簡以政之廢舉而悉寄於不可尽信之人心可乎劉
邵之七十二條亦密矣而四科之路失主狹隘杜預之六
優六劣似便矣而六年之考失之闊畧唐之法詳於漢而
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德最以著其才而其失在於
不由郡縣而悉屬考功部是以一人之聰明待群吏之欺
罔以一日之議論槩舉數年之功過也宋之法因於唐而
有三畧七事文臣以五年武臣以七年而其失在於不預
宰相而直付考課院是廢大臣之道揆委有司之法守信
簿書之叢勝棄銜鑑之公平也永其得唐虞成周之遺意
者蓋亦寡矣仰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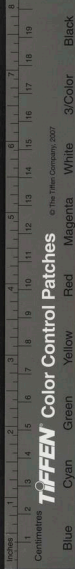
司書計治其材數焉是太宰之屬所以待其治於先小宰
之屬所以逆其治於後成周之制所以考之者可謂善矣
然唐虞之法似甚寬而成周之法似甚密者何哉蓋唐虞
官簡而事亦簡則考之之法固宜寬成周官繁而事亦繁
則考之之法固宜密此其所以不同與降是而漢以六條
察吏其視周之六計忠厚刻薄之意自殊矣宣帝綜核名
實之主也特嚴考試功能有治理效輒以至書勉勵選用
所表而當時王成猶以偽增戶口受賞其他又可知也京
房專欲任法而失之大煩豈惟太煩以人之賢否而取定
於不可尺稽之冊籍可乎崔明專欲任人而失之太簡豈



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點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殿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考在京之官則六部都察院會同考察行於貴近者亦既嚴矣而於在外守令之遠尤備自應朝之外有巡察有彈劾有旌別淑慝而必以應朝為大典郡邑狀之藩臬馬藩臬狀之臺察馬臺察狀之銓曹都臺馬殆將尽天下之聰明而極其綜核之實矣近年以來察之太過容或有遺奸而賢者或至謬及夫亦未名不來實誅文不誅意之弊

乎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賊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懈休矣姦邪之人術竒以諱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后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此司馬公之言切中今日考課之弊司考課者容可使事名與文而已哉昔丘文莊建議以為近歲因選調積弊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考語不復稽其實迹錄其功罪立為倉暴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

祖宗初意况貪者未必暴者未必貪素行不謹者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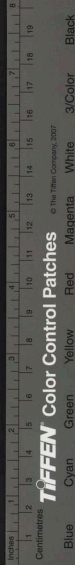


何所指名朱浮所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災文
意當時猶有罪可名有文可考者也今則加以空名而已
何以厭服其心哉其必循復舊典博訪士論核功過勿循
毀譽量才能以責名實曰貪暴必指其為貪暴者何如曰
不謹必指其為不謹者何如則人不飾名以求功亦不得
巧文以定罪如杜預所謂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
書者可無矣雖然有要焉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蓋正士
每隳於橫議而良材常困於中傷古人恒憂之也是故以
鑑空衡平之心而詳檢其行政之通塞洞察其立志之污
隆名實相孚上矣惴惴而廉靜者必優禮之諛飾而矯揉

者必斥去之考最者非偽增之私擯棄者非催科之拙而
資望可以並用矣偏見不徇而合衆論之公矯刻不尚而
極疇咨之廣資可用也何計乎執簿之嫌望可用也何泥
於積薪之喻其人果賢與或

朝廷不用如趙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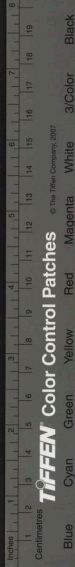
屢執奏可也雖資格未及如冠準之却例薄亦可也夫然
後內外體統之相維毀譽愛憎之不作苟祿者無所容盜
名者不得肆幸法不形於上倖位不容於下矣何患於賢
愚同滯人心不服老察之不明黜陟之不公哉雖然任用
人之責者冢宰也任冢宰以用人者君也古之任大臣者
必咨諏訪問合衆人之論听天下之公真知民人之賢也



然後用之故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听之篤任之久大臣得
以展布而小人不得以間齊於是乎德業可成矣此固不
易之理也敢為今日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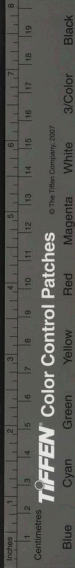
久任

古者爵人以德不現其暫而現其常祿人以功不現其驟
而現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其議論要諸久
而後定其功效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而不
違者也。是故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當昔之官居
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鯨之治水九載弗成
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未
益之課責旦夕之效也周礼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
能詔事以久莫食大宰於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
之夫吏治大計必以三歲故司士必以三歲稽士任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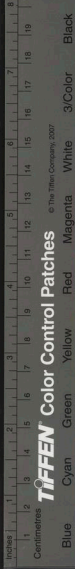
退其爵祿豈以一歲功勞而遽為遷轉之序耶昔子產從政一年人謗而欲殺之迨至三年與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亦無所施其技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要皆以三年而視政也漢有歲中迨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窮官隆秩可以驟遷何其速也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矣若漢文之時有居官而長子孫者猶有久任之法也黃霸以後守相數易則朱浮左雄不得以革其非李唐之初有守桂陽十年者猶有久任之法也高宗以降州牧屢易則劉祥道盧多遜不得不跡其弊宋則劉

中丞之任十三年趙中令之相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閩南十七年久任功成其初亦有然者其後三司內任之數易則司馬公上官均不得而不憂也我朝之制九年考滿有定額擅畱職役有明條未始不以久任立法也今之任人或一歲而三遷或未滿而再調久任之意不專而欲責其百姓富庶政平訟理者鮮矣今之人未必皆至賢也聰明得於簡冊之緒言志力奪於奉業之舊習一旦寄以民牧之任上而監臨觀察責其成下而府史胥徒伺其隙其奮翼策去不安小成者必一二年治乃有緒焉彼方有緒可尋也而旁郡別邑已有迂陟內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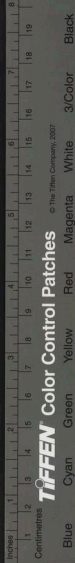


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為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巧而取民之計多百姓固何利於是哉下之人知其欲速也欺諛競作送迎之費又有所不計矣怠忽易生覬覦之私又有所不免矣吏胥得以肆其護豪猾得以窺其弊上下之間一切苟且而已雖考課日嚴賞罰日加彼速進者固不俟是而已有他路可歧矣如是則信如陳祥道所謂以密去之官臨苟且之民也夫有志者拜一命之寄亦欲展布以為久圖而速進者得以惑其意是使天下無誠心為民者矣且官數易則民不安故不肖者不可一日居於其位今宜於賢者而久任之秩當遷也不移其地祿當益也不奪其官過可畧也不拘以文法之細人可諱也不間以毀譽之言或筆書褒勉以新其意或就如服命以旌其能若果有效也破格用之異待之終身焉彼速進者曰吾所進者在於格之內而彼独超於格之外則彼之所謂遲者速而吾之所謂速者遲矣故速不必沮也有權以遲之今天下仕者水陸舟車之用不同遷轉更調其喜好不同彼方與民相安於北而復任之於南其不願必矣於此必有調停之法不拂其情而俾彼得以終其惠此久任之意也若今日遷其守明日易其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財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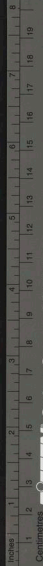
以為將迂而求足其欲則因民久任不行之弊誠如楊誠齋之所說矣夫久任之意不堅而專倚之考課則所課者時日之近效而或眩於悅上偽增之法當道者無所從而按之也杜子恕曰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至而試課之要未立蓋訊考課之不足恃也司銓衡者其鑒之哉或者曰筮仕有後先，相承則遲速之限難於創始是勢也愚則以為勢無不可挽者恒存愛惜之心則才足；則速可也遲亦可也或者曰效用有勞逸勞逸相半則內外之分當以平施是情也愚則以為情無不可通者恒存休郵之念則心安則內可也外亦可也夫才既足於上而心各安於下何久任之不可行哉若夫明好惡之分示趨向之的使循良之政遍於天下則在司任人者加之意焉耳



士風

甚矣士習之有益於世道也。下馬者貴乎充所養以端其守，上馬者貴乎審所尚以道其趨。夫廉恥節義，士之守也。表位旌義，明王之所尚也。天下之所以不治者，恒以君失其尚，而士失其守也。競進者其心媮，則鄙而天下之事無所賴；恬退者其養深，濼則豫而天下之事有所成。明王抑彼而崇此，故天下之人知所勸也。昔者周之先王，非教不以一民，非法不以致治，其相際也。三紹而后通，五贄以為見，則可謂已飾矣。其選授也，三紹為賓，再論而后政，則可謂已勤矣。其省成也，八法以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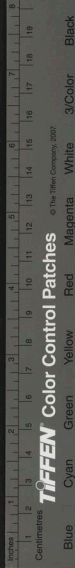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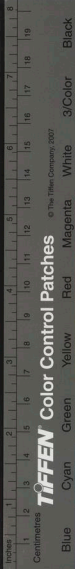


治六敘以正吏則可謂已察矣夫紹賢也者所以使之
以自重以遠于恥也物論也者所以規進度吾使勿放
於回也法叙也者所以章典秩撥載守使無麗於僂也
所以為士之防者何其至也唐虞之百世僚師成周
之時多士濟若伊尹太公方其耕于莘野居於渭濱
若將終身而致用之術已具故一出而伐夏救民勝殷
遏刈輔成商周之業有由然也一壞於春秋於是有衍
玉而求售者矣再壞於戰國於是有彈鋏而歌無虞者
矣禮教浸衰士風浸下曳裾王門奏記相府獻詩自媿
上書自鬻秦漢以來何紛也博學如揚雄猶曲筆劇秦
之論文章如韓愈亦伏謁先範之門况其他乎故曰古
之士也貴非古之公卿大夫貴士也士自貴之也今之
士也賤非今之公卿大夫賤士也士自賤之也漢唐宋
之士不自端其守而士風之所以日不競也夫因俗之
士待教而困方之民現法惟上智不待教而善豪傑不
現法而勸然而上智豪傑不易得也故教不易求而法
不靡防也是以圣王常賞不願爵祿之士重遠權勢之
臣禮不賔之賢表邈思之誼優危言之節高不士之志
所以崇功而勵操樹表以固防也然良心不異於古今
而豪傑不移於習染未嘗厚士不可謂下無其人庸所



尚以道其趨者非上責乎未嘗自重不可謂上無其人
慎所養以端其守者非士之責乎三代以下若桐江煙
水奴隸三公不有如嚴光乎南州躬耕非禮不見不有
如徐穉乎李泌則不受右相司馬馳則固辭諫官不就
廷試有韓維之靜退書不至京有唐介之剛交司馬入
相不通一書非刘安世乎章惇召見固辭以禮非陳師
道乎光武居万乘之尊以貴下賤故東京之季曹操岳
澁染指終身不辱漢而自立者畏天下之名義而不敢
干也其得士為烈國祚頽之至於唐肅宗宋仁宗之於
李泌司馬馳文彦博司馬光之於韓維刘安皆表揚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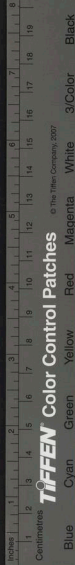
潔三代以后所僅見也高節若嚴光諸君子可以語守
矣崇獎若光武諸君可以語尚矣嚴光為之的而光武
為君之倡也今天嚴母之盲妹子也衛以重闈歸以袿
禮保傳不在不敢下堂夜行無燭不敢有行是以窺窬
之罅不生而貞潔之德全也故廡恥者事之衛也軌物
分守者士之保傳也節義者士之燭也礼者士之歸也
若必徹衛息燭廢保去歸則宗姬虞女終不可期於世
矣夫士一身而綱常之貴倣係其為善也非有待於人
之勸者勸而后為亦已淺矣况於使人督責而猶有弗
至者乎惟謹其守分則貴不得以凌賤而辱其身順於



時命則下不至於援上而居其志秉禮以待物而不動
於利誘嚴分以養心而不至於自輕則所養純而所持
正矣柰之何不尽然也是政守之不疎則在下者之責
也我

國家之造士歛才也經術以陶之季校以群之科第以
羅之資格以劑之殿最以澄之長育之以禮以禮又廉
恥游優之以德行道藝重正直而表內修獎恬退而拔
幽滯尚名檢而抑奔競其審所尚者何如也迩來慕通
顯而賤貧賤喜附离而競干謁無亦率之者未至乎吾
於是知奔競之自来而欲救其弊惟啞反之而已矣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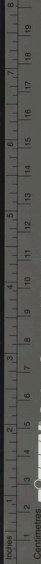
峻曰退讓不可以刑罰若使莫聽朝士時從志山林
往間出李綱曰欲息奔競莫若崇靜退以率之蓋道
德之心勝則功利之念薄恬退之風盛則急躁之途阻
衆正之門開則驟遷途塞誠能玉堂獻記者必黜而不
以私至政府者必擢之相門兩及者必抑而不私事干
政者必進之則轉移化導之機端於上而正直節義之
士應於下奔競者自知所化矣此非在上者之責耶故
自養之道為天下之士望而養士之道則為今日之在
上者深致意焉



薦奉

薦奉者不可徇一己之見其求之也貴乎廣其擇之也貴乎精廣則野無遺賢精則朝無倖位此古之人君所以能盡天下之才以成天下之治也太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任吉夫致太之道亦多端矣而至人作易係之於初者蓋以君子之進必以其類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太故有虞之朝命禹為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之及析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遜於夔龍推賢讓能其氣象可想見矣降而春秋若祈奚之祈午解狐之於荊伯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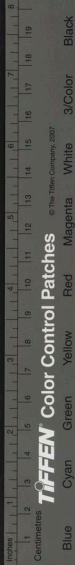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稱其讐不為誥立其子不為比君子謂其能舉善也漢武
詔天下與廉奉孝其議不奉者罪故當時郡國可薦公府
可薦為師者亦可薦其薦賢之路亦寬矣夫薦賢之路寬
意其有冗濫之弊然吳公薦賈誼而以賢良聞王商薦鮑
宣而以忠義顯則寬而不濫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曰公為
僕射當廣求賢隨材授任故當時有薦奉四十人有數至
三十人者其薦賢之數亦多矣夫薦賢之數多意其有渾
淆之失然杜淹所薦而後皆知名李吉甫所薦而稱為得
人則多而不淆也宋太祖嘗謂人臣曰不擇奉主何由得
賢真宗謂近臣曰先擇奉主以類求人當時奉京官朝官

則委之蘇易簡陳恕奉御史則委之陳知德奉三司判官
則委之李昉奉監司則委之張知白其得人可知也方乾
興之初而王魯首奉呂夷簡熙寧之後而陳襄首薦司馬
光曹彬一代名將也而薦其次子曹瑋呂蒙正一代賢相
也而薦其猶子夷簡是不以親為嫌也范仲淹攻呂夷簡
而后卒薦仲淹唐介劾文彥博而后復用唐介是不以讐
為疑也李文靖用賢而不市私恩王文正用賢而恐恩自
已出蓋不敢植恩私門也呂文靖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
不求見司馬光薦劉元城以其无書抵政府蓋不待有求
而得也是皆其奉主之既賢則賢者既奉者必賢也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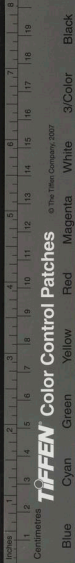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聖朝於吏部常銓之外開四門而公薦之公卿得奉焉
諫得奉焉部使監司得奉焉故奉明經行脩練達時務之
士則洪武十九年之令也兼奉文武及通書律廩吏得賢
者賞溫奉蔽賢者罰則洪武二十七年之令也
仁宗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遂命吏部自今以
薦奉至者必試用之
宣宗曰古者除官必書主姓

名貪穢則連生今亦當循此法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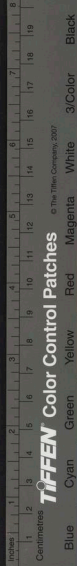
王言乎吾見當是之時群賢在位而野無遺賢矣夫知人
之難堯舜患之畏其難而不奉則為蔽賢矣故穀梁子曰
李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奉不聞友

之罪也名奉既聞有司不奉有司之罪也有司奉之王者
不用王者之過也是故奉之不公則徇偏私之見心之不
明則昧賢否之實求之廣以擴吾公也擇之精不淆吾明
也公明兼至而薦奉之道得矣昔宋司馬光奏乞十科取
士一曰行誼純固可為師表如韓嵩之薦韓休二曰節操
方正可備獻納如李嶠之薦李筓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
帥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如匡衡之
薦孔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如蕭望之之薦薛廣德
六曰孝問該博可備顧問如張說之薦張九齡七曰文章
典麗可備著述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八曰善听獄訟盡公



得實如袁盎之薦張釋之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如李祐之薦李巽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如丙吉之薦于定國是可謂廣矣况天下人才不拘於十科况各科之中所當用者亦有多寡不同必如蘓洵所謂奔人者當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奔之狀則庸人不足稱者不得入於其間矣至於奔主連坐之法胡氏謂其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賞弊改其終廢格蘇子曰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莫不勉強為善以求奔惟其既以得官而無憂是故蕩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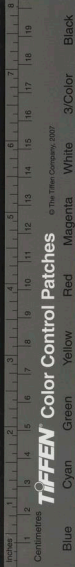
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奔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奔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夷等之人故樹根牢固而不可動此皆其法之弊也為今之計亦惟擇舉主於未用之先責奔主於已任之後而已矣方人才之未用其才之可使與其德之可任固難知夫賢否之實吾惟擇奔主於其先俾尽其推轂之誠則得矣及人才之已用果賢與未賢果效與未效固當施其升黜之權吾惟責奔主於其後以嚴其連坐之法則德矣擇之於先而人知所勉責之於後而人知所懼則奔親奔讐但守公道薦賢為國願足



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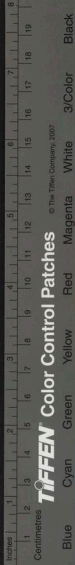
成天下之俗者以實不以文。鼓天下之化者在上不在下。教化者轉移風俗之機也。學校者推行教化之地也。學校不立則教化不明。則云々。風俗不一。然則立學校以明教化。有天下其可緩乎。棫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語周之善教也。君牙之書曰。爾身見克。正罔敢不正。語教之本於身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之制曰。小學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大學所以察夫禮義。措諸事業。皆以明人倫也。周官之制。其法猶詳。大司徒施十有二

臣職。夫如是。安有所薦之不實哉。若夫人君。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此固今日薦本之要。深有望於聖君賢相云。



教曰以祀禮教教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以樂禮教
和以儀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節
以世事教能以賢刑爵以屬制祿當正月之吉則懸教
象之法又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曰六德六行六藝
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大
司樂建國之樂政大胥掌樂士之版小胥掌季士之令
是以人心正而卷阿古士之維教化與而既醉太平之
校收說者謂太和元氣在成周宇宙間信矣漢文承風
俗薄惡之後躬修玄默示朴為先故一時公卿率多長
者黎民一變而有悖厚之美使非禮樂之教謙讓未遑

則墻屋被繡之奢何有乎武帝力奉典禮表章六經元
帝雅尚儒術經生迭相亦加意於教季矣然仲舒勸設
庠序而言不行劉向勸吳辟雍而事不果何取于西京
乎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
亦用心於文教矣然廢后奪嫡而爭天叙之倫求書天
竺而起異端之禍何取于西京乎召明儒而廣生徒唐
太宗非知教乎然好諛任數內多慚德弘文之選却佞
參馬則所以風天下者非矣立季校而徵遺逸宋仁宗
非知教乎然君子小人互為消長天章之對施行鮮馬
則所以入人心者淺矣若程伊川之在太學立更師禮



賢等齋胡安定之在蘇湖立經義治事等齋以倡明道
孝故文教孝興而人才迭盛也我

太祖肇基未即位之先首建國子孝以鍾天下之英才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孝以育凡民之俊英或采
明儒以為模範或頒經書以資講讀雖沿宋三舍之法
而廩餼無不同至現其初下婺州延葉儀宋濂為五經
師戴良為孝正吳沈徐源等為訓導選國子生林伯雲
等三百餘人分教北方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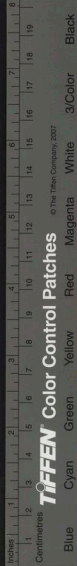
論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孝校為
本

以重國二公之言蓋有見矣何謂情之孚問居無事嘗召
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一則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
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若惟進見有時第於視朝行礼
之所暫爾侍立則與群臣無異烏在其為侍從哉

國初經筵無常所而燕息所接皆講孝之臣正統初年講
讀定於文章始著為儀然會典載講書之後允遇五府軍
政六部要務俾詹事等官數陳之悉則是講讀之地存都
俞吁咈之風誠一代盛典也然啓沃有講章而事閑亂亡
則禁忌而不敢上聞書文有疏解而道涉時政則避諱而
不敢旁及

殿閣大臣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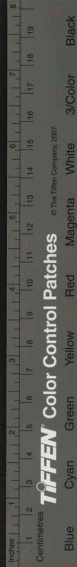
宣召不得以請對君門



万里雖机密不得以面陳况頃刻相親時免不得而咫尺相違言或不得而尺請昼則更直夜則入宿以備不時宣召而賜對之後別具封章各陳所見庶乎可也宋時司馬光曰乞詔侍從近臣日輪直宿特召賜對與之從容講論誠可以為法矣雖然此特自為人君者言之也使經筵諸臣无愛君憂國之誠之尽忠補過之義而啓心沃心以為格君之本者未之能為則啓以宴游而取需卦燕樂之說導以侈靡而借豐亨豫大之言經術適為詭諛之媒矣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說以尽規益則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說若忘本徇末

論御史臺曰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墜於小人

論廷臣曰君子知孝則道與小人知孝則俗美黜百家之說革詞賦之科為教本孔孟宋儒為文本典謨訓誥有監規之頌季校有卧碑之說五常之誥明人倫也資世之訓端風化也無輕至公門教以自重也無建言越訴教之不出位也至於宮闈肅而家法正立教之本端矣嗜慾寡而義理明施教之具備矣立法雖少損益前代而教敷樂教則棧于乎虞周之意矣故當時王禘之對



太祖曰古之帝王皆兼君師之任，后世人主為治而不知為教，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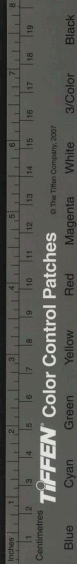
陛下為治之道已備，真帝王教民之意也。待歎盛哉。

列聖相承，未有不以學校為急者。

成祖諭祭酒胡儼曰：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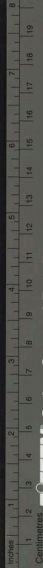
仁宗諭部臣曰：師儒之職不可濫設，古以模範稱之，模範不正則所造之器何自得正。增置武胄之卒則因僉事林特之言也，專設提督之臣則因少保黃福之言也。我

皇上建極敷本，觀教一箴，註於太宰群庠祀先聖先師於文華東室，菁莪棫樸之化，何以加此。近年以來，天下之風俗日趨於浮靡，而學校首善之地，則又使之計功謀利於歲月之間，郡縣之博士至於倚席不講，而教或有所不行矣。議者竊人才之壞，由於學校若朱子紫陽封事所云者，噫，國家設科目庠序之意，豈其然乎。夫教弊者傾其本，更化者示之則。昔仲淹請興學校，本行實程頤之首詳學校制，所謂憂時之壞者也。今欲求其無弊者而行之，其道有五：一曰立小學校之制，二曰明通學之教，三曰崇師儒之職，四曰嚴考校之法，五曰厚廩餼之



賤日輕，公卿藩臬不加之以禮，所謂教化者蕩然矣。李
文正公曰：典教之官，惟程課是急，而於正且大者鮮加
之意，是以文敝而實衰，俗薄而道廢。二公其深知弊之
源乎？請自今銓除之必慎，禮待之必優，其賤者稍加禮
異，不次起遷，而又申明
祖宗旧制，崇正大之体，去浮濫之弊，則師儒重而人才
盛矣。考校不嚴，民乃惰也。若熙寧三舍之法，不過試之
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耳。必鑄解額，以去利誘
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雖未必如古之德
道藝，亦須本末兼奉，文行交修，而不徒月書序考之為

養古之小孝，即今社孝也。申明其制，謂非養正於蒙之
一端乎？程頤有曰：古之孝者一，今之孝者三。一曰詞章
之孝，二曰訓詁之孝，三曰儒者之孝。茲欲趨道舍儒者
之孝，不可言。孝便以道為至，言人便以至為至，苟能倡
天下以儒者之孝，而有獎進中正，以修明教化，崇尚廉
恥，以樹之風，去大成之孝，顧不可見耶？師儒不重，由自
然也。國孝則大司成督孝，則憲臣尊官要賤，其重久矣。
司御校者，官守既卑，禮待甚薄，能自振拔者，什之一二
耳。是以賤業不修，弦誦不聞，甚
黻校鞠為蔬圃也。可勝嘆哉！丘文莊公曰：近日師儒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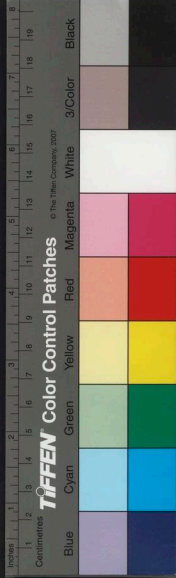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功也。廩餼不厚，士無養也。古之學校，詳於教而畧於養。後之學校，詳於養而略於教。及其末也，教養俱廢矣。申明會饌之制，非國家之盛衰乎？然則浮薄者黜，奔競者息，作於上而應於下，教化其大行矣。夫明道以修身，而無事於空言，秉禮以待物，而不動於利誘，此則士之克自樹立，不待教而興者也。

科目

人才之在天下，不患其不足，而患乎用之不得其道。養之豫而求之廣，擇之精而任之專，有鼓舞之機，有奔走之術，馬有宗覈之實，馬如是而曰人才不足用，如是而曰今之人才不如古人，吾不信也。成周盛時，用鄉、學、禮、選之法以取士，其所以取士者，蓋必教之於平時，斯與之於異日。既書之每歲，斯考之於三年。若司諫糾民，德朋友正其行，鄉大夫以正月頒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曰六德、六行、六藝。平日之所教者，此德行、道藝也。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友，睦姻，黨正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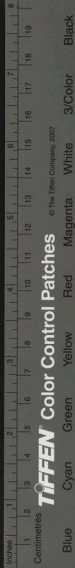
德行道藝而異賢者能者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以其書
獻之於王、拜受之於登天府賓異者極其禮待之而
不敢忽也、拜受者極其恭敬之而不敢慢也、夫升之於
卿者猶未升之於王朝也、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季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
征於卿、升於季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論造士之
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然猶未命之於官
者、司馬辨論官材、論俊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定位然後論之、此成周
仕進之二道也、漢之取士、隨時設目、有茂才之三科、有
明經之三科、有辟召之四科、而得人為多者在季、校則
有明經、在群、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四者之科、終漢世
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如董仲舒則以賢良、季
路溫舒則以孝廉、遇、匡衡蕭望之則以明經、顯、黃瓊孔
融則以辟召、登、然或者病其明止于一藝、非有深探、全
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果足以得
人乎、唐之取士、甚為多端、有生徒之六季、有科目之科
有制、奉之二科、而其行之最久者曰進士、明經而已矣
二者之制、終唐行之、而得人之盛、若韓愈之文章、政事
李絳之直道、進退、陸贄之論諫、仁義、裴度之明哲、保身

德行道藝而異賢者能者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以其書
獻之於王、拜受之於登天府賓異者極其禮待之而
不敢忽也、拜受者極其恭敬之而不敢慢也、夫升之於
卿者猶未升之於王朝也、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季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
征於卿、升於季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論造士之
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然猶未命之於官
者、司馬辨論官材、論俊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定位然後論之、此成周
仕進之二道也、漢之取士、隨時設目、有茂才之三科、有
明經之三科、有辟召之四科、而得人為多者在季、校則
有明經、在群、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四者之科、終漢世
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如董仲舒則以賢良、季
路溫舒則以孝廉、遇、匡衡蕭望之則以明經、顯、黃瓊孔
融則以辟召、登、然或者病其明止于一藝、非有深探、全
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果足以得
人乎、唐之取士、甚為多端、有生徒之六季、有科目之科
有制、奉之二科、而其行之最久者曰進士、明經而已矣
二者之制、終唐行之、而得人之盛、若韓愈之文章、政事
李絳之直道、進退、陸贄之論諫、仁義、裴度之明哲、保身



華靡其詞以取悅人之耳目如李德裕所謂不根文藝者矣不能順於時命於是自鬻其身而屈其志如楊綰所謂拔擢自進者矣然今之所謂豪傑者大抵出於科目唐史言方其取以文章數若浮雲而少貫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謂糊名易書亦以得人者非也乃若鄉舉里選之法夫亦因人之毀譽以為低昂耳敢於為師以相欺公於為黨以相比列毅之所以中正者八損者庸何恃乎謂鄉里選足以待人者誠迂也夫古之人才一也特用里選則人才由里選而出特用科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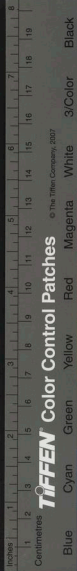
是也然或者議夫進士以聲韻為舉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聞矣有宋之制初設制舉三科至天聖中增為六科后又增為四科謂之天聖十科而進士得人為盛故當時賢良方正則有蘇軾才識兼茂則有吳育茂才異等則有富弼書判拔萃則有朱靖至王安石以經義試士傳之後世則因之而不變矣說者乃為糊名易書之制不如鄉舉里選之善夫以一日之長而欲現其終身之實有可議者故王文正公曰條貫之嚴徒隔天下賢良之路朱文公曰科目之設徒銷天下英雄之氣也况治經術為文章者惟



則人才由科奉而進、以后世科奉之制、款易成周里選之法、是猶結繩於書契、鄉飲於軍市也、豈得為之務乎、昔朱子作貢法私議曰、古者奉校選奉之法、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又曰、必欲我特改制以漸復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莫若且均諸州之額、以定其制、立德科行之、以存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子史、時務之言、以奉其策、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議者、必通經史、條奉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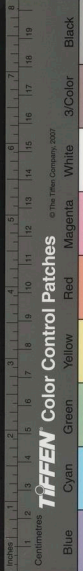
說、而斷以己意、當時雖未上聞、而后世貢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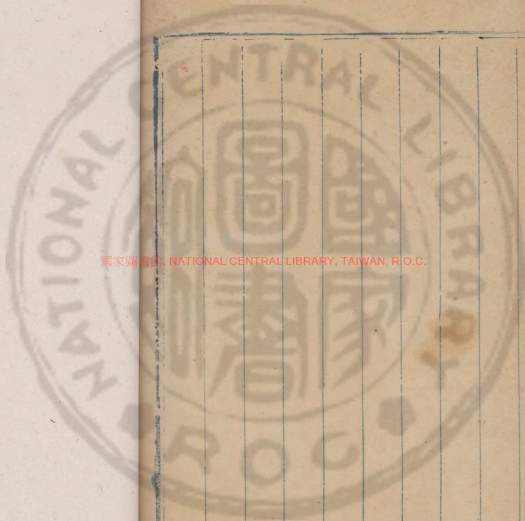
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則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頒行科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選試、辰戌丑未春會試、其試士之制、雖不尽用朱子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必兼四書、一惟至於瀛洛閩閩之說、以揣其本、又必使之兼明諸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策論試之、實得朱子之意、於百家之后矣、凡前代制科、秀士之類、一切廢絕、詩



奉之外，議為薦辟之典。如國初之聘宋濂、劉基、先朝之聘吳與弼、故事撫巨責之監司、監司責守、令訪之岩穴、叅之縉紳、有道德隆重者、有孝弟力田者、有行義修潔者、有問奉精深者、則稽實疏其名以聞、或一省一人、或數省一人、或天下一人、而必賢良之多、宜為司府之殿最、吾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是而人才不出者、吾不信也。故曰不患其不足用、而患乎用之不得其道也。

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真可行之万世而無弊者、至於近來士習日壞、士氣日衰、而浮薄奔競、有日甚焉矣。欲救其弊、夫亦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子、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其教之具、如古之德行道藝、本末交修、而不徒為口耳詞章之末、其取之之法、必于其淺顯典則、中外相孚、而痛革夫奇僻句棘之風、則士習已端、士氣已振、其所甄拔者皆力奉好古之士、而工軌茁之休者、皆已盡黜矣。其所登進者、皆無書抵政府之賢、而足兩及相門、不得登升矣。尚何今之人才不如古哉。若欲科奉而變通之、請於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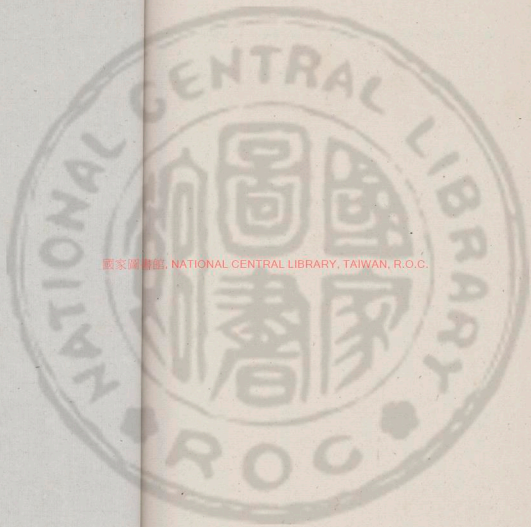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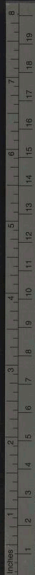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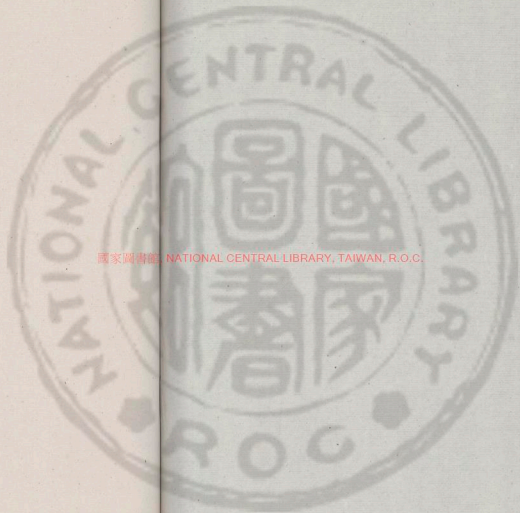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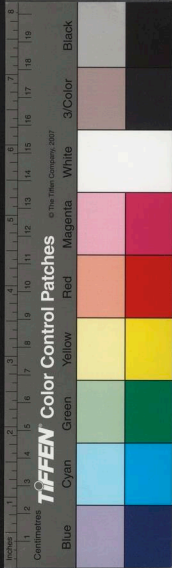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 x 007-010 x 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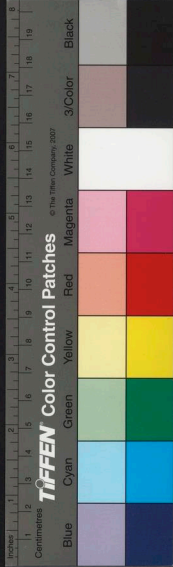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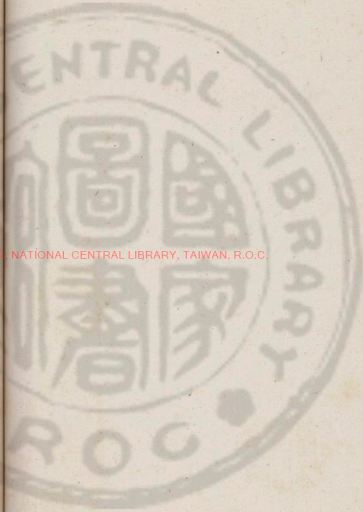


道統
鹽法
屯田
漕運
荒政
儲蓄
理財
役法
田賦

策學集要第三卷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經

異端

周禮

圖書

史書

文章

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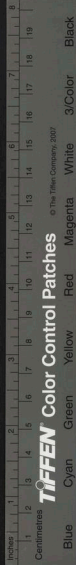
田賦

守天下之法者有天下之慮也。救天下之敝者相天下之時也。蓋法常期於可久，而敝每生於偏重。故天下之慮者，然後能通其意而無輕變之患；相天下之時者，然後能通其變而無妄動之悔。如此則田制也，賦法也，可以知法之所敝而救之矣。井田之制，自唐虞起之，至周而大備。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而都，大司徒之造圖鄙，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資，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下地、中地之等，是故有五十里以至百里之國，有納總以至未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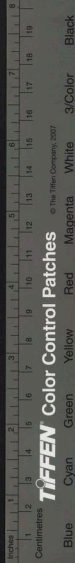
賦卿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匠人掌之九賦歛財賄太
宰掌之其所入者皆取其什一故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厥後魯
宣履畝之稅哀公十二之征春秋之時其法寔以壞矣
及現孟子大略之語李悝盡地之議則戰國之時其法
益以壞矣高鞅承經界不正之餘為決裂阡陌之制井
田之法至秦而大壞矣自今觀之秦之虐政莫大於廢
井田漢之更化亦莫大於復井田荀悅則以高光開創
之初可以有為昔人常有論之者井田之制其所由來
者漸矣誠欲復之非數百年專力於此不可雖欲富民
奉其田以為井其勢亦不可得此蘇民之說也古之王
者自治一國諸侯亦各治其國終歲以井田為事今統
一天下吏數代易就使為之終無成效此葉氏之說也
二公之見同矣况承大亂之後瘡痍未愈疾病未甦復
驅以為井田民其不我為勝廣乎遷城破舍塹山堙谷
以為井田其不以我歌莽乎故責高光以武周之事亦
難矣乎自是之後變田制者不知其有幾矣漢武之時
代田行于趙過李悝之改智也晉武之朝限田議于石
苞仲舒之遺論也均田之法則後魏孝文行之永業之
制建隆有均田之命紹興正經界之法然代田可行於

賦卿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匠人掌之九賦歛財賄太
宰掌之其所入者皆取其什一故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厥後魯
宣履畝之稅哀公十二之征春秋之時其法寔以壞矣
及現孟子大略之語李悝盡地之議則戰國之時其法
益以壞矣高鞅承經界不正之餘為決裂阡陌之制井
田之法至秦而大壞矣自今觀之秦之虐政莫大於廢
井田漢之更化亦莫大於復井田荀悅則以高光開創
之初可以有為昔人常有論之者井田之制其所由來
者漸矣誠欲復之非數百年專力於此不可雖欲富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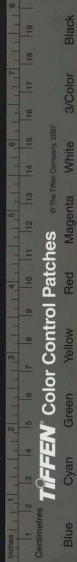
土地易世而不變故定稅以畝則檢覈為易其畝也不知任土以作貢矣陸贄議之者以其輕變祖宗之法也馬端臨取之者以其能革戶賦之敝也宋之田賦多因唐制熙寧青苗之法以官之所有而取息於民淳熙改鈔之法以民之所有而補之於官壞亂極矣彼善於此其方田均稅之法乎方田則定地辨色參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均稅則以額數為限收歲時零者不用溢額增數者皆禁雖非什一之法亦幾於薄稅歛之意矣我朝經制立法莫不損益前代而分田定賦自可垂法後王官民之分助法之公田私田也等則之差禹貢之則

平原曠野之時而鄉土陟降則不可也世業可行於國初人少之時而生齒漸蕃則不可也是歷代之制其初未嘗無可現者其後卒歸於文具而已至於林勳改本之書雖見稱於朱子焉得英雄特起之君而用於一變之後哉漢時井田雖未復而取民則甚約或什五而取一或三十而取一或賜民田租之半或免除今年之租自武帝用桑孔之徒立平準之法而良法變矣李唐之法租庸調行於貞觀之初至楊炎而變為兩稅之法焉蓋租調以丁身為本丁口有特而盛衰故定籍以丁則稽考為難其敝也按空籍以徵賦矣兩稅以資產為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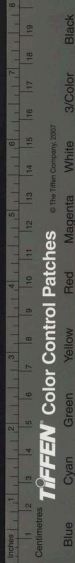
壤成賦也。山澤園廛之征，周禮虞衡夫布之義也。絕絹布縷之準，亦周禮土宜物之事也。丁田之徭，秋夏之限，唐之庸調兩稅之遺意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為奸，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歛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規裁也簡，其徭惠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且於得國之初，免租之詔，無歲不下，或免應天、太平，或免兩浙、江西、兗、山東、陝右，至十有三年，凡天下夏稅秋糧，盡蠲免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萬年不拔之基，端在於此矣。邇來日困，民不聊生，海內皆然，而東南為甚。東南財賦淵藪，江南居天下之十九，奈何貢氏公田之遺禍，猶存而國初殄官之祖籍，仍曰賦稅之外，其所徵於民者，曰軍需，曰均徭，曰驛傳，曰民壯，與凡有司馬夫供廩，悉照田派辦，百姓皆以田為厲已，貧者惟恐售之不逮，富豪之家，百姓為姦，影射詭寄，畝復戶役，甚至有田而無籍，糧稅輒沒而不明，貧者之所以多轉徙而田地荒蕪，推迹之故，作矣。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者也。况又有冒其名而享膏腴之地，有其實而蒙督責之擾者乎？田賦之則庶府州縣皆筭於都總，今則皆世其業，夤緣為奸，縣加



縱之而弗限則弊不可止丘文莊議配丁田之法不追其既往惟限其將來倣古百畝之制而為限或出於限之外者嚴罪禁之庶或可行乎今天下之賦腹削以求足其額民力愈甚憊矣近歲屢下蠲租之詔而小民不沾其惠蓋富人多田而窮人無稅有維富之虐無周給之實又烏足以蘇民之困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驚世不惑衆其惟均則減額乎均則之稅非盡均天下之則也如五升以下七升以上甚至元額或石以上者在所必均不然民田何幸官田何辜矧重者皆小民佃之又

有則本非重而輕者移於非其則者乎減額之說非通以百府加以千上官按籍則曰是舊規不可損益也有司奉行是上官之檄也轉相倣倣雖巧歷者所不能笑而以喻愚氓難矣往歲正糧一石之外或加耗六升足以供水陸轉運費而有餘今耗米止足以給轉運之費因循之弊微歛無經而輸納動至數倍矣且貪吏侵牟豪強連負歲運則利歸於奸民交兌則力屈於悍卒長鄉賦者靡不破家其何能有瘳乎是數者皆方今迫切之憂有志者所款亟圖而終莫之遂也方今天下之田皆為富民之所兼并非惟不可井不可均也限田之制董仲舒為漢議之也并其已業者而限之或勢有所難



減天下之田也如四斗以上八斗以下甚至滿石或石
以上者在所必減不然古則什一今則什五矧重者皆
歸之小民又有額本輕而重者加於非其額者乎或曰
國用有經民習有常孰紛更怨訕之咎殊不知先朝撫
臣周文襄常行之而輔臣楊文貞贊成之者也愚不得
人耳如李安世朱元晦其人^有忠厚惻怛之思有通達
精敏之見有蘊藉恬退之守減額先革其沒官之科均
則必去其畸零之數相特而動以漸而行則利或具而
害可除是謂善通變以救天下之弊者矣若夫閏財之
源節財之流以甦民困則山塲之封禁可起也冶鑄之
塲務可尋也不急之土木可停也無名之賞予可罷也
惟在上者加之意而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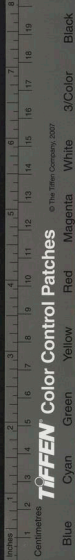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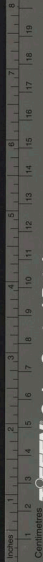
役法

善救弊者屬法以遏其流可乎曰未也有漁焉漁者弊
之所由生也流者俗之所易趨也救弊者惟救其漁之
所在而正之焉則民不能欺而俗可革吏不敢欺而弊
可清矣易免之彖曰說以先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是故聖人力役之征必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
体夫民之情而同其欲然後為之無不勤勉矣三代役
法莫詳於周禮伍兩軍師兵之役也師田追胥徒之役
也庠史胥徒胥之役也比閭鄉黨之役也有師徒馬因
地之美惡而均役有族師馬較民之衆寡以起役有卿



之號此特也。成五之役耳。其他尤多也。唐制歲役二十日。謂之庸。有事加役則免其租。調兩稅之變。則租與庸調皆在其中。寬恤之意蕩然矣。代宗實戶之據。宣宗科差之薄。此特一特權宜之令耳。其弊固在也。宋初之制。專行差法。其敝也。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僭賞無算。目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乘傳。改韓琦蒸粟。皆言之。其轉而為免役者。勢也。免役之法。始於韓絳。成於王安石。其敝也。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軍馬。裒多以為寬。剝積厚以為封樞。言尤甚於差役者矣。故楊檜劉摯皆非之。司馬光起而罷之。殊不知二法各有所便。吳蜀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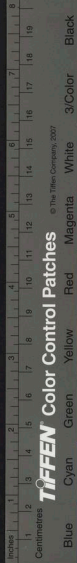
大夫馬辨年之老少。以役役有均人。馬論歲之豐凶。以吳役有司。民馬以掌。登萬民之數。乃分為九職。故幼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故當時民樂於起役。則於靈臺之詩。見之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是也。其後役之無法。而民怨土國。漕城。我獨南行。則困於力矣。大東小東。杯軸其空。則傷於財矣。南門之役。春秋識之。閭左之戍。秦人苦之。維周而後。長治久安者。莫若漢唐。宋考其制。後之法。漢則御置游徼。畜夫皆主。知民貧富。善惡而平。其差笑稅之法。則既稅其身。又後其力。民於是乎不樂。其生矣。武帝七科之謫。昭帝三更



以顧後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差役之所可革者
衙前之重役耳免役之所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因其
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故孫祐有斟酌之言范純
仁有暴革之諫司馬公皆不行故激為紹聖之紛也
其後有義役之說此特一方之辨耳未善之四敵誠有
朱子所議者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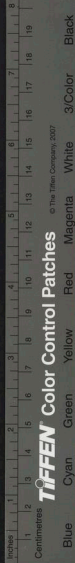
朝計丁糧之多寡為稅役之輕重十年造冊分別三等
差役以版籍為定國初之時天下又安四方淳厚丁田
之數既得以稽實而無偽差遣之役又無有蔓延而徇
情故在版籍者有安土之樂有趨事之勤真可以匹成

周井牧之盛而不必於夫屋之同者承平既久人心日
漓生齒之繁雖過於昔而後之勞逸日異吏胥受富人
之請託而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起矣至於殷實名
戶有妄報科索之苦甚至倍補之費有數倍於本價者
况承覽之徒乘勢而高其估豪橫之甚又擅利而後其
輸蘇徹所謂為寔而陷者也其故三年兩役者有之終
身無庸者有之以一役而破累世之差者有之中下之
戶影避日耗鄉戶之差毒於侵漁者亦有之役法繁而
民愈困轉徙逃散者相踵矣杜祐所謂理通每方版圖
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其患豈



并苞乎。述丁所遺。覩流冗之弊。建輸籍之法。則致淳宥
盡。編氓之盛。賦有常規。人知定制。則有徭徭皆被籍之
休。委之守令。以行夫科索之罪。責之監臨。以重夫嚴督
之禁。昏吏之為奸。豪富之苟免者。皆遏絕焉。不必數歲
一更其役。而後自均也。又死者土木之役。嚴私役之法。
戒淫巧之作。下寬簡之令。與夫無益之差。役外之求。不
以病民。而又擇良有司。以愛養安息之。使勞者定。散者
還。貪墨者必黜。撫字有廢。課其改。以為殿最焉。則徐幹
所謂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縣伍。避役遁逝者。無之
矣。由是而事役不均。庶功不與者。未之有也。故曰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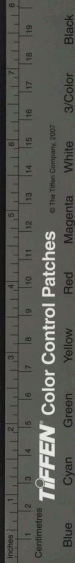
小哉。竊聞人有言。民當隨富起。差不當計。編籍。蓋富民
無丁。實貧民之通逃。數也。貧民有丁。無田。多富民之佃
作戶也。其弊端之所起。皆由於版籍之不定。今日救弊
之道。夫亦澄其源矣乎。夫版籍之弗定。則戶口之無稽
也。糧稅之不實也。議者欲立丁田相配之法。夫率十年
之力。而盡於一。時既非所堪。若九等之數。一年一役。則
奸人又得以上下其手。莫若於邑里之內。比其什五。責
實民數。而脫漏戶口者。有刑。阡陌之內。履畝而賦。糧差
相得。而欺隱。詭寄者。有懲。版籍。庶可實乎。由是於丁役
不可。不免也。當稍輕乎。曩時之數。糧差不防加重也。使



者庶事之所自出也。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法。五禮用修。五刑用措。言核版籍之害大也。雖然。說以先民之義。則又不可不講者。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_レ盡。說之道也。今日奉行其事者。果留心於說道焉。未_レ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_レ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民之志勞犯難。不_レ有可必者乎。此又為人上者之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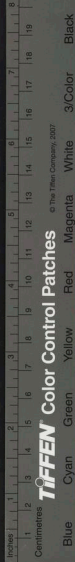
理財

天下之財其生也有限。而其用也無窮。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用。其勢必至於病國。以無窮之用而費有限之財。其勢必至於病民。民病則下無所賴矣。國病則下一無所恃矣。周禮之書。周公所以致太平也。其言理財之法。取諸禹貢。言入之不可無度也。節財之法。取諸箕範。言出之不可無節也。今考之天官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地官頒則有二職。辨十有二壤。太宰以九賦歛財。賄其取諸民。皆十之一焉。以九式均節財用。其用諸國也。咸有式法焉。有王府內府以主藏於內。有外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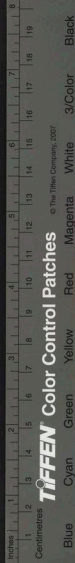
者不得以濟事為功而無患其財之虧也司會之設先之以八典八法八則者使取之不應其式供之不以其正用之不合其禮者有所折衷也故曰先王之理財非以理其入也所以理其出也楊時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其義者也自是以降一見於漢文帝躬修玄默專務休息屢賜田租以厚蒸庶其所以導民者彷彿周官之意也於是乎有貫朽陳粟之風其后武帝繼之內崇土木外勤遠功海內虛耗而財始告匱矣再見於唐太宗敦行仁義嚴禁貪殘安養困窮慎節徭賦其所以化民者依稀周官之法也於是乎有斗粟三錢之

主藏於外而兼摠之以大府焉有職內以會其入職歲以會其出職幣以振其餘有廩人倉人以分其財守而總之以司會司書焉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制用亦可謂儉矣夫冢宰之職所以制其出也內得以弭王宮無厭之求外得以禁官師無益之費而不至病國司徒之職所以制其入也使上無以縱漁獵之歛下無以肆篡竊之奸而不至病民賦入式法必掌之以太宰也則下得以制有司之不擅供上有以約王世子之不過用所以養人君之恭儉也太府之設以主斂散出入之權使出財者不得以給辨為能用財



化其後玄宗繼之內寵嬪妃外縱強鎮四方多事而財始告竭矣宋時版部有左計有總計祥符天禧之時可謂盛也一壞於禧寧之變更再壞於紹興之妄廢而用不可支矣其當時理財之臣漢有計相陳平責其成唐有度支劉晏施其能宋有磨勘陳恕擅其名求其事有可徵者其李泌大盈之諫乎李翱平賦之書乎然當時供億百出由賦不均服御奢侈費用不貲蓋有激而言也群國簿上於張倉元和簿撰於李吉甫景德簿於丁謂求其言有可取者其田况之皇祐錄乎蘇徹之元祐錄乎然開宝之詔已諭於前淳祐之詔又申之於后亦各有不同也夫周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國之君而有餘者非以上既恭儉而國之費出者復有經乎後世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者非以上有侈心而財由已出者不為憚乎我

朝開國法周定制內有戶部十三司以理之下雖非冢宰之兼攝而司徒特掌其柄外有藩司十三者以理之於下雖無計相之專名而群國歲上其計頃年以來田賦甫蠲財用告乏太倉之儲不足以支三年邊境之需歲用不下萬數司國計者屢請為之所豈非宜寡者衆宜眾者寡陸贄曰生物之豐賤在天用物多寡在人



午凡匠役紛集糜竭原餼營繕浩繁蠹耗財利者皆是也曰用浮于冗費謂之冗費者豈惟近地侵淫凡漕河兌運公取其私或倍之邊儲濟助軍得其官或倍之皆是也此之謂三浮張方年之論足國也曰天下之蠹在於兼并而之所以兼并者曰上侵王者之利焉下錮齊民之業焉豪奪單弱踰冒王禁而莫之止焉因其厚富交通貴勢而莫之禁焉蓋言盈也愚以爲酌盈有三曰賞盈于太濫謂之太濫者魚貫而入動傾帑藏貂續而進輒沾湯沐以故府庫之儲積日空曰俗盈于太侈謂之太侈者商賈華服舟車淫曳閭閻造式宮室崇靡以故風俗

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虛必盈曾鞏曰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浮者必求浮之自而杜之約者必求約之由而從之然則二子所謂去浮存約酌盈濟虛者豈非今日之急務哉若司馬光之論理財也曰公家之積困於浮費而其所以言浮費者曰官無常員俸給有增而無損焉兵無定數衣糧日廢而不計焉府庫竭矣而賜予無節焉風俗散矣而奢侈無利焉蓋言浮也愚以去浮有三官浮於冗員謂之冗員者豈惟軍職之冒濫凡府吏胥徒中外充斥佐貳丞尉郡縣增設者皆是也曰祿浮於冗食謂之冗食者豈惟軍士之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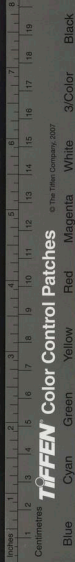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澆漓日甚白利盈于太趨謂之太趨者有冒儒名而陰挾
管商之術有被禮服而實為衣冠之盜有稱廉使而潛負
饕餮之志以故義利之大防日弛此之謂三盈歎去浮以
存約莫若振綱紀以端本一道德以同俗絕覬覦之徒杜
請托之門以敦朴尚質為天下先則蘇軾所謂三冗者
可去其一二而財之流即節矣欲約盈以濟虛莫若樹
名節以勵世建標準以率民遏竒袤之苗屏僭竊之私
以刻偽祛翬為天下先則蘇軾所謂三計者可獲其中
上而財之源始開矣開財之源則上不至於病國節財
之流則下不至於病民亦庶乎得周禮之意矣雖然理
之者貴得其人而主之者又在於上不得其人則挽下媚上
而天下之財日以耗君苟不節則驕侈日生而天下之財
益以窮易曰弗損益之無咎言佐之者臣也太學曰先
慎乎德言主之者君也愚敢以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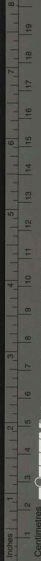
君相告



儲蓄

先王之治天下有体萬物之心而又有周萬世之慮；
周萬世是故遇天時地利之不齊而能使吾民不失其
養。嘗考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困，非其國是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家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
又有職歲職幣，廩人倉人入則掌其數，出則辨其物。是
故取之民者專而聚之官者恒足。彼管仲伯者之佐也，
猶知以積谷為急。發歲據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之
時官為歛糶則輕者重矣。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仲之意主於富國而懼壽昌之意主於濟民此其所以異也然常平起於漢宣之時至東漢而其弊已極吏胥緣而為奸百姓苦其侵刻是徒有常平之名而無常平之實劉敞議其為非不有見於末世之弊乎義倉妨於開皇之際至後世而其法浸廢官之更代不常地之燥濕各異是徒有義倉之害而無義倉之利胡致堂取其便民者非以其置於富社乎戴胄修長孫平之法奏令王而下有田者畝稅二升商賈容戶無田者分為九等每歲收其所入其年散其所歛而義倉之法遂盛矣宋初常平之法猶存京師置場諸路置倉分命使臣增價以糴專命

之之時官為散糴則重者輕矣仲之立法俾穀價常平以便民雖曰伯者之政而亦王道之所不廢也漢時賈誼欲驅民於田畝以抑末枝游食之輩此儲蓄之上策也使誼之說行則所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一人食之十人衣之者何有乎晁錯欲使民實粟於塞下以開鬻爵贖罪之路此儲蓄之中策也使錯之說行則所謂粟行五百里衆有飢色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者何有乎李愷立平糴之法小飢則糴小熟之所歛中飢則糴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糴大熟之所歛耿壽昌創常平之制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糴以利民其法略同於管仲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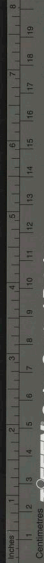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十矣公私之言猶可哀痛即不幸而有萬二三千之旱暵
境有急固何以待之而其言一以貯積為主錯之言曰今海
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
而蓄積未及者何也二臣之言豈可廢哉今日之事姑以積
粟言之司會之臣嘗議及此矣顧其為策亦急邊效而
亡遠圖說者謂一有此制則吏必操切以取盈以利用上之賞
而民之受害將有甚於稅賦矣何也為有司之說者曰訟而
不直者罰之爾美田之家者代之爾殊不知啓之以他途之征
則吏胥得緣以為奸且官知其歛而不知其散民見其入而
不見其出其未入也賸削培克其甫入也百計取盈其既入

國家即縣設四倉之制屯田行儲蓄之典責成守令量田分
以為積穀之等固不拘拘於常平義倉社倉之法而亦
法古之遺意也近者猶以公私財用為慮豈非漢文之
時猶有過計如賈誼晁錯者乎誼之言曰漢之為漢由四

司農減價以糶奈何王安石變為青苗之法豐年則錢賣
其穀而易錢以輸官荒年則錢買其田買錢以納稅其病民
也蓋亦甚矣宋初義倉之制猶詳一創於乾德再復於元豐
或一石輸五升或一石輸一斗奈何南渡盡隳其制社倉轉
為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為郡倉民益
相遠而為軍國之資費其言民也誠亦甚矣仰惟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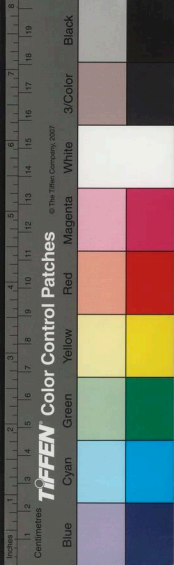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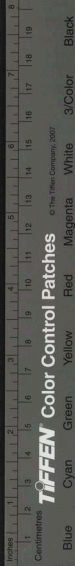
也。侵用借移及其出也，淹延展轉而甚，無利於民矣。况於
商周之連坐桑孔之聚斂，不亦深可慮也哉！王制三十年之
通漢之三登之太平，其儲蓄可知也。今者不預之於粟米
狼戾之時，而顧行之十室九空之日，削朝之養為夕之殍，民
且立孳矣。如之何其行之。

國初遍設預備之倉，其法非不善也。然勸農有官而阡陌
無勞耒之人，閭閻無勸懲之典，儲備有倉而簿書空存，出
納之名，斂散曾無釜庾之粟，非法之罪，乃人之罪也。愚言
以蔽之曰：守令得人而已矣。使為守令者，有真實愛民之
心，有平易近民之政，庶以持已而區畫無所私明，以輯奸
而侵漁不得遂。勿曰吾避聚斂之名也，而遠利以自潔，勿曰
吾厭轉輸之苦也，而市恩沽譽。勿曰吾逼遷陟之期也，而悻
入以盈數，必豐年而歉歲之飢一日而思百年之計，飾倉庫
以久收藏，嚴簿書以恒稽察。若侵盜之徒，委之泥爛，指空
土為困倉者，使不得以容其奸，則利可興，弊可革，而豐
歉有備，何匱乏之足慮乎！此固補偏救弊之一事耳。要
之先王之政成法，其在乎而措之固無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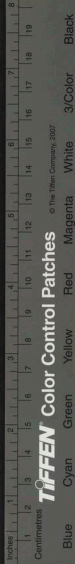
荒政

帝王之禦災不惟有以備之而又有以救之先事而備者所以為有事之計也備於先尚不能救於後而況於無備乎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是故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捐瘠衆不惟惧者備之至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曰散利也薄征也緩刑也弛役也舍禁也去幾也書禮也殺衰也蕃樂也多昏也索鬼神也除盜賊也其中有大綱焉有要術焉有經權焉聖人憂民之心至矣而其備蓄積不在數者散見於六屬之中有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都之委積以



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治年
之豐凶有鄉師以歲時調民有司救以五命施惠是其
未荒則蓄積之預將荒則計度之周既荒則拯救之善
當時之民所以遇災無患其道固如此自井田廢而王
制壞輕重歛散之說興而周禮之籍不存有天下國家
者率行一切苟且之政始有徼移民就谷之意如梁之
移民河東漢之就食蜀漢者矣有徼調民之意如令丞
相以下助貸郡國有穀廩給降度牒發封樁者矣均田
等法則行之於唐焉廣惠常平等倉則設法之於宋焉
比而論之移民者患小就食者勤遠助貸者責償廩給

者難過度牒封樁無足論矣然口分永業則均田有不
能合情宜俗者矣青苗法行則廣惠之穀糶田鬻失歛
散無節則常平有時而不平矣管攝非人則義倉社倉
亦隨之而壞矣其當時建議之臣與夫拯救之善者豈
無可言者乎減文仲論早徭欲有無以相濟管仲論國
計議輕重之通權李悝作平糶於魏耿壽昌立常平於
漢長孫平建社倉於隋戴胄建義倉於唐固皆周公之
遺意也然周官所蓄皆常賦之餘耳今復於民而取之
安保其弊耶漢長孺則發粟賑貸韓退之請罷稅糧單
劉晏急於應民富弼全活逃流趙抃遺書而問屬曾鞏



計粟以全施范仲淹令人晏游則裒富以資貧趙閱道令增半價則通商以平糴固亦周官之遺意也然曾華之議未免取償於後耳使量其入而漸取之亦奚不可耶若夫朱子之政則有可疑者諸告身凡百本糴米乞度牒凡百本給付豈不知名器不可假異端不可長耶蓋以國計民食至此去死亡者無凡故為不得已之計耳至其放田租勸出粟招商人戒官吏請行社倉于諸路誠愛民之深意也但里社不能得人如朱子者以主之如劉愚父子者以輔之也嗚呼承弊襲陋固不能復三代之隆索初補鱗僅足以論一時之急求其經久不易之法故可得哉仰惟我

朝立法定制悉倣周禮天下郡縣誠有預備即廩人之掌九穀也鄉有田倉即遺人之掌委積也災傷一聞旋即蠲賑即民施惠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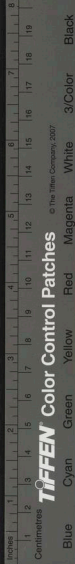
列聖相承靡不加意於是深仁厚澤被於生民若

太祖皇帝於漢中知府之發倉也而有良吏之許焉

太宗皇帝於真定棗強之饑也而遣官徃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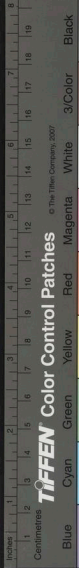
仁宗許石守中之免稅

宣宗美陶鎔之借糧視彼漢唐宋之君相去遠矣肆我皇上深惟邦本重惜民隱修省之誠徵于詔諭寬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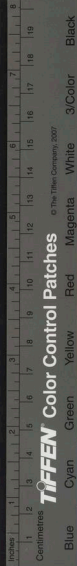
政見諸施行宜乎海內臻治治之效矣夫何近年以來
水旱頻仍民多流徙四方伺變竊發之盜往往有之不
能不厯宵旰之憂者得非奉承德意者猶有未至歟彼
勸農之官猶夫舊也而今也田野寡循之迹督承無
勞來之方矣預備之倉猶夫昔也而今也簿書懸出納
之名歛散怒官擯之弊矣災傷之奏非不行也然應文
塞責或滯於文牒之往來或畔于檢勘之遺漏矣賑恤
之政非不舉也然先私后公財匱而用之不舒民窮而
歛之愈急矣若此者民烏得而不病哉考之國計恒有
不給散利簿征之政已無可言者得非賦入者之無法

而額外之征求與夫賦吏之侵漁吏胥之暴擾冗食之
靡費工作之方殷賄門之未塞歟抑亦賦於入者之不
繼而生齒之日繁與夫科差之不均輸納之重費宿逋
之復征末技之未抑奢侈之無度歟今日之計亦曰救
之存乎變行之存乎入焉耳夫存乎變者必覈盡預備
之儲而力復四倉之制焉必徹行平糴之法而謹歛散
之節焉必先詳荒熟之數而為嗣歲之計焉存乎入者
必伸令以昭度焉久任以責成焉計勞以增秩焉汰甚
以清仕焉夫救弊則法行人存則政舉經久之法其在
茲乎不幸而變生則度宜而取之或移民以就食或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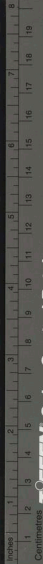
粟以給民，令有司每旬月具州縣登歎之狀，貴糶賤糶，始見不給之端，先行蠲免，救助則劉晏之法，可行擇公私廩舍，散處其人，官吏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則富弼之政可舉。恐救之太遲，則矯制之罪，弗問。慮償之為難，則倒懸之急，必解。權宜之法，其庶幾乎。雖然，呂祖謙曰：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也，修李悝之政次也，移民移粟下也，設糶弼最下也。茲固救荒則也。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是則救荒要也。今

天子養和節財，朝廷有裕民之恩，則有司行安集之策，節浮費以去供億之繁，寬宿逋以無并徵之困，簡獄訟以無追呼之擾，停工役以無生業之妨，行勸貸以廣賑恤之術，出官帑以易豐稔之粟，收刑贖以濟常賦之餘，稽實用以嚴漁獵之禁，撫字於無事之時，憫恤於有時之日，庶民其有瘳乎。等而上之，必如朱子所謂為政者當順五行，理五事，以安百姓。然後能輔吾君以致和之道。彼以轍染戒膳，相其君者，亦烏足道哉。



漕運

天下猶一身也。漕運其咽喉乎。咽喉者司一身之命入之則生，出之則死，可入而不可出也。是故愛身者率適飲食之節，豈非一身之利害關焉者乎。輿楛禹貢，係貢賦于川道，而漕運之端已肇。至春秋戰國之勢，泛舟故絳，輓粟滄海，始假民賦佐軍實，而漕運之議以興。秦人兼并天下，飛芻輓粟於瑯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海之倉，而運法漸加詳矣。水運以舟，陸運以車，或兼水陸之制，而舟車輻輳焉。莫善於轉般，伊載無在室之嘆，莫不善於直達，魴魚有頰尾之勞。厥制異矣，漢武負擔餽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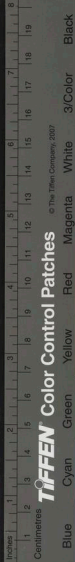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通西域世祖輦車驪駕以給北征鄭當時著引渭穿渠之績諸葛亮創木牛流馬之規漕於漢有如此者裴耀卿建北運而潁河制漕李泌罷南運而鑿山通道劉晏采贖候之褒常堅錫廣運之號漕於唐有如此者范旻以心計見稱節向令舊弊悉去許元不負范仲淹之舉張士遜無慚王旦之規漕於宋有如此者漢初運關中之粟不過數十萬石而已及武帝以后益而為四百萬石且至六百萬石焉唐初運東南之粟不過貳十萬石而已至玄宗以后每歲運百餘拾萬石又益而為五百萬石焉是豈從天而降也哉誠以漢唐都於關中宋

定都於汴梁漢道謂渠徑三百里唐之河有三節江般不入汴汴般不入河河般不入渭宋之河有四路東南之粟自汴河而入陝西之粟自黃河而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通焉京師之粟自廣濟河通焉數無盈虛八有興革故也矧府兵之法旣壞轉般之制不行於是創為直達之規而般之壞不及整矣無復載鹽之利民之勞無所酬矣亦安得而不困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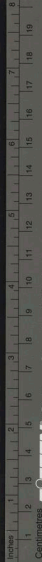
太祖皇帝定罪於吳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太宗皇帝定都於燕天下萬世之大勢也當時漕運之道有三由江入海出直沽以達京師謂之海運又由江



沂淮入河。至於武陽。輓輸至衛。以達京師。謂之陸運。既而命尚書宋禮。疏會通舊河。命侍郎金紀開金龍口。以復黃河故道。命平伯陳瑄復淮安諸障。於是自淮沂河入于會通。沿於衛以達京師。謂之河運。蓋自漕河興而海陸之運俱罷矣。軍國經費全仰東南。轉兌用坐食之。兵督遇授分間之寄。區畫精詳。講求周悉。矣。比年以來。漕法大壞。半天下以屬之漕。而宥有補負之弊。無宋之形。有宋之漸。是妄得善其後乎。誠以前代運夫皆以民丁。惟今日則以兵運。前代之粟皆足。轉達。惟今則是長運。唐宋之舡。江汴河渭皆不相入。今則江湖之舡各遠。

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兌運長運老歲月於奔命。正耗餘耗剥脂膏於征求。逼逼不進。以畜水兌之有焚溺恣情。以掩候年之弊。國用亦何自而濟乎。昔人論漕法若陸贄之三宜。蘇軾之五弊。張方平之十四策。要皆當今之事情焉。今內有主計大臣。外有贊計漕臣。盡今相錢谷之盈縮。酌為劑量。視內外之豐歉。曲為調停。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務蓄貨錢。若國家錢穀俱富有當。益廣厥畜也。所謂五弊正焉。今日設耳運司收受不公。諸倉斛舍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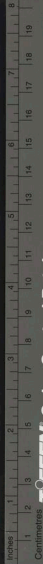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多量剽取非理曝揚內外侵牟之弊也場務檢點住滯
押網減刻錢米沿途漁獵之弊也若責以虧贏而為之
賞罰此又與糧綱歲欠發運司不復包認之論相發也
故為今日計者但使漕運歲課以至京之數為額則以
官為家自不至內外侵牟之弊矣但使朝官勾當綱運
則以舡為解宇自不貽沿途漁獵之害矣若夫領漕者
痛革其奉承借貸之事則得以自立而不至於取償又
必交兌預戒于有司優恤素加于漕卒及期先至者享
賞以為勸怠事徇私者重罪以示懲而歲額不登者未
之有也以言乎漕卒惟深體其停留般剽之難則無所

於累而不至於困病又必處置有方而使無倍償之告
往來以時而得遂室家之願沿途不為旗甲之科索上
納不為官吏之沮抑而漕法或廢者未之有也至於黃
河嚙決不常運渠之傾圮靡定往歲嘗河決張秋矣又
繼而魚臺矣魚臺告塞濟寧以南淤壅為甚憲臣議發
丁夫濬之皇上專任責成之即有成效矣頃者徐呂
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特遣重臣以通黃
河故道使河流不壅而糧運不匱其餘漕事甚為加意
也至於悉而言之儀真瓜洲之要衝則閘埭之設可慮
也淮洋臨淄之聯絡則倉廩之積可虞也往者流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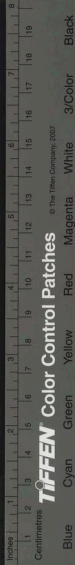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內訌可鑿也。是故沁衛之河不可以不開也。高郵之堤不可以不築也。臨清諸閘為會河之總會。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居高臨下。其勢易泄。况咽喉之咽喉者乎。乞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闢於中。又必臨閘之啓閉。無阻於勢也。謹坡塘之蓄泄。無憚其難也。此治漕之大略也。乃居海運之法。元人殷明略開為新道。自三山放洋入黑水。循成山之西。至劉家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使風信有時。則浙西抵京師。不旬日可到。或以其為太險也。欲由海州入安東衛。抵靈山。鑿馬家塚。以避劉家島。大洋數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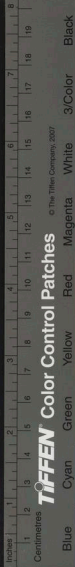
之險。其為捷而穩也。抑又甚焉。夫所患者馬家塚之不通也。今既鑿而通矣。則由新河南口。以至北海滄口。所當䟽鑿者。此耳。決膠河以濟。停口南行之水。決白河以濟麻灣。北行之水。中間不及者。導臨河之泉。決積水之湖。引五龍之水。以濟之可也。若慮諸山水之泛漲。大沽河之衝決。在閘堰之有法。蓄洩之得宜耳。夫海運既復。則此塞復通。其利一也。商賈懋遷。魚鹽可通。天下其利二也。漕卒無事。講習水戰。可以備禦倭夷。控制遼海。其利三也。主之以會通河。輔以海運。而又得人如夏忠靖之理江淮。陳恭襄之開濟。則國家萬世之策。其在此乎。



經國者有一定之法，知法外知意而後可以享其利於不窮，夫利之不窮，法與意為之也。法不定則無執守之素，而或至於弊；法既定矣，而不得其意，則無通變之宜。而或至於拘，斯二者皆過也。其何以享利乎？易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通。知通以行法而始可以語屯政矣。粵稽周官，寓兵于農，耕田而屯，屯田之未立自萊，薇遣戍，秋社遲歸，始假人力而屯田，興屯田以兵營田以民間，黎屯營之制而兵民絡繹焉。或行于內地以足國安民，或行于外地以扈邊實塞，厥便均矣。漢文從

屯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晁錯而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說武帝用鄭吉而屯于渠犂始有屯田之規趙充國屯金城以困先零黃伯也丞谷以鎮關輔魏棗祗屯田于許下蜀諸葛亮屯田于渭濱漢屯則然也郭子儀躬稼于河中婁師德衣葦于豐州張公瑾屯代郡韓重華屯振武唐屯則然也何承規建議于河北范仲淹大興于陝西解潛屯田五州以充軍食張浚令五將悉領營田韓世忠屯田金陵王之竒屯田兩淮岳飛屯田岳州吳玠屯田梁洋宋屯則然也屯一也宋歲穫二萬九千有竒唐至九百萬何趨倚徙而無筭哉誠以漢宋之屯止數郡數路唐之屯至

九萬區時無盛衰地有廣狹矧靈臺之悔未萌相如之檄交馳是猶石田而無所用也國安得而不耗乎我朝鎮守之兵偏天下屯田亦徧天下諸軍更番迭休卒以十分之三服農畝之事二人受田四十畝歲入十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餘且耕且戍以省餽餉立法之初以爲承平日久則餘丁益多而地利益盡充拓得人則屯田益廣而歲入益增行之百年舉天下屯糧足以盡廩天下之兵也今乃整天下以屬之屯而不聞豐亨之積有唐之勢無唐之利雖謂之無屯可也衛遷而屯不與之俱遷吾不知其安在田存而屯不與之俱存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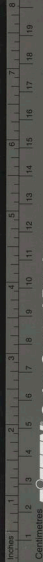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不知其何說歲租潤於囊橐公廩無升斗之儲日高卧于北窓阡陌鮮循行之迹是以一兵以上盡出民力矣况衛所之設多與州縣相近歲月漸深則田里歸于豪石之兼并環屯而居者視屯田為恒產其子孫固以為世業也雖左驗甚明至死不變明者或不能辨矣將校之在上者以什五為奴隸悉役之私門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抑勒百姓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於是一方騷然矣至於番休之法不行而兵久屯駐依憑威震兵實病民屯也相遠刑禁勢格兵不得田民亦病兵當事者見其相戕之弊則謂屯田可罷清查可已也

夫天下譬則一家也屯田譬則負郭也負郭者司一家之命其可以弗獲乎古人置屯之田其利有三曰固守禦之備也省轉輸之勞也足國家之用也然行至於今無利而有害者則法之弊焉耳夫天下無不弊之法而有善道變之人焉今之計惟嚴之科制而已增之新屯而已所謂嚴之科制者年以久近定限屯以遠近遞遷見存之田履畝而正界服農之兵間歲而代耕亦庶可也又必歲稽逃亡之數時狀老稚之卒庸選精悍以補其闕自有潛移默奪之妙何至如陳恕不測之慮乎按國初之冊籍稽丁絕之田畝盡鬻羨餘以佐經費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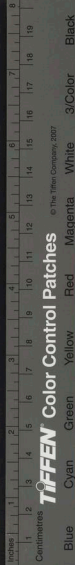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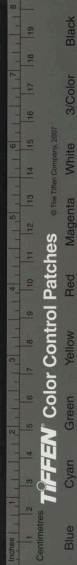
以分休其為利也遠矣近江之墟左為兩淮右為荆襄
皆土廣人稀昔人所謂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者也宜
招募流民編為營戶各授田畝而行寬恤之政功食給
于初至田稅科于既成假其牛種之資時其蓄洩之令
民皆樂于耕矣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海潮日至淤為
沃壤昔虞集建議欲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募富
民以開墾懸爵祿以示勸官定其畔以為限三年視其
成以定額廣種秔稻每歲可收百萬石以濟國用夫吳
浙所運別業之產也而此則負郭所獲也蓋亦徼其法
而行之乎畿甸之地先朝設行太僕以司牧監苑之地

道融消息之術何至如范雍括牛之擾乎文職大臣勅
令行募民之法而凡游士流民及附近民兵願應募者
悉隸之俾簡該屬管糧之佐貳以協贊武職重臣勅令
行募兵之法而凡軍士軍餘及羌漢願應募者悉隸之
俾簡該部管屯之將校以分理此非朱子之所謂兩屯
之餘意乎所謂新屯之增制者立法之初固有待於後
來觀其分數有常而置屯無限則可知矣諸邊之地東
起遼東西盡耳涼皆要害所在昔人所謂咽喉之地當
因其地勢相其土宜開墾疇而又除夫擾田之害遠斥
墾以備虜攻出游兵以防寇掠有溝塹以限隔有營壘



皆極膏腴，勛戚陳乞其來久矣，乞勒歸為田浚溝渠，以
便蓄洩，而設官董稼之，蓋有不可勝用者。夫沿邊存鹵
之地，尚欲開墾，况負郭者乎？夫能行數者，則屯田數入
可得，糧儲之用，外郡轉輸可省，道路之勞，即東南之財
以足西北之食，此其法之最便者也。使科制不定，則將
與具存之額，而并失新屯，不興是棄，可興之利，而他求
若是者，無乃清查愈審，而屯政愈不修耶？今天下無田
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
之人而役之，亦有道焉。兵屯而不戰，則可以耕如孔明
之耕可也，議定而不搖，則可以耕以充國之屯焉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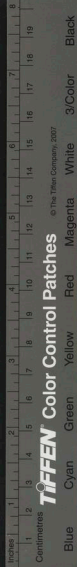
令將帥而先士卒，則可以耕如子儀之屯焉可也。內實
京師，外以實邊，儲遠以紓民困，交通以行法鼓舞，以盡
神久大之業，於是乎在矣。豈非國家無窮之利也哉。



鹽法

善為國計者，貴以利公天下而不貴於以利私天下。先王治天下，豈以功利為諦哉？所惡乎言利之臣者，為其顯以剝下媚上，而利私於國也。是故鹽法之始興也，凡以公利也。其后趨於為私，而法始壞矣。故鹽政者，其亦知所以利天下乎？粵自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之名始著。是時以下貢上以資食用而已，未以為利也。周官以鹽入掌鹽，而鹽之用始興。是時惟以供祭祀寶客及王世子膳羞之用而已。未始有禁也。上之人特資鹽以供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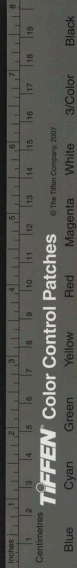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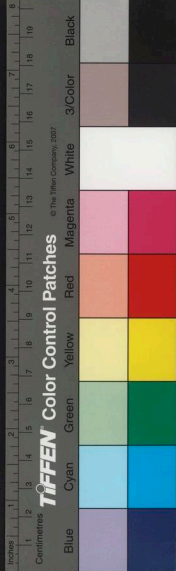
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積既具常股日鈔知引高之利悉歸權豪於是鹽法阻滯不通商人既困於折閱又病於守支雖廣為召募而樂應者寡旧法盖日壞矣且職鹽之吏貪者既以浚利而廉者復以要名增其庸額以樹為己功前者歆及后者欲過而商人甚困矣此商人受其困者然也天下之鹽不過斤鹵之鄉而已海鹽風不自南則煎有不成地鹽歲多霖雨則結有不就而乍鹵之民亦不復鬪其稅也然此猶可耳唯水鄉最為無謂家居鄉井之遠本國家受廩之民復強其所無以為稅國家無名之征此莫甚焉此民之

之可以富家初未嘗私其私於上也故嘗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資公上之權禁者倚頓也蠹人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管仲告桓公以富強之術謹正鹽筴霸王既資益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矣倚頓用鹽起家之富與王者埒豪民且專利以富其家則上之征利亦無怪矣鄭當時迎武帝之欲煮鹽者用事漢朝而權鹽之始審矣由是以鹽利而供邦用若孔僅桑弘羊鞭笞殆盡而國家大業所謂制四夷安邊足國之本咸賴之而民始告病故雖文季請罷鹽鈔卒不能以見用也唐至德宗第五琦劉晏講明條條盡而天下財計所以給御服軍餼俸



受其困者然也夫鹽者以灶為本以商為用二者優恤所當加也今郎縣無勸農之政則鹽司復有恤灶之實哉商人罰賕而費出無經草場之弗清流亡之不復并蕪之未除則強弱不齊給散亦豈能通均哉姑以河東顆鹽幾年而過風結花倍常亦乃拘守常額不聽撈辦是猶粒米狼戾而封其倉庾俾之業於塗泥之中曾不得為遺秉滯穗然於他處亦終有終歲勤動為之甚勞而不得衣食歲課每患於弗供者是為勞逸不均其於勸相康阜之道從可知矣國初征商甚薄而酬佑甚厚是以商人樂趨邊而無交計以其家聚占闡田稍後厲其祿之需皆仰之而利始無遺若轄愈所譏十二事則以鹽價之湧也宋至熙寧瑞拱成令商人輸塞下而給以鹽或聽商人輸粟京師而復其直李沆為發運使令江浙湖廣以舟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舟為鹽而散江浙湖廣比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和其後范祥為鈔法以省般運之費而折閱甚多商賈始病矣蓋為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尽捐之民則縱未作資游惰尽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室近之害甄琛欲地禁與民者固非元勳欲專利國者亦非也惟胡寅以為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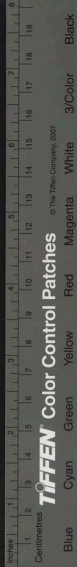
受其困者然也夫鹽者以灶為本以商為用二者優恤所當加也今郎縣無勸農之政則鹽司復有恤灶之實哉商人罰賕而費出無經草場之弗清流亡之不復并蕪之未除則強弱不齊給散亦豈能通均哉姑以河東顆鹽幾年而過風結花倍常亦乃拘守常額不聽撈辦是猶粒米狼戾而封其倉庾俾之業於塗泥之中曾不得為遺秉滯穗然於他處亦終有終歲勤動為之甚勞而不得衣食歲課每患於弗供者是為勞逸不均其於勸相康阜之道從可知矣國初征商甚薄而酬佑甚厚是以商人樂趨邊而無交計以其家聚占闡田稍後厲其



矣其知以利公天下者乎我

國朝鹽課專以供給邊儲或水旱凶荒亦藉賑濟其利甚溥故惧其無所職掌也於天下產鹽之處設轉運司者六提掣司者七又惧其無所監臨也差御史都御史以清理鹽法又惧夫勢要者得以侵奪民利也凡文武大臣不得行商中鹽焉又惧夫豪強者得以專私自私也凡販賣私鹽者輕重有罪焉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召商輸粟中納必量米價之貴賤道路之遠近險易凡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者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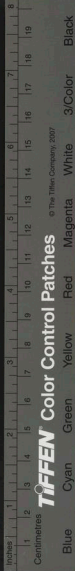
民而耕之以待國之開中之事故私積亦富而粟價陽平
迎者粟貴征粟賤征銀重之以勸借之科罰困之以恪配
之守支存積無異常股而待次以逾十年展轉折閱業荒
衆散且利撤遲留逾年累月停貯過時未免失利之怨一
有控訴有司且以奸商罔利罪焉商固四民之一而取利
之趨也商不近利是農不望秋也且買窩者奸商也而賣
窩者誰也不誅怯將而誅怯兵益不精不誅賄吏而誅賄
民賄益不止法弊而售奸良商亦奸懲弊革奸商亦良
別奸恤良無以培克之政一施之則善矣是存恤灶戶輕減
鹽糧二者鹽法之大端也若夫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廷尉



通同資以自利。私益之弊不可不禁也。名為益，益挾恃兵器，豪
強之弊，漸不可長。益徒之害不可不禁也。貪商冒濫，英帶太
多，挾私之弊不可不禁也。勢要請托，富家豪橫，閭中之弊不
可不禁也。至於懲老引之偽，杜窩賣之奸，幸越境之弊，行通
融之法，則上不病國中，不病商，下不病民。益利其公平，苟
括餘益之利，則京幣雖美，而邊郡增運雜之煩，加引目之數，
則高利益微，而勤杜失補，恤之惠夫，乃論列愈詳，而益法愈
不通耶。雖然，必得人如李沆、張詠其人，以治之，則官民兩利而
儲峙可豐矣。否則所謂良法也，能不流而為弊政乎。吁！國用自
足，而無權益帝王之治，豈真不可復哉。愚於是乎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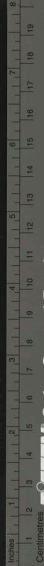
道統

知聖道有相傳之統，而後道可明。知聖學有心傳之妙，而後道
可純。蓋聖人回斯道之管，然不常有于天下。則道將何所托以
為傳所恃，以不墜者，傳心之學存焉耳。心學，自作聖人之方，然
天下不常見。夫聖人亦將何所準以知學所恃，以可信者，聖道
之統存焉耳。使心學不明，則道統不繼矣。得道統之傳者，其可
以易能哉。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聖，於是而有統之名。是統
也，聖人所以行道於當時，明道於萬世，相傳如曆數者也。惟聖
人不數見，是以有失統之憂。聖學不常明，是以有不傳之緒。故
自孔子而後，道已不復振矣。至孟子始力任而廓明之，其見於



群聖之叙則推自堯舜迄于孔子且諱復于見知聞知之說豈非悞道不明之甚乎自今觀之堯命舜曰允執厥中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學之原闡於此矣自堯而上得之於建立而其幾甚微自舜而下得之於授受而其法甚侈聖神如羲農黃帝莫非闡物成務道之祖也而心法不可見其見於二典者自堯舜始也三代之君若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怠義欵之戒孔子以剛定述作集其成聖聖相傳道統固有宗矣若顏子之克復曾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明孟子之集義養氣皆得道統之傳者也孟子之所叙亦惟明道統之有在且以俟後聖以無窮耳后儒吳氏作道統圖說以羲農為上古之元顏曾其身子子思其利孔子為之貞不亦擴孟子之未盡與由孟子而后道之晦且極矣韓子有不得其傳之說程子有千載無真儒之說蓋以孟子既沒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荀子性惡楊雄美新姑置弗論正誼明道如董仲舒通達國體如賈誼公平廣大如孔明懇惻條理如王仲淹雖亦步驟聖人而邇道之流者然縱陰閉陽僭竊六痛哭流涕有量小之譏取非其義為王道之累果可謂知道者乎韓退之作原道深達聖道之用故蘇子欵以配孟似矣然以悻愛為仁得謂之知仁乎歐陽永叔作本論力排佛老之非故蘇子欵以配韓似矣然以性非所先得謂之知性乎是皆因文

群聖之叙則推自堯舜迄于孔子且諱復于見知聞知之說豈非悞道不明之甚乎自今觀之堯命舜曰允執厥中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學之原闡於此矣自堯而上得之於建立而其幾甚微自舜而下得之於授受而其法甚侈聖神如羲農黃帝莫非闡物成務道之祖也而心法不可見其見於二典者自堯舜始也三代之君若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怠義欵之戒孔子以剛定述作集其成聖聖相傳道統固有宗矣若顏子之克復曾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明孟子之集義養氣皆得道統之傳者也孟子之所叙亦惟明道統之有在且以俟後聖以無窮耳后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以見道而非本道以為文所謂大醇而小疵者也道統之偉誰
其嗣之周子奮起百世之下跋觀萬化之原上繼鄒魯之風下
開伊洛之學明道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年未明之惑伊川學
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朱子之學致知力行深得入
道之方註書釋經發明聖賢之旨此四者以闡其奧以得其統
以守其正以規其成真有以繼道統之傳而不惑矣程子之所
論蓋傷哲人之易姜惜斯道之莫寄耳黃勉齋謂道學之傳由
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
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不亦擴伊川之未盡與當程子之
時張子厚妙契冥思一變至道而學未大成卻堯夫力慕高遠

內聖外王而或偏於歎謝上蔡切問近思致吾道有望之許而
鮮沉潛之意楊龜山踐履純固有吾道已南之稱而少矯勵之
功當朱子之時呂伯恭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叅事情或失之
踈略而太早張敬夫擴仁義之端謹義利之辨或失之踈略而
太高黃直卿造詣純篤稱為斯道有望而未得深造之妙蔡季
通博聞精識與聞天道之旨而未至恟一之歸合而論之庸節
橫渠南軒東萊則為程朱之夷惠龜山上蔡勉齋西山皆非閩
洛之顏曾或以為道統之傳龜山得之程子勉齋得之朱子者
不亦過許乎他如羅仲素嚴毅清善探索本原而有靜坐病偏
之非李愿中充養完粹默坐澄心而非朱子淵源之自陸子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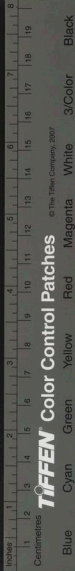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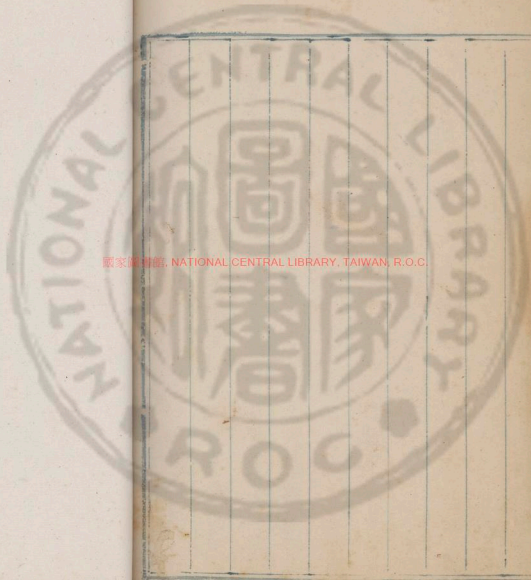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先立其大而或少問學之功真景元以斯文自任而未與傳心
之的許衡天資私毅卓然有守然退齋之記近於佛老之學莫
澄研磨六經疏滌百氏然喜於著述或背反約之功是數子者
於斯道之傳亦未見其可以繼朱者也夫道不本聖學則聖賢
之統其誰與傳學不本諸明誠則心法之傳奚自而入乎我
皇上能自得師妙契道統近於文華之東室命儒臣撤去佛像
乃推原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禦主設位與而祠之
儼然神會一堂矣夫道必原於三王而後聖道有所祖統必本
諸列聖而後聖道有所宗此聖心獨得之見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蓋

聖明之資本於天授敬一之學得於日新故超然遠覽於千古
之上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慮深遠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2 3 4 5 6 7 8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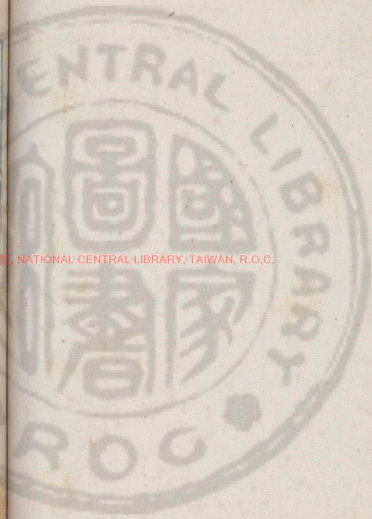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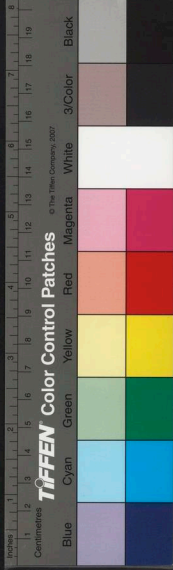


六經者聖賢之心學乎因其迹而求其心則經之蘊可得自足以為致用之本泥其迹而遺其心則經之蘊以失而施用也亦空矣况望其得斯道之傳乎故求六經於名物之間不若求其道之為要也求六經於粗迹之末不若求於心之為要也今夫聖不徒生為世道計而生也經不徒作為世道計而作也如易詩書禮樂春秋之為經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千聖啓心卒為萬世開太平者不其至乎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繁文俱覽者之不_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

六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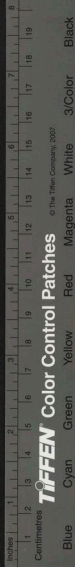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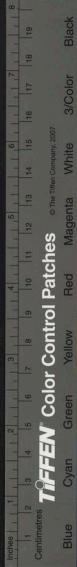
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方職而叙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而六經從此大明矣柰何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分爭儒術既黜遭秦坑焚之禍斯道不絕如綫而家傳口誦猶有存者蓋夫子授之門人若商瞿子木之受易卜子夏之受詩左丘明之受春秋皆親炙於聖人而得其傳者其後諸子各以其夸分授諸侯之國若子夏之於西河子貢之於衛曾子之於魯當時天下之傳之蓋亦多矣故漢興諸儒遂得脩其經夸言易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魯之孟喜齊之梁丘賀其後費氏興而田何遂息由是易有孟氏梁丘費氏之夸矣言書則始於伏生之二十九篇以授張生而魯之夏侯勝夏侯建齊之倪寬馱陽歆皆源流於張生其後孔安國定孔壁之書謂之古文由是書有大小夏侯馱陽孔氏之夸矣言詩則申公以魯詩名而盛於常賢轅固以齊詩名而盛於匡衡韓嬰以韓詩名而盛於王吉毛公以毛詩名而盛於鄭康成故詩有四詩之分矣言春秋則江公受夸於申公以穀梁名而榮廣傳之胡毋生見推於董仲舒以公羊名而呂步舒受之賈受趙人貫公以左氏名而劉歆之效故春秋有三傳之作矣言禮則

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方職而叙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而六經從此大明矣柰何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分爭儒術既黜遭秦坑焚之禍斯道不絕如綫而家傳口誦猶有存者蓋夫子授之門人若商瞿子木之受易卜子夏之受詩左丘明之受春秋皆親炙於聖人而得其傳者其後諸子各以其夸分授諸侯之國若子夏之於西河子貢之於衛曾子之於魯當時天下之傳之蓋亦多矣故漢興諸儒遂得脩其經夸言易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魯之孟喜齊之梁丘賀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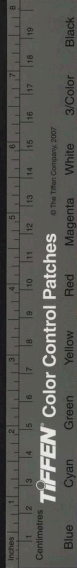
始於高堂生之十七篇其後蒼最明其業而所謂大小
戴者固皆本其傳者也此其源流授受之迹皆遠有端
緒夫豈億度無稽之言哉然易之卦爻象象已窮四聖
之力道誠深矣而疏易者多言陰陽災變之說其失也
荒書之典謨訓誥已起三皇之後義信精矣而疏書者
流為五行災異之說其失也晦孔子之剛詩以風雅頌
之體合賦比興之文以侑王道成六藝者也而大小毛
公詳釋名物其失也瑣孔子之脩春秋因魯史之舊文
加筆削之新意以垂后世示勸懲者也而左氏失之誣
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倍禮儀威儀三礼合矣高堂生

所傳士礼十七篇而河間獻王所得五十六篇者尚有
天子諸侯之礼在焉方一切置而不講使天下后世不
見聖人之全經不亦深可惜哉大抵漢之諸儒詳於訓
誥而略於大義工於考究而昧於會通故其李不免穿
鑿附會之失王通氏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
秋散齊魯毛韓詩之末也犬戴小戴礼之衰也而鄭夾
滌氏亦曰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者良有
以也今觀其致用也申公能對力行之言而乃汲汲於
明堂巡狩之事魏相以易相漢累上陰陽災異之奏而
無補於國勢之日非夏候能明皇極之大旨而反垂意



於青紫之得。馭陽歛八世傳書而終不免多賅之歎。曲李有書能明湯武之心矣。然賢良見徵竟以老而罷歸。此固之所以異於伏生也。說詩解頤能陳闕雅之義矣。然政胤有漸卒無三百篇敢諫之風。此衡之所以異於王氏也。梁丘賀圖形麒麟而實以筮。應得幸倪寬以循良課最而贊成封禪之事。董仲舒著春秋斷獄三百餘條。至其徒呂步舒因之窮驗。傷刻沂流失源。倍其傳也。至於戴聖之治行不法。馬融之阿附梁冀。君子宥有病焉。夫施之於用者。既如彼則其得之經者可知矣。况望其得斯道之傳哉。宋興真儒輩出。程子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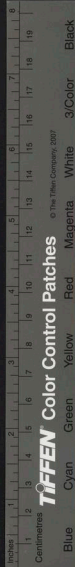
易傳。朱作本義。而易之道明矣。蔡沈以朱子之意作書傳而書之道明矣。朱子作詩經傳而自謂可無遺憾。作儀禮集解而自謂於世有補。春秋一經則又程子胡安國相繼為之發明。而表章之。六經之卒渙然大明於世矣。雖然六經非他也。吾心之常道也。其義無所不通者。易之小人勿用。春秋之褒貶也。書之洪範九疇。大易之八卦也。詩之篇釋。權輿於虞廷之虞歌。春秋之褒貶。本原於斯禮之節文。君子所謂同歸於道者。非欤。易之潔靜精微。吾心之時也。書之疏通知遠。吾心之中也。詩之溫柔敦厚。吾心之正也。禮之恭儉莊敬。吾心之序也。樂之廣博易良。吾心之和也。春秋之屬辭比事。吾心



之變也。君子所謂皆原於心者非邪。故因其時而行焉。則易之道得矣。即其中而施焉。則書之用昭矣。約其正而發焉。則詩之義興矣。本其序而履焉。則禮之理章矣。由其和而樂焉。則樂之性著矣。推其變而通焉。則春秋之意明矣。苟不求之心而徒事乎章句之習。訓詁之勤。同異之辨。則議經興。僭經起。叛經作。而經亡矣。尚何窮經之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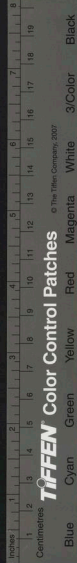
異端

道漸明而后人心正。人心正而后治化醇。天下本無二理。而亦豈容於多漸哉。自夫道學不明。而異端之說起矣。異端之說起。而是非之本心失矣。故假空虚者。足以亂道也。為疑似者。足以亂德也。甚者。以吾儒而雜于異端之說。足以惑天下。而使信淺其為。人心學術之害。可勝言哉。自周室衰。而禮樂缺。異端興矣。鄉愿同流。合汙似德。而非德。孔子從而惡之。楊墨為我。兼愛似仁。義而害仁。義孟子從而闢之。故有若頌孔子之功。謂其賢於堯舜。韓子稱孟子之道。而推其不在禹下。以其明道術。以正人心也。自孔孟沒。而聖賢之傳失。其宗諸子百家紛紛籍籍。何可



縷數蘇張之功利申歸之刑名後世固有習之而不察其非若
遊於聖賢之門者必不為其所惑老子以無為宗莊周倡為虛
誕以鼓清淨之教而于誕譎恠之徒競為異說以濟其妄故言
煉養則有若赤松子魏伯陽言服食則有若盧生李少君言符
籙則有若張道陵冠誦之言經典教科則有若杜光庭林靈素
轉相傳布而其說始蔓衍無極矣漢明帝遣祭惜使天竺求佛
經以倡釋氏之教而迷惑昏昧之輩靡然景慕以習其法故楚
王英之於沙門吳孫權之於僧會符堅之於衛道安魏宣武之
於永明間居競相傳述而其書始百倍於六經矣二氏之教以
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故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
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知者悅之矣以
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咎也則世之所謂
愚者匍匐而歸之矣故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
甚於楊墨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昏迷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是以有學孔孟之道而流於異
端者易解作於東坡蓋佛氏之緒餘也老子解作於子由今吾
儒與佛老而弥縫之也呂本中嘗學於程子而其後亦惑於異
端之說則於大學解見之張子韶本學於龜山而其後乃逃儒
而歸釋則有中庸解尤著焉此四子者皆一世之文人而不免
於朱子之議至於以雜學訊之蓋以其學吾儒之道乃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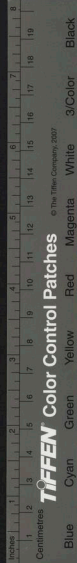
縷數蘇張之功利申歸之刑名後世固有習之而不察其非若
遊於聖賢之門者必不為其所惑老子以無為宗莊周倡為虛
誕以鼓清淨之教而于誕譎恠之徒競為異說以濟其妄故言
煉養則有若赤松子魏伯陽言服食則有若盧生李少君言符
籙則有若張道陵冠誦之言經典教科則有若杜光庭林靈素
轉相傳布而其說始蔓衍無極矣漢明帝遣祭惜使天竺求佛
經以倡釋氏之教而迷惑昏昧之輩靡然景慕以習其法故楚
王英之於沙門吳孫權之於僧會符堅之於衛道安魏宣武之
於永明間居競相傳述而其書始百倍於六經矣二氏之教以
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故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



德性命之根原及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者
為成書以行於世是為儒而佛老以其似而亂真也毫厘之差
可不辨哉蓋自堯舜孔孟之道不明於天下而佛氏乘其虛而
入之老氏絕滅理法佛氏夢幻人世其教行於天下而聖賢大
中之道心性之理湮沒矣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屠膚
非以其惑世誣民而闢之也哉有宋之興作本論以攻佛氏者
歐陽子也作崇正辨以闢佛老者胡致堂也是非有志於崇正
道以闢邪說者乎秦漢取訊於前梁齋見笑於後往事之明鑑
多矣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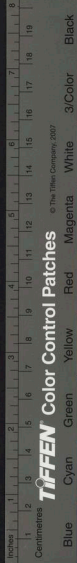
太宗高皇帝天縱聖神洞見道體却道書之猷則語左右曰朕
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仁壽之
域豈徒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猷則迂誕怪妄之士必
爭來矣此道德之至言萬世之正論也

皇上天作君師懋正學不下簪剝之令不崇妖幻之說詔今天
下化諭浮屠迹於文華殿之東室撤去佛像肇真伏義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位而祠之此崇道之本心闢邪
之要法也夫何緇黃之流規利而食者攘臂於四方明哲之賢
猶不免專信之失有識者所以隱憂而浩嘆也古者執左道以
亂政則殺而今之異教固知禁絕故荒幻之教得以塗民耳目
佛氏曰世界為幻性命為歆秉彜為妄老氏曰無為為宗慈儉



為行虛無為用於是不知者沒而惑之故報應影響幽冥刑獄
之說得以悞之而后有礼土木以祈免禍患者矣趨凡入聖飛
身變化之術得以誘之而后有鑿囊索以徹福利者矣噫聖人
綱常之道所以扶紀持人計安天下者顧可虛之以自入於夷
狄禽獸之域者夫佛老之盛行以道德之不一也今之攻異端
惟光明吾堯舜孔子之道而已矣知堯舜道心人心之分則佛
老之無心非也知孔子之言仁則老氏之所謂芻狗萬物非也
知孟子尽心養性之旨則佛氏之所謂識心見性非也知死生
之說鬼神之情狀則二氏之所謂煉養輪迴非也聖賢之道明
則波將不攻而自破矣何患異端之害耶孟子曰君子反經而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然則道豈多乎哉術
豈遠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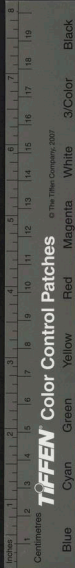
聖人之心見于治，聖人之治寓于法，心也者，政之所從以出者也。法也者，心之理寓於事者也。知聖人之心而後可以談經，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致治，不得其心而徒泥其跡，則言之者失之，固行之者失之，跡是故聖經之不明也，闡之者晦之也，聖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昔者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事為之防，紀綱制度，纖息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勗為，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植立鳧鷖既醉之事，業以蕭蓼行蒞之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

周禮



嘗奏置博士矣而因革于兵荒武帝嘗欲設李官矣而見沮於群議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補之是也豈知冬官之屬奈見于五官之中乎鄭康成嘗作周禮疏註之是也豈知緯書司馬法不足以明聖經乎故曰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而誣周礼者亦自劉歆始也周礼之傳自鄭康成始而壞周礼者亦自康成始也嗣是而後疑者益衆或以文王治岐之書而不知五等之爵九畿之服戎貊蠻夷朝覲會同有不可施于侯國或以為成周礼財之書而不知規昼似巧惠下甚厚經入似豐奉上甚約有非但施于理財或疑其設官之制不與王制合

術壹壹忘倦於是乎周礼用焉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隨而增益之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之序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祭師田行沒之詳下至車旗圭璧之器細及魚虫龜甲之微莫不畢具故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仲長統亦謂周礼為礼紀之經皆有見矣昔自挾書之律既除河間獻王得之季氏乃始入于秘府劉歆見而重之鄭縱杜賈各為疏解乃偏授于諸儒即設謂言之謂之周官即制作言之謂之周礼劉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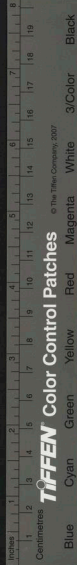
入覲之禮而因以如五禮也。以禮官而為禮固其所矣。豈曰以春名官而不得與夫朝宗覲遇之禮耶。大司馬之所掌者兵也。蒐苗狝狩乃四時之田而因以習武事也。執兵柄以益兵不亦宜乎。豈曰司馬以夏名官而不得與夫蒐苗狝狩之事耶。雖曰司寇掌邦刑而無與于賓客也。然而牢禮有數委積有籍非威之以刑則無能免于侵漁之患。此掌客所以掌政治而掌誅所以掌治令也。雖曰冬官掌邦土而居四民時地利乃其事也。若土訓之掌地畝王巡狩則夾王章以詔地事土方之致日景王巡狩則辨土宜以樹王舍。此司徒所以統土訓

而不知王制出于漢儒附會之口或疑其封國之制不與孟子合而不知孟子言于諸侯去籍之後若夫公孤之官不列朝廷之制不載與周官異者蓋周官惟備其大體周禮獨詳其細事焉耳。冢宰掌邦治以正百官之職也。然百官之正莫先于宮闈故宮闈正則朝廷正則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矣。此九嬪女御之屬所以統于冢宰之意與。大司徒掌邦教以擾兆民為事也。然教民之道莫先於養民故必察民之風而後可以定民之居。民居定而後性可復矣。此土會土圭之法所以掌于司徒之職與。大宗伯之所掌者禮也。朝宗覲遇乃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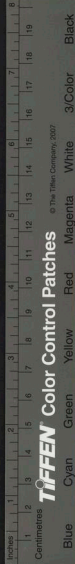
而司馬以馭土方也大抵周人以天地四時名官非以分掌天地四時之事而實以寄夫變理寅亮之責其序雖若不紊其事未嘗不通寓意遠而立法善鄭仲漁所謂其書有關文有省文有互見有兼官有豫設有不常置有舉其大綱者有副相副貳者有不常行者其周天下之慮立萬世之法謀求之精經制之倫至今猶可想見其規模也彼林孝存十論七難之詆何體六國陰謀之排不足為此書之累自取侮聖人之罪耳其可以折衷之者惟朱子乎朱子嘗曰周禮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至若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得行其志斯言也可以破群疑而一衆志者乎學而無本終無所得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漢武號為有志去古來遠且不能以漸復井田封建肉刑之制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可勝慨哉劉歆常用於莽之朝而醜類之賊豈預光明之政蘇綽常用于宇文周之世而醜類之夷寧解文物之盛王通嘆其為王道之極可謂名儒矣惜乎隋文不足以為君就使得君而事之亦不能復周官之舊何也于其續書之僭驗之也唐太宗嘆真聖人作可謂英君矣惜乎魏徵不足以為臣就使臣而輔之

而司馬以馭土方也大抵周人以天地四時名官非以分掌天地四時之事而實以寄夫變理寅亮之責其序雖若不紊其事未嘗不通寓意遠而立法善鄭仲漁所謂其書有關文有省文有互見有兼官有豫設有不常置有舉其大綱者有副相副貳者有不常行者其周天下之慮立萬世之法謀求之精經制之倫至今猶可想見其規模也彼林孝存十論七難之詆何體六國陰謀之排不足為此書之累自取侮聖人之罪耳其可以折衷之者惟朱子乎朱子嘗曰周禮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至若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得行其志斯言也可以破群疑而一衆志者乎學而無本終無所得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漢武號為有志去古來遠且不能以漸復井田封建肉刑之制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可勝慨哉劉歆常用於莽之朝而醜類之賊豈預光明之政蘇綽常用于宇文周之世而醜類之夷寧解文物之盛王通嘆其為王道之極可謂名儒矣惜乎隋文不足以為君就使得君而事之亦不能復周官之舊何也于其續書之僭驗之也唐太宗嘆真聖人作可謂英君矣惜乎魏徵不足以為臣就使臣而輔之



可以泥古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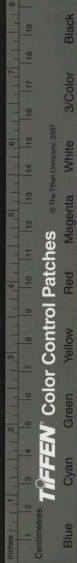
亦不獲見周禮之全何也以其閨門慚德徵之也王安
石有周公之位而無周公之才之美堅僻之性自信太
過所以激成熙寧之紛紛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
於是疑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此豈周禮之過哉用
周禮者之誤耳故曰周禮之行也匪周禮弗宜惟人無
敵其不行也惟人之敵匪周禮弗宜雖然嘗聞之書曰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蓋用人之政之本也宅心又用人之本也此固周公作
書意也善拳者師其心不泥其法而又能宅心用人焉
夫是之謂會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矣吁行周禮者其



造化之精蘊顯於象，聖人之精蘊富於文。象非滯於數，天道微妙由之以成象；而至理之精泄於此矣。文非聲於人，造化之法象由之以成文；而聖人之精富於此矣。圖書者，至理之精也，而莫非示人以至教也。卦疇者，聖人之精也，而莫非法天以立教也。惟天示人以至教，則雖圖書之異象，而其理未嘗不同。惟聖人法天以立教，則雖卦疇之異文，而其道未嘗不一。知其理之同與道之一，而衆言之淆，可析矣。嘗觀之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之說，其昉於

圖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乎蓋仲漢無朕天道不已之妙其運於太虛也則則
無象而已矣何有於圖亦何有於書也至靜無感渾然
在中之體其存之為此心也時則無文而已矣何有於
卦亦何有於疇也使天下而昏聖人也則圖書可以不
出也惟夫天下之昧於道以自牴其心故天以明道之
貴寄之聖人而圖書出焉河出圖而八卦之理肇矣洛
出書而九疇之理肇矣天之以圖授羲以書錫禹者其
示之精以覺天下乎使聖人而非天之所托也則卦疇
可以不作也惟夫天下之人昧於理以自喪其心故聖
人有憂之而卦疇作焉八卦畫而河圖之道明矣聖人
以圖書卦以書叙疇者其代天之心以覺天下乎今以
圖書言之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
十居中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者龍馬之所
負以授羲者也而伏羲則因之以畫卦虛五與十以為
太極焉奇耦各二十以為兩儀焉析四隅之合以為乾
坤坎離所謂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者此也補四隅之
空以為兌震艮巽所謂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者此也人
知聖人之畫卦以全民用而已而不知圖之數即卦之
文也卦畫於羲乃所以休天之撰而陰陽奇耦之理盡
於此矣以書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

以圖畫卦以書叙疇者其代天之心以覺天下乎今以
圖書言之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
十居中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者龍馬之所
負以授羲者也而伏羲則因之以畫卦虛五與十以為
太極焉奇耦各二十以為兩儀焉析四隅之合以為乾
坤坎離所謂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者此也補四隅之
空以為兌震艮巽所謂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者此也人
知聖人之畫卦以全民用而已而不知圖之數即卦之
文也卦畫於羲乃所以休天之撰而陰陽奇耦之理盡
於此矣以書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一者即圖書之原於心以繹卦疇之旨則圖之道即書之理而圖可以叙疇也書之理即圖之道而書可以畫卦也惟其理之出於天者無不同故其成於二聖者無不合是誠不可以岐而二之者圖之虛五与十非所謂太極乎天之道也而有以統夫八卦之秘書之以五居中非所謂皇極乎君之道也而有以包天九疇之全在天為太極在君為皇極而極未嘗以不同也八卦之畫以明天地之道而莫非陰陽奇偶之理天之未始不為人九疇之敘以明天人之交而莫非彛倫事物之常人之未始不為天也說天者莫辨於易範人者莫辨於

為足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方者神龜之所呈以錫禹者也而大禹則因之以叙疇一日五行以著天道之所由運焉五日皇極以見君道之由立焉二五事三八政六三德推人以合於天者也四五紀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以天而驗於人也人知聖人之敘疇以明民故而已而不知書之數即範之文也疇出於禹所以成天之能而方位名數之紀盡於此矣即卦疇之成於聖以求圖書之微則圖之体方而用員據以四而變以四也書之体員而用方據以四而變以三也惟其理之出於天者不一故其成於二聖者不同若不可以此而



疇而天人無二道也故先儒曰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八
卦九章相為經緯其誠有見乎自伏羲之後而文王繫
以辭焉周公繫以文焉孔子作之十翼焉易更四聖而
道大備矣繼是若邵子之皇極經世則圖從中起以奔
先天之秘皆不出於圖之外者也易道無蘊矣乎自大
禹之後而箕子闡為洪範之書焉陳於武王之訪焉疇
得箕子而義始著矣繼是若蔡氏之範內篇則以九精
數以尽九疇之妙皆不出於書之外者也洪範其大行
矣乎而或以數季少蔡氏其知之亦淺者也雖然用
異而体同者圖書之理以人而法天者卦疇之文而聖
人之心則皆管乎是也故求之於圖書未有之先而理
具於心求之於卦疇既有之後而心顯於卦季者苟能
即吾心求其理則不在於圖書卦疇之間而在我矣



史之為義大矣哉。作之者固貴于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史者一人之是非。而天下萬世之公議。因之不稽于法。則義例未明。而去取失中。不得其人。則好惡師心。而予奪失當。其何以翼經而輔世。信今以傳後哉。三代而上。史之體有二。尚書每事別書。以其始末是為紀。傳之史。經中之史也。春秋則編年通紀。以見其先後。是為編年之史。史中之經也。故後之作史者。宗焉。如二典則帝紀。三謨則臣傳也。禹貢則地志也。呂刑則刑法志也。九官之命于虞書。六典之具于周官。則百官志也。四

史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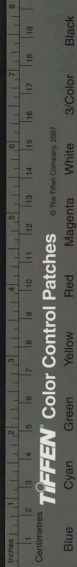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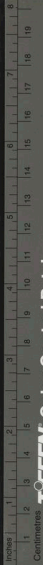
仲之分于堯典七政之齊于舜典則五行志也此紀傳之體本于尚書者如此如紀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紀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戰國紀事則有虞氏春秋揚翟大賈則有呂氏春秋孫盛則有晉春秋吳兢則有唐春秋此編年之體祖于春秋者如此降及後世則有可慨者矣司馬遷作史記起于黃帝終於麟趾十二紀以序帝五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志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固一代之良史也班固稱之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夷不隱惡觀其序列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積粟之差可謂辨

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所謂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則漆台木絲竹以至薪藁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飾以文是所謂質而不俚也紀傳所載上下二十餘年而論述近五十萬言又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本左氏豈非事之核乎以伯夷之為矣而必冠于諸傳之首是有得于不虛美矣以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受之^金之奸是有得于不隱惡矣夫何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宜乎蘇子謂其淺陋踳畧班固說其是非頗謬于聖人也晁氏乃曰不察其心而訛之過矣



亦獨何扒班固作漢書始于西漢終于西行帝紀十二
而高祖以下載焉八表而異姓諸侯王載焉十志以叙
天人七十傳以列臣子亦史之名家者也范曄稱之曰
不激詭不抑抗贖而不穢詳而有体觀其于公孫弘矯
飾之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恢諧之談則鄙為滑
稽之權此不激諛之體也蓋寬饒抗言則以為邦之司
直梅福去亂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
之風雅而及于奔亡之事張禹之傳受而及于声色之
樂此其贖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董生賢
良之策載其三篇此詳而有体也夫何于名檢則賤之

于正直則否之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故范曄以其論
國體則飾主缺而斥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
記時務則詳詞章而畧事實鄭漁仲以浮華剽竊訊之
當矣劉知微乃尊班抑馬亦何心哉東漢書作于范曄
撰十帝紀八十列傳進諸侯于帝紀增百官于書志自
謂體大思精無愧良史如兩都官制之詳獨行逸民之
傳蓋云侈矣故史通稱其簡而且周疎而不陋葉氏稱
其類次齊整用津精深非溢美也但列傳之體多所倒
置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遠天理論西域則惜張
騫班勇之遺佛書柳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耻之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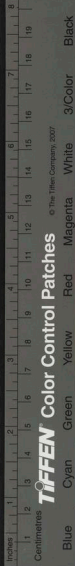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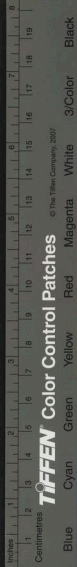
琰於烈女志王喬之抱朴記子中之左慈故晁氏說其贊辭傷巧失史之體宜矣陳壽之志三國魏志三十篇吳志二十篇文中子稱其高簡有法依大義而削異端司馬公善其序事簡勁而有體范曄稱其辭多勸戒有益風化然以父髡之故而遂短詰着之將才以素米之故而不立丁儀之列傳甚者以寇書蜀以帝系魏其失如此使非尊昭烈為正統正曹氏為漢臣則壽之失何自而裁哉晉史作于晉而成于唐始于何法盛等十八家之手終於房玄齡褚遂良等之纂錄唐太宗掠諸臣之美而親撰四贊以息浮議鄭氏稱其高于古今然文

多駢麗非作史之體好采異說以廣見聞識者說之南朝諸史則沈約有宋史裴子野剛為宋畧江淹有齊志蕭子顯又撰齊書而梁陳二史皆成于姚思廉父子然觀裴畧沈書互相訛誚多記災祥之事喜陳纖緯之文是尚得為直筆乎北朝諸史則魏攸有魏書王邵李德有林齊書德棻阮修周史蘇綽牛弘亦修周史而南北二史又成于李延壽父子然觀夫南北二國互相鄙夷受爾朱榮之金則滅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叙其世是焉得為實錄乎隋書則魏徵摠其事而同修述者顏師古孔穎達也書蕪衆善故極有倫理而本末蕪該鄭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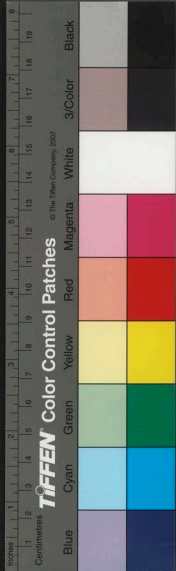
稱其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或者說其引周齊梁蕭之舊事而並列于書以王郢袁克之繆說而並列于傳未為無失也。唐書有二。有舊史言之貞觀政要出于吳兢順宗實錄出于韓愈。唐曆成于柳芳而全書則劉黶成之也。以新史言之。方鎮百官表出于梅克臣。律曆五行志出于劉義叟。列傳撰于宋祁而記志則歐陽公成之也。自今觀之。以李義府許敬宗之奸雄而與無忌同傳。以柳宗元劉禹錫之附庸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也。以劉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淑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楊城之

卓異而槩之以隱逸。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取大節而畧小目也。至于志五行而著其災異。削其事應。一洗漢儒之失。新史優於舊史明矣。故伊川曰。三代以後。無此議論。但年月有差。如魏謩之相。志以為十一年。而傳以為十五年。姓名有差。如景洪之將。記以為晏洪。而傳以為景洪。縣公之號。有可疑。死囚之數。有不同。烏能無失耶。觀其表云。其事則省于前。其文則增于舊。大抵所編非一人。則典奪無定論。所集非一書。則紀載無定說。又其刻意文章。採掇說既多。往往有抵牾失實之歎。是故劉元城說其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多鬱而不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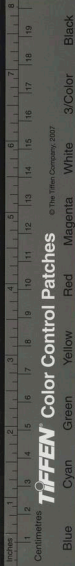
增文省正新史之失不誠然哉。駸陽修以薛居正史紊
猥失實重修五代史其言曰天子作春秋因亂世而正
治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觀其立傳之意曰家
人傳則帝王正家之義見矣曰梁臣唐臣傳則忠臣不
事二君之義昭矣曰死節死事傳則人臣之節義著矣
曰六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紀例精密法度森嚴
說者稱其可繼班固劉向誠然矣但出帝之論亦有類
濮園之議韓通之死不得入節義之傳天文不載交異
而悉記黃龍甘露之端其視春秋書突不書祥之意不
同矣至于荀悅省班固之煩作以漢紀尽徹左氏而体

制近古遠宏剪范曄之穢以作編年尽得去取而辭約
事詳可謂嘉史矣然中外一槩夷夏皆均体輕重而引
東都之事入兩京之傳可乎劉恕作通鑑外紀始于三
皇以糾馬迁之失終于威烈以補温公之闕然疑經傳
而信于史其何以為作史之法而服温公之心乎金履
詳修通鑑前編始于唐虞以明君道之盛終于羿震以
著天道之極然當經籍殘缺之餘而欲逆紀前古之事
所可恨者博雅之不足也李燾之作長編旁搜異聞補
實錄正史之闕畧參求真是破巧說偽辨之紛紜斯以
勤矣後之作者剛繁以就簡可也陳仲微之三王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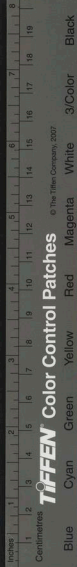


多取于傳聞不考失國史亦未全之書也陳桎之通鑑
續編採宋遼金之史糾李與陳之非特書宋為正統而
書遼為閏位夷夏之大分一明也柰何起于盤古之渺
茫而取路史索隱之言蓋不能無弊矣彼無知醜顏若
歐陽玄揭傒斯之徒乃附傳玄輩之私情遠揚蕪夫之
公議並列三史而各自為統安得不為千古之穢史哉
古史作于蘇轍托始伏羲迄于始皇追錄聖賢之遺意
以糾遷史之失其序曰聖人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
熱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故朱子稱其
知道理達聖心是也其論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此老

子浮屠之論而至于禹益避位之事以世佶不誠之心
度聖賢其失甚矣史通作于劉知幾篇分內外著為評
議俗載史冊之要以說班固之失然其三為史臣再入
東觀上窮天道下洽人倫故徐堅重之曰居史職者宜
置座右是也但其惑古疑今好辨而不知春秋宋子京
謂其工詞譏人而拙于用已然則史之才之難矣司馬
溫公備資治通鑑蒐羅千三百載之事出入將十九年
之勤其用心至勞也浴與夏縣遺藁克棟其為書至
繁也官屬之辟台始得劉道原后得范淳夫其編次甚
詳也衆論之資訪或得邵康節或得程伊川其訂正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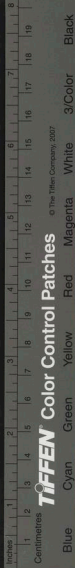
精也首書三晉大夫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力辨四
皓為惠帝之黨所以明父子之義存蘇秦之縱橫款見
當時辨說之獲邦家也辨菑夫之佞給款使小人之利
口之無益也叙國家之盛衰述生民之休戚誠有補于
治道也然帝魏而寇蜀怒楊雄而譏孟軻其取舍予奪
吾不敢以為盡合春秋之旨矣其粹然一出于政者朱
子之綱目乎綱做春秋而兼群史之長目做左氏而合
諸侯之粹始于威烈之元年終于周顯之世次是故統
正于上而天道明矣藏周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
而監戒昭矣衆目必張而覽微著矣貶楊雄之爵惡仕
莽也係荀彧之官斥附操也陶潛係之于晉尚居貞也
仁傑書卒于唐表克忠也誅亂賊于既死正名分于當
時定褒貶于往前十勸懲于來世誠忠外傳心之典足
以上繼春秋而羽翼尚書也昔人評史者曰迂固之史
可與左丘明厲行可使范曄北面可使陳壽作銜官番
使而下可以奴僕命之其言信矣自朱子綱目而觀之
又豈迂固可同日而語哉甚矣作史之難也然固譏迂
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訛固失而曄益甚至壽而下作史
者何其工于機人而拙于用已也續綱目之書始于宋
太祖之建隆元年終于元順帝之至正二十七年一做



朱子之九例悉遵國史之本文如首與韓通之死節所以明君臣之義末紀

聖祖之征討所以彰聖王之師其間大義雖非一端觀御製之序有曰內夏外夷正名分以植綱常則其微意之所在在于嚴華夷之辨而已表松曰書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倍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是故若姚魏之保衣錄祖父失于誣親崔浩之刻石國門近于賣直文李如歐陽公而不能無文省事煩之病德望如司馬溫公而不能無亂經失記之非史果可易言哉昔人謂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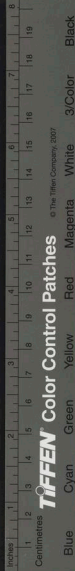
三等褒善貶惡不畏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成勤鬱為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其次也高才博古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其次也后之東史筆者其患有四拘于時則有所諱而不得騁若班固漢史每飾主闕是也拘于才則有所窮而不得騁若唐世之史猥釀不綱是已拘于私則有所蔽而不得騁若陳壽蜀志深諂諂諂是已拘于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若劉知幾憤于十羊九牧是已是故東史筆者當以李之淺深論不可以世之升降論任史責者當以心之公私論不當以世之文近論蓋惟心之公李之深



者然後能駕聖賢之心以其道扶世教之立以其節紀
事物之繁以其才是誠良史矣不然則雖紀傳祖尚書
編年祖春秋亦徒以其迹焉耳故曰君子不患無其才
患無其節不患無其節患無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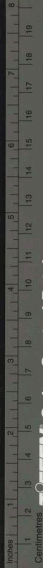
文章

洩天人之妙者其文乎會德業之紀者其道乎蘊空季
之精者其心乎心者言乎其本也道者言乎其實也文
者言乎其華也定其本萃其實而後沛之文以達其華
君子之季其備矣苟季焉而不本之心道焉而不精之
季文焉而不稽之道則是見聞枝葉之習而非所以語
古人之實季矣文其可以易言耶夫文章惟孔子之六
經為至矣而何所昉乎煥于被四表之堯而非堯也尽
于盛八卦之伏羲而非羲也其始於七穆不已之天乎
盖本為一誠列為四德散為五行而圣人得以為心故



弗精肆而弗詳，徂而弗辨，夫駁而弗一，無以規乎宇宙。萬化之紀也，卒而弗精，則無以稽乎道德性命之原也。肆而弗詳，則無以覈乎政治古今之異也。徂而弗辨，則無以窮乎器藝名物之綱也。于是詩變而為樂府，離騷書變而為制誥，表賦箴頌春秋變而為紀傳，志替易興記變而為序記，故論理若莊列，論事若蘇張，托詞若屈宋，皆以文名家者也。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病之。漢之能為文者，皆曰賈生、董相、史遷、相如、楊雄、然賈之文質實，董之文滋潤，司馬之文雄健，相如之文富麗，楊雄之文奧衍，皆文人之白眉也。但表餌

連而在上，則昌言嘉謨，足以定國，是而以文章見於政。窮而在下，則潛德隱行，足以勵世，倍而以文章筆之書。是故溫柔敦厚，詩教也，而性情昭焉，潔靜精微，易教也，而特中昭焉，疏通知遠，書教也，而政事昭焉，恭儉莊敬，禮教也，而序昭焉，廣博易良，樂教也，而和昭焉，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而名分昭焉，是六經者，道也。六經之文，載道之文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也，風信渾厚，有款工而不能之意，六經無文法，非無文法也，無意於立法而有化工自然之妙，其斯以為文之至乎。後世之為文者，則徒恃其文而不必有諸道者也。故其駁而弗一，卒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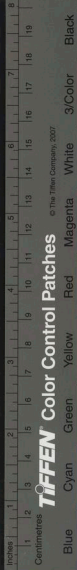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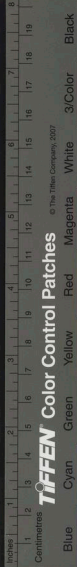


之策絕於踈上林之賦流於侈法言妄擬論語史記乃
后六經董之議論多騎牆而惑於災異之說固非醇乎
其醇也然正誼明道之訓漢儒孰能出其右耶漢之後
曰唐承江左之餘風其變極矣藝文傳有言唐文無慮
三變王楊為之伯燕許擅其宗元和長慶之間韓愈氏
興起八代之衰力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故宋景
文謂其與衍宏深佐佑六經也至以博愛為仁三品為
性則見用而昧体矣然原道諸篇深達至道之用佛骨
一表酷排釋氏之非謂之全無所見不可也唐之後曰
宋習西崑之鈎棘其變極矣趙子厚嘗論之曰淳厚見
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曆之際矯激起於熙寧之後
惟歐陽脩之文變一代之習痛抑險恠以還溫厚典雅
之風故曾子固稱其醇深炳鬱渾然天質也至以性非
所教以十翼不出於孔子則絕於叛至道矣然本論所
推其道德足以裨治功朋黨有論其危言足以定國是
謂之全無所見亦不可也蓋二子本因文以見道而非
以道為文其終身之所從事不過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之末與似事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而已是
故程子所謂化工之文朱子所謂治世之文皆不能造
其藩籬又就二子之文而低昂之歐脫年筆力亦衰其



文終不如韓也 不如漢也 不如秦戰國 蓋去古有遠
近而間道有多寡也 鄧夢得所謂文章與時高下三
代之文 至戰國而病涉秦漢 復起漢之文 至三國而病
唐 興復起 不亦有見哉 他如張文潛之說 李文以明理
為急 倪正文之說 為文以體製為先 李漢之說 以文為
貫道之器 是豈一定之論乎 程黜南曰 今世人莫不文
大槩有三 托物運類 因事賦情 語麗辭瞻 悅可人意 是
曰 應世之文 見識高遠 議論卓絕 使一世之人皆服 曰
名世之文 編之乎詩書之冊 而不愧措之天地之間 而
不疑聖賢復生 不易吾言 傳世之文 也 傳世之文 其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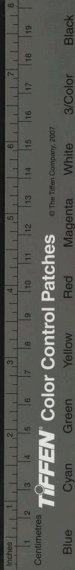
以易言 故蓋文外無道 也 外無文 六經之文 無非道也
從來枝葉日盛 而根本日微 無左氏之富也 而李其浮
華 無國語之詞也 而李其刻削 無戰國之權謀也 而李
其變化 無董賈之李識也 而李其馳騁 無相如之巨麗
也 而李其誇誕 無韓歐之雄深也 而李其奔放 非惟無
得於道 而於後世之文 去之益遠矣 夫文之與也 以道
也 之與也 以李君子 惟會道致精 以達之經 而已乎 合
是而言 李則非 李人之李 舍是而求道 藝則非 君子之
藝 何也 文出於道 則文非文也 道也 道精於李 則李非
藝 也 心也 心一道 則精也 則敷道 敷則達 沛而發之 皆



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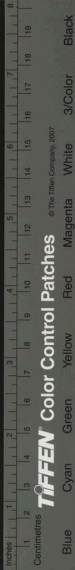
經也韓子不云乎本之深者其末茂膏之沃者其光輝
仁義道德之言藹如也此非有見於一者之言乎有志
於文者必收心養氣以植其本格物窮理以充其量求
之六經以探其源博之羣庸論孟以會其歸庶絕君子
之所謂文者不俟多歧衆出而可以得之矣

性學曷為而晦也着於異論者晦之也性學曷為而明也求於
聖言者明之也夫天下無性外之理君子無性外之學未嘗不
明也而其所以不明則自夫議論之非始之是故或傷於異或
病於同或出於偏見或流於叛道汨於影響之似而不知夫原
始之功滯於循習之非而不知夫及身之要吁斯皆性學之累
也惟求諸聖賢之言而後知其旨意之所在各有要歸不惟不
相背馳而且相為發明矣非天下之至精至深其孰能與於此
然則夫人者昧其理者也聖賢者闡其理以淑人者也今之言
性者舍聖賢何稽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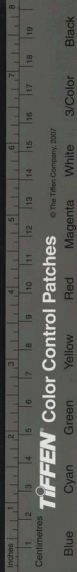
之說昉於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性之說著於此矣而善惡之名未立也孟子道性善性善之說肇於此矣而理氣之論未備也知理氣之論者可以語性乎蓋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夫固有物之生也理氣並賦理以御氣氣以垂理非理則氣無所主幾于耗矣非氣則理無所寓幾于息矣妙合而凝各正性命者天命之統體也大中在我純粹而精與天地貞其體與神明會其全此專言乎理性之命於天者也二氣序盪稟不賦同理一焉而寓於清濁者殊體一焉而稟夫厚薄者異此兼言乎氣性之屬於人者也吾嘗質之於人矣見孺子之將入井也則惻然動其心聞吾親之疾病而呻吟也則忽然方寸亂入宗廟之尊嚴則惕然而起敬觀王公之威重則肅然以致恭或者加以詞斥之辱則怫然不悅致夫過情之譽則赧然以慙是心也人皆有之無弗同也其或弗同則私欲蔽之而非其初也猶之水有清濁緩急之異而潤下之性千流萬派有弗同者乎木有堅勁柔脆之異而曲直之性千枝萬幹有弗同者乎知此而後可以求聖賢論性之旨矣致者乃曰孔子言性近之粗不若孟子言性善之精噫孔孟果有二說乎哉孟子之言性善是言其屬於天而純然理者造化流行之初理未雜於氣而為人之性者也理無不一故性無不同是性善之說也孔子之言相近是言其屬於人而涉於氣者人物有生之後理之寓乎氣紛紜參錯人

之說昉於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性之說著於此矣而善惡之名未立也孟子道性善性善之說肇於此矣而理氣之論未備也知理氣之論者可以語性乎蓋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夫固有物之生也理氣並賦理以御氣氣以垂理非理則氣無所主幾于耗矣非氣則理無所寓幾于息矣妙合而凝各正性命者天命之統體也大中在我純粹而精與天地貞其體與神明會其全此專言乎理性之命於天者也二氣序盪稟不賦同理一焉而寓於清濁者殊體一焉而稟夫厚薄者異此兼言乎氣性之屬於人者也吾嘗質之於人矣見孺子之將入井也則惻然動其心聞吾親之疾病而呻吟也則忽然方寸亂入宗廟之尊嚴則惕然而起敬觀王公之威重則肅然以致恭或者加以詞斥之辱則怫然不悅致夫過情之譽則赧然以慙是心也人皆有之無弗同也其或弗同則私欲蔽之而非其初也猶之水有清濁緩急之異而潤下之性千流萬派有弗同者乎木有堅勁柔脆之異而曲直之性千枝萬幹有弗同者乎知此而後可以求聖賢論性之旨矣致者乃曰孔子言性近之粗不若孟子言性善之精噫孔孟果有二說乎哉孟子之言性善是言其屬於天而純然理者造化流行之初理未雜於氣而為人之性者也理無不一故性無不同是性善之說也孔子之言相近是言其屬於人而涉於氣者人物有生之後理之寓乎氣紛紜參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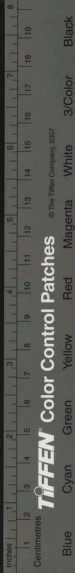
得之而為性者也。氣有不齊，故亦或異。是相近之說也。孔子之言性，不可以專言。謂也。蓋渾言其統體者也。孟子之言性，則固專言之矣。乃直指其本然者也。統體也者，合上下兼天人者也。示夫性之全而教人以善反之功。本然也者，語上而弗下。語天而弗人者也。指乎性之原而教人以探本之見。非曰相近者之涉於末而性善者之病於偏也。吾嘗觀於孔子之贊易矣。曰：「繼之者善言，天降秉於民，無所駁雜也。」曰：「成之者性，言人所得於天，無所偏倚也。」則固未嘗不言性善也。其說詩則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此情善之旨也。孟子言性可以為善之言，出乎此焉。其彖乾則曰：「元者善之長也。」此以四德言性善也。孟子言仁

義禮智之言，出乎此焉。孟子言必稱堯舜，是性善之說有所徵也。水無有不下，是性善之說有所驗也。此其所以言性善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其即習相遠之謂矣。又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其即性相近之謂矣。孔子言氣質而又理無之者也。孟子言義理而氣質在其中者也。理氣一貫，天人一原。此孔孟之言，雖異而實同者此也。不然，豈孔子之言，幾於善惡混，而孟子學孔子者，欲以求異耶？孔孟之言，殊途同歸，此性學之明也。言性而若孔孟，斯已矣。而肆其偏見，騁其邪說者，相紛紜焉。大儒荀、仲、董、仲、舒、揚、子、雲、韜、退、之、歐、陽、子、司、馬、公、眉、山、之、蘇、崇、安、之、胡、亦、一、代、偉、人、也、而、言、性、不、能、無、失、所、謂、人、之、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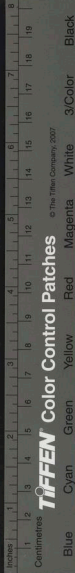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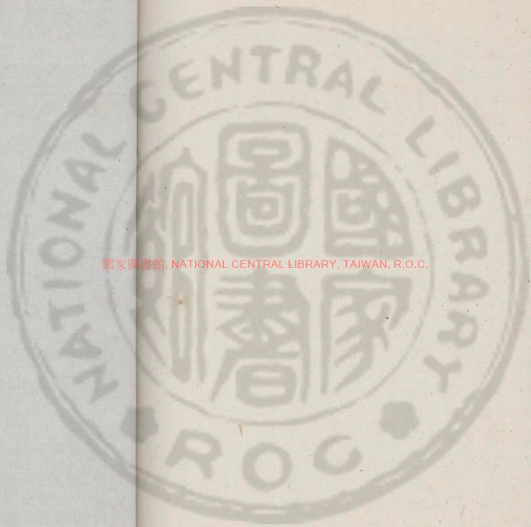
多而其理愈蝕不自知其舛繆而背於聖賢之說矣諸子之論
異樂亡羊此性學之晦也有宋諸儒大明性學之源委曰形而
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曰論性不論氣不俗
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而至於善惡皆天理之說善固
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諄諄乎不容已焉蓋皆真切簡
當闡明孔孟之言而有功於孔孟也自程張之言出而孔孟之
言始明諸子之論始定性學之傳雖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其功
偉矣哉嗟夫孔子萬世道學之宗也孟子繼其道以傳於萬世
者也荀揚諸子叛孔孟之正道者也程張二子得孔孟之真傳
者也惜乎朱子而後明之未竟而晦之隨至也何也今世之學

而善者偽也是把柳之論也所謂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者
為善人脩其惡者為惡人是湍水之喻也所謂性者生之質是
生之謂性之說也謂性有上中下三品是性有善有不善之論
也謂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日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與性不可以
善言縱說善便與惡對是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也有謂聖人教
人性非所先者焉有謂善惡必兼有之如陰與陽者焉嘉禾稂
莠之諭法言之註疏也無適無莫之言文定之家傳也是數說
者皆流於誣謾之歸而不知有舍惡復善之功坐失矯激之病
而不知有及異合同之學蓋其無見於天命之旨而測擬以為
說認氣以為理外理以求性紛紛立論款以相勝是以其說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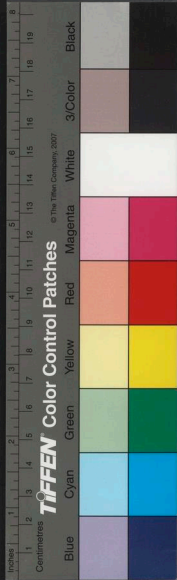


者莫不知性矣第其平居暇日不過事乎口耳之末而於身心
性情無存養之實其所知者乃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也又况
决裂乎性命之原浸淫乎異端之實以駕其說於天下此有識
者所憂隱也然則當如之何哉君子之於性不徒講求之而已
必也通其義而致體驗之功養其源而盡免治之力知其本善
也而無使或入於惡知其相近也而戒其習之相遠此則聖賢
立言垂訓之旨而豈非吾人善反定性之學哉否則弗弗弗察
而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亦末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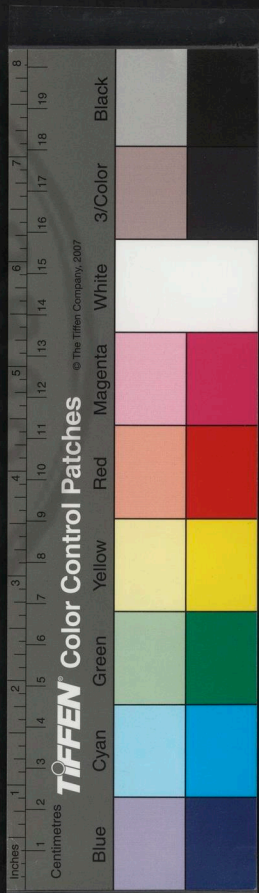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制

任將

謚法

曆法

天文

廟祭

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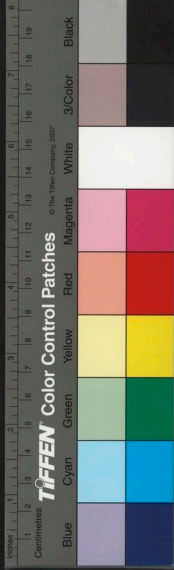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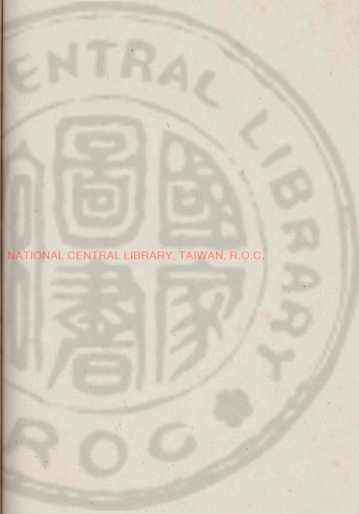
樂律

禮樂

策學集要第四卷目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夷

錢鈔

馬政

弭盜

刑制

都邑

治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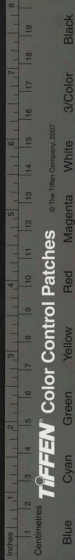
水利

禮樂

帝王之道大矣本之身心連之天下因天地自然之序而礼已行因天地自然之和而樂已作苟推之無本行之非時徒區於儀文器數之間抑末矣故曰知礼樂之情者能作識礼樂之文者能述制作之柄舍聖人其誰歸乎且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故辨上下定民志蓋諸履作樂崇德以薦祖考盖取諸豫礼樂之所由來者遠矣唐虞之世命伯夷典礼命后夔典樂今觀其欽昊天而授人時馬昭典礼而祀神祇馬作大章而制大韶焉礼樂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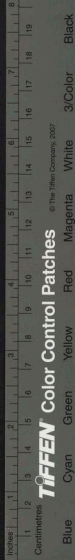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沿革率多索合顯慶禮出於敬宗而或令之具備失於附會斯儀斯禮之成亦互為異同而已有宋之世開室而下言禮者莫不有撰述而郊廟終不能一三代禮圖進於聶崇義政和禮制于鄭居中劉溫叟之通義盧多遜之纂義似亦備矣然多以私智損益及不如開元禮之為愈也至於諸儒之說求其可用者其臨川之三禮考註乎若朱子欲為禮書惜其緒正而未竟也自其樂而言之漢則貽謀未善而治雜霸故制氏所傳鐘鼓鏗鏘馬耳河間所獻歲時備數馬耳李延年京房之制則益鄙矣唐則閨門漸德而治雜夷故七德武舞觀徵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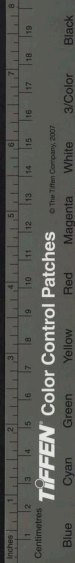
當時者魏乎不可尚也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歐陽之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此也若漢唐宋之君雖制禮作樂之命後先相聞而少儀審音之奏影響不絕自其禮而言之漢高欲制禮而魯兩生不肯行故炎漢之禮多襲秦陋綿蕞之儀叔孫通邀一時之近功斯禮之制曹褒雜五經之織緯若宗廟郊社之建其謬戾不經甚矣唐太宗欲議禮而房杜不能對故李唐之禮亦因隋旧貞觀禮出於玄齡而制之



視九代遺音鄭衛不遠祖孝孫顏師古之樂則亦荒矣
有宋一代建隆之后制樂者非不求鍾律而無声迄未
能定和峴以表定尺阮逸以量求音胡瑗司馬光以尺
生律京房刘夙以律生尺亦究心矣然皆從事於虛飾
之美觀而無補於時政之缺失者也至於諸子之論求
其可行者其元定之律吕新書乎故朱子稱其不為牽
合附會之說也大抵漢唐宋之禮樂皆洽於抑勒操
切之餘而不知陷於俗吏之非立教於声容器數之末
而不知流於文史之偽歐陽子所謂三代而下治出於
二而禮樂為虛文者此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稽古為治斯禮樂之同天地者
雖隆古莫及也且觀心有序精誠有祿其禮樂之在身
心者而古聖一揆也閱漢書而首與宋濂言漢高之不
暇與文帝之遠也諭牛諒以禮為宗國之防範人道之
紀綱諭礼部以古之律吕協天地自然之數后世人
為智巧之私由是違之天下正神祇之號均父母之服
禁兄弟之婚定上下之式采周官讀法以行鄉社遵朱
子家礼以令民俗而礼行矣

大祀樂章則親御宸藻大成樂器則頒習庠校命冷謙
正舞佾之位諭詹同製燕享之辭厭前鄙陋容悅之声



禁胡虜誼淫舞隊之戲而樂正矣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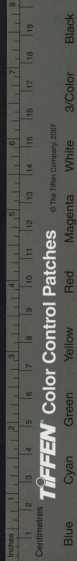
國初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羣祀禮詹同定四廟裕祭禮
李善長定官民喪禮陶侃定軍禮而又開局徵儒如曾
魯齊一夔董彝梁寅輦編集大明集禮吉禮之目十四
嘉禮之目五賓禮之目二軍禮之目三凶禮之目二而
復以冠服車輅儀仗函簿字季樂律附之于后至若登
極冊立上号之儀耕籍講讀視孝之儀廷衍親征監國之
儀王國庶民之禮靡不悉備所謂法天之經正地之紀
定人之倫尽物之制而為天下國家之極者在是矣惟
鍾律之制声容之盛則未有纂述如虞之勸以九歌周

大司樂之教國子者豈

聖慮未暇及乎哉

皇上嗣興具天縱之資建中和之極乃新制作大觀厥
成獨明宸斷旁采嘉猷象天地之儀則陰陽之義配古
今之變察民物之道殫仁孝之心蕪帝王之制農桑有
賦三推之意也冠服有圖衣裳之制也九廟告成崇功
德也禘祫肇季展孝思也明堂大饗節親、也正郊社
而革合祭之文明大倫而尽正統之義則禮制之切於
大中者固家傳人誦矣惟樂律之未及

聖祖固有待也蓋樂不可無而強作氣必待積而後和



祖訓禁用肉刑戒遠夷重民命也
大誥首序同游申明五常崇政教也合而觀之豈無深
意於斯哉伏願

聖天子秉德位之隆建中和之極然後遍訪諸侯大集
文雅如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子之鐘律通解可考而
知也如呂氏春秋通鑑外紀及隋制所載黃鍾之數可
按而校也參度數之變求聲氣之元則與古異世同符
而我

皇祖之所待者可少慰矣大祇禮樂不以徒作也有本
馬有時焉有人焉漢唐宋之君或有制作之令而無其
德有治民之意而無其政有較定之典而非其人有能
行之人而非其時此禮樂之所以不如古也我

聖祖有其本有其人有其時者也方今

聖天子中和位育有其本矣重熙累洽有其時矣而勵
精以求之則天下之大豈無精樂律得人如蔡元定者
乎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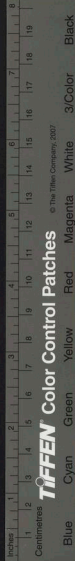
皇上加之意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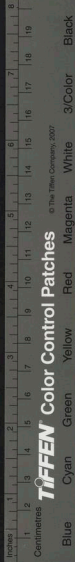
樂律

聖人之作樂也有大本焉有大法焉何謂本元聲是也何謂法律呂是也弗協諸聲弗正諸律則其為樂也乖而不倫故能協於聲氣之元者然後能正律律正則聲樂為之和矣嗚呼此後夔周公之所必由而韶武之盡美其茲乎易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雷一奮馬則天地以順動而四時不惑論者以雷雨作而為解也而萬物皆甲拆也雷電至而為豐也而五氣者皆順暢也陰陽和洽懽欣交通是天地之元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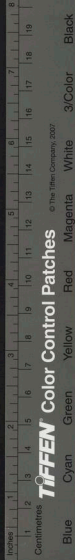


物而動性之歎也故物感然后心動心動然后声出
出然后音起焉是人声之元也上古聖人莫不作樂以
風諭衆庶遊藝邈乎其詳不可得聞矣黃帝之咸池堯
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其作
樂以崇德性反之間美善之實聖人不能而自秘也自
大鄭衛裔宋之音作而古樂亡孔子自衛反魯雖及正
之其後魯之樂工踰河蹈海以去亂漢制氏但能紀其
鏗鏘鍾鼓而不能識其義自是以後樂之器數已尽無
矣漢武制協律歌天馬非不美也不能免 痛之詔王
莽建羲和考六律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
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
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蓋樂非崇德
則和平天下不徒無本且無其具矣尚何足論哉嗚呼
后之作樂者其惟求之元声而已矣曷言乎元声也昔
黃帝時伶倫取嶰谷之竹斷而吹之以為鍾之宮制十
二簧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律雌鳴為六呂是律
之本也舜命后夔審六律諧八音詩歌声律協人情也
擊附詠間宣民和也夫二人者其得元声者也周之伶
州鳩晉之師曠亦庶幾矣乎漢始于張蒼之定律嗣后
則夏侯寬之十七章也李延年之十九章也京房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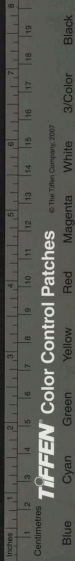
而鎮莫之察楊傑歆廢旧鐘而樂工則反易之魏漢津
指寸為律而工人袒隨律調之陳陽著樂二百卷俗胡
歌舞無所不具優倫雜戲無不載蕪穢孰甚焉其惟蔡
元定之律呂新書乎朱文公之通解鍾律乎新書之論
律呂本元也十有三述辨證也凡十鍾律之前篇凡七
條後篇凡六條其本法兼備者矣二書之首以黃鍾為
要蓋黃鍾之律在声為中声在氣為中氣在人為中和
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声聖人因人而存之雖妙必效
言黃鍾始于声氣之元也班固所謂天地之氣正而十
二律定刘昭所謂吹以考声列以候氣皆以声之清濁

十章也曹元之四品也魏晉以降若杜夔阮咸牛弘信
都房万宝 諸人非精音律者乎唐則葑隋氏之所傳
祖孝孫之十二和也李紆之九章也顏師古之九舞也
徐彥伯之十二曲也嗣是以后若張文叔裴知古衛道
弼曹沿夔王朴諸人非号称知音者乎宋則竇儼朱白
之于建隆也和峴之于朝德也阮逸李照之于景祐也
范鎮房庶之于慶曆也胡瑗王誠之于皇祐也刘幾楊
傑司馬光楊時之于元豐也温公之論主胡瑗卒無定
說蜀公之論本房庶卒皆虛文李照病鍾律之太高至
鑄工受賂而照莫之辨范鎮以巨黍定律然尺長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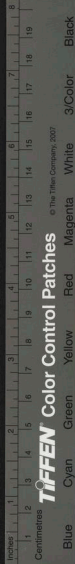
全無取有濁無清不足以盡五声之調京氏蓋失還相
為宮之意萬氏則祖京房之說而誤之者也五声之内
宮與商、與角、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与徵
與宮相去獨二律而音節遠故宮羽之間有变宮馬角
徵之間有变徵焉有五声而無二变則不得為樂左氏
之七音漢志之七始是也五声為正一律而生五音故
以起調二声為变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但可濟五声
之不及而已淮南子謂之和謬故不以起調也黃鍾生
十一律則為正律仲吕上生黃鍾又生十一律則為变
律正律之中有十二子声变律之中亦有十二子声所

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此聖人制作之意也黃鍾之長
九寸其圍九分其積八百一十分太吕而下律吕相間
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黃鍾為宮三分損益下生林
鍾為徵、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為商若商宮之羽姑洗
之角皆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者也故太史公曰下生者
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也夫始于黃鍾
終于仲吕十二律畢矣如仲吕下生黃鍾不及八寸謂
之軌始軌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吕則京房六
十律之說也又增二十四声合為八十四声此万室常
八十四調之說也殊不知若以仲吕為宮則十二律内



謂半律也以子声比正声则正声為倍以正声比子声
則子声為半盖黄鍾不復為他律役使無子声以補其
不及則太清太濁之不相入亦安能以成調耶故自林
鍾以下則有半声自蕤賓以下則有半律皆有空積忽
微不得其正故黄鍾獨為声氣之元也后世之求黄鍾
者不驗之于声和氣應而惟尺之求晋氏以下多求之
金石梁隋以下又參之柷黍王朴則專恃累黍而金石
不復考矣夫金石固雖尽信若柷黍則小大員妾不同
尤不可情况古人為子谷柷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得
黄鍾而后度之以黍也昔朱子称蔡元定之律吕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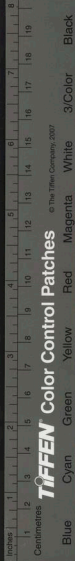
曰若黄鍾圖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
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声二变之數變律半
声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宮变徵之不得為調則
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声氣之元而因律以
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此也若通解鍾律之作則旁搜
遠紹足以後世作樂者之法此二書者其知元声与元
數矣乎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不
在于宮而在于黄鍾昔李照輩改鑄鐘磬徐復笑之曰
聖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求其器可用乎房庶
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畧謂上古世質器與



而度其圓徑如黃鍾之法焉所列之管既以應氣豫尋
秬黍中者分為三等先以一等實於管中必須千二百
粒適滿其內無餘無欠然後世之必同而后已所實既
同然後因之定尺又因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先試
以歌聲齊簫聲矣又后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
而齊八器遂器而調之使一器之中始終自為條理合
器而協之使衆器之中音節無相奪倫雖不能盡善盡
美如古人之純全無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謂得古人
之彷彿乎誠能因其以行之則必有如師曠倫卅鳩之
神解妙悟者求元聲以考律正六律以和聲叶雅頌之

詩習文武之武以教天下以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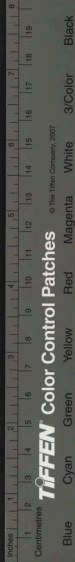
聖天子中和之盛則崇德象功宣風平情並韶濩而比
隆三代端有在矣



惟天下之大聖為能謹天下之大禮夫禮莫大於祭尤
莫大於郊社報本反始至大而莫有加焉者也非天下
之大聖其孰能興於此苟明乎是則仁孝咸盡誠敬致
極其於治天下國家也何有粵自虞書肆類之文周官
禋祀之典而其禮以重園丘方澤地各異其所陽象園
而高陰象方而下也冬至夏至祭以特牽陽氣未復天
之始陰氣漸萌地之始也特用蠶粟貴其誠也陶匏粟
稌貴其質也蒼璧黃琮象其色也因鐘函鐘雷鼓靈鼓
異其樂也壘而不宇不敢瀆也而郊社備矣周道既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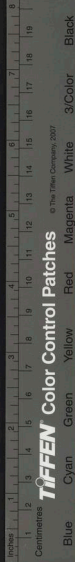
郊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宮而褻慢為甚或五年而再奉或十年而一郊而沿革靡常此古禮之不可復也然歷代之禮所以有異同於其間者天地之分合祖宗之配享也以天地之分合言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之開元唐睿之先天何莫而非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封議禮又專主合祭矣元祐再議而合祭之禮遂堅紹興再議而合祭之禮不拔矣顧臨以合祭是為范純仁以合祭為非列安世以合分祭為是蘇軾以分祭為非而當時卒以合祭者昊天成命之詩有以為之地也以祖宗之配享言之漢

古禮放失秦之制祀天子山下祀地于澤中且有咸陽四時之祭至漢而增為五時矣漢之制祀天子其泉祀地于汾陰且有渭陽五帝之廟至鄭玄而增為六天矣元始之制春秋則合祭天地於南郊冬夏則分祭天地於南北建武之制南郊則肇於洛陽之南北郊則肇於洛陽之北自大天之說出於鄭玄而歷代遂以帝与天為二郊谷祀上帝也大雩祭五帝也大享祭五帝也而天之特祭蓋少矣自合祭之說出於新莽而歷代遂以天与地為一漢之祭合祭也唐之祭合祭也宋之祭合祭也而地之特祭蓋少矣或祀于太清宫或祀于景多



一揆矣盖万物之生也本乎天人之生也本乎祖故聖人之饗帝猶孝子之饗親也制礼者不惟其逆惟其心祭天者不惟其礼惟其誠昔

皇祖之言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斯言也惟精惟一之旨也日能知天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已斯言也勿二勿參之義也故當時之臣得駿奔者起居注熊鼎則曰自始至終極其誠敬前代之所不及太史氏宗瀛則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真得畏天之道茲二臣者亦可謂深誠篤恭之妙而善言聖人之德者哉皇上敬一有箴其所以敬天者已預養其本已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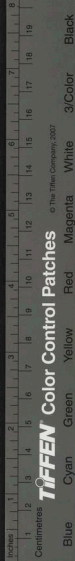
明詔有曰茲建園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化而不可混褻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其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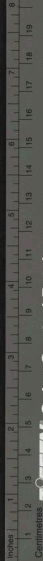
聖祖誠一不二之心哉記曰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又曰惟聖人為能饗帝敢以是為

今日獻



宗廟之禮大矣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
順而下之至於祢是故君子以仁處禮則祭不踰且忘
馬以義處禮則祭不數且煩焉故曰仁人之事親也如
事天事天如事親廟祭之來遠矣在商以前祭無數現
諸七廟現德之言則七廟之制不獨周始有之而商以
來固有之矣王肅云天子七廟降殺以兩豈有諸侯四
親廟而天子亦祭四親廟者乎蓋父昭子穆之有常數
者禮也祖功宗德之無定數者義也自武王克殷即增
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故止七廟至懿王之時則文王

廟祭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i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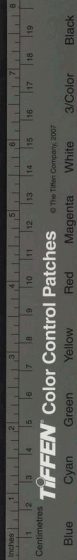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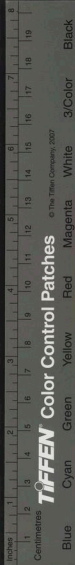
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以為文世室孝王之
時則武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謂之武世
室列歆為文武世室不祧乃在昭穆之外而朱子以歆
之說為是也至於昭穆之制則宗廟之位但以左右為
昭穆而不昭穆為尊卑七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
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
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故群廟之列則左為昭
而右為穆穆至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太廟
居中世室並列百世不迁者其義之所當然乎三昭三
穆服窮世遠親盡則祧者其勢之不得已乎既祭太祖

矣又及于始祖而有禘焉既祭親廟矣又及於毀廟而
有祫焉是故禘之為言諦也然而有大禘有時禘曷為
大禘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
五年再閏天道大侈惟天子得以行之如虞夏商周之
禘於皇帝嚳是已夫是之謂大禘曷為時禘燕居曰常
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蓋孟夏而禘天道盛陽雖昭穆
亦升而享焉如閔公之禘於莊公是已夫是之謂時禘
乃若鄭玄謂兼禘郊廟列歆又以為為弥遠弥尊張純謂
禘審昭穆王肅又以為為殷祭正大其他如高堂隆如馬
融輩諸人其為說也同協而其為礼也無別析衷之者



其惟儀禮乎曰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而方氏別註云
禘非四時之常祭故謂之間祀以及其祖之所自出故
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循事
生之有養故謂之肆獻裸嗚呼茲論也其知仁人之
孝乎禘之為言合也然而有大禘有特禘曷為大禘曾
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禘祭于祖則視迎四廟之
主蓋三年置閏天道小倫合已毀未毀之主而饗之如
商之大享於先王是也夫是謂大禘曷為特禘王制曰
天子植禘禘嘗禘蒸蓋三時用禘天道流行合三昭
三穆之主而享之如周之孝享於先王是已夫是之謂

特禘乃若張純謂骨肉合食鄭玄又以為列尸之祀韓
愈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史玄燦又以為服畢之祭其
他如顏真卿如張璠輩諸人其為說也固協而其為禮
也無別折衷之者其惟春秋乎曰大有事於太廟公羊
傳云大有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食也毀廟之主
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嗚呼茲論
也其知孝子之尽仁乎又嘗覩之朱子禘禘考周大禘
圖周大禘特禘圖其有得於儀禮春秋之旨者也周衰
之後斯禮不行久矣原廟衣冠之設已非成周廟祭之
舊然又知有常尊也自明帝創為明堂異室之規而昭



穆蕩然矣群廟之主合於禘禘而混亂無別矣或一歲二十五祀或一次二十八宰而疏數不經矣西京禘毀而遺存是尚不得謂之時禘也東京禘毀而禘存是尚不得謂之大禘也唐高宗謬采史玄燦之經議亦雋不疑引經以漸獄者流耳唐玄宗妄托李聃之仙宗與郭崇韜拜子儀之墓者等耳宋仁宗肇奉親禘之禮而前此攝享何以展如在之誠乎神宗始明大禘之禮而自茲奏罷何以寓存羊之義乎厥后董弁王普之流不思神州陸沉震盪祖南狩之靈乃欲偏安血食據禘祖東向之位是尚何言哉豈非尚無奉先思孝之君而徒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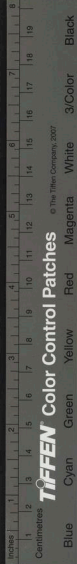
粉飾太平之典下無經守據禮之臣而徒為因循苟簡之規執仁人孝子繼四代而為作者之聖不能不待於我

朝也仰惟

太祖御極肇建四廟以祀祖宗內有奉先殿以奉先主外有太廟以藏冕嘗誦祖訓嚴祭祀章曰精誠而感格怠慢則禍生宛然百順之心法也而禘禘未遑殆以歲暮合享寓禘至

孝宗御極之始適

憲宗升附之日博采群儀正



德祖廟祀之位奉

禮祖奉祧之禮據宋儒程朱之論以德宗比稷契以

太祖太宗比湯與文武而配天之享其尊固在每歲

暮大禘於三年之禮有加焉我

皇上備至誠之德行至聖之道肇奉大禘之祭尊稱曰

皇祖之神祖則奉

高皇帝配享親定大禘之圖恪奉

玄皇帝為主則奉

列聖配享群昭群穆煥然鼎建

獻廟世廟復定徽稱大禘以孟夏大禘以季冬五年一

禘制準禮律之旧每歲一禘法因皇祖之成時以冬夏

順天道也斷以虛位惇本實也歲暮猶禘示不敢殺也

還功臣於廊廡又以嚴今分而謹別也凡厥攸行人見

聖情所形而作生焉莫不仰

皇上之聖聖文所形而述生焉莫不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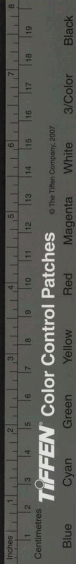
皇上之明是故原太祖欽禘之心而制禘是謂善繼其

志廣丕祖時禘之義而制禘是謂善述其事斟酌四代

之制以定制是謂善法乎古竊惟我

皇上躬耕籍田以供粢盛皇后親盥北郊以供純服是

又禮經誠信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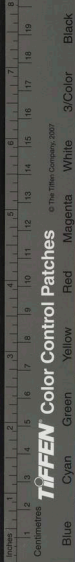


祖訓精誠之實也蓋
皇上心

皇祖之心故圣孝有以為制作之本孝堯舜禹湯文武
之孝故圣孝有以為制作之原九庙神靈罔不孚祐万
年宝曆奕世無窮殆將遠迹商周之令軌而陋漢唐宋
於下風矣雖然記曰惟圣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仁其孝之本歟
皇上註程范之箴懋昭克復之訓而得為仁之方矣圣
孝故有自也伏願仰參乾父坤母之能益擴民胞物與
之量即親王配享之儀而睦愛宗藩之道可推矣即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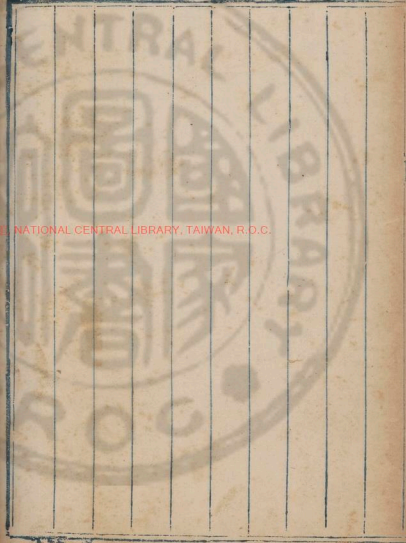
祖之心而敬天之心可推矣即事祖之道而事天之道
可得矣仁足以洽神人孝足以通神明如是則与天地
合其德而仰齊帝王

皇祖之圣者不在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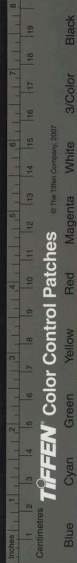


現象緯而審機祥者推天以合人者也因機祥而修德
政者以人而合天者也天道之災祥不滅人事之感履
相形天人之際其微矣易曰覲乎天文以察時變自古
有國家者未有致重於此也粵自伏羲命大撓作甲子
而以容成驗其術時代久遠莫可紀訓高陽氏以南正
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其職始專焉圣如帝堯而必曆
象夫星辰智如大舜必璿璣以齊政故其始也有重黎
之官而其既也有羲和之職所以分命申命者至詳也
周禮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位以司天文之常保障氏

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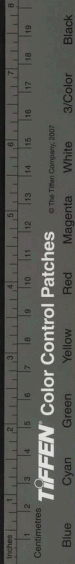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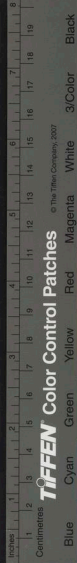
掌歲月日星之動以司天文之變司其常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所以克謹天戒嗣是而下世有其人而巫咸其德石申雅善名數不可德易也故三家書世為星經之祖焉咸商人以黃紀德齊人以玄紀申魏人以赤紀其三垣十有二辰二十有八宿及中外官之分隸皆有州國官物數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闔食慧孛飛流靡不載矣太史公曰五星失軌道則占蓋謹變也緯曰歲曰熒惑曰太白曰辰曰慎朝出為羸、為容夕出為縮、為主故法主容乎占馬五緯之行出入無常非可數致故法於

表裏乎占馬順則疾逆則遲不順不逆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故法於留行遲疾之數占馬他若方輿之說見於志九州分野之分見於周禮玄枵降婁星紀之名支干分配之位見於曆象占驗之方見於風角觀天之略見于蔡說之註而其禍福各有應之言則見於京房洛下閎諸子六家星譜之說皆有異同要皆其術之餘也星野之不植自昔宜之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矣推唐僧一行雲漢山河之說君子有取焉其言以為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於土精氣相屬而不異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為限而不主於州國此其所以獨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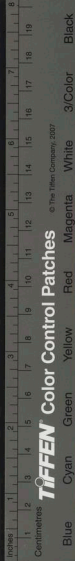
南斗為祈本以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而王仲任詆之
著洪辨之紛不者何也至李淳風之儀表裏三重
曰六合曰三辰曰四游其亦有得於渾天之意乎若一
行之說君子復有取焉其言古人所以推步圭影之意
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宣而不在於星辰之次舍古人
所以崇重曆數之意將以敬授人時欽若昊天而不在
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言於視聽之所不及則
君子蓋闕疑而不講也朱子言天左旋日月皆右行主
曆家退數而言也蔡氏言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曆
象進數而言也彼有所謂安天之論有所謂窮天之論

諸家也論占天之器者有三宣夜有名而無實周髀有
術而無驗渾天之說則天半覆地下半在天上周旋無
極其形渾然此其說為得其實者也黃帝得之曆起辛
卯顓頊得之曆起乙卯虞帝得之曆起戊午曆之所在
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
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渾天不
可也中外宮星常明者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
者三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中元為北極
紫微宮上元為太微宮下元為天市垣以考星宿非渾
天不可也自軫之辰為壽星自辰至尾為大火自尾至



又有所謂曉天之論皆好奇循異之談非極數知天之學也噫渾天之制其來久矣厥后洛下宏眈壽昌鮮於妄人行於西漢張衡賈逵行于東漢李淳風僧一行行於唐張思訓沈括行於宋皆其精於制作者也迨夫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制不協難復施行於是郭守敬乃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意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皆古人所未及為者及為者其法具在元史可謂度越前古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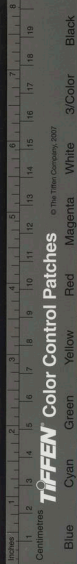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之興承天而應曆變夷以為華創為一代之規欽天監自五官以下分為四科以世其業凡天之俾其晝夜占候一有變異即時奏聞業愈精任愈專矣而郭守敬之儀則至今遵用而不改也雖然以天現天數而已矣以人現天理而已矣不于其數而于其理則天人之際常相感應而災祥之來其理幽微是故紫微之黃潤可以見君德矣觀四方之昭明可以知天道矣台諫并敢言之氣則執法之象顯司寇得明允之道則貫索之文著斗星如昌天道旺矣奎星絢耀人文善矣壽星出則國祚長翼星明則王宮固其所以占候而推



驗者不必於器數之末也若徇夫數而不度夫理則曆
家所謂日食者七百餘日為一變宜其變之為食也然
以春秋考之襄公之二十一年九月十日而再食二十
四年七月八月而又食前漢日食五十有三後漢日食
七十有二記載者遍相沿襲鮮有異同及南北分裂南
史所書日食僅五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薄食之
抵牾如此其星之遲留伏逆舛繆又可知矣故曰星事
玄悍非湛密者所能由也現景以謹形非明主不能服
臆也然而論之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兆於此感於彼各
以類應不可誣也其出沒顯晦進退遲速動移轉徙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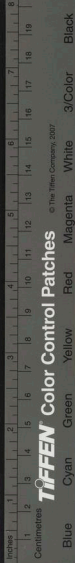
邈無與人者是故精禘之文明君謹之能過災而加懼
見祥而滋傲思其咎謝其過不敢怠寧王事之當然也
是故推步宿曜之道度分晷恒舍之名數覘象色之所
見驗躔分之攸寓參之於璣候之於晷漏探應感於精
稜求形驗於事情以考以告以戒以慮以備以占其
有益於人國矣哉

聖明在上四方郡縣水旱相仍兵荒繼作或天心仁愛
之所在而其所以應乎天者或亦未能尽合於古典土
木交於官司民力困於道路則所謂不奪民時者或未
如右也必相毀改正必公用變賣而後民困可蘇因賦



穰君天下者擇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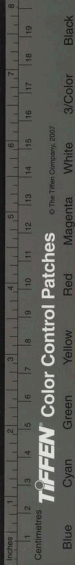
出于有限冗食至於無窮所謂朝無倖位或不如右也
必刑部查革必法司問擬而後冗食可裁地方兵備此
大事也乃有買稱報功而冒官不下數百必立限通革
而致嚴于兵備可焉言官進諫此常職也乃有直言受
罪而致死者不下數十必查訪優待而使得以進諫可
馬漕運之民兵艰苦万狀而朝廷不之恤必憫其貧苦
免其掛欠而后也可貢賦之催督括克百端而百姓不
敢言必止額外之貢寬五分之賜而后也可夫政事之
施如此則多益於民生益於民生則民心和而天心亦
和矣善乎太史公之言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改其次修



聖人之治曆也以天。國其立法也。一定而可久。后世之言天者以人。故其為說也。屢變而不足。非夫人之為。殊也。天道運行之妙。有理有數。而神明之者。存乎其人焉耳。是以竊其名者。固爭戾而不合。工於術者。亦近似而未精。要之彼善於此。則有之。而皆不能出聖人之範圍也。曆其可易治哉。嘗觀易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水性潤下。火性炎上。氣相息。則天地革。而四時成矣。是故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若黃帝迎日推策。顓頊司天屬神。而曆法所由始也。堯命羲和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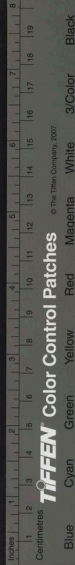
曆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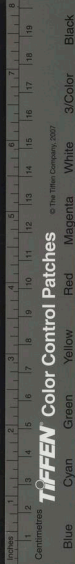
若昊天而作曆象舜察璣璣而齊七政夏紀式敘殷曆
載庚周人監之於是乎有馮相以敘天位有保章以掌
天星而司會所掌則洪範庶徵分眚之事也夫子一天
道明王法而作春秋傳於文公之元年曰閏三月非禮
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奉正於中民則
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於文公之六年閏月不告數
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矣則治曆明時聖人之所深致意也黃帝之曆起
於辛卯顓頊之曆起于乙卯虞帝之曆起於戊午此造
曆立元之始也夏之曆以寅為首周之曆以丑為首商之曆

以子此造曆用統之始也漢之曆凡五變張蒼作顓頊
曆司馬遷作太初曆鄧平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而
莫善於太初蓋以律起曆其說於黃鐘之初九得其數
為八十一分為日法以前曆推之以日月在建星為曆
元晦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太初出
而十七家之曆廢矣唐之曆凡八變傅仁均作戊寅曆
李淳風作麟德曆一行作大衍曆徐昂作貞元曆徐昂
作宣明曆以至五紀現象崇元諸曆而莫善於大衍蓋
其合二始以為剛柔合二中以通律曆合二終以紀閏
餘以晦朔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



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自大衍作而二十三家之曆廢矣。宋之曆凡十變。吳昭素魏朴之乾元奉元也。吳虔納周琮之應天明天也。史序宋行古之儀。天崇天也。皇居御姚舜輔之觀天占天也。又有統宗會元。而莫善於郭守敬之授時曆。其法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順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為百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其考正者凡七則。是冬至以至日行創法者凡七則。是日行以距白道。何其密而備簡而明也。今以其法

推之。以歲日加氣應。即表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朔滿實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者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杜預所謂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此也。先正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漢大初唐大衍。莫能過者此也。蓋司天者掌日月星辰之象。以為律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蓋日古造曆者。必先立曆元。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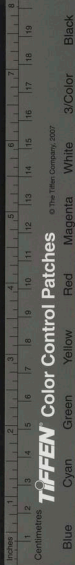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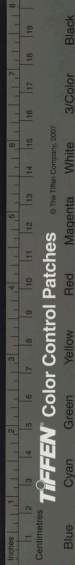
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孟子所謂日。至者。即曆元也。史謂之曆之廢興。以疏宥課。蓋以曆之終言之也。若推原其始。不本於原。何所造端乎。是以自黃帝以來。曆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於甲子也。至於周天之數。則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焉。天下至微。一日一週。而每過天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週。天不及十三度。積而至於三百六十五日。則與天一會而為晷。謂之日躔者此也。因其及與不及。而氣盈朔虛生焉。氣盈六日。數之奇也。朔虛六日。數之偶也。於是又積其盈

虛之數。而置閏。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有九年凡七閏焉。若夫曆法之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當堯之時。冬至之日在虛。周之時在牽牛。矣。宋之時在斗。初矣。虞喜之論。失於太過。何承天之論。失之不及。迨夫劉焯。取二家中數。定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有自然之暉。而以己意斷之。可乎。朱子曰。古人曆法。疏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者。此也。程子常



稱邵堯夫立辛法冠絕古今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
求之夫以陰陽虧虛之變而盈縮疾徐之常焉有不
合者哉郭守敬測景驗氣足為差法其亦庶幾乎蓋圣
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嘗因其差而正之以理耳夫古未
有閏也至堯而后置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
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后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
之躔度明矣天運之可驗者莫显於日月之交食而交
食之不爽又係於朔望之有定耳蓋日者陽之精行南
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近日則行疾遠日則
行遲東西同度南北同道而日為月掩于朔子午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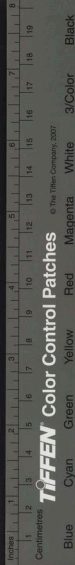
暗虛所射而用日食於望皆有常度故月一大一小也
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以後日食多在晦矣或月食
在望之前後矣張衡以月行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
推定小餘李淳風立定朔之法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
之誠在矣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意附之可乎一行曰
天自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虞訓嘗曰朔在會同為
躔合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郭守敬
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則所在之日為定朔誠有見
乎若人君克謹天戒則又雖有象而無其應耳夫定朔
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準則天運之先後可驗



笑我

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嘗改也。授時曆首於元辛巳。至於國初。則逾百年。國初於今日。則逾百七十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度真有如元統所疑者。考之月食時刻分秒。有所不合。端可見矣。苟能據劉焯損益之期。推邵子虧盈之理。以求至當不易之說。則雖容成復起。不易吾言矣。然必得其人。而后可不得其人。則徒守已見。泥於器數之末。而不通變之道。朱子曰。今之季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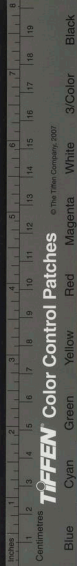
下閎也。洛下閎等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得其人者。必如能知曆理之揚子云。善立差法之邵堯夫。通星曆之季如郭守敬。知天文之理如許衡者。斯其選矣。請於曆官傳人之外。詔求天下之士。豈無若而人者出乎。雖然。夫人之言天者。數以求理。測元氣以昭元運。非圣人。之若夫。得其理而無泥于數。斡元氣以昭元運。非圣人。之法天。莫之能也。是故履端立極。休其元焉。布政考績。因其歲焉。禮動樂舉。正其朔焉。三農百工。惟其時焉。五刑九伐。順其氣焉。政庶有為。必從其日月焉。而王道備矣。愚也。端有望於今日。



任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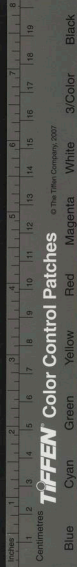
人君御將之道其擇之也存乎精其任之也存乎專曷為精立賢不問其類用人如不得已也曷為專使將得以自用其能而不用於人之制也當國家多事之時人君命將以制敵寄士卒而握其命則社稷之安危天下之休戚隨之苟不精且專焉而欲其立功亦難矣易師卦曰丈人吉則任將不可以不擇六五曰長子帥師則任將不可以不專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不勇則三軍不銳不智則三軍大疑不明則三軍大傾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言擇將之貴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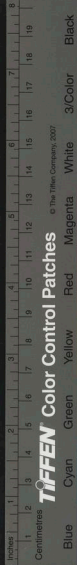
仲射鉤齊桓任之孟明三敗秦穆放之穰苴拔於寒微吳
起用於羈旅樂毅之踈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
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
馬李靖用於罪累李勣牧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閎闊計其
間哉故今之擇將者如范仲淹款於諸班中搜羅智勇而
試以武藝可也如歐陽脩款於軍伍間較其武勇而拔為
大將可也如富弼請令近臣及藩鎮大臣各奉武略可也
如蘇軾請重武弁而試以治軍可也至於以五材為體以
五謹為用三善六敗之文九術十過之察皆擇之之法也
其唯八徵乎問之以言以現其詳以旁之辭以現其變與

也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授將
而鼓忘其身言將之任重也三畧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言任將之貴專也漢高之於韓信光
武之於鄧禹唐太宗之於李靖宋太祖之於曹彬其亦可
以語此矣夫天下未嘗無將也惟在人君預養素畜與感
召招徠之何如耳是故勇可使也怯亦可使也智可使也
愚亦可使也廉可使也貪亦可使也功可使也過亦可使
也李何世之擇將者不拘於門望則拘於時變不拘於時
變則拘於地里是不知入君之用人惟其人之賢且才也
不遑恤乎他不以遠遺不以賤棄不以讐踈不以罪棄管



之間謀以現其貞告之以難以現其勇醉之以酒以現其
態則人之賢否寧有得而道乎然天下之賢才非患不能
擇也患擇之而不能用耳捐爵賞如漢高則他日之功多
難處可慮也吝使相如宋祖則一時之武備不競可戒也
專其任以委之則憊于藩鎮之跋扈分其權以制之又鑿
于荀林父之與尸其任之亦誠難矣夫為將者慨然淬厲
以奮其志君人者迎其志以養其銳則天下有不足集矣
是故有信可結則結之不以為瀆如苜茂之伐宜陽秦武
興盟于息壤者矣有威可予則予之不以為屈如周亞夫
之軍中不得驅馳而漢文為之按轡徐行者矣有權可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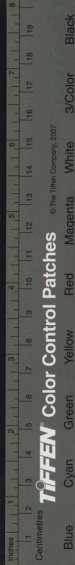
則假之不以為恣如祭遵之殺舍中兇光武為之戒飭諸
將者矣有法可任則任之不以為疑如郭進有訴其不法
而太祖命執以與之者矣結之以信者使天下不彼疑也
予之以威者使天下不彼抗也假之以權者使天下不彼
撓也任之以法者使天下不彼犯也否則心迹未明而人
得以媒孽其短謀計未成而人得以傳置其法烏足以集
天下之事哉是故有文吏以法繩之不得展布四体如馮
唐之論魏高者矣稅失於遙制不能克敵成功如陸贄之
諫德宗者矣以中官為制將都統不得白印首信眉如白
居易之諫憲宗者矣詔令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監軍



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才小者志亦小則馭之之
斃不容以不輕若漢高之於樊噲灌嬰拔一城陷一陣而
後增數級之爵是也傑然出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
大者志亦大則馭之之斃不容於不重若漢高之於韓信
彭越一見而授以上將用為相國者是也夫然則位卑者
有赴功之心而任重者尺勇畧以昌報此其所以操術簡
而收功博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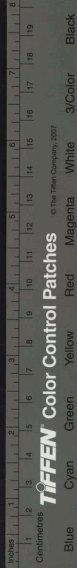
太祖奮起淮甸於徐達則命為首將於劉基則謂之子房
用章溢成征國之功撫浹莢以屬崑崙之地其他勇冠三
軍若常遇春杖策軍門若胡大海非知之真而任之專者

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如李德裕之諫武宗者矣夫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故穰苴得以立偉績若人君從而
控御之此數者得以掣其肘而奪之氣彼不得自用則止
矣尚安能鬱：為人用哉故御將之道必結之以誠信假
之以威權有功者必賞不以賤而遺有罪者必罰不以親
而貸如陸贄之所謂專付任以悉苟且可也如黃岩叟所
謂勿輕進退而重謹之可也如張方平所謂責久任以現
能效可也如胡寅所謂信賞必罰而悉去虛文可也蘇洵
所謂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結以重恩示以
赤心極其敬而折之以威所以御才將也將之才有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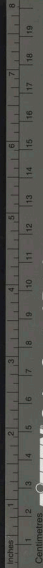


乎今之為將者皆紈袴之子第襲蔭皆世官鎮守多請托
驕于奉養何以破其苟且之心憚於馳驅何以作其激昂
之氣且措克士卒殖私財以求進已若晚唐之債帥矣非
一大振厲之烏能以得成材之用哉今之選將也有會薦
之舊條有武奔之新格然而循議其未備者蓋試之以騎
射末技也固有絕藝如陵而終則為虜者試之以策論空
文也固有知書如括而用之輒敗者亦安得不厯當守拊
髀之嘆哉今誠宜飭勳裔以保祿之誥覈武臣以比試之
條其教之也必先以諸家之兵法歷代之史傳使博觀古
今成敗之迹其試之也必參以天下之夷情戰_方之圖本使

備知地形風土之宜於是嘗之以治兵寄之以邊障日養
其望以至於大受而異才庶乎可得矣將材既得矣任之
弗專不可也則操斧以授而間色無可窺流言無可動焉
任之既專矣待之弗厚不可也則豐犒以賚而養士為之
資內顧為之恤焉不幸而罹青也則姑畧之雖謗書盈篋
而不惑何也小廡細謹非所以繩武弁也又不幸而失律
也則必懲之雖揮淚臨刑而不恤何也信賞必罰所以振
吾之紀綱也乃今日之於將御之亦有未至者無事約束
之太嚴而纖過細奉動為節禁則豪傑既困於法繁有事
寬減之太過而喪師失律欺蔽緩誅則姦祖益長於刑縱



然此固其凡耳夫將者社稷之衛三軍之命臨敵致果士
死鼓以報殺傷當者為捷而禁例兵不得輒損是教之避
敵也賞罰者閫外之權激士之器也縱間諜饗士卒賜予
招募非財不可而銖兩可否輒律以貪是去刃而命操之
擊也軍庸之錄賞不踰時簿稽再三終歲待議守節無營
之士又斥不收是教之惰且偷也選用之方角材授任程
功晉秩責覈近效而跡弛是遺二卵即棄是求備而將材
不獲試也是數者非御將之大方也夫能明恃之法推
心膺之寄而制用惟慎庶免夙采威望可以襲虜鷹揚虎
旅不惧死鬪御將之道得矣雖然論將非難論相為難必
有蕭何而後成韓信之名必有魏相而後申充國之議李
愬淮西之功裴度主之也狄青嶺南之功龐籍贊之也將
顧不係於相耶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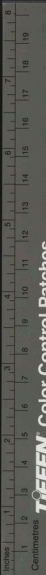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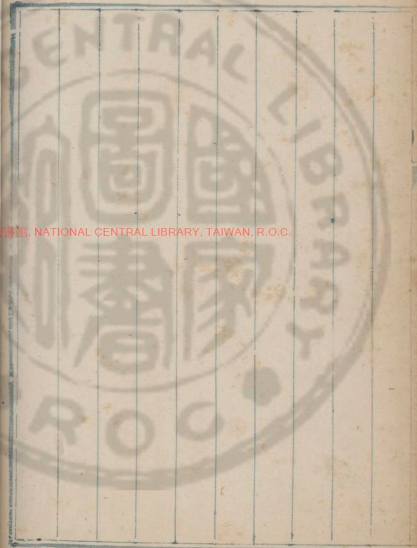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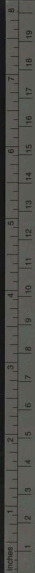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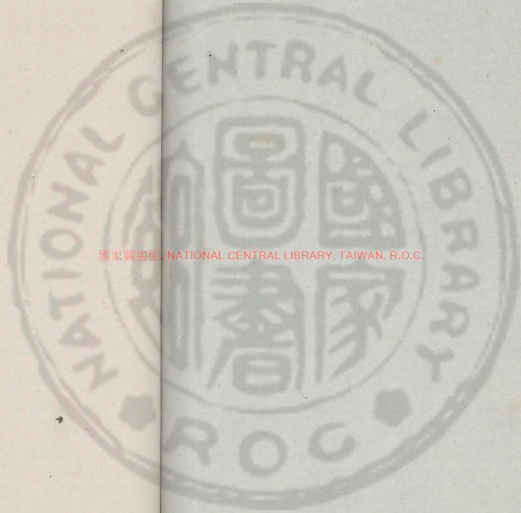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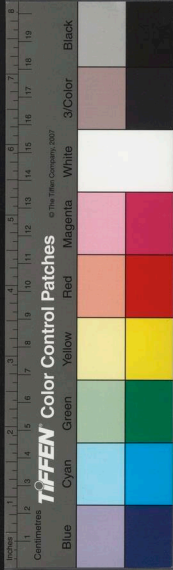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1-3172 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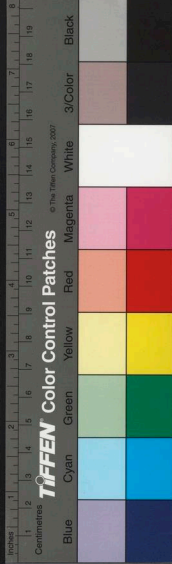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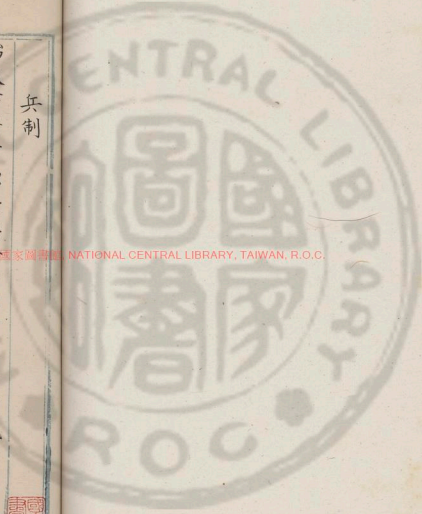


治天下者可以去兵乎曰不可去兵則弛：則亂倖所
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是也亦可以尚兵乎曰不可尚
兵則黷：則玩生所謂固雖大好戰必亡是也是故有
聚之道焉易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澤
上于地水之聚也君子除戎器戒不虞兵之聚也三代
之兵制至周大備小司徒因農事而定軍令因井田以
出軍賦會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設以
比追胥以令貢賦乃望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上中下地家各以其數任人凡起徒設無過家一人以

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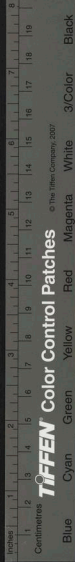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餘為羨兵籍隸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六軍之制止於六卿春而振旅夏而校舍秋而治兵冬而大閱其教之以時其習之有節居則為此閭旅黨出則為伍兩卒徒蓋寓兵於農非聚民而為兵寓將於卿非聚兵而專將古人治軍之善政也兵制之變始懷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馬繼懷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馬魯作丘甲秦為戎卒古制漸失矣漢興踵秦南北二軍實調諸民南軍衛宮北軍護京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也武帝之世內增七校外有樓船一變而為長也再變而為遠征材官騎士布滿郡國外兵既不足恃內

兵疲於戰奔而漢遂不支矣唐制府兵節目詳盡頗有足稱有事統於府衛無事散於田畝所以防微杜漸而絕禍亂之源也高宗以後番役不時衛士亡匿一變而為彊騎再變而為方鎮強臣捍將兵布天下失強幹弱枝之法有上陵下替之患而唐遂以亡矣宋初收四方勤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有禁軍廂軍鄉兵蕃兵之制承平既久將驕士惰保甲義勇增額日廣而精銳不充南渡以耒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天下之民困於供兵困於應敵而宋室不競矣昔蘇子論漢唐宋之得失有曰漢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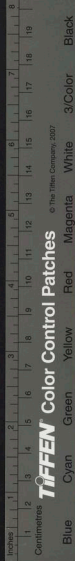
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斯言也其於兵制之得失瞭然矣然宋之廂禁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者乃其不知弊之所在而失於振舉其廢墜也哉

朝會據形勝定鼎北燕內之所設有錦衣以衛宮禁有留守等以護京師外之所設有都司以衛方隅有衛所以衛郡縣既而有三大營之建矣所以統諸軍司訓練

也後又有十二團營之建矣所以簡精銳備征發也居庸山海諸閔則屯重兵於兩翼紫荆真則設重臣於三輔連營結陣外拱內嚴立法孔斌滅衛罔失其法立可謂備其制亦可謂精矣法久而弊勢所必至故雖所衛之設有一定之額刑書所載有謫配之條原伍充徭無益於疲羸奈何頃歲以來軍政不明勾籍有罔矣而行伍則虛簡閱有規矣而危逆如故校練有期矣而無以當折衝之用寢兵有禁矣而不足有一效死之心是可為無其故哉亦曰奸宄者之脫漏也工巧之投附也貧儒者証調也是故力尽而私役財罄於楛越失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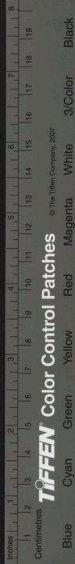


為則不勝異日之悔者必欲正投附完脫漏節貧懦尺
籍之衆非不足以申號令之重而作其氣吾恐十羊九
牧施為之方不得專矣况檢閱視之冊止存什一於千
伯耶夫天下之事不損不益不変不通兵之弱也必度
其可為之會而即為之處法之弊也必因其自然之勢
而徐為之圖若能去冗食之負以作其氣首上作之勞
以惜其材恤士氣者調用有方使之無飢寒之苦往來
以時間者遂室家之願又必覈士馬之數而虛冒有刑
嚴操備之期而私役有禁選驍壯之士而疲羸有罰則
能重閱實之令矣使其習於坐則擊刺之法熟於金鼓
旗物之教倡之以勇以作其氣嚴之紀律以示其威禁
之嚴鬻以防其惰齊之禮義信以示其方則能慎教習
之法矣士卒之弗用命也責之將領將領之弗用命也
責之團營營諫行視於教閱之地以考其弊本兵檢括
於司籍之人以總其權則能嚴統御之術矣如是而兵
不精銳行伍缺乏者未之有也至於清弊之法欲搜剔
貪奸覈察影占莫若於充發之時定配之所清理之吏
皆移文以會之而使各隸于籍一遇逃匿彼造籍而勾
稽此按籍而清解則士常在伍矣又以清查舉刺之多
寡為功過則法無靡文兵政寧有掣肘者哉乃今之治



卒者平居飢寒不恤公授之衣糧而恣楮尅之則恩厚不結於前雖志士無必勸至犯法寬恤無振乃由覆而優貸之則法令不信於後雖良兵無固守吾又嘗觀之於野矣敢勇忠節之士暴瘡待舖澤不時賜而陸梁群嘯者輒恐：為之請處非所以示之忠且順也貪吾之斬虜首無所上功游賈亂吏市偽級以千爵祿非所以覈勞獎功也是數者固士卒之所見而詳體也則治之亦惡得而不善執議者欲於常制之外行召募之令重民兵之選用土著之兵夫召募民兵之議豈不曰曹瑋以田募弓弩手而為前鋒李抱直獨徭徂給弓矢而教

民習射乎往歲嘗名募矣谷市井之魚賴他郡之白籍况奔潰轉徒孰與制之豈若撫之見伍則在營者皆勝兵也昔人論保申之弊曰田畝之民不習戰聞不可以代募兵貪污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今日郡縣民兵之弊殆復過之盖民既出賦稅以養矣又不免其身安用出賦稅為哉故林駟曰非所願為而強之使從非所素習而驅之使戰民於是乎不堪矣况於豪奸之包攬有糜費之患官司之科差有奔走之勞其弊又甚於養兵者乎边方土著之兵慣聞金革徃習兵戈不轉憚餉不惕死戰主客既自不同勇怯已甚殊絕較然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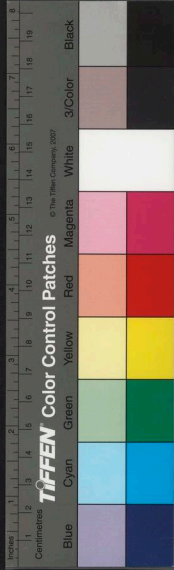
誠能用漢代更之術因唐府兵之法各以其土著強壯之民入耕出戰適為防戍而又時其優勞厚其餉賚復其田疇懷其親族以激其死瘁之艱仍以古昔選士之料懸賞名募敢死之士俾之世為邊用則其功倍於遠謫之戍而無軍伍空耗之患既免分番之供餽而互望團保之力固不勇於唐命何戰之有弗力耶是故京營則嚴夫操練沃澤之法邊檄則革夫輸役困俗心之弊郡邑則振夫委靡綿弱之風如是則兵無不精而以壯國勢以張國威以固京師以懾夷狄者端在是矣雖然尚有說焉古人有言曰擇卒不如擇將任法不如任人

昔宋太宋舉中國十六萬之師平五強國而曹彬以二十萬衆敗於祁溝是故擇卒不如擇將矣孫武子為闔廬將其始也婦人之笑不受左右鼓及法行而可令蹈水火是故任法不如任人矣若夫擇將之方任人之術經畧之規修卒之法更張之策遠大之謨言之彌張而弥艱未敢遽陳也



御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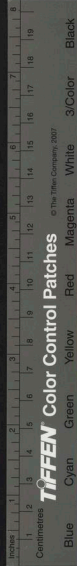
聖王之御夷狄也有道焉先事預防守備固而已矣臨
機制變恩威著而已矣夫變之來也無常吾之所以御
之者其幾也無形夫知其無形則其防之也不可以不
預防之不預是之曰窮知其無常則其備之也不可以
不嚴備之不嚴是之曰弛是以預以立本機以行權則
嚴而弗弛預而弗窮尚何夷狄之足患哉中國之有夷
狄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君子之有小人不可一日無
者蓋自有苗逆命而修文德以召七旬之格其事尚矣
非獨當時之君有化夷之機而當時之所謂夷者猶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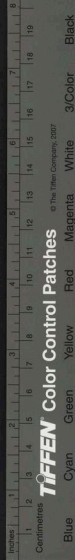
奉分背之教其勢有可化也降而后世干羽之舞不可用而其勢亦不可以干羽之舞化之世變然也嘉靖殷邦高宗之治卓矣而鬼方之征乃窮三年之力中興周宣王之功茂矣而玁狁之伐至動六月之師又况治功不若三代者哉漢自高祖因圍白登匈奴桀驁信有如春秋敗績茅戎之耻矣武帝赫然震怒遣將出師龍城狼望空魚王庭乃通西域以斷其右臂其雄才大畧何如者元光以后海內虛耗不免輪臺之悔則窮兵之故也唐自高祖借兵突厥連師入寇信有如春秋會戎於潛之戒矣太宗獨奮勇智誅滅胡虜替著文秦數秦

來朝其靈耻除兇何如者貞觀之末漸不克終不免遼左之悔則黷武之故也乃若宋室立國之險上不及漢經制之備下不及唐燕雲淪沒於契丹則中原無屏翰之固寧夏竊據於元昊則關中無藩垣之隔澶淵之盟虜勢益橫金幣之贈逼迫日增竟不免靖康之北狩紹興之南遷此非弛而無備者乎嚴尤論征戎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自今觀之周宣之未事而專內治既事而不窮追可以謂之上策也漢武之窮威以逐計竭膏血而不恤始皇興長城之役而遺禍蒼生均未善也太宗雖致治之美而較勝四夷之心未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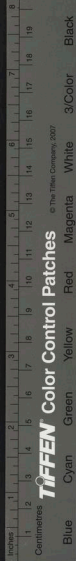
也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羨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守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過可以浸禁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是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夷狄之終始其得失瞭然一判矣吾嘗於昔人之論御戎者酌而取其中有七焉曰德義此御戎之本取諸賈誼將帥兵旅軍食器械形勢此御戎之末取諸晁錯堅壁以待未整甲以乘其弊此御戎之權機取諸向承矣蓋有將帥則士卒皆可用之人有兵

其無策猶秦漢耳乃若突厥入貢自稱上策不亦誣哉他如稱臣納贄手足倒懸又弗論也至於關王門以謝西域如光武者則惜費損威不有乖於來者不拒之義乎就諸臣之議而論之縉紳之士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魏絳和戎之利於晉為宜姜敬和親之約於漢為辱王恢之謀失之詐韓安國之策失之迂三表之論失之淺五餌之計失之疎故陸贄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馭之方得失之論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無以化要荒不知威不立則勢不行也樂威武者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得不修則兵不可恃



旅則敵籛有可恃之勢有器械則攻刺有可馮之具有
軍食則饗殮有可用之資然本之以德秉之以機御戎
良策共庶幾乎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汛掃腥羶
太祖文皇帝定都幽燕親逐戎虜故百餘年寰宇廓清
化理熙洽使華夷內外之勢截然如人畜之異等此則
前代所無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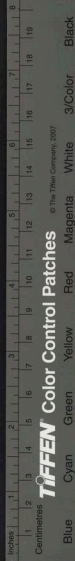
朝所以獨盛也今日邊陲雖廣而西北為重曰遼東曰
宣大曰延寧曰甘肅此則北邊連絡之地然非如此而
已也遼陽西北關大寧都司以邊山戎而幾輔之屏蔽
斥矣永樂以後改置大寧三衛而悉以卑之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江統徒戎之論可監也大同之西表東勝以
控河外而麟府之藩籬固矣永樂以後改遷東勝五衛
而置之內地夫國中之險阻貽夷狄之鉅利侯應罷邊
之論可鑒也甘肅之西封哈密以統屬番而西域之高
鑰嚴矣成化間土增番強侵奪城郭而流禍靡極起西
陸之隙疲奔命之師班固西域之論可鑒矣是故大寧
之遷宜復也遼東宣大之倚角也蓋自居庸以抵山海
關地勢遼遠守備單弱議者欲復洪武帥閫之舊而事
勢未易為者不然則如丘文莊之議私之永薊內拱都



城而外護陵寢不亦可乎東勝之守宜復也是河套之控扼蓋自孤山以至高橋退無所據進不可入議者欲復張仁愿受降城之故而財力未易圖者不然則如李文正之謀沮河為固東連大同而西接寧夏不亦可乎關陝以河西為門戶河西以甘肅為唇齒而哈密則甘肅之藩籬也哈密不復即全陝之虞昔張兵侍所陳定首帥固封守之六事似可采用矣然使修祖宗之政而救其闕即加峪不必閉而西戎之侮禍有日也豈惟是哉今之河套即古朔方諸郡通者虜馬南牧遂為巢穴茲腹心之蠹也莫若築城池於河之南以為鎮遏據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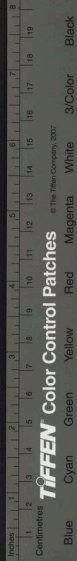
害於河之北以為扼塞或治河之壅設營堡一以防其徑渡無不可也今之海西即古湟中故地邇為亦不剽之窟據內屬諸胡子之締結茲肘腋之患也莫若厚撫西寧之民以為根本外連洮岷諸族以為羽翼且用間以離其黨養銳蓄威舉而撲滅之亦可也此數者皆西北之防也至於東南之憂邇者交趾內亂

聖天子發綸音定廟謨授以閫示不殺降不廢武也彼遂率國人褰衣自縛投款乞降華僭號奉正朔歸侵地畏天威也先聲丕振而黠酋震驚一天不遺而蠻邦底定以德為威神武不殺已收有苗耒格之功矣乃若徑



號令以嚴紀律信賞罰以正功罪明機宜以示戰守督
禦關以廣也蓄是弭患當先其機興事必審其勢當其
格面而來王也則戢吾之武而懷之以恩如虞之格有
苗不咎其既往也及其伺間而入寇也則奮吾之武而
懼之以威如周之伐玁狁不輕其非敵也則彼懷吾之
仁而畏吾之義所謂守備以固恩威並行而預防制變
之道得矣御戎之上策不在是乎若夫得人如先所用
鄧廷瓚劉大夏者使之經畫兩廣庶可以紓我
皇上東南之憂余子俊馬文升者使之經畧三邊庶可
以紓我

種諸夷方議加兵則烏飛雪散收兵而還徬玁狁掠欲
議招撫則如縱驕兒所欲少拂則跳梁益肆犬羊之性
誠不易化矣今宜簡練精兵厚給糧餉昭我有備示以
不殺俟其不悛從而剿焉先奪其險以褫其魄尋撲其
巢以殲其餘彼苟畏威歎服然後而撫既不損威傷
重又不黷武窮兵矣如其勢重微調土兵可也東南諸
夷又何慮乎蓋掌論之制馭夷狄之道不外乎守備恩
威而已矣是故于城柵方叔之賢運籌藉子房之策制
閩任韓范之良分麾擇趙辛之畧守克固全方之計養
李牧必勝之銳練辛徒以勵武勇峙糧餉以裕邊儲伸



國以綏四方此御夷之至術要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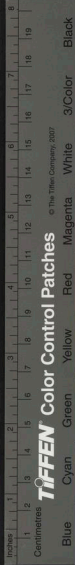
皇上西北之憂矣然愚嘗考謨於夏書李詩於天保然後知虞周君臣之際其自治者又有道矣蓋先王體國經紆五服之外別為要荒苗民逆命乃在湖湘之區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而已由是以觀盛德在我何取於彼魏征有曰兩京朕心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夫京師所以照臨万国也紀綱政令寧無陰壞而漸廢之者今之州縣疆圉之所仰給也兵荒賦役得無有撫綏而休養之者乎如其不然則心腹肢體之間不勝其病而惟斃力於身外以復遠為峻功不亦損軍國之重計哉由是言之治內實效也勤遠悖德也詩曰惠此中



錢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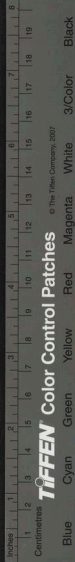
人君欲制用以足國則不可不通變以裕民蓋天以君而
為生民主使其操天下之利柄以御天下之民苟操縱
之間少失其當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將何以裕
民而足國哉善為治者視古今之變酌時勢之宜立中
正之防慎公私之辨於其用之誦也則善其道以處之
法之弊也則通其變以宜之如是而后財用可足民生
可利矣昔民之有生易於困也天必生財以資之財之
為用易於乏也居必立法以理之是故稻黍稷麥菽之
五穀珠玉金刀布之五幣非財之生於天者乎錢以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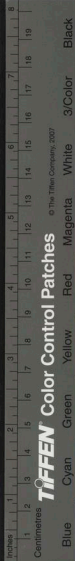
其始也恐民之圯于危亡而作法以濟之其繼也恐物
貨之滯於天下而假法以均之自周以後其法敝矣或
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凡幾變矣
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而錢有虛矣之
名矣由漢及唐輕重之迭勝直當之屢更求其得中者
惟漢之五銖唐之開元乎建初淳化寔以御書自后改
元必為更鑄折二當三則又弊矣其諸為國用之不給
而重法以取可之乎然流通之利固當遍于天下而操
縱之權則當歸之朝廷故漢降盜鑄之令而賈誼有退
七福之說唐開私鑄之議而列秩有五不可之言宋弛

鼓幣之不通鈔以補錢幣之不足非法之立於君者乎
蓋以金銀之屬細分則耗布帛之屬斤析則廢鼓粟有
狼藉之費歲事有豐歉之殊其勢不得不趨於錢鈔矣
粵自厲湯水旱採山鑄金圣人特為權宜之設未嘗倚
之為經常之用也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員亟方輕重以
銖始裁成輔相賀遷祀居鑄金以救民亦因所利而利
之也周礼阜貨行布則掌之司市邦布出入則掌之外
府征布斂市則掌之泉府故管子曰先王以守財物以
禦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衡曰使物高下不得有
調也單穆公諫景王之鑄大錢也於是而有子母之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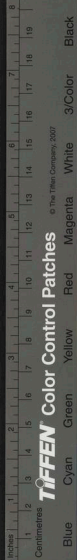
貿易非直以此為用也然雖不用金銀而以他物代之則楮幣之端緒乎在周則以券幣造于下而行于下故聽民之自便漢唐則幣券造於上而行于下故君民之俱便由宋以來其法盛矣或為便錢之務或有交引之制而交子之法則張詠之行於益州矣或為錢引之務或為會子之設而交鈔之名則世祖之行於元者矣作偏於冠城成於薛田張若谷而以無用易有用之物矣由宋及元可以濟上下之不給便商賈之貿遷求其道均者惟守之天○至元之中統乎厥後至元寶鈔以一當五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則又弊矣其諸制固用之虧

漏錢之禁而張方平有固用日耗之諫惟孔覲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之二語者万世不易之良法也夫自物貨難於阜通而非國法無以流轉錢固所當講矣若夫方尺之楮則又何所用哉蓋錢重難於交易而楮可以代錢又權時之制也自周官小宰以八成經邦治四曰听稱責以傳別夫曰傳別即券書之謂乎乃民間私相以為符驗非以交易也然用券書以通物貨之有無與後世楮錢其用雖不同而空文質實貨真履蓋北於是也后世皮幣之制造於武帝飛錢之号造於憲宗然或用之以薦壁以朝覲聘享或合券取錢以令商賈之厚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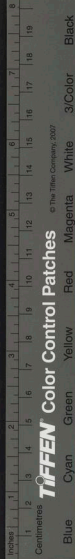
而因以失人心者乎方其始也主於富民而官不與及其后也歛之於官以利國家故偽造交子廷臣有但當禁治之奏交子不能空行皮公弼有積錢為本之言州縣奉行失當真德秀有存歛及民之論惟張文伯所謂權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者一時救弊之政我

國初嘗鑄洪武通宝又造大明宝鈔与歷代銅錢並行使用法甚良也近來民間無善錢而市價翻踊小民日益窘矣至於鈔之不用於天下其來已非一日者此無他不能通其變於未窮焉耳古者稱錢為泉布以其流通而無滯也於是有所準之法所以見有所準之錢必有是物而后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踊貴此漢唐以后議論也稱鈔為楮幣以其輕便均為宝也於是有所準之法所以見其有所準必有是鈔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后議論也今世之用者惟銀幣是資是官府之催科以至民間之貿易惟是之貴以至於錢之用獨居小費而已錢安得而不滯若夫鈔法則非錢比矣官之与民者則以楮而其取諸民者則必納見錢焉朝廷教於邦邑者則以楮而其索於邦邑者則必曰見錢焉如此則鈔安得可行哉方今帑藏告竭公私俱困司國計者憂之莫若於錢鈔留意也是又



一卒而四善興也鈔法行則新旧無濫惡之憂歛散無積滯之病官籍無那移之弊民志無欺詐之患商賈無折閱之虧一卒而五美兼也制用裕民之道不在是乎若夫古人制用之意不可以不知者夫錢之名曰流于泉以言清也清斯惠流矣曰利于刀以言決也決斯利辨矣曰布于布以言德也德斯令布矣曰束於帛以言潔也言約也約斯不濫潔斯不瀆矣凡以為用錢者言也鈔之名其制取諸養義取諸交易上之交下而補助行馬否則贖矣下之交上而貢賦輸馬否則畔矣凡以為用鈔者言也若無其制用之本其不至於傷財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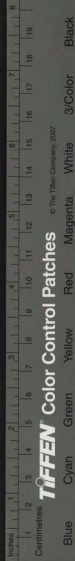
救其弊而使之不匱通其變而使之宜民嚴私鑄之禁絕偽造之奸別小大之分權子母之勢平輕重之差審虛實之術錢本以濟幣之窮也則分為古今以今之一而當古之二濫惡者不得輕於其間所以疏錢之滯也鈔又以濟錢之乏也則分為新旧以旧之二當新之一折壞者不得以為笑所以及鈔之輕也而又銀與錢鈔相兼而行如陸贄之所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所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上而科詠徵收下而輸納抵迂率守是法罔敢踰易尚何錢鈔之不可行哉夫錢法通則國計可紓民用可足民行可正惡俗可變



民也者絕希雖然昔人有言曰民可使百年無貨不可使一日無食蓋古人惟重本政谷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也自視之重本節財又第一義也回家取財至今日極矣何者一有異作則奸竊競出指十為百指百為千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靈如之何其不匱且竭哉今惟恭儉撙節以先天下無縱泛用無務美現無面竒功則事以省財以節固可足矣民可裕矣不然奸大喜功黷鼓鑄告緡無益於虛耗之弊世德不繼雖改鑄大錢無補於西周之弱是不可不深長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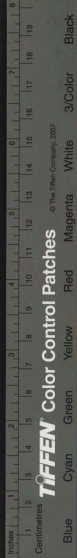
馬政

察情而格奸則立法觀時而乘勢則事行夫法之不立而事之不行者皆以其久而壞也故法之火也則情便而奸生事之火也則時易而勢變不察其情則莫能格奸而法不立不觀其時乘勢而事不行天下之政皆然而况於馬政乎馬政軍國之重務用兵者之不容緩也嘗讀周禮而知周公之留意於馬政矣卿師縣師之所稽辨均人遂人之所登均則謂之國馬校人掌玉馬之政以辨六馬之種則謂之公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



其教圉人供其役設官多而立法詳故當其時國馬足
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其牧之於民者如丘甸歲取馬
四疋之婁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上下之
間聯絡實通而亦何病於擾哉成周之以官民通政者
此也由周而來言馬政者凡幾變矣漢初稍復古制養
馬一疋復卒三人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以至衆
庶有馬阡陌成群故邊塞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
武帝之世既數出師馬大消乏雖法令日嚴而竟不能
復其舊此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則給
錢以市歲周不任戰者蓄之以其錢更市當時始得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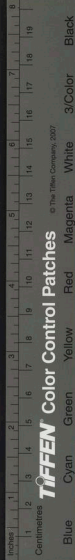
萬歲以葺其政故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天下以一線
易一馬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牧
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宋初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
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英宗以前則置務
置監分郡牧司給地牧馬熙寧大臣立為保馬之法賦
牧地與農民散國馬為編戶是故賦之以地弗可均也
歛之以課歲有歎也戶配一馬弗可著也馬散必償民
弗堪也其為民害滋甚矣此則始牧於官而後畜於民
之制也迨至民病已極于是求之夷狄而設茶馬之然
猶愈于牧之于民也牧之官者典守怠而侵侮也起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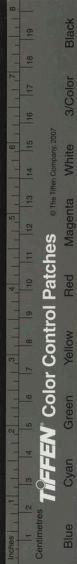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病於國牧之民也亡失多而輸納困妨于民皆不能以
無敵也我國家之馬內外有寺以監牧事又時遣憲臣
以督之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
邊方之用又立茶馬司以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近年以來一遇有警馬輒告乏購易收買苟且取辦而
所以儲畜之者安在乎蓋情便而奸生時易而勢變其
弊有不可勝道者矣編戶養馬之制大類熙寧保馬之
法今日則論丁養馬不問其領否至於科賦征役非止
一端既以身而養國馬又以身而當國差其害尤甚於
宋矣尤乃生必報教死必責償一馬未償而一馬又斃
生者未休而嗣歲又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
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夫敵民以養馬馬可用也
猶可言也民力既斃而馬弗獲用為困滋甚誠能優恤
貧弱蠲其舊逋今民當出馬者輸直有差而不獲歲課
其駒之入民力庶乎少甦矣牧之於官者牧卒則培餼
聲苦征役告勞原撥恩軍亦既缺乏籍在而人亡者有
矣牧地則蕪併為害踏勘取擾原額草蕩俱已埋沒并
其籍而毀之矣今宜清理勘實羊官司之占役抑豪強
之蕪併使山林原隍堪為牧地者咸復其舊思軍閔避
者咸補其役則夫有定役地有常賦滋息其有不蕃者



手差發之制今諸蕃納馬而酬以茶內以濟邊方之用外以寓制戎之機法孰有善於此者自金牌之制廢而私易行給蕃之茶偽而官市沮於是虜人利於私易不樂官市雖頻年招易而所得非良舊法蓋寔廢矣今惟增戍守以塞私販之途罷抽分而復招商之舊且嚴收良茶專為馬用而允他端開中者一切杜絕則市易皆精而廐牧可充矣至於燕薊之地馬之地馬之所生而秦隴汧渭之間唐人監牧之故地也又有隴西金城平涼天水皆水草膏腴之田可為牧放之所者誠得人以徃來之經晷周詳則唐之防監可復何患乎馬之弗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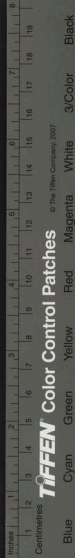
執昔丘文莊嘗欲議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為俵散李文正嘗欲增馬直以啖群胡指微利以牧奇駿揚遠蒼亦議種馬可增以廣畜牧軍可增以養馬者不亦深有見哉若夫內地惟牧之於官而不以病民嚴私棄之禁寬糶頭之錢則無事因循矣邊方惟給之良馬而不以病軍創馬廐之制免陪償之苦則騎皆壯健矣如此則奸格而法立人皆可守勢乘而事行用為可濟庶乎祖宗之政可復而允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也周官之政可行而允可以為馬之用者無不興也尚何困民之有哉雖然亦貴乎得人而已周官以德行道藝之人隸師趣



有國者之於盜賊也。不恃吾有禦之之方。而恃吾有弭之之本。蓋盜賊之生。必有所由生也。苟不原其致盜之由。而徒求所謂禦盜之策。則無以折其氣而懾其心。激而變生者有矣。是猶醫者之於病。不審其虛實之理。而徒執藥劑以治其標。吾見藥愈投而病愈滋。亦何益哉。昔舜之紹克也。以黎民則於變矣。以四方則風動矣。其平康太和何如也。且倦倦於盜賊奸宄之戒。迨至有周。則防制始立矣。於是設士師之職。立禦盜之制。犯刑掌之司。稽殺刑掌之朝士。搏盜掌之司隸。講盜掌之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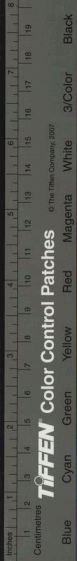
緝盜

馭僕之政。蓋有見也。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勤。荼馬非李杞蜀市之嚴。而戶馬又有文彦博難耕靡息之憂。矣。是宜慎監苑之久任。以責成功。嚴臺憲之巡察。以專督率。則綱紀以振。而嘉敬盡去。牧斯善矣。不然。衛人美文公。駮北之富。何以曰秉心塞淵。魯人頌僖公。駒牧之盛。何以曰思無邪乎。故曰存乎人焉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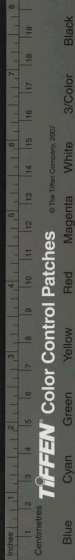
追胥比於脩閭之幾則良民安數量辨於司兵之任則
亂民飭野廬嚴相翔之誅則賓至如歸司箝詔分夜之
禁則行人昼一當時之民沐井田富庶之業而罔淫于
禁則是周公所以治民者先有其本而又曲為之制法
民自不犯耳後世之民即周之民也其所以趨而為盜
禁諭嚴而盜愈熾者必有由矣夫致盜之由有三昔人
有言曰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一也蓋其耕而食也終
歲勤動而不得一夕之飽况夫飢饉荐臻官租弗為之
減也流離困苦民牧弗為之救也且居位肆頌鼠之貪
而斯民有哀鴻之泣征求如蛇虺之毒而士女致此高

之嗟故民之言曰死一也與其忍飢而坐以待斃孰若
為盜以少須臾之無死乎其弄兵橫池亦勢之所必致
者此其致盜之由一也其二則黜陟不明而荒淫暴虐
固有有司不職如所謂刺史無清行者此其人未必比
去官也其三則刑罰不當而師老財匱固有統馭非才
如所謂經畧使不得人者此其人未必皆得罪也有是三
者之病民安得而不為盜賊哉故曰衣食不足盜之源
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漫則
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漫則執兵刃劫良民而為盜
矣三源漫則攻城邑畧百姓而為盜矣豐世無盜者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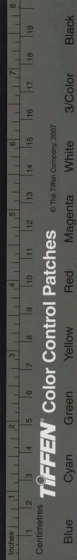
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不有以深知為治之源者乎。知致盜之源。則弭之之策。不過自其源而塞之焉耳。彼漢唐末之君。吾惑焉。或好大喜功。而致盜賊滋起。或造戍邊期。而致戍卒劫掠。或新法繁重。而致盜賊縱橫。故作沉命之法。遣直指之使。分遣禁兵。增置邏卒。亦云嚴矣。而盜不息者。以非塞其源之過也。就其時能平盜賊者言之。若飢寒不息。赤子弄兵。龔遂行而渤海危。賊吏誅求。厥民怨叛。虞詡出而朝歌平。賈琮在交趾。則蠲免徭役。招復流散。而起賈父來晚之教。張詠在益州。則諭以恩信。化盜為民。而致為蜀揮詠之贊。皆未有

不窮其由。而致其怕者。夫豈若李斯之督責。廣漢之鉤鉅。棄本而事末者哉。若夫立鄉村團為義營者。新鄭捕亡之術。出庫錢緡而置市者。安潛招降之計。可以救一時之急。非長治之道也。今天下承平。而盜賊不息者。吏不得其人之故耳。方民之困於飢寒也。率以安民為迂闊。而所以宣上德者。皆虛文。及民之化為盜賊也。則又視動衆如尋常。而所以處兵機者。多僨事。若之何。盜賊其不竊發也。夫小寇聚集。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禦。則必起而為大盜。若諸虔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此富弼趙瞻所以



有憂之也。拜盜之策，烏得而不講哉。今日拜盜之策，莫先於任官。莫要於裕民而已矣。歐陽文忠公之言曰：方今禦盜不過四事。曰：州郡置兵為俗也。選捕盜之官也。明賞罰之法也。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也。惟用良吏之言可為後世之法。蓋慎俊選以考其德。稽殿最以覈其能。明陟以屬其心。則官得其人。而貪墨者遠矣。撙節愛養以豐其財。斟酌通融以均其力。招徠安集以係其心。則民安其業。而惰惰者遠矣。不必預為區區。廣置畜積以為凶荒之備。化以德義。輕其刑法。以為安集之本。則民將有生之樂。無死之虞矣。由是而猶有盜焉。則出令以撫之。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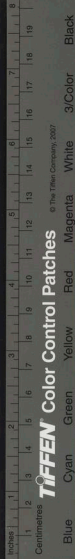
以誅之。收流民以孤其黨。守險要以嚴其防。令自相糾告以除其勢而已。昔秦少游進盜賊三策。有曰：寬文法之誅。銷姦猾之黨。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渠魁尽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曾從汗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此其策誠有過人者。至於立盜徒海寇之禁。嚴左道惑政之誅。亦拜盜之一端也。若夫別設科自以收遺才。使姦雄無徒。則富弼蘇軾論之詳矣。近時丘文莊公為果有此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張榮樊若水徐伯祥之徒。烏能為我患乎。此固有見之言。亦拜盜之



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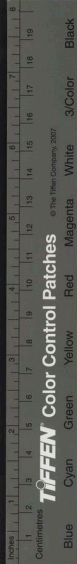
治民之道將有以齊之必先有以教之教之弗豫而遽齊之聖也齊之無本而驟論之忍也此有天下者播告惟勤以為淑民之本其有弗率者乃刑罰是飭以為防民之具使一於教而不糾之以刑則其敵也弛而無以立精明之治功一於刑而不率之以教則其敵也忍而無以存渾厚之治體惟教以先之刑以弼之則仁義並行恩威兼濟而王道備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震下雷上而噬嗑名焉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嚙下良上而為賁焉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

一策也雖然真西山有言曰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干戈之盜猶可化也衣冠之盜不可化也可畏也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謂弭盜之本者不在是乎。



獄現於噬嗑則知人君之不獲已也現於賁則知人君
之不敢易也夫刑罰豈聖人之樂有矣如天之以万物
也煦之以陽和而必繼之以肅殺聖人之如民也本之
以教化而必輔之以刑罰蓋約束之不嚴則声教之或
梗而聖人之化墮矣故舜於嗣位之始而申之以欽哉
恤刑之訓孰不曰虞之恤刑者然民協于申之治則有
由矣伯益降典折民惟刑克允此其推廣好生之德也
博矣武王於立政之初而發庶獄廢慎之訓又孰不曰
周之恤刑者然囹圄空虛之治則由由矣司寇蘓公欽
尔由獄君陳用獄爾惟厥中比其發達忠厚之人也廣

矣然四凶之誅凜然秋霜之殺是不繼茲也妹邦之罰
赫然雷震之震是不滋惡也夏有禹刑商有官刑皆所
以濟教之不及者至周而其法始備大司徒以八刑糾
万民司寇以三典刑邦國士師之取左右刑罰有禁馬
先後刑罰有五戒焉五戒之設用之以糾其過也五声
之所用之以求其情也下八成之法以馭士所以杜其
奸也五刑之法以麗民所以均其罪也兩造之禁訟入
束矢終朝以自明其直兩劑之禁獄入約金三日以自
明其堅嘉石平罷民使之自強於善肺石達穷民使之
得申其情成周立法之詳如此其慎矣猶恐民之不知



作見知敬縱之法而法美意剗消殆尽矣唐制覆奏以示仁義而十二章之律則玄齡因蕭何而增之者也長孫無忌增為五百餘條其刑向所謂不必錮者乎武后之世未與周俊臣之書牘告密訊囚之門而仁心仁政蕩滌無餘矣宋著常刑而立折獄之法疑大辟而行代死之令累朝皆有編勅勅令其謹重之意何如也其後貪官酷吏不可數紀嚴刑峻法不可忍言仁恕之法安在乎若此者豈非天下之情日趨於變而上之為法者日趨于詳也哉我

太祖皇帝於登極之初即為大明令頒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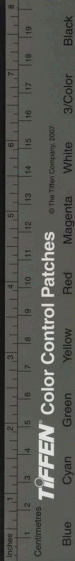
避而陷于法也故大司寇布其刑而懸象魏小司寇帥官屬而憲刑禁又有士師之憲禁令布憲之執旌節蓋欲天下之不犯也及其犯于刑也則有八辟之議三刺之詢原之以三有審之以三赦緩之以三詢王與三公六卿之會其期上罪下罪中罪之異其等其欽恤之意為可見矣嗚呼本之至誠孚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用刑之善孰過於此哉厥後子產錮刑書李悝著法經而刑愈煩矣漢吳鈞法以係人心而九章之律令則蕭何因李悝之六篇而定之者也叔孫通益之以十八篇其榜椎所謂不必學者乎武帝以未趙禹張湯之徒



聖製所謂令以教之於先者亦既周尽而懇切矣至洪武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列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又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為釐正定為吏戶禮兵刑工流斬之五刑則異其用以名例為首蓋取諸周也而笞杖徒准皆各其及即若之入字則因於隋或仍其舊皆因時以定制錄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適輕重之等立百世之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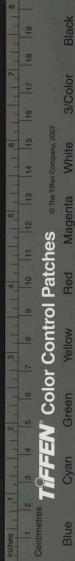
之仁見子戒諭憲臣之詞有言曰籀草萊者施罅不謹必傷良田絕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斯言也雖生于慎及善人之論何以加之又曰用法如藥葉本以濟人服之或誤必致敗生法本以衛人用之大過必致傷生斯言也雖皋陶方施象刑之指曷以過之列聖相承永為家法肆哉

皇上屢詔恤刑中外有司奉行惟謹矣而獄訟未息刑罰未清豈無其故耶蓋承平既久生靈日繁久則弊生繁則倍玩同理勢所必至者夫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為奸慝張械為送發也今日之獄豈無委宋者乎



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刑德威為唐發也今日之敵
豈無姜唐者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路溫舒為漢
發也今日之敵豈無姜漢者乎夫滿堂飲酒有一人向
隅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
上也故一人不待其平為之懷捨於心今有此數者之
敵而謂之刑平也難矣惟為上者有好生之仁而奉行
者致用法之慎法所不宥雖貴近而必先罪所當原雖
凶隱而必察公以泄之使輕重適均而不偏於私明以
辨之使隱微洞照而不流於枉罰以斷之不徇時不徇
理之中正以持之不惟情而惟法之執則冬曦所謂死

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夫愛憎者可以革其好矣陳
寵所謂急於笞格酷烈之痛煩於詆欺放濫之文者可
以懲其濫矣寒詔所謂考一連十考十連百者可以申
其寃矣如是而刑有不平者哉若夫贖赦之法則誠有
可議者舜典贖刑之制贖鞭朴也而呂刑之贖則馬端
臨所謂罪之疑者不遽赦之始取其緩以示罰非利其
貨也自贖罪之途既開而迁就之謀紛起不問其情之
輕重法之當否惟以積財多者為良吏減眾罪者為陰
德雖盜賊殺人以至罪惡滔天者皆得贖之則謂奸邪
市恩之吳豪強辭脫之資死者皆貧民而富者不復死



矣况所贖之金不資軍國之用而所犯者衆適長罪之
源乎昔蕭望之以為傷既成之化者亦申有見也舜典
肆赦之文赦過誤也而呂刑之法則馬端臨所謂其情
可矜在三宥三赦之列蓋臨時隨事而為之斟酌所謂
議事以制者也自宥過之法既起而赦令之頒遂煩不
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赦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
盜賊及作奸犯科者不誥於是遽為偏枯之物長奸之
門有罪者未必自新被害者未必無怨矣故曰危疑之
世赦不可無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昔荀悅以赦為權宜
之術豈非至言哉雖言班固有言曰制礼以止刑猶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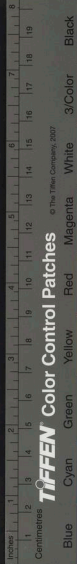
之防逸水也聖王之世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途
則不逞改操者以禮教豫立也今之禮教或弛而薄或
晦而不講矣則夫振厲而脩明之者不有在乎夫既禮
教以闡民而司刑者不得其人不可也必舉夫存心教
畏秉性剴直者用之選夫善良仁恕斷獄允當者賞
之則于定國之不寬徐有功之平恕可得矣又古者勸賞
為之加膳匕匕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
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非人君不得已之心乎天子
以欵恤為德人臣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而人心服矣吁
此固代天工者之所有事也



建天下之大業者謀貴乎遠繼天下之大業者慮貴乎周謀之遠所以開萬世之利也慮之周所以謹萬世之防也蓋帝王之建業垂統必有德以先天下亦必有形勢以安天下而守成者隆其德則有不可拔之基慎其防又有不可測之險而天下可常保矣故曰德猶元氣也形猶人之身也此兩京並建我祖宗所以貽累之善而脩禦之慮則臣子体國之念所以願望於至治之日不容已也今夫京師天下之本居重而馭輕者也勢重則我可以制人勢輕則人將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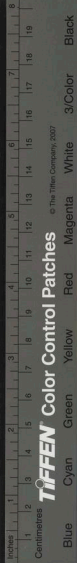
都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據之非其地則不足以定四海之極宅之非其險則
不足以惕天下之威而可以不慎哉昔隆古之時天下
為公而克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因地定都未始
有意然冀州之地三面距河朝貢易達三聖人亦必有
見於此乎後世惟周德之隆必為先事之備而規制加
詳不得不擇形勝而都矣世道升降之勢然乎今夫關中
為四塞之險所謂阻三面而守以一面宋制諸侯者也
洛陽為天下之中所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者也文武
都鎬京謂之宗周據天下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所
以壯基本也其慮天下也遠乎武王宅洛邑謂之成周

承天地之冲和居中土以涖四海所以便朝會也其示
天下也公乎武王所以承天心成王所以成守業周公
所以忠王室皆在於此而當時禮樂具王道備豈無自
而然哉漢祖用劉敬之策而西都關中光武除新室之
亂而東都洛邑唐因隋舊都長安後以洛為東京宋承
五代都汴後以洛為西京蓋皆規模乎成周者考其時
漢唐以關中為樞以陝西為畿務以隴右為藩蔽故其
力全而國勢近於強宋初既失燕雲之險又有西夏之
擾故其力分而國勢入於弱范仲淹當仁宗之世請修
洛陽以備有事且以為倭關中之漸誠先見也而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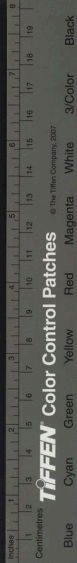


莫之用馴致釁起裔夷首尾失應大勢既去謂之何哉
是知本末俱強周家之所以保天下也漢唐雖得其勢
而貽謀之善猶有歟焉宋之中興則本末俱弱矣我
太祖高皇帝肇基區夏即建都于金陵
太祖文皇帝靖難承家即建都于金臺自金陵觀之鍾
山龍盤石城虎踞非諸葛亮稱為王者之宅乎雖六朝
之君亦嘗都之然一隅偏安江左之餘波也豈若
皇祖膺天眷之全運而一統之也自金臺觀之左環滄
海右控太行非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乎雖金元之
君亦嘗都之然夷仗竊據日月之隙光也豈若

太宗膺中國之曆數而一統之耶蓋天下財賦出于東
南而金陵為會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戎馬盛于西北而
金臺為其樞天下万世之大勢也都于南者即武王之
都鎬都于北者即成王之宅洛先後同軌矣况區區漢
唐宋豈惟今日北都之建乃黃帝堯舜之故都兼大利
大勢而有之者昔

皇帝嘗有都大梁長安之議矣民勞甫定深慮而中正
太宗靖難因始封之國而定都亦有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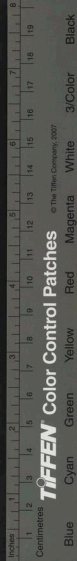
皇考初志之詔矣是建都于北亦 皇祖之心而
太祖實廣之者也嗣後更革未定則亦多矣永樂己丑



肇建北京置行在諸司罷行在之稱而以故都為南京
洪熙乙巳以後故都去南京之號而北京復稱行在蓋
皆委曲遷延其間以听人心之自定及夫正統辛酉始
有降南京府部諸印而京師定於北矣迨至己巳之變
人心動搖卒協廟廊之謀寧慮中外之難北辰奠極海
宇會歸是四宗之勤而景廟實成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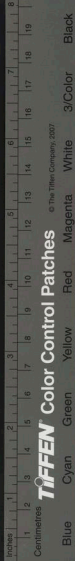
列聖溷養基本深固誠足以制万世之安而無容慮者
然備禦者必貴於詳圖法者每戒於玩保守之道胡可
以不察哉歷觀前代其始之所以盛者不惟其形勢之
便利必有使之者矣其後之所以弱者不惟其形勢之

未利亦必有隳之者矣今以天下之大勢言之漢唐之
京師去边方皆餘千里今京師去边遠者不過三百里
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之
吭而拊其背都函燕者切近北狄則又恐其反搯我之
吭而拊我之背焉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也守已
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在昔儒臣
有閔鎮屯兵之議蓋昌平以東凡遵化永平一帶實都
城之藩籬也自興營養會等衛移入內地則藩籬亦單
缺矣今欲為子囊城郢之計度其地勢形便築為墩臺
墻堵就於其間設為閔鎮屯軍守備以為都城陵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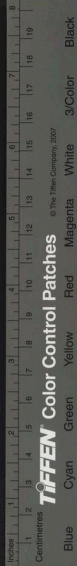
此誠万世之慮也不亦可乎近地四輔之議如宣府永平易州臨清皆要害之近地也自宣府屯駐重兵以控邊防則輔郡亦無異矣今但倣漢唐宋人之意於平陽易州嚴飭軍旅城垣或於其間特委大臣巡邊鎮撫假以便宜節制之權此亦四輔之重也不亦可乎以天下之大利言之漕河者通天下之食貨以足國用者也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水樹土可塞万一無賴荷插決迎壑瓜洲之埧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上之水則河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在昔儒臣有自海轉運之議即國初之舊也而或有風濤覆弱之患若

莫疏通運渠以治夫傾圮潰決之变則財賦其直運也擇水為田之謀即虞集之策也而成有歲收百万之利盖不獨民資其食而緩急儲餉之供亦於是具有給也至於東南之民力近亦屈矣賦稅之征求亦可少節乎西北之兵威近亦弱矣戎馬之鑄餉亦可加厚乎若然則先事之預防已足守業之駁烈已彰所以衍億万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厥声濯：厥灵壽考且宇以保我後生敢以是為今日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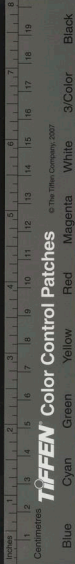
治河

善除天下之害以興天下之利者在於審勢達變而已
矣因勢以通變隨變以從宜則害可得而除利可得而
興矣書曰有備無患此言防之於未然也易曰禱有衣
袂終日戒此言救之於已然也今日款除河之患以興
河之利者可不救其所已然以防其所未然乎夫舜之
世洪水爲患故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鯀泄洪
水則殛之禹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今現禹之治河自
大任而下則折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九州既
疏九澤既陂諸夏羨安功施於三代至周文王時九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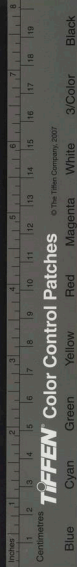
既失河始南徙自大伾而下俱爲受水之區漢西京時
受害特甚雖武帝之才秉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
之微終不能塞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汲黯鄭當時款築
隄以塞之馮遂款浚屯氏河以疏之而卒未有定策也
其切於事者惟賈讓之策乎讓款决黎陽以注海爲上
穿溝渠以殺勢爲中增卑薄以繕堤爲下其說亦詳矣
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决大名
定陶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
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其河患與漢無異李仲昌
請穿六塔渠以披其勢劉彛言疏導二股河以絕河患

然而未有成效也其益於事者惟歐陽脩之議乎修之
言則極言商湖之不可塞六塔之不可開災傷之民不
可役役惟款浚河入海而已我朝洪武時河決原武
正統時則决滎陽往歲嘗决張秋矣又繼而奠臺矣河
流全入於淮而九河之故道尚河得而見哉嘗通論之
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
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
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
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
氏赤河之類自宋以前河自入海今則河淮合疏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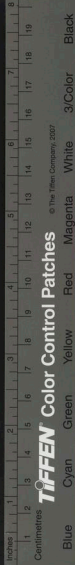
淮而受大河之全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國計所係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也古之河患恐傷田廬今則重傷運道古惟治河今則兼欲治淮古時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嗟視而不顧則河患日大諒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恐費用傷利功未必成而坐成困弊今欲治之亦豈無其道乎昔歐陽玄曰治一也有一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釀河之疏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是三者之法即賈讓三策之遺也其上中二策已多不行而今之所用者惟下策耳讓之上策使北入海今使河漸北徙則勢逼漕運非惟水不可導亦不敢導之以爲運河之害惟濬之使南則爲善策而亦未易能也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隈開水門今冀州之地率皆泥沙無復堅土而河流散亂與水門每不相值中策亦不可行矣其下策之所謂築堤壅過說者以爲一勞永逸固今世治河之通議也恐圖利者妄倡築濬之工以便侵渙之謀方其謀已預爲已地而多派工料及至濬築即利其速壞以絕稽查旁年之浩費終無止息連歲之倍獲動至困民矣近世丘文莊公欲於一勢下流之地



害雖不能千百年無憂不猶愈於坐視而不救也至於
疏金龍口以通北鎮之門戶疏丁家口以通 呂之咽
喉導臨清之河以濟直沽以南之運導東平之河以濟
臨清以南之運導徐州之河以濟邳州以南之運尋焉
頰之迹以濟 寧一帶之運而又濬渦河以通宿遷濬
白河以通中牟則運道以通而田廬可保何利之不興
何害之不除耶昔元尚文有言曰自古治河慶得其當
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亦存乎
其人焉耳誠得人如夏忠靖之理江淮陳恭襄之開通
濟任之專而不感於浮議行之漸而不急夫近功則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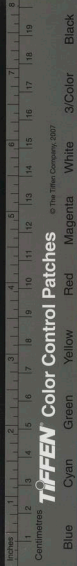
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然
後去河身之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
身益深足以容水則中有所受不至於益出而河之波
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
此固爲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爲天下計而不徇一方爲
萬民計而不卹一人雖 數百里膏腴之地豈以爲厲
民執苛舉其說而行之則害可除利可興賈讓所謂上
中二策不在是乎由是而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時蓄洩
以防奔逸迂材落以避衝潰給退灘以償所失而又必
省無益之妄費懲速壞之奸私使有利於民而不被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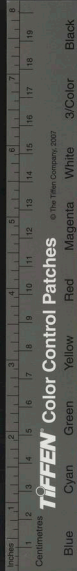
民之仰於治民者如子之仰於父母也子之仰於父母
非徒目前飽煖安逸而已也父母所以遺燕翼之謀者
固有無窮之望矣民之仰於治民者何以異於是執是
故思興利除害也思圖安去危也因以父母之心望之
矣則夫除其害以興其利去其危以圖其安而子民如
父母者豈容不盡其心乎水利之在民甚有害也而亦
甚危也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畝澮小大雖不同而
其疏通開導以爲民利且安者不容於不爲之所也嘗
於高貢而有得乎其槩矣高貢一篇區區彊理之法至

水利

勢達變而治河之道得矣不然勞民傷財如之何其有
成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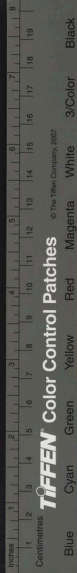


帝而至備隨山刊木濬澮距川其既導之法可考而知也
故曰美哉高功明德遠矣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
夫閭有遂捨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稍
人掌稼下田以儲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
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是遂人特言溝洫之制雲耳而稍
人一官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焉又有匠人之爲溝
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用之間其損膏
腴之地以爲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小司徒之經土地
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損賦稅之入
以治溝洫之利者凡幾人也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
地賦稅之入而棄爲無用之溝洫哉試以所棄者小而
所利者大所損於公上者不君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
澤天下者無窮已也自經界不正而先王溝洫之制漫
無可考于是有才知之士始出而經營之春秋戰國後
其源西漢道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
楚則受其惠文翁穿漚口蜀以富強史起引漳水以灌
鄴旁而土生稻梁鄭國開涇水以溉閼中而盡爲沃野
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者也漢則李冰鑿江水以灌蜀
壤召信臣造鈕廬陂以灌南陽倪寬穿六輔渠於內史
之治白公引涇水於陽池之區唐則李襲引雷陂以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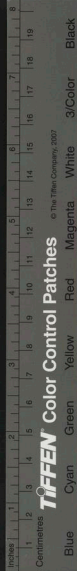
所教而四郊赤地其爲民患也深矣尚何論其土田之肥瘠稼穡之豐歉哉故旱無灌溉之資水有漂沒之患此中原之民所以重困而天下之財益以殫困屈也烏得一歸之於天而不思所以爲之慮哉夫事至而爲之備不若失事而備之爲豫也患生而爲之防不若失患而防之爲周也然必任事者謀千萬世之利而不惜目前之勞費建千百年之安而不計一時之怨尤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議也今井田未易復而水利猶可興濬滄距川之道雖湮沒矣如漳水煎腴等渠昔人所以經營規畫者其故跡不往往猶在乎史起李冰諸人昔之

塘而田畝灌溉長孫祥毀白渠之礫磴而貴戚斂手宋則許景山修蕭何之故堰趙尚寬修召信臣之舊渠劉彝興水利有功而治景得堯范仲淹築海隄衛田而民享其利是皆興水之利以滋灌溉而致富強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當時民享其利至於今誦之炳炳不誣也雖其利澤不傳未及古人遍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哉今中原之地極目千里皆爲膏腴特地勢之高下不齊天時之旱潦不一霖雨於春則水無所洩而千里滄天亢陽於夏則旱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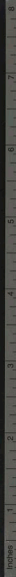


所以鑿渠灌堰者其法制不彰。可述乎。今宜少倣
人之制。不泥於往古之迹。濬之溝洫。以延其流。爲之庸
防。以障其液。可決則決。無泛濫之患。可止則止。無旱暵
之虞。可也。又必下濕之處。疏其枝葉。開其斷港。築隄立
門。時開啓以司富。洩是之謂除水害也。亦庶幾乎夏忠
靖所行之成效矣。高亢之處。按其舊迹。起乎新利。鑿渠
設溝。引河源以資水勢。是之謂興水利也。亦庶幾乎陳
恭襄所行之成效矣。故水有所淤。雖旱暵而不虞。亦有
所洩。雖泛溢而不害。庶可以變地方。移天時。而溝壑之
疾。其有廖乎。雖然。亦在乎人焉。爾矣。成周有遂人。稱人

之職。漢宋有少時都水之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尽心
於溝洫河渠之間。故當時水利備興也。今在內不有都
水之司。乎在外不有水利之官。乎督之以憲。臣分之以
丞尉。而未嘗聞其論疏濬之術。以資早潦之備。者有二
弊焉。蘇軾有云。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之。李衡之
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
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李亡
也。今之水李絕矣。此一弊也。司民社者。新故相代。樂於
因循。而治水之官。既不敢任天下之怨。而又恐以召天
下之謗。雖有詔令督責。不過奉行文書。毛李故事。而無



篤實愛民之意此二弊也今宜與天下之水李而教之
奉天下之能臣而用之使知水政者如劉彝其人與波
塘者如孫叔敖其人許以便宜不撓之以文法遲以嚴
月不責之以速效不為群議所挫不為流言所惑捐內
帑而不惜名民怨而不顧則利可興害可除安可圖危
可去二弊頓除而大功允集矣不然東南之民既有抒
軸其空之嘆而中原之地永為終古鬪鹵之區是豈斯
民所望於父母之心也哉



Centimetres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in Company, 200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